李宗吾

吾輯研有得防危杜漸之警世醒書。

厚黑

必读

李宗吾
东野君

VISIT…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

心术一 谎言无数
心术二 声泪俱下
心术三 巧言令色
心术四 出语必中
心术五 搬弄是非
心术六 虚言欺行
心术七 押宝推车
心术八 咬住别撒
心术九 钱能通神
心术十 无中生有
心术十一 靠近核心
心术十二 制造矛盾
心术十三 奉迎蒙蔽
心术十四 达意应对
心术十五 逢场作戏
心术十六 掩面藏心
心术十七 巧拍马屁
心术十八 导君行乐
心术十九 搅混清水
心术二十 冠冕堂皇
心术二十一 事当务实
心术二十二 甘吃软饭
心术二十三 卖身投靠
心术二十四 笑骂由人
心术二十五 寻其要害
心术二十六 以势相怒
心术二十七 扶制天子
心术二十八 睚眦必报
心术二十九 亦恐亦捧
心术三十 纠缠不休
心术三十一 诛戮诬陷
心术三十二 设置圈套
心术三十三 小忠大奸
心术三十四 色仁行违
心术三十五 阻挠沟通
心术三十六 连续伤害

设计制版：北京金盾工作室
责任编辑：马东梅

天地黄元文化

ISBN 7-204-07218-9

定价:28.00元

ISBN 7-204-07218-9

9 787204 072187 >

无人问津，奸诈小人，从古到今，比比皆是，实为祸事，防不胜防，倘一不慎，必遭算计，如何对之？吾曰：书所履正中下邪，我知奇世上险恶之徒的小人之道，以青天宝剑以对析，揭出其厚黑心术，君用以习之，以此术对之，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攻不克，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方可以使之道，还治使之身，大可祛心，百惧皆除。

小人之智

厚黑心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李宗吾：原典
东野君：译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宗吾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东野君译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4-07218-9

Ⅰ．李…　Ⅱ．东…　Ⅲ．谋略—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Ⅳ．C93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378 号

李宗吾小人之智厚黑心术

李宗吾　原典
东野君　译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4　字数：300 千　插页：36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04-07218-9/B·50　定价：28.00 元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

心术一 说言无敌
心术二 声细俏下
心术三 巧言令色
心术四 出语必中
心术五 德养是非
心术六 虚言长行
心术七 抑宝扬珠
心术八 咬住前推
心术九 钱能通神
心术十 无中生有
心术十一 靠近核心
心术十二 制造矛盾
心术十三 事邀实藏
心术十四 达意应对
心术十五 逢场作戏
心术十六 脸面减心
心术十七 巧拍马屁
心术十八 导君行乐
心术十九 搅混清水
心术二十 避重就轻
心术二十一 事当务实
心术二十二 甘吃软饭
心术二十三 卖身投靠
心术二十四 笑骂由人
心术二十五 矛盾要害
心术二十六 以势和恩
心术二十七 挟制天子
心术二十八 瞒眦必报
心术二十九 亦恩亦怨
心术三十 纠缠不休
心术三十一 谦媚逢迎
心术三十二 设置圈套
心术三十三 小恩大计
心术三十四 色仁行违
心术三十五 阻挠沟通
心术三十六 连续伤害

倜凤之言曰：宗吾此书，真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诈于一堂，而一一议定其罪，吾人熟读此书，即知险恶小人，比比皆是，庶几出而应世，不为若辈所愚，实为防危杜渐之奇书——小人之智厚黑心术。

君子道，小人术

——君子谋事不谋人，小人谋人不谋事

人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历史不断淘汰小人，人性不断战胜兽性，人类逐步走向文明；另一方面，现实不断淘汰君子，兽性不断战胜人性，暴力经常嘲笑仁义。

1898 年，维新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期，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争执白热化。光绪企图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谭嗣同因此深夜秘访袁世凯，把光绪和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袁世凯信誓旦旦，要杀掉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荣禄。谭嗣同放心了，认为变法即将成功。然而，转眼之间，袁世凯这个卑鄙小人便把他和光绪皇帝出卖了。光绪被软禁，慈禧下令搜捕维新人士，有人劝谭嗣同逃跑，但他坚决不听，慷慨陈辞："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抓，慷慨就义。虽然袁世凯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但从现实看，袁世凯确实耍弄了谭嗣同。

自古以来，正人君子多斗不过势利小人。小人和君子之间争斗的结果往往是小人获胜而君子战败。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岳飞被秦桧陷害而惨死，张九龄被李林甫陷害而终失相位，伍子胥被伯嚭陷害而自刎……忠臣良将，正人君子与奸佞之徒交锋，败下阵来的却常常是前者，难道真应验了"行善的受贫穷又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句古话了吗？难道真是苍天无眼、老天爷不公平吗？难道真是在个人能力方面正人君子不及小人吗？

其实，很多研究者已经总结了君子败在小人手里的原因。比如：君子谋事不谋人，小人谋人不谋事；君子不理会小人，小人则算计君子；君子受社会规则约束，小人则不怕破坏一切；君子有恻隐之心，小人以虐人为快等等。

这些都是君子败于小人之手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就要从为什么会产生小人，从人性本身的弱点，从社会、历史的暗礁等方面查找原因。

到底什么是小人？据《颍川语小》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上古时代的夏商周，尽管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奴隶社会，就有小人为祸了。小人之于君子，就像生物链上的两个环节，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人们常说的小人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难有确切指谓。先秦哲学家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但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然而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人类社会是从落后向先进、从蒙昧向文明、从不合理向合理不断发展进步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有毒瘤，历史有疮疤，如集权专制，如剥削奴役，如战争厮杀，这些东西就构成了小人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

人性在由混沌走向明澈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丑恶的东西，如自私，如残忍，如好斗，如仇恨，这些东西就构成了小人生存的群体土壤。

由此可见，小人的产生，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之所以产生小人，是因为社会本身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其次，小人的产生，是人性的必然。人群中之所以产生小人，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的某些阴暗和丑恶，某些性格弱点和心理缺陷。

君子是以一己之力涤荡腐朽、建立事功，举起"道"这

面旗帜，向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落后宣战；小人则是集社会之阴暗、腐朽、没落之力量，利用人性的弱点甚至利用君子人性中的弱点，握紧“术”这把钢刀，向现实妥协，向君子进攻。君子想冲破重重阻力，以对历史的责任感，推动社会的进步；小人则乘历史和社会中的污水巨浪，随风摇摆，坐享其成。君子谋“大道”，小人谋“小利”。如果君子与小人的智力水平相当，则君子的失败和小人的获胜就是一种必然。

余秋雨在《小人》中这样写道：

>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官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
>
> 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脆利落、毫无痛苦。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答到：“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

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世界上千万种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最为复杂，如何看待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标准也不相同。这里面不一定都有是非曲直问题，也许就是一种利害情感问题。

李宗吾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其中有这样一段：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子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

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杵不假，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看来，李老先生是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圣人的做法，未见得比“流贼”好到哪里去。在术的层面上，分不出一个人是圣人还是“流贼”。同样，在“术”的层面上，也区别不出来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引言〕

区分小人与君子，我们还是要从“私”字说开去。对“私”字，李宗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私字的意义，许氏说文，是引韩非子之语来解释。韩子原文，是“仓颉作书，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环即是圈子。私字古文作厶，篆文是𠂇。公字，从八从厶，八是把一个东西破为两块的意思，故八者背也。“背私谓之公”，即是说：把圈子打破了，才谓之公。假使我们只知有我，不顾妻子，这是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我于是把我字这个圈子撤去，环妻子画一圈，但弟兄在圈之外，弟兄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但邻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但国人在圈之外，又要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但他国人在圈外，又要说我徇私，这只好把本国人这个圈撤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谓之公。

……

凡人在社会上做事，总须人己两利，乃能通行无碍。孔孟的学说，正是此等主张。孔子所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大学》所说“修齐治平”，孟子所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等语，都是本着人己两利的原则立论。叫儒家损人利己，固然绝对不做，就叫他损己利人，他也认为不对。

孔门以仁字为主，仁字从二人，是专在人我间做工作，以我之所利，普及于人人。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君子周围有一个大圈，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个圈子里的众人。因此可以称之为“大人”。小人之私，就是特指他本人或周围极少数的人，有时连他自己都照顾不全，常常为了吃饱肚子而丢了脸面。小人之小，就是他周围的圈子小。他们专门害人而取己利或仅为满足心理需要而专门害人。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

利。小人是极端自私的人，小人是准确把握人性弱点的人，小人是祸害社会的人，小人是没有责任心和社会良知的人。但偏就是这样一类人，却能成人成事，乃至于踩在众人头上。说起小人的“能”，我们可以把他那点本事当作卑下的伎俩而不屑一顾，然而再多的鄙夷、不屑，依然抹煞不了小人春风得意生存着的事实。

小人得志，是因为他有基于生存环境而生出的特殊的智慧，只不过这些智慧缺乏道德的约束，从而游离于社会规范和正常人的见识之外而已。从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史观分析，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到小人之术的详细内容，我们姑且把这种智慧叫做厚黑心术。

小人厚黑心术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伶牙俐齿、胡吹海侃的巧言术；有孔必钻、无中生有的钻营术；卑躬折节、胁肩谄笑的媚眼术；笑骂由人、轻装上阵的立身术；傲骨棱棱、亦真亦假的慑心术；栽赃陷害、假手于人的害人术。其任何一术都离不开厚黑二字。或由厚而至黑，或由黑而至厚。厚黑相生，贯穿始终，令人防不胜防，望术兴叹。

人与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君子之道是用来构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稳定的对立统一的平衡的社会关系；而小人之术是专门用来打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一性，放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性。君子之道在涉及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客观情况下，受到诸多的约束。小人之术不受任何的约束，他们专门研究人、揣摩人，专门盯住人们之间的缝隙，明而显之、扩而大之，兴风作浪，优游其间。所以从本质上说，在人与人之间斗争性更加突出的历史环境下，小人的心术更有效，更彻底，更直接。

未来掌握在君子头脑中，而现实却常玩弄于小人股掌里。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论述苏秦、张仪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而把整个的列国局面，历史的时代，在他们两位同学的手里摆布了约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

主义。同时也可以说，当时的君主，并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义，对于道德仁义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认识利害关系。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个乱象，到了战国的末期、南北朝的末期、五代的末期，仁义道德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没人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孟子不过比苏秦、张仪早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碰壁？为什么苏秦、张仪会那么吃香？这样比较就产生两个观点，在个人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伟大，他们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不是不懂，他们全懂，可是始终不愿意引导人家走上这条路，始终要求人家讲基本的德性，并不在乎自己个人当时的荣耀，这是孔、孟个人的了不起。第二点，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苏秦、张仪的这一套，这就讲到我们本身。我们现在两副重担挑在身上，一面要维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德业，政治的道德，人伦的道德，承先启后，这是一副担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这个需要是讲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输进去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也许在一两百年以后的历史上，会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好处，因为我们今日所挑的担子，比古人挑的还要重，还要困难。

孔子、孟子是标准的君子，苏秦、张仪是典型的小人。君子“务虚”，小人“务实”。如何把“讲道德”与“讲利害”统一起来，把“君子之道”与“小人之术”结合起来，南怀瑾先生认为“非常困难”。

孟子将“智、仁、勇”作为“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传统的儒家学者也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的美德。这些“美德”，只有全部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才是“美德”。如果缺了几个，仁可能成为愚，智可能成为奸，勇可能成为狠。不幸的是，同时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并不多。通常情况下，离开了仁和勇的约束，智就成了恶智慧。离开了智的辅佐，仁者和勇者也会成为悲剧英雄。看来，还是要全面辩证地看待“君子道”和“小人术”的问题。

李宗吾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

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这是众人知道的，后来皇上把他拿下，丢在狱中，众臣合拟一奏折，历数其罪状，如杀杨椒山、沈鍊之类，把稿子拿与宰相徐阶看，阶看了说道："你们是想杀他？想放他？"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这奏折一上去，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何以故呢？世蕃杀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动的要杀他，此奏折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出自我的意思，怎么诬到世蕃身上。'岂不立把他放出来吗？"众人请教如何办，徐阶说："皇上最恨倭寇，说他私通倭寇就是了。"徐阶关着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内容，对亲信人说道："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来了。"后来折子发下，说他私通倭寇，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了。世蕃罪大恶极，本来该杀，独莫有私通倭寇，可谓死非其罪，徐阶设此毒计，其心不为不黑，然而后来都称他有智谋，不说他的阴毒。何以故？为国家除害故。

"死非其罪"是小人陷害忠良时常用的伎俩，如岳飞之死，仅仅是奸臣秦桧捏造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徐阶用佞臣贼子常用的手段除掉奸臣严世蕃，可谓世之英雄。

看来，君子要想贯彻自己的思想，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是要借鉴一下小人的手段。小人的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君子之道与小人之术也能统一起来。

做英雄难，难在勇气；做小人也难，既难在智慧，更难在脸皮。英雄是大树，小人是藤蔓。英雄总是迎风沐浴、历尽磨难，然而最终能长成参天大树，小人总是攀援而上、坐享其成，然而终究成不了大气候，难免匍匐在地。

本书中，我们从中国历史中选取了众多乱臣贼子、奸佞小人谋利害人的丰富事例，详细分析了他们行厚使黑的奸诈手段。请读者诸君明鉴。

愿世间小人少些！再少些！

〔目录〕

〔第一篇〕

厚黑巧言术：死人也能说活 [001]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语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

——李宗吾厚黑巧言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一：谎言无敌 [003]

【——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造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小人的谎话是最落地有声的，任何一句谎话都有目的性，都充满了"智慧"。小人一句话，君子一条命。所以这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 顺着皇帝的意愿编织谎言

◎ 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声泪俱下 [013]

【——哭，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大凡政客都善于运用泪水，眼泪并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的泪水，尤其是男性政客的泪水是很有杀伤力的，只要哭出感情、哭出风度、哭出特色，让观众为自己的哭而倾倒，就能达到目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江山尚且能够哭来，何况一官半职？不过，政客的"哭"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装作一副诚实的样

子。明明是假哭，却用真情来感动观众，博取上司的同情。】

◎ 刘瑾巧哭辩，保命又得权

◎ 吴三桂哭陵感军心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巧言令色 [020]

【——孔子很讨厌不着边际的花言巧语，他不止一次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小人是巧言令色的第一流人物，善于用各种合适的语言打动人心。小人话说得"巧"，巧在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上。能说，不一定会说；会说，不一定能说。能说是说得多，但质量不一定高；会说是说得巧，说得妙，但却不一定多。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在能说的基础上把握时机，尽量说得巧，说得妙，这样就可以打动听众的心，取得一定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目的。】

◎ 和珅机灵乖巧列居脚贰

◎ 话要说到心坎上

◎ 让上司为自己说好话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四：出语必中 [030]

【——物以稀为贵，语言文字也是一样，你说得越少，越能引人好奇。而且，正因为说得少，所以想像以及阐释的空间就很大，万一必须强词夺理，也容易自圆其说。老子一书只有区区五千多字，但是几千年来拿它当主题的论述何止千言万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谈政治的、谈经济的、谈宗教的、谈哲学的，都能从中悟出一大篇道理。话说得少就是有这种好处。这是一个不容你忽视的重要技巧。对子总想害人的小人来说，他们也懂得"祸从口出"、"语多必失"的道理。因此，平时他们的话并不多，但关键时刻一句话，便出语必中，会让人丢官甚至脑袋搬家。】

◎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

◎ 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五：搬弄是非 [038]

【——俗话说：人言可畏。小人爱搬弄是非，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用谣言制造气氛，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进献歪门邪道来扰乱上司的视听。使他以忠为奸，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误信谗言，打击忠良，小人则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

◎ 怕诋毁谤伍子胥

◎ “小报告”起大作用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六：虚言敷衍 [051]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君子看来，说了而做不到是可耻的。小人就不同了，说了绝对不算，算了绝对不说。话说出口绝对不负责任，言而无信。但并非言而无用，信口开河。他们懂得：说话足以左右人的意志。常言道：“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大厚黑也是一样，靠一张嘴吃遍四方。】

◎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 大嘴一张，吃遍四方

〔第二篇〕

厚黑钻营术：有孔没孔都钻 [061]

求官要钻门子，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但定义很不好下。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错了，错了！你只说得一半，有孔才钻，无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眼。

——李宗吾厚黑钻营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七：押宝推车 [063]
【——押宝，是看某人有前途，在此人尚未荣耀时就帮助此人，以待将来此人官运亨通时提拔自己。推车，就是车子陷入泥坑，帮他推一把，在官场上就是某官不得意时帮帮忙，使他摆脱困境，等到他得意时，得点好处。】
◎ 从学徒到国务总理
◎ 吕不韦居奇货拿江山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八：咬住别撒 [071]
【——求官，离不开关系。小人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见到上司的门道。他们心细如发，敏感如风，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会抓住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小人求官钻营的途径主要靠拉扯各种关系：裙带关系、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等。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不仅在于利用已有的关系，这连傻子也会利用。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在于：无关系，硬创造出一个关系来。要创造关系也非易事，没有脸厚心黑的功夫是不行的。】
◎ 利用裙带关系
◎ 没有关系就造一个
◎ 拉关系与耍无赖相结合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九：钱能通神 [082]
【——钱能通神，尤其在官场上。说到金钱难以抗御的诱惑，清人陈其元在其所著《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他祖父给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陈其元祖父在道光、咸丰朝官至道台（地区专员），是个清官。他读《论语》，对孔子所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不以为然，很不服气，说人老了一切都很淡泊，不存在什么警戒不警戒、自省不自省的问题。当他60岁时出任安徽滁州知府，处理一个案子时，当事人送来一万两银

子进行贿赂，他当即将那人轰走，没有收受，可到了晚上睡在床上时，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直折腾到大半夜，实在难以入眠时他自己起来打了自己一记耳光，恨恨地骂自己道："陈某何不长进如此！"这样才迷迷睡去。第二天他对人说："我如今始服圣人之言矣！"由此可见，高额贿赂即使是清官也不能不动心，更不用说那些贪官了。】

◎ "钱及十万，便可通神"

◎ 礼多人不怪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无中生有 [95]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给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口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 白脸砸锅，红脸补锅

◎ 贾似道谎报军情、战功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一：靠近核心 [105]

【——著名的老鼠哲学来源于李斯的一个偶然发现。有一天，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李斯看见在厕所中觅食的老鼠，又瘦又小，遇见人或狗就慌忙逃窜，样子显得十分狼狈。再看官仓中的肥鼠，大摇大摆、自由自在地偷吃粮食，遇到人也不慌不忙，一点儿也不害怕。他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认识到人要像官仓之鼠，到这高位和核心部门，才能有身份有地位有威望。后来，老鼠理论便常被一些小人运用。他们深深懂得，花费同样的力气，所处不同，收获也

不同。为了爬到核心领域，权力的顶峰，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混到宫廷，来到皇帝身边，专权误国，滥杀无辜。】

◎ **魏忠贤自阉入宫，缘“对食”得权**

◎ **向上司汇报是晋升之道**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二：制造矛盾 [121]

【——制造矛盾就能制造机会。小人制造矛盾的智慧不可谓不高。他时时刻刻盯着别人的细节，随时准备打一个楔子在里面。英雄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小人从局部的微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比如，小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最最细枝末节的一个举动把一个人排挤掉。英雄像太阳一样，发热发光，排山倒海般解决问题；小人则不同，他总想四两拨千斤，从小处着眼，姿态很低，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与人交谈，则总是揣摩人的心理活动，探听别人的隐私，打听小道消息，等等。进入别人的环境，则眼光游离不定，四处乱瞅，总想发现点什么。这就是他的特点，像蛔虫一样。】

◎ **挑拨离间**

◎ **见缝插针**

◎ **激化矛盾**

〔第三篇〕

厚黑媚眼术：点头哈腰低声 [135]

甜言蜜语，曲结语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全不生效，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娼妓之面厚矣，毁弃盟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之心黑矣，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

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步出孔庙也宜哉。

——李宗吾厚黑媚眼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三：奉迎蒙蔽 [137]

【——奉迎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上两大不败的法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细细想来，实在很有些道理。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却又祭不起这个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 李莲英谨慎奉迎

◎ 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严嵩父子

◎ 邓绥示弱击败阴皇后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四：达意应对 [156]

【——小人长于以上司意志为意志，以上司善恶为善恶，逢迎阿顺，从不违逆上司，一心只为取得上司的欢心、亲信。悦主意以求亲，说主言以取容。达意，就是能明白上司的意图，理解上司的心思，敢讲上司想讲而不能讲的话，敢做上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 段祺瑞“达意”见宠袁世凯

◎ 陈宦袖藏三策升官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五：逢场作戏 [166]

【——小人态度阿谀却不亲切。小人其实是最不讲感情的，但小人又是最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上司来说正中下怀。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

为知己的人。对上司投入一点虚假的感情，换来的是上司给予的无限权力。】
◎ 做一个有母亲味道的温情给予者
◎ 冯妙莲“食色”骗取感情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六：掩面藏心 [184]
【——小人没有立场，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但又似乎对谁都是朋友。小人不是与世无争者，不是逃避现实者。他们隐蔽立场，是为了找到进攻的机会。小人善于守“中”，一有机会，就会害人牟利。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 夹缝中生存的智慧
◎ 守“中”出击的周延儒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七：巧拍马屁 [195]
【——高帽子人人爱戴，可是马屁却不是人人会拍。文豪萧伯纳说道：“每次有人捧我，我就头痛，因为他们捧得不够。”又有人说：“最佳的赞美就是心里想说的，却是耳朵听来的。”世上没有人能对拍马屁无动于衷，除非马屁拍得不巧。要想拍得巧，一方面必须把握马屁的机会，一方面又必须研究拍马屁的技巧，双管齐下，自有无穷妙处。】
◎ 拍马需要苦练谄媚之功
◎ 瞅准机会，一拍即准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八：导君行乐 [203]
【——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至于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

糜，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
◎ 汪彬导君行乐
◎ 哈麻以“房中术”邀宠

〔第四篇〕

厚黑立身术：当孙子没亏吃 [211]
刘先帝之失败，是由于连营七百里，战线太摆宽了，陆逊令军士，每人持一把火，隔一营，烧一营，同时动作，刘先帝首尾不能相顾，遂至全军溃败。刘先帝身经百战，矜骄极了，以为陆逊是个少年，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陆逊能够忍辱负重，是厚黑界后起之秀，猝然而起，出其不意，把那位老厚黑刘备，打得一败涂地。
——李宗吾厚黑立身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九：搅混清水 [213]
【——小人善于伪装，本来是个邪恶小人，却能装出一副君子的形象。本来他在害人，却能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大家在害他。小人不仅精通小人逻辑，而且也熟悉君子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当你与其讲大道理的时候，他们露出鄙弃一切大道理的神情。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以无赖逻辑对无赖逻辑时，他们又道貌岸然地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无赖的竟然是你。】
◎ 今天是君子，明天是小人
◎ 做了坏人做好人，不露声色置人死
◎ “可怜兮兮”假扮“受气包”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冠冕堂皇 [227]
【——小人常常表面上冠冕堂皇、大公无私，以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名义兜售私货、假公济私，而且他们往往办事周密，

丝毫不露蛛丝马迹。经常上至国家、下至黎民，讲一通大道理，使你不得不服从，最后却是为小人自己服务。小人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和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旦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保护措施，把矛头指向那个危险物，然而，这个危险物却并不一定存在，很可能是小人巧言编织的结果，小人巧借众人之力把祸水引向一人，居心险恶，目的不可告人。】

◎ 卢杞拿公家说事儿

◎ 靠满足他人乘虚而入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一：事当务实 [236]

【——忍，对小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耻辱。他的脑子里本来就没有道德层面上的是非荣辱观念。他的天平就是实实在在的利害计算。绝对不让一丝一毫的情感影响到他异常“理性”的计算。】

◎ 官场“不倒翁”冯道

◎ “识时务者为俊杰”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二：甘吃软饭 [247]

【——人们都知道女子“以色事人”，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批“以色事人”吃软饭的男人。他们没有多大的本领，可权势利禄欲则十分的强烈，于是只好出卖赤裸裸的肉体，或成为同性恋君主的尤物，或成为太后妃嫔的面首，这本是男人的耻辱，可他们自鸣得意，毫无羞愧之心。】

◎ 董贤以男色媚主

◎ 女人也能当大树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三：卖身投靠 [257]
【——小人在寻求靠山方面思路异常清晰，投入也异常舍得。一旦选定了攀附的目标，会不惜一切代价“咬定青山”；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钳制、要挟、反叛、出卖的资本。当靠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小人又会异常冷静地“另攀高枝”。】
◎ 小人信条一：有权就是爹
◎ 小人信条二：有奶便是娘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四：笑骂由人 [266]
【——古谚有云：“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即无论别人怎样讥笑辱骂，我还是做我的快活官儿。窃国大盗、贪官污吏、走狗奴才亦往往引此为自我解嘲。】
◎ 筹安会六君子以骂名当谈资
◎ 唐朝权臣的保爵之术

〔第五篇〕

厚黑慑心术：卤水能点豆腐 [273]

恐，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说几句。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给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当轴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大吓，立刻把官儿送来。学者须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观的人，看他在上峰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峰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峰，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是在求官的人细心

体会。最要紧的，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大人们老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这又何苦乃尔？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恐字不能轻用。

——李宗吾厚黑慑心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五：寻其要害 [275]

【——毁树容易植树难。俗话说："不怕没人帮，就怕有人害"。小人帮不了你，但小人能坏你的事。小人从来不靠帮某一个人来让他感恩戴德，而是以"我可以不害你"作为要挟的条件，让你服服帖帖。这就是小人吓唬人的智慧。既然这样，小人就千方百计寻找周围人的要害，伺机害人。】

◎ **胡太后偷情心虚，陆令萱借机控制**

◎ **晓以利害，说动人心**

◎ **没有车辆就造一个**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六：以势相恐 [291]

【——以武力将领袖、君主玩弄于手掌之中，号令天下各级官僚和将军；或者建立朋党，架空领袖，对其釜底抽薪，将他如同软禁，使得君主不得不把皇位让出来。这些都是"以势恐人"的专权篡位奸术。用此术时，需注意：一是要集中足够威慑的"势"；二是无把握时千万不可轻易恐吓上司。】

◎ **逼君禅位**

◎ **兵谏宜慎**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七：挟制天子 [300]

【——天下最有保证系数、最可能不发生难以预料情况的权力就是君主的地位与权势。要想为所欲为，控制君主是相当不错的手段。拥立昏君幼主，使他们主动或被迫将权力转移出来，拱手相让；或者借废立太子手段，居拥立新主之功。这些都是有效的挟制恐吓天子的奸术。】

◎ 拥立昏君幼主
◎ 确立“辅国重臣”地位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八：睚眦必报 [314]
【——小人计仇，人皆怕之，躲之。可以说，人生修炼到这个份上，也算个人物了。大凡人走路，在胡同里遇到一只恶狗，都会躲到一旁，让它先过去。小人便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我是小人我怕谁，我是小人你怕我。这样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谋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智慧。】
◎ 焦芳病态迫害“南人”
◎ 你伤我一寸，我必还你一尺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九：亦恐亦捧 [320]
【——善用“恐”、“捧”，奇妙无穷。有时需要恐，有时需要捧。要注意的是对象、时机和场合，不可用错。小人一般对恐与捧的艺术都有深刻“研究”。他可以恐的手段达到捧的目的，也可以捧的手段达到恐的目的。他可以捧杀人，也可以恐邀宠。】
◎ “谏似直而实多诈”
◎ 善于阿谀投机而又有强项之举的丞相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纠缠不休 [330]
【——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这极限的一刻。】
◎ “在小事上做出大文章”
◎ 不厌其烦地陷害他人

〔第六篇〕

厚黑害人术：休管他人死活 [337]

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碍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问，世间很多人，用厚黑以图谋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我说这即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与他相敌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图谋私利而厚黑技术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胜。

——李宗吾厚黑害人智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一：谗毁诬陷 [339]

【——谗诬者不仅仅要搬倒对手，从政治上清除他为目的，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彻底从生命上了结对手，必欲置之于死地，甚至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所以在谗诬对手时，强加的罪名不厌其大，不厌其重，也不厌其恶，总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来激怒上司，从而借刀杀人，谗之必毁，诬之必陷。】

◎ 外围着手，层层剥皮

◎ 骊姬栽赃置毒，诬告申生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二：设置圈套 [347]

【——制造陷阱，诱人入套是小人在打击异己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较毒的方法，一旦成功，往往能最大程度地达到目的，而他的异己一旦落入圈套，往往是毁灭性的灾难。制造陷阱的小人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计划，给自己的异己挖好陷阱，设好圈套，之后，小人再想办法将异己引入陷阱之内、圈套之中，这样一来，异己就像凶猛的老虎失去锋利的牙齿一样，对小人没

有一点反抗力量，只能任由小人宰割。一旦落入设置好的陷阱，钻进圈套，就会被小人牢牢地套住，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 李林甫巧设陷阱害同僚

◎ 赵高设套李斯钻

◎ 武惠妃毒计废太子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三：小忠大奸 [356]

【——小人惯于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一旦手握大权，就原形毕露，立小忠而售大不忠；小事上沽名钓誉，讲求信用，但大事临头却大展阴谋诡计，奸诈无比，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在生活方面把皇帝照顾得好好的，在国事上却施展阴谋诡计，祸害社会。】

◎ 生活上对上司体贴入微，事务上对上司百般蒙蔽

◎ “忠心耿耿”地欺骗上司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四：色仁行违 [365]

【——小人一般表面上和蔼可亲，仁爱义气，实际上男盗女娼，惯搞小动作，使绊子，构害别人，貌厉而内荏，色仁而行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 袁世凯大耍两面派

◎ 安禄山明“装孙子”暗反叛

◎ 危险的亲信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五：阻挠沟通 [378]

【——皇帝的近臣、内臣、宦官等人，惯用的伎俩就是阻挠沟通。阻挠沟通，可以把皇帝的权力据为己有，可以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可以让皇帝当自己的保护伞。此类小人总是想陷害同事与同僚，巴结又倾陷上司；堵塞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渠道，蒙蔽上司，欺压下属。】

◎ 让皇帝闭目塞听，外事不知
◎ 借口分担皇帝之忧，实质要行皇帝之权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六：连续伤害 [385]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 武三思害人如索命
◎ 韩侂胄陷害忠良冷箭频出

〔第一篇〕
厚黑巧言术：死人也能说活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与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所说："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语绝肖，苏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

——李宗吾厚黑巧言智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古往今来的政治斗争，根本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唇枪舌剑”是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在政治斗争实践中，人们创造发明了“舌战”的种种技巧。所谓“政治权术”，实际上很大程度就表现为口舌的较量。人人都会说话，但说得好与不好，却有天壤之别。说得好说得巧，或可摆脱困境，或可取信于人，或可加官进爵受宠于上司；说得不好，或身陷囹圄，或身败名裂，或引来杀身之祸，正所谓“祸从口出。”

小人嘴巧，大都生就一张伶牙俐齿，练就一副胡吹海侃、富于表现力、穿透力的口才。这种口才使他在权力的夹缝间翻转腾挪、巧妙周旋。小人的谎话，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牟利，二是害人。刀剑有形，每招每式都可化解；而语言无形，因此无孔不入，穿透力特别强。这就是“巧言”。官场中人不可缺，也不可不学。

巧言用于：谎言欺骗的场合、谣言惑众的场合、流言伤人的场合、谀言奉承的场合、诡言激将的场合、虚言敷衍的场合、媚言阿附的场合、甜言谄媚的场合、无言胜似有言的场合。

不讲原则立场，不讲道德信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四处讨好，八面玲珑；言谈话语，滴水不漏；花言巧语，口蜜腹剑；上下其手，二三其言；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背后却又冷言冷语；如此等等，难以追举。此种手段的用途甚广，既能作用于被动应对的“舌战”，又能作用于主动出击的“舌战”。历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常常依靠此种手段售成其奸。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一：谎言无敌

——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造得合乎情理；小人的谎话是最落地有声的，任何一句谎话都有目的性，都是充满了『智慧』。小人一句话，君子一条命。

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造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小人的谎话是最落地有声的，任何一句谎话都有目的性，都充满了“智慧”。小人一句话，君子一条命。所以这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 顺着皇帝的意愿编织谎言

李宗吾老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

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书夜摆在面前，举目即见，既是好典故，我写厚黑从话时，为甚躲在书堆，不会跳出来？既不会跳出，即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何用！”

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造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小人的谎话是最落地有声的，任何一句谎话都有目的性，都是充满了“智慧”。

小人从不圆谎。自己能吹得“天花乱坠”，也许有一天谎言会被人识破，但小人已经达到了目的，且到那时又是另一种环境和认识，谎言破不破小人都不在意，也影响不到他了。

裴延龄是唐德宗时掌管财政的大臣，其实他对财政一窍不通，可为了显示他的能干，给德宗皇帝一个好形象，他就任之初，便上书皇帝说：“我通过清账查库，发现有二十万贯的钱没有入账，请将这笔钱放在另外一个钱库中贮存起来，以供陛下随时取用，永无匮乏。”

不久他又上书皇帝说：“朝廷仓库收藏的钱物多有失落，最近我在粪土中收得银钱十三万两，丝绸及其它物品又有一百多万，这些钱物也都没有入账，应当算作节余，也该转移到别的仓库收藏，以供陛下支用。”

唐德宗这个人本来就十分贪财，一得知裴延龄意外地发现了这么多的钱物，他那奢侈的欲望便迅速膨胀起来，今日修这个，明日建那个，都伸手朝裴延龄要钱。其实，裴延龄所说的那些意外之财，全都是子虚乌有，是他为了炫耀自己能干，讨好皇帝而瞎编出来的。可面对着皇帝越来越多的索取，他又不敢暴露真情，只好加紧了对百姓的勒索和巧取豪夺。

有一次，德宗要建造一所寺庙，需用一根长五十尺的松木而无处可得，裴延龄却说：“我最近在同州发现一座山谷长满树木，大约有数千株，长度都在八十尺左右。”

德宗听了十分惊异，说："听说开元、天宝年间在附近一带要找五六十尺长的树木都没有，不得不到远方采购，如今怎么会在近处出现这么多的大树？"

裴延龄说："我听说贤材、珍宝、异物，只有在国君圣明时才会出现。如今这批树木生长在京师附近，只是因为陛下圣明，开元、天宝时候怎么会有呢！"

其实哪里有这些大树，全是他信口雌黄编出来欺骗皇帝的，当时有人就指责他愚弄朝廷，如同儿戏。后来唐德宗也知道了他的虚妄，可是听了他的谎言还是很受用，若不是他死得早，还很有可能当上宰相哩！

江朝宗的升迁，也是靠说谎换来的。

江朝宗原名江四，此人就是袁世凯当朝时赫赫有名的步军统领，府院之争时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江朝宗早年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粗通文墨，曾在台湾巡抚刘铭传手下当过书办——衙门里缮写文书的小职员。后来江四落难来到天津，经人介绍给直隶某绿营参将高孝承当书办。这位参将乃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因而对江四格外重用，倚为心腹。

高参将早年丧妻，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视若珠宝，迟迟未曾许配人家。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女儿的婚事成了高参将的心病。可是有财有势的门户谁愿意来娶这位芳龄已过的老处女？但一般小户人家，高参将又不甘心降格以求，日复一日，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把姑娘的婚事给耽搁了，越发难以出阁。

自从江朝宗进了参将署，做小伏低，十分殷勤，上下都欢迎，参将也常夸奖他，久而久之，遂有欲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心愿，未料一打听，江四已有妻室，便不再提及此事了。不久，高参将的一位幕僚与江四闲聊时，述及此中秘事，江听后内心十分懊丧，但又不可挽回，只有自怨自艾。

江朝宗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为了自己一时失言而未能成为参将的女婿，终日心猿意马，不得安宁，思想着一条补救的办

法，也是江四求利心切，终于想出了一条迷人眼目的招数，只待高参将自己找上门来。

有一天，江朝宗备置了一桌酒菜，请那位幕僚和几名同事共饮。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都已有了几分醉意之时，蓦然间，江朝宗举杯嚎陶大哭起来。众人一怔，不知所以，都说："四先生醉了！"江朝宗从怀中掏出一封"家信"，捧至脸前，涕泪俱下。那位幕僚先生拿过书信拆开一看，"哎呀"一声，说："原来是嫂夫人病故了！"江朝宗哭得更厉害了。

过了几天，那位参将的幕僚笑嘻嘻地登门见江，一见面就说道："四先生，贺喜贺喜！"江朝宗心想：果然计谋应验了，但却佯装不解地问道："我有何喜？"幕僚先生随即把受参将之托，欲把他的爱女许配与他的话说了一遍。江朝宗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站起来向这位幕僚先生深深地三作揖。第二天，江朝宗梳洗整冠去参将府，叩见高孝承，拜谢知遇之恩，口口声声恭称岳父大人，喜得高参将眉开眼笑。事不宜迟，高参将立刻请人选择吉日，为他们二人办了婚事。江朝宗遂了心愿，入赘参将府，从此青云直上。参将岳父关照爱婿，为他连捐带保了一个候补知县，加授五品衔。

后来，高参将病故，所遗大宗财产，尽数为江朝宗继承。江四利用这笔家产，上下打点，终于攀上了北洋显贵袁世凯，成为民国初年投机政客中红极一时的人物。

明代权臣严嵩在吹牛方面也算得上一个人物。年轻时的严嵩本以为凭才学见地竞争便可出人头地，结果却败得一塌糊涂。他再也无法忍下去了，于是递上报告，病休十年。

十年中，严嵩表面上手捧经书苦读，暗中却密切关注着政治的动态。经过潜心研究，他知道取得高位必须有进身之阶，除了本身的资格，还要有靠山。没有别人的肩膀，就没有自己的高位。于是，他一面写文章，结交文人墨客，一面利用一切机会巴结在他前后进士及第、已经掌握权柄的人，随时准备投身于政治漩涡里去拼杀一番。

机会终于来了。大太监刘瑾垮了台，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但钱宁和江彬继续刘瑾的把戏，政局日益混乱，接连三年间出现了几件大事：

其一，皇帝为应州大捷封赏5万余人，而应州大捷不过是皇帝亲自指挥，死了几千士兵、只割了十六个鞑靼骑士脑袋的一场大败仗；

其二，新科状元舒芬等107人劝谏皇帝不要再贪玩废政，竟被罚跪露天5天，再加廷杖，死掉12人；

其三，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兴兵反叛了朝廷，朝中上下一片恐慌，几经兴师动众才得剿灭。

严嵩非常激动，所谓乱世出英豪，“安知治天下者不是我?”于是，这位苦苦修行的不安分者，离开书斋，正式宣告回朝。从此迈上了阴谋家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此时，他已40岁。

严嵩回朝以后，施展了他多年钻研的进官之术，对内对外，一团和气，极大的野心包藏在柔媚的外衣中，回朝一年，由七品编修升六品侍讲。经过不懈努力，又过几年，熬上了南京翰林院学士，属正五品。嘉靖六年，48岁的严嵩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属正四品。升迁虽然不慢，但严嵩仍不满足，因为20多年过去，原同榜进士翟銮，甚至比自己晚16年中进士的张璁都已入阁，自己却连给皇帝提供“参考”的机会也没有。想想自己的年龄，强烈的“紧迫感”促使严嵩决定加快入阁的进程。

嘉靖皇帝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方术，崇道教。他少年即位，政事、女色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只缘多病，故求长生”，嘉靖帝一边服长生药，一边斋醮祈祷鬼赐寿，于是方士道士常出入帝王宫殿，宫内也设牌立位，到处道气仙风。嘉靖三年，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还被征入京城，尊为“致一真人”，建真人府，赐彩蟒衣，以备斋醮祈祷之时随请随到。

斋醮活动，需要焚化一篇青丝红字的骈俪体表章，奏报“玉皇大帝”，叫做“青词”。“青词”既要表现对玉皇大帝的

奉承景仰，又要表明祈求愿望，多出自大学士之手，不少人因此取得了皇帝的恩宠。张璁从翰林到入阁不过六年；桂萼竟打破“故事”，全不按提拔规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阁，固然有主张尊崇嘉靖生父朱祐杭的原因，也和“青词”的写作大有关联；顾鼎臣只因七章“步虚词”就特受恩惠，连升连提。

皇帝的“胃口”被严嵩瞧准了。他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写的“青词”奉给嘉靖帝，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终于，嘉靖帝感动了，召见了严嵩。看着这位干巴巴，眉毛都已经发稀的老头儿，嘉靖帝觉得找到了一匹温顺恭谨的老马，肯干，朴诚。于是嘉靖帝给了他一个礼部右侍郎的名衔，并“开恩”委派他代表自己去祭告父亲的显陵。

严嵩知道不能丢掉这次机会，他大张旗鼓地“隆重”了一番，还觉不够，居然撒起弥天大谎，回朝真真切切地向嘉靖帝汇报：“祭祀那天，开始细雨，大概替陛下洒泪。待到臣恭上宝册奉安神床时，忽然云开日朗。臣在枣阳采来的碑石，多少年来一直群鹤绕飞护持，可见定是块灵宝。果真，载碑石的船进入汉江，水势突然骤涨，真正百神护佑。此皆陛下孝思、显陵圣德所致，请令辅臣撰文刻石，记载上天的恩眷。”

嘉靖帝听完，真是肝舒脾泰，觉得自己果然认准了人。高兴之后，自然是提升封赏，即传口谕提严嵩为吏部左侍郎，再进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又改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一次大谎，竟在仕途上迈了三大步。那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御史号为七卿；而内阁实际上是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一般由吏、礼两部尚书中选任。严嵩已经离阁没有多大距离，如果能到京师，那就只等谁卸任，贬谪了。

为了到京师去，严嵩进一步施展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的“功夫”。当时的官场风气论资排辈十分讲究，而内阁阁员中一般人的资格都不如严嵩。1536 年，严嵩以祝贺皇帝寿辰的名义到了京城，夏言为报跪请之谊，以首辅的身份向嘉靖帝说

了严嵩一大堆好话，为他谋得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使其进入了和内阁基本持平的权力机构。

◎ 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

谎话怎样才能让上司高兴？甚至上司比你还相信它的真实性？这就要认真仔细揣摩上司的心理状态，迎着他的心理需要去撒谎。一旦你的谎言迎合了上司的心理潜意识的渴求，你说谎的目的便要达到了。

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战功显赫，为奉军获胜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是个新派人物，很看不惯军阀部队内一些陈规陋习，不时要进言改革军队，这就触怒了奉系的一些元老，张作霖和亲信杨宇霆也对他百般挑剔，另眼看待。这可把郭松龄气坏了，他于1924年11月对日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以倡导和平为名，宣布回师奉天，准备兵谏。

张作霖在奉天得到消息后，又急又气。要不要带兵前去阻拦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身穿便服，怀里插了两支手枪，脸色铁青，两眼通红，独自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副官和卫兵们站在门外，连个大气也不敢出。突然，房内传出张作霖的一声命令："传包瞎子！"

这包瞎子是谁？原来是一个算命卖卦的先生。他其实不全瞎，左眼还能看，但算命要的是瞎子，所以他整天戴副大墨镜。据说，他当年给张作霖推过"八门"，灵验得很。所以，张作霖发迹后，每每遇到疑难，总要找他来求个签问个卦。这样，包瞎子也身价百倍，成了"铁嘴神算"。

包瞎子一进帅府，立即感到气氛紧张，也没敢多说话，就将黄缎包袱放在红木桌子上，解开来，把一大堆刻着"天干地支"的卦子儿摆了起来。张作霖挥挥手道："现在没功夫等你摆弄这些玩艺儿了，抽个签，问个吉凶祸福吧！"包瞎子连

忙双手捧过签筒，张作霖虔诚地抽出一支签。包瞎子接过签条，念道："乌云遮月不长久，桃红柳绿好风光；关公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

张作霖听不懂啥意思，两眼一瞪，急问道："别文绉绉的啦！快说是吉是凶？"

这是一条模棱两可的签文。包瞎子早摸透了张作霖的心理，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只能说好，不能说歹。他也耳闻郭松龄起事，估计准是为了这件事，就连忙作了揖道："大吉大利，上上签！签上说，郭松龄是乌云遮月，大帅是洪福齐天！"

张作霖一听，眨巴了两个眼睛，认为大事不妨，就决定不再离开奉天了。

算命先生为了生计，对每一个问凶卜吉的顾客都要揣摩心理，让你满意，以便你心甘情愿掏腰包。久而久之，练就了一身绝妙的捧场功夫。他们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窍门：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对付张作霖这种人，实在是简单得很。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被各路神仙吹捧的角色。

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奉命随军进关，并参议军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并有野心的人，一旦掌握了军权，就不可一世。他得意洋洋地从沈阳出发，随身带了他平日最信任的"张神仙"、"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另乘一列专车。

杨宇霆虽骄纵横蛮，却笃信神道。凡是作战措施，他都要先请四位"神仙"算卦占卜，选择吉日吉时，方始采取行动。当时，张学良是第三军团长，和杨在一起，他是个有点新思想的人，对杨的这种迷信行动很不以为然，先是劝他"兵贵神速，不可妄听佞言"。但杨宇霆总把他看作是"小孩子"，而且，他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那里肯听，只因为是少帅，每次来劝时，都是婉言拒绝，还说："神道是很灵验的！"

有一天，杨的专车停在京汉线上的乌头镇车站。杨正在和四个术士喝茶翻天，突然，一只白兔闯进车厢内，还没等车上

的人清醒过来，一瞬间，白兔逃得无影无踪了。

“马仙”，杨宇霆喝了一口醉茶，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问一个穿着玄色道袍的长脸术士道：“这事儿，主什么？”

那个“马神仙”立即煞有介事地闭眼捏指，半晌，微微睁开眼道：“兔是卯，马是酉。车在马头镇，白兔闯车，卯酉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的事发生。这只兔是神兔，总参议是大官大贵之人，所以神仙派神兔来报信。这也是活该敌人的阴谋落空，请总参议立即下令，将车退出马头镇！”

杨宇霆连连点头，笑着问其他三个术士。这些江湖术士那个不是看风使舵的角色，而且四个人又是平日商谈好的，一人说话三人附和。如今听马术士头头是道他说了一番玄而又玄的话，总参议又含笑点头，那有不赞同之理，个个点头称是，并道：“马兄高见！马兄高见！”杨宇霆立即传令，将专车退出马头镇。

算命先生的这种捧场，有时还会“瞎猫逮着死老鼠”。下午真的有一队直军骑兵冲入马头镇车站，放火烧房。这事传到杨宇霆的耳中，他得意非凡地拍拍张学良的肩膀道：“怎么样，老弟，这回要没有神仙的妙算，老哥我就凶多吉少喽！”张学良嘴里敷衍，心中暗想：哪来的巧事，偏偏让你碰到了！

经这事以后，杨宇霆越发狂妄，认为他有神机妙算的术士拱卫左右，决无祸患，这就滋长了他弄权的野心，种下了他想夺权独霸东北而遭杀身的祸根。

封建官场，下属和上司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些摩擦。官大一级压死人，做为下属，如何才能避免不幸、免除灾难的降临，确保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揣摸上司思想，抓住他的心意，顺着他的意思，赞美他的观点，甚至可以曲解自己的见解，说明自己的愚昧，反衬他的高明。这样，下属不仅可消灾免难，保名保利，甚至还可以步步高升。

袁世凯有个本家兼亲信，名叫袁乃宽。乃宽有一子名为袁瑛，思想比较激进，与革命党人过往甚密。

当袁世凯暗中积极准备复辟帝制时，袁瑛非常愤怒地向革

命党人汇报了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情形，并说："一般走狗，不顾老百姓死活，疯狗们忙着筹备大典，已定明年元旦捧袁世凯登基。我虽然也姓袁，却耻于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我非常希望到时候有人能起义讨逆，我也可以从中做点小玩意儿。"

1916 年 1 月 18 日，袁瑛的"小玩意儿"——炸弹，在新华宫里爆炸。袁世凯侥幸没被炸死，恐惧中勃然大怒，命令爪牙追究主使者，严厉惩处。

侦辑结果，证实此案系袁乃宽之子袁瑛所为，然而袁瑛已逃离北京。袁世凯火冒三丈却无处可泄，便令左右将袁乃宽召进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地把"罪犯"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到最后，袁世凯高声叫了起来："我做皇帝是天与人归，天经地义。方今外姓之人尚且上书请愿，呈表劝进请我当皇帝，为什么干出这等大逆不道企图加害于我的事情的人偏偏却是姓袁的？你袁乃宽怎么生出这么一个不争气的罪孽儿子呢！这简直是在丢我们姓袁的脸啊……袁瑛现在逃走了，看在你追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也就不再追究、不株连于你了，你放心继续好自为之吧。但是，这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以后不准承认他是你的儿子，并且不准他再姓袁！"

袁乃宽知道自己的儿子捅了马蜂窝，被召进宫时，吓得面若死灰，身如筛糠，不知袁世凯将如何处置自己。这时，听到袁世凯如是一说，顿时变惧为喜，脑子一开，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立即转过话来辩解：

"袁瑛这小子，根本就不是袁家的后代，他原来是个小乞丐，是我看他生得怪体面的，便发了慈悲之心，将他收为养子，他哪配跟咱姓袁的同根哪？唉！都怪为臣白白长了一双眼睛，没能看出他的反骨来，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袁乃宽有声有色，头头是道地编造了这番谎言。听得袁世凯气意渐消，末了，才放心地说："哦，原来如此。我就说嘛，我们袁家怎么会生出这等败类呢！"

袁乃宽顺着袁世凯的心意，巧言辩护，为自己免去了一场灭顶之灾。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声泪俱下

——眼泪并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的泪水，尤其是男性政客的泪水是很有杀伤力的。

哭，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大凡政客都善于运用泪水，眼泪并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的泪水，尤其是男性政客的泪水是很有杀伤力的，只要哭出感情、哭出风度、哭出特色，让观众为自己的哭而倾倒，就能达到目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江山尚且能够哭来，何况一官半职？不过，政客的"哭"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装作一副诚实的样子。明明是假哭，却用真情来感动观众，博取上司的同情。

◎ 刘瑾巧哭辩，保命又得权

中国有一句古话："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江山尚且能够哭来，何况一官半职？不过，政客的"哭"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装作一副诚实的样子。明明是假哭，却用真情来感动观众，博取上司的同情。

明朝有个奸阉叫刘瑾，此人穷凶极恶，残害忠良，一手遮天。他在皇帝面前像一只小绵羊，性格柔顺，从不高声大气，确实像一个太监。但是对待朝中的文武大臣，尤其是对待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和的文臣武将，却狠毒如蛇蝎。

刘瑾在朝中为非作歹，草菅人命，而且把持朝政，欺上瞒下，搞得满朝文武怨声载道。刘瑾的无法无天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于是，大学士刘健、谢迁、王岳等人联合了一些大臣，上书武宗皇帝，弹劾刘瑾。刘瑾虽然是武宗的亲信，但是这么多的大臣联名上书，也不能坐视不理。怎么办？真叫这位皇帝左右为难。

考虑再三，武宗只好向王岳等人妥协，决定第二天早朝时处置刘瑾。

那知隔墙有耳，刘瑾的死党吏部尚书焦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秘密告诉刘瑾。

刘瑾见焦芳神色慌张，知道大事不妙，焦芳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完后，刘瑾如同一滩稀泥倒在地上，他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味道。和所有的奸臣一样，刘瑾决不会束手待毙。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用"哭"为武器，替自己辩护。

刘瑾为什么选择哭呢？

他对自己的同党说："圣上年幼，只有用哭才会打动他脆弱的感情。我们放声痛哭，不怕圣上不动情"。

当天晚上，刘瑾带着一班太监连夜来到皇帝的住处。此时武宗正在更衣睡觉，见一班太监突然进来，莫名其妙。

刘瑾等人见了武宗，嘴未张开，便齐刷刷地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

武宗被弄得手足无措。

刘瑾哭得十分伤心，泪如泉涌，边哭边哀求道："皇上，开恩呵……开恩呵……"

武宗说："尔等为何深夜啼哭?"

刘瑾也不擦泪，哽咽着说道："皇上，您要救奴才一命，您不救奴才，奴才要被王岳等人杀来喂狗了。"

皇帝平时对这些太监一向宠爱有加，现在眼睁睁地看见他们俯首在地，放声痛哭，自己不觉也掉下几颗龙泪。

太监和皇帝哭于一处，在中国古代官场上确实少见。武宗见太监们哭得十分伤心，动了恻隐之心。想到平时这些太监把自己侍候得舒适体贴，让自己开开心心，就说道"朕并未降旨捉拿你们，尔等何必大放悲声?"

刘瑾见保命有一线生机，皇上态度又是如此的和颜悦色，心中暗暗高兴。但还是做出悲痛的样子替自己辩白道："我等奴才知道皇上宽洪大量，是个千古难觅的明主，不会听信那些奸臣小人的谗言。我们这些做奴才的倒不怕死，再说皇上要杀我们，奴才也毫无怨言，只是奴才丢了命，今后谁服侍皇上?万一找一个不知礼数的人进宫，不但不能让皇上开心，反而让皇上忧愁，那才是奴才们的罪过!"

原来刘瑾这个太监，不仅干预朝政，残害忠良，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讨武宗的欢心。由于武宗皇帝喜欢两种东西：鹰犬和女色。刘瑾就派出大批大内官员到全国各地搜集鹰犬和寻找各色美女来供皇帝享乐。每当武宗闷闷不乐时，刘瑾总有法子让皇帝高兴。因此，他不仅是武宗宠信的红人，也是武宗皇帝一刻也离不开的"相依"。

刘瑾的哭辩果然十分奏效。武宗皇帝寻思：王岳这些大学士，成天吃饱无事干，这个要奏本，那个要弹劾，连我玩几只鹰犬、几个民间小女子他们也要左一次进谏、右一次进谏，好

像天下除了他们几个读书人，其余都是昏庸无能者。想到这里，武宗说道："王岳这些人，有时也太过份了。"

刘瑾一见有机可趁，便哭诉道："我主圣明，陷害我们、目无皇上的就是王岳。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富有四海，普天之下都是圣上领土，玩几只鹰犬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这个王岳却到处造谣说圣上玩物丧志，有伤国事，更可恶的是他外结阁臣，妄图挟制皇上，又怕奴才从中阻拦，所以才恶人先告状，欲置奴才等人于死地，真是可恶之极。"

说完，又伏在地上放声痛哭。

武宗皇帝当时很年轻，没有什么主见。这几个太监又是平时宠爱之人。看他们痛哭流涕，实在于心不忍，便说道："起来吧，哭什么呢？我又不杀你们。"

其余几个刚想站起来，刘瑾伸手拦他们一下，又哭了起来。武宗莫名其妙，又问道："尔等何故不起，又哭什么呢？"

刘瑾嚎啕大哭，说道："圣上，王岳、刘健这些人不除，我大明江山不保呀！"

武宗说："这些大臣只是看不惯朕玩乐，并没有什么异心，尔等不必忧虑"。

刘瑾一边擦泪一边说："圣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几个老臣以为圣上年幼可欺，今天上奏不准玩鹰，明日又上疏不准放犬，如此下去，恐怕再过几天连饭都不准皇上吃了。这些人目无圣上，以为自己资格老，肆意横行，而且他们怕奴才把真实情况转奏皇上，所以时时都在算计奴才。奴才死而无怨，但奴才担心的是皇上您啊……皇上想想，假如司礼监与皇上一心，这些阁臣怎敢如此威逼皇上？"

武宗本来就不准备杀这些太监，听了刘瑾痛哭流泪的辩解后，立即改变了决定。不但不杀这个十恶不赦的宦官，还立刻下令刘瑾掌握司礼监并兼任提督团营兵马。还下令将王岳等大臣逮捕，刘健、谢迁等大臣被迫辞职还乡。

刘瑾的这一场哭辩，可谓哭得高明，既保住了性命，提升了权力，还反咬一口，使大批忠良遭到迫害，实现了他一手遮天的野心。

◎ 吴三桂哭陵感军心

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是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的人。这个被称之为明末悍将，武功世家的边关大将，竟为一个名妓而接引清军人关，最终成为千古罪人。处于改朝换代大变革时期的吴三桂，几乎所有的矛盾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明朝的遗老遗少骂他是大奸臣，李自成的起义军骂他是“清狗”，文人骂他是“边关易帜为女色”，满清贵族也不信任他。他帮满清夺了天下后，被打发到偏僻的云南充当藩王。后来因为独树一帜，又被满清皇帝撤藩，最后自己造反称帝。

作为一个政治家，吴三桂善耍奸使谋。这个一生血战疆场的将军，什么样的血腥风雨场面他没见过？血染沙场尚未控下一滴泪水，但是，当他起兵反清，祭奠明朝皇陵时，却放声痛哭。

当时吴三桂虽然兵强马壮，但是要和比他更强大的满清抗争，取胜的把握十分渺茫，而且“师出无名”，得不到天下百姓的拥护。但是，吴三桂到底不是一介武夫，而是老谋深算。明知自己无起兵叛清的理由，却非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为恢复大明江山而起兵。

这就令人费解了。如果吴三桂在山海关拥兵自重时不背叛明朝，让清兵人关，这汉人的江山会落入异族之手吗？现在清朝已经平定天下，又何以重打“明朝”旗帜呢？其实吴三桂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背叛清朝完全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师出有名，利用汉人及明朝遗老遗少们的反清情绪，而玩的把戏。

空打死人的旗帜，而不做出实际行动当然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他选择了“哭”。用哭来表示他为明朝收复河山的决心。

吴三桂是一个大奸似忠的武夫。他先率三军到明朝永历皇帝的坟前祭拜，向死人宣布誓师北伐。

在永历帝陵前，吴三桂对诸将说：“诸位将官，我们都是食明朝俸禄的军人，现在清狗吞并了我大明江山，作为前明的臣子，我们不为先王复仇，枉为明朝军人。”

吴三桂自称是明朝的臣子，那他十多年前为什么不为明朝效力呢？所以他为自己辩解道：“过去，闯贼入京，都城难保，吴某为了保存实力，伺机光复明朝河山，不得已假降清狗。如今我三关兵士决心为先王复仇，将满清鞑子打回关外去。我们要拜别已故的君主，应当穿故君时的衣服去见他。他指着自己的头：“这不是我明朝的帽子，”又指着身子说：“这也不是我明朝的衣服。现在我们大家易服祭故君吧！”

吴三挂脱掉清朝的服装，改穿明朝的汉服，而且重新蓄发，标志着他将同满清朝政彻底决裂。这一招果然奏效，赢得一些明朝故将的拥戴，但是好戏还在后头。

吴三桂选择吉日，率领改穿明朝服装，重新蓄发的三军将士去朝拜明朝的死皇帝。吴三桂头配方巾，身穿孝服，来到明朝永历皇帝的墓前，痛哭一声，便昏绝在地。经救起后，吴三桂又亲自倒酒，三呼万岁，拜倒在地。吴三桂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他不去擦，而是爬在地上不起来，一味的痛哭不止，大放悲声。他自己哭昏过去几次，被救醒后，又长哭不止，哭得昏天地暗，军心悲痛。

吴三桂不愧是官场演戏的高手。他对死人哭得死去活来，真的动了真情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哭的这个死人皇帝就是他亲自擒获的，为了斩草除根，向清庭邀宠，又是他亲自下令秘密处死的。而十三年后，他却在自己亲手杀掉的死人坟前痛哭流涕，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吴三桂为何哭得如此伤心？为什么在自己杀死的人的坟前痛哭不止？究竟悲从何来？

这个谜不难解答。汉人的江山是毁在吴三桂手上的，永历皇帝又是他亲自处决的。可是如今清朝要削藩，要夺掉他手中的权力，他只有造反。要造反如果不行光复明朝的旗帜又没有人拥护，打明朝的旗帜才名正言顺，但是自己又是人见人骂的明朝罪人。无可奈何只好用哭死人的方式来替自己解围。

吴三桂当然不是哭永历帝。如果是真哭，十三年前又为什么要斩草除根？吴三挂是借哭死人来哭自己。

这个明朝的千古罪人，他降清并为之拼杀了大半生，以牺牲千千万万的明朝士兵和成千上万的汉族百姓为代价，换取了“平西王”的王冠，获得了镇守一方的王侯的称号，换来了奢侈荣华的糜烂生活。既然千古唾骂换来了荣华富贵，他当然希望永享万代。但是官场如戏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康熙羽毛丰满后，一声撤藩的诏书，打碎了他的美梦。这样一来他会失去了王侯的称号，失去了荣华富贵，带着妻儿老少，两手空空的回到荒凉闭塞的关外去。即使是到了关外，命运又如何？残生能保吗？妻儿后代的生命能安全吗？想到这里，他怎能不痛哭？

吴三桂哭死人，是对他降清后的所为进行否定的辩护。当然，决不是为过去的行为作忏悔，更不是“觉今是而昨非”。他在自己亲手杀掉的永历皇帝的坟前痛哭，不是后悔，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他的泪水并不是正义之泪，那无法抑制的眼泪是企图洗掉人们对他的鄙视，是为自己欠下明朝的血债而作的掩护。

吴三桂哭得高明。他的哭声牵动了三军的民族感情。他们暂时忘记了吴三桂是明朝的罪臣。只想到康熙不守信义，剥夺了自己应得的东西，这时候，谁还去想十三年前永历皇帝是死在谁的手里？

统帅一哭，三军同悲，哭声如雷。吴三桂的哭功比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这么一哭，几十万士兵就与他同心同德，举起了反清大旗。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巧言令色

能说，不一定会说；会说，不一定能说。小人话说得『巧』，巧在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上。

孔子很讨厌不着边际的花言巧语，他不止一次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小人是巧言令色的第一流人物，善于用各种合适的语言打动人心。小人话说得"巧"，巧在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上。能说，不一定会说；会说，不一定能说。能说是说得多，但质量不一定高；会说是说得巧，说得妙，但却不一定多。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在能说的基础上把握时机，尽量说得巧，说得妙，这样就可以打动听众的心，取得一定的效果，达到一定的目的。

◎ 和珅机灵乖巧列居卿贰

孔子很讨厌不着边际的花言巧语，他不止一次说："巧言

令色，鲜矣仁!”，小人是巧言令色的第一流人物，善于用各种合适的语言打动人心。小人话说得“巧”，巧在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上。

一般来说，当官者很忌讳招摇炫耀的，但这种招摇炫耀用得好，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清朝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他开创了大清帝国的全盛之世，但在他的后期统治中，清帝国走上了下坡路，由全盛局面逐步进入了衰落时期。而在边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被人称为“乾隆朝第一权臣”的和珅之专权乱政、祸国殃民则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和珅（1750—1799 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其父常保本是不知名的副都统，和珅少年时贫穷而无所依恃。至乾隆中叶，还不过是八旗官学生，只中过秀才。以这样的基础，和珅要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和珅却沾了祖上的光，面开始摆脱困境。由于他的高祖尼雅哈那有军功，故他在父亲死后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之爵。这个世爵给和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银一百六十两，米一百八十石，和珅有了这笔固定的收人，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这一世爵给和珅在政治上带来了更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便捷之径。因为他的高祖是开国功臣其后人就有可能随侍帝君，因此和珅袭三等轻车都尉不久，便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授三等侍卫，旋补粘竿处（其正式名称是“上虞备用处”）侍卫，其职责是协助侍卫处侍从皇帝。

乾隆四十年（1775 年），是和珅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和珅巧逢机缘，得见天颜，奏对称旨，甚中上意，从此便攀龙附凤，飞黄腾达。这种突然的时来运转，连和珅自己也未曾料到。

一日，乾隆帝大驾将出，仓猝间求黄龙伞盖不得，乾隆帝发脾气，问道：“是谁之过也?”皇帝发怒，非同小可，一时

间，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而和珅却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语言干脆。

乾隆皇帝不禁一怔。循声望去，只见说话人仪态俊雅，气质不凡，乾隆帝不仅更为惊异，叹道："若辈中安得此人！"问其出身，知是官学生。虽然学历不高，但毕竟乃读书人出身，这在侍卫中也究属凤毛麟角了。乾隆皇帝一向重视文化，尤重四书五经，对一些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生员，当然更另眼相看。所以一路上便向和珅问起四书五经的内容来。这和珅原本不学无术，可对四书五经倒稍能记忆，居然"奏对颇能称旨"。至此，和珅进一步引起了乾隆帝的好感，遂派其总管仪仗，升为侍卫。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次偶然的机遇使这样为和珅铺平了升迁之路。耐人寻味的是，和珅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第一声叫喊，便是整人之语。仓猝间一时未能找到黄龙伞盖，这本为小事，然而和珅却小题大作，以义正辞严的架势指责起典守者来。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一语双关，它不仅是对"典守者"的指控，也有自荐其能的含义。和珅在乾隆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便已表现出不善品性，露出踩着他人肩膀往上爬的端倪。可惜，此时的乾隆帝对此已不可能有所觉察了。过了几十年天皇老子生活的乾隆帝，此时更是充满虚骄之气，对一些生活琐事变得更加挑剔了。可能和珅对此已先有所闻，因而才敢于放胆而言。

结果倒真地获得了皇帝的眷顾，并取代了原来的仪仗"典守者"。

陈悼之《归云室见闻杂记》中也载称："和珅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列居卿贰，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

论思，悉当上意。”

“巧言令色，鲜矣仁”，熟读四书五经的乾隆帝当不会不知孔夫子的这些教诫。按照传统的看法，和珅的“矫捷异常”本非什么好兆头，可乾隆恰恰欣赏这一类人。这也正是和珅后来专宠擅权的客观条件。和珅自从随驾蒙皇帝赏识，便很快青云直上，连连升迁。和珅虽然既无资望，又无治国才干，但他却有一套远非他人可比的特殊本事，即长于揣摩窥测，谄媚逢迎，玩弄权术。此等人虽不堪治国，但却善为身谋。

乾隆皇帝虽称“英明老练”，但在其统治后期，随着年事已高，骄心暮气日渐滋长。他曾自诩建立了“十全武功”，认为历代帝王都不能与自己相比。前期的一些成就，后来几乎都成了乾隆皇帝自我陶醉的资本。这样，乾隆本来早年就有的骄傲和挥霍倾向，后期则更趋严重。如果说早期的乾隆帝是“英明干练”的话，晚年的乾隆则是昏愦怠倦的。他好大喜功，喜谀恶谏，贪财好货，爱摆阔气。而和珅正是在准确地揣摩把握乾隆心理意向的基础上，投其所好，曲意迎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所以才取得乾隆的欢心和宠任，并将其一直保持到乾隆帝升天之日。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意欲增兵，曾征询军机大臣阿桂意见。阿桂认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甚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求不再增兵。这意见本来是很有道理的。而和珅因深知帝必欲增兵，故与阿桂相反，而极力赞成之，因而使乾隆大为欢心。

乾隆喜欢游山玩水，和珅便极力迎合和诱导之。他为皇帝监造龙舟，穷极华丽；巡游江南，铺张备至，挥霍银钱无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乾隆皇帝玩得很高兴。

和珅亲自主持备亦乾隆皇帝七旬、八旬两次万寿庆典和千叟宴，规模盛大。为了备办贡品，“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给百姓带来很大的骚扰和痛苦，但却使得乾隆皇帝大为开心。

和珅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权力盘

剥商民，将勒索所得解送内库以供乾隆帝任情糜费。皇帝恣意挥霍，不乏财源，对和珅所出之力，深为感念。

至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和珅是不会考虑的。只要使皇帝欢心，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什么事都肯干，什么手段都肯使。

和珅已经做了军机大臣，但却仍像当年担任皇帝的近身侍从那样，对乾隆帝的生活起居照样关心并亲予其事，无微不至，备极殷勤。“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和珅本来相貌俊雅，口齿伶俐，其谄笑奉迎之态，定当甜蜜可人，这对于已具老年心境的乾隆皇帝来说，其感化力量可想而知。和珅的悦耳之言、悦目之态，给这位老人带来了莫大的抚慰，他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也越来越离不开和珅了。和珅本来机灵乖巧，再加上对乾隆帝长期的细心观察研究，因而他对皇帝心理的揣测，几乎达到了细致入微、出神入化的程度。

◎ 话要说到心坎上

李鸿章夫人50岁生辰快到了，满朝文武大臣都准备前去祝寿。消息传到合肥知县那里，知县也想去，因为李鸿章是合肥人。可是细一想，知县又发愁了：我这七品知县能送多少礼？少了，等于不送；多了，送不起。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于是请来师爷商量。师爷说：“这事容易，一两银子也不用了，保你的礼品最为注目，列于他人礼品之上。”

知县听说一两银子也用不了，自然高兴，可想天下哪有这般好事，便问：“送何东西？”

“一副普通的寿联即可。”师爷答道。

知县听罢直摇头。师爷忙说：“包你从此飞黄腾达，不过这寿联必须由我来写，你亲自送上，请中堂大人过目，不能疏忽。”

知县满口答应。

第二天知县带着师爷写好的寿联上了路。他昼夜兼程赶到

京城。等着祝寿之日，他通报姓名来到李鸿章面前，跪说："卑职合肥知县，受人之托，前来给夫人祝寿！"

李鸿章随口应了一声叫他进来。知县站起身，忙拿出寿联，将上联先打开，李鸿章一看是：

三月庚辰之前五十大寿

李鸿章心想：夫人二月过生日，他写了"三月庚辰之前"，还算聪明。正想着，知县又"哗啦"一声打开了下联，李鸿章一见，忙双膝跪地。原来下联写着：

两宫太后以下一品夫人

"两宫"指当时的慈安、慈禧，李鸿章见"两宫"字样，不由地跪了下来。于是他命家人摆香案，将此联挂在《磨菇上寿图》两边。

这副寿联，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这位知县也因此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了。

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在其作乱之前却是一位深受唐玄宗宠信的"忠臣良将"。在取得皇帝信任的过程中，他灵活机敏、诙谐应对的口才给他帮了不少的忙。

安禄山任范阳、平卢节度使期间，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大量的俘虏、牲畜、珍玩等物，唐玄宗此时年事已高，见安禄山对自己如此效忠，心中甚感欣慰。安禄山很善于揣摸主子的心理活动，他知道玄宗年事已高，自感暮之将至，因此对于臣下忠诚、爱戴的需要更显得强烈。为此，他经常不失时机的在玄宗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憨厚，以博取皇帝的欢心。

安禄山很注意在面奏皇帝时的遣词造句。他曾上奏说："臣不过是一介番戎贱臣，受了皇上太多的荣宠，臣没有太多的特殊才华为陛下所用，惟愿此身为陛下面死。"玄宗听后虽不多说，但实际上已被他恳切的言辞打动，心底下十分爱怜他的这份忠诚。

安禄山为讨得皇上欢心，常常故意作出"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的憨态，以表明自己的愚忠、纯诚。有一次，玄宗让他见太子李亨。安禄山早已熟知宫廷礼仪，却假装无知，对太

子拱立不拜。左右使臣为他担心，让他快拜，他却做出一副懵然无知的样子，说："臣是胡人，不懂得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听罢微笑，并不怪罪，亲自指点他说："这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就由他代朕作你们的君王。"安禄山这才"恍然大悟"，忙叩首谢罪："臣本是愚蠢之人，以前只知有陛下，不知还有储君，臣实在当死。"安禄山的这一番言语，尽显其"愚忠"之状，自然令玄宗大为满意。玄宗又让安禄山拜见杨贵妃，安禄山又做出忠诚的样子，执意要拜这位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贵妃娘娘为干娘。自此后，每次皇帝召见，安禄山均是先拜杨贵妃。玄宗不解，问他原因，安禄山回答说："胡人都是先母而后父。"这自然又使得龙颜大悦。

安禄山与玄宗应对机敏，还不时佐以诙谐幽默，更加表现了自己的愚忠可爱。安禄山是个身材肥胖之人，肚子异常突出，据说"垂腹过膝"。因为肚子太大，他每次骑马时马鞍前总要特置一小鞍，专门用来放肚子。有一次，玄宗召见他，指着他的腹部开玩笑问："你的肚子这么大，不知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安禄山知道皇帝拿他取笑，却装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回答说："臣腹中除一颗效忠皇上的赤心之外，别无他物。"玄宗听罢大喜，认为难得有安禄山这番忠心，于是加官进爵，自此更加宠信。

安禄山权势日重，却丝毫不放松凭着自己的好口才向皇帝讨宠的机会。一次入朝奏事，他谎称："去年七月，营州有紫方虫吃禾苗，臣焚香祷天说，若臣操心不正，事君不忠，甘愿让虫食臣心；若臣不欺正道，竭诚事主，则愿虫赶紧散去。臣祷毕，当即就有一群瑞鸟从北面飞来，将食苗虫一扫而空。虽曰异事，臣以为也是祥兆，请陛下宣付史官记下。"玄宗本是迷信之人，安禄山搬弄这些无稽之谈到朝廷上来，也正是抓住了玄宗老来日益迷信的心理。听了安禄山的这一番不露痕迹的表忠之辞，玄宗当即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自此宠待甚厚。安禄山军权越来越大，这为他日后作乱打下了根基，提供了条件。

从史实来看，安禄山其实也并算不上什么口才多么出众的

人，但他每一次面见皇帝，都保持着清晰的头脑，针对皇帝的心理、好恶，抓住一切讨取欢心的机会，言语说不上华美奇巧，但却恰恰能够使皇帝获得最大限度的心理满足。可以说，怎样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说出让不同的人满意的话来，这是小人毕其始终都在训练的能力，是小人一生的功课。小人玩弄的种种伎俩，往往都是从巧言令色骗取好感开始的。

◎ 让上司为自己说好话

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效果不同。故有所谓“一言九鼎”、“职微言轻”之不同说法。所以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只是自己“巧言”还不行，还可以利用某些机会，使用一些手段，让说话管用的人能帮你说出你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许可以产生奇效。这是巧言辩护的另一种方式。袁世凯堪称此中高手。

中日甲午战争后，旧式清兵一败涂地，清政府决定用新文法编练陆军。

早在1894年冬．清政府已命长芦盐运使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名“定武军”。得到朝廷计划后，盐运使打算把编练新军督办的职务弄到手中。为此聘请了一个对新政和训练都在行的宁波人王宛生为助手，制定了练习计划，交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大臣恭亲王、庆亲王和满族亲贵荣禄过目审批。

这时，袁世凯刚从朝鲜回国。得知上述消息后，为了夺取编练新军督办的职务，便不惜以重金收买王宛生，并与之结为金兰之好。接着，又花钱让京师名妓沈四宝、花媚卿、花宝琴、林桂笙、赛金花等人轮番向王宛生进行女色“轰炸。”

三招两式，王宛生即被软化，便持给盐运使制定的编练新军的计划润色、渲染、补充后交给了袁世凯。

对于练兵之道，袁世凯本是外行。得到王宛生修改后的练兵计划后，如获至宝，朝夕朗读，铭记要点，整个计划，不久就滚瓜烂熟。然后，袁世凯又将计划亲自誊抄一道，呈送给荣禄。

荣禄有些诧意："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练兵之法?"遂逐条细问。出乎荣禄意料之外，袁世凯讲解详尽，对答如流。荣禄非常满意，认定袁世凯乃练兵难得之人才，遂带他一同晋见恭、庆两亲王。两亲王询问过后，对袁世凯评价极高，认为他的回答比有的人高明而且详尽，加之官话袁世凯讲得流利，于是，将袁的练兵计划呈报军务处。军务处以为"甚属周妥"，即于12月8日举荐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并指令其扩编改建。袁世凯接练新军后，将定武军士兵计4750人，扩充为70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让别人的漂亮书面语言成为自己的，帮助他宦途上起飞了。

小站练兵，袁世凯利用"恩威并用"的手段，制定了"军律二十条"。其中斩首之罪就有十八条，士卒大受其苦。时任监察御使的胡景桂以此参劾袁世凯"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克扣军饷"等罪状。清廷收到胡景桂奏折以后，立即派督办军务处大臣、兵部尚书、大学士荣禄前往查办。

袁世凯初闻有人向上参了他一本，整天心神恍惚，提心吊胆。可是一听到奉命查办的是荣禄，立刻转忧为喜。待荣禄携其幕僚陈龙等人一行到小站时，袁世凯一声令下，七千名新建陆军齐刷刷地跪拜迎接，然后再行操练。

荣禄非常高兴，又见陆军整肃精壮、士气昂然，对袁世凯的赏识更进一层，随口问随员："新建陆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随员答："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荣禄点头称赞道："你说得对，这个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

回京之后，荣禄让秘书起草复奏稿，秘书以袁世凯确实擅杀营门外卖菜的老百姓、胡景桂所参各条仅有轻重出入，提议持此案下部议处。

荣禄大摇其头说："一经部议，最轻也要将袁世凯撤职，新建陆军刚刚成立，难保不会闹事，不如启奏皇上宽大处置，仍旧令他认真操练新军，以励将来。"

最后，荣禄以胡景桂的所奏“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瞻置议”，把袁世凯种种罪行一笔勾销。不仅如此，反而着实夸袁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个“不可多得”的将领。

让上司为自己说好话，使袁世凯逃脱官场一劫。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后，威势日增。这引起了一部分满请贵族的妒嫉和猜忌，他们说“袁世凯脑后有反骨”，“他日出卖康梁及皇帝，来日必反大清，此人不可重用”等等。

类似的话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里，这位老妇人也逐渐对袁世凯不放心了。终于有一天，老妇人按捺不住，密令奕劻的儿子载振去天津察视袁世凯的动向。

袁世凯在京城的眼线侦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飞马报告。鉴于庆亲王奕劻父于爱钱如命、好色成性的特点，袁世凯投其所好，指使部下用重金雇很高级的妓女来服侍载振，做好了贿赂载振的一切准备。

载振来到天津后，天天都是山珍海味、歌舞声声、酒香满怀，其乐无穷，那里还有“闲时”去管其它？

转眼又到载振回京复命之时，袁世凯又以重金珍宝相送，口里还说：“大人一路辛苦，来到小站招特不周，望大人海涵，区区薄礼，还望不要嫌弃。”载振天津之行自然心满意足，对袁世凯也极为赏识。

回到北京后，载振晋见慈禧太后，向她复命，道：“根据奴才所见，袁世凯是忠心耿耿的人，他每天晚上都烧香叩头，祝祷老佛爷万寿无疆。”

从此，慈禧太后对袁世凯深信不疑，把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

袁世凯的官升得更快了。

袁世凯以金钱美女击倒了前来察看的上司，让他为自己辩护，又渡过了一次劫难。

从以上事例可见：旧时官场上的官吏如何挖空心思地使上司赏识自己，不但可逢凶化吉，还能步步高升。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四：出语必中

——物以稀为贵，语言文字也是一样，你说得越少，越能引人好奇。

物以稀为贵，语言文字也是一样，你说得越少，越能引人好奇。而且，正因为说得少，所以想像以及阐释的空间就很大，万一必须强词夺理，也容易自圆其说。老子一书只有区区五千多字，但是几千年来拿它当主题的论述何止千言万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谈政治的、谈经济的、谈宗教的、谈哲学的，都能从中悟出一大篇道理。话说得少就是有这种好处。这是一个不容你忽视的重要技巧。对于总想害人的小人来说，他们也懂得“祸从口出”、“语多必失”的道理。因此，平时他们的话并不多，但关键时刻一句话，便出语必中，会让人丢官

甚至脑袋搬家。

◎ 话说一半，点到为止

只讲表面现象，不作实质结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作弦外之音。关键性的内容言者并不明言，但却有意做出强烈的暗示，使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成，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们会议，打算废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通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掉太子的态度，同时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

汉武帝即位初期，丞相田蚡与魏其侯窦婴结怨相争。在一次朝会廷辩场合中，魏其侯揭露了田蚡为非作歹的种种事实。田蚡则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巧妙地进行了反击。他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自己身为宰相，“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似乎并不为过；而魏其侯“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臣乃不知魏其侯

所为”。在这里，田蚡并没有直接指斥魏其侯图谋不轨，而只是举出了其“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田蚡本人表示“不知所为”，意即不作肯定的结论。但是，就客观效果而言，这种强烈的暗示已经足以提醒多疑君主的警觉之心。廷辩的结果，田蚡显然占据了上风。魏其侯的最终命运是“论弃市渭城”。

有时候奸佞之徒在揣摸好上司的意图后，不直接表达心愿，而是利用“话说一半，点到为止”的策略，旁敲侧击，藏构陷于赞扬之中，使其有苦难言。

此种手段，多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地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通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

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百姓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示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摞，道光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的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颜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的下怀。此后，道光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到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补偿实践，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甚至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结果是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酿成公元 1850 年（道光三十年）前后的全国性的大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曹振镛对军机大臣行走蒋攸铦很讨厌，两人面和心不和，就一直想把他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交往很大，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铦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上来，属于道光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受人以排挤同僚的口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着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铦亦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再说话。

道光皇帝见曹不说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铦，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此事就这样

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铦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铦出来后对人感慨地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陛下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

阮元是清朝的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它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决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

曹振镛深知道光秉性，他非常厌恶封疆大吏不事公务，却谈诗论道，表面上称赞，实际上却是重重地"参了一本"。道光皇帝听后，沉默不语，不久，阮元被召回京城，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不再受到重用。

◎ 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

当小人耿耿于位卑身微而谋求攀附的资本时，他可能会凭着顽强的毅力、专执的精神去掌握一技之长，将其作为敲门的

砖石。由于专注程度的不同，一般人即便掌握可能仅是熟练，而小人却可以将其操练到精湛。历史上许多小人往往也是人才，凭着他们的专长不必费尽心机也一样可以安身立命，只不过特殊的内质使他们不可能采取这种正常的生活方式罢了。小人对自己的一技之长非常重视，明代有“饿殍首辅”之称的严嵩，因为文章写得好，就飞黄腾达了。

严嵩，于成化年间生于江西一户破落诗书之家。父亲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终生郁郁不得志，因此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严嵩身上，幼年时代即严格督导他读诗诵经。少年的严嵩生性聪颖，在父亲的调教下，四岁时已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六岁时进人私塾，表现出了超人的聪慧和记忆力，读书几乎过目成诵，写文章也是立意新颖，文笔畅达，小小年纪即粗通经史。或许是从父亲凄凉的一生中汲取了某种警示，少年严嵩就懂得：熟读诗书，将来考取功名以求飞黄腾达，是他人生必然的道路。因此一直勤奋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十六岁那年，严嵩中了头名秀才。弘治十八年（1505 年），他又顺利地考中进士，并凭着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进入翰林院，成为继续深造的庶吉士。不久，严嵩又被授为编修。

编修是负责编纂、记录国史、会要等的官员，责任重大，却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严嵩虽居官至此，却仍无法实现其早年立下的志向，因此郁郁寡欢，很快就病倒了。因为久病不愈，已无力承担编修的职务，皇上准许严嵩归乡养病。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被朝廷遗忘达十年之久。

十年，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都不是短暂无谓的，更何况这又是正当壮年的十年。局外人也能够想像这十年对严嵩而言意味着怎样的煎熬，怎样的悲哀。每一刻每一秒都在期待着朝廷的召唤，但每一天每一年的时光又都在枉赴东流，这对严嵩来说需要怎样的忍耐力和承受力！然而严嵩并没有彻底消沉，相反，愈是在这样的劣势中，反倒愈发刺激起他立誓践踏于万人之上的野心，激发起刻苦磨炼以备将来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将自家的一间厢房重新收拾好，从早到晚，已是进士的他又

开始了少年人一般的苦读。

十年修习，严嵩诗词文章的水准大有进步，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也日渐精深。他在读书期间曾忘情于家乡的山水，写下了大量意境清雅的诗句，其中虽偶或流露出拱动难抑的欲望，但有一些高水平的诗作。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字句，日后却给严嵩带来了亨通的官运。

严嵩被重授南京翰林院侍讲之后，在陪都南京度过了二十年的仕宦生涯。虽然已是南京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渐渐又有了新的不满足，渴望进京发展。嘉靖十五年（1536 年），严嵩借进京之机，以同乡为由，攀附朝廷中当红的礼部尚书夏言。并向夏言出示自己从前写的诗文。素有才情的夏言被他的诗文触动，很快答应为严嵩留京一事尽力周旋。不久，五十六岁的严嵩终于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大学士的身份留在了北京。

在日后一步步向上攀援的仕途之中，严嵩在低调时期刻苦研读所打下的深厚功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严嵩五十八岁时撰成的《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词藻华美，气势恢宏，阿谀素来喜爱文学的嘉靖皇帝，对其仕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在与夏言争宠的过程中，严嵩也曾因“青词”写得比夏言好而受到嘉靖的宠爱。可以说，如果没有在那困顿十年中专注刻苦的磨炼，也许就没有后来官居首辅、威风一时的严嵩。

在任何社会，像严嵩这样有才能的人都理所当然的受到重视，且不论这人内心是高尚还是卑下。小人对于私欲的执着养育了他的一技之长，这使小人在攀援的过程中具备了更雄厚的资本，增加了更多的选择，强化了其竞争的优势。小人卑劣的一面倘不显露，那么他的才能往往还是很能触动人心的。这样说来小人实在难防，任人唯才的选拔方式终不足取；对于全面素质的衡量才是选才的方法。而对于正常人而言，人格健全，且有一技之长，那么除非真的是生不逢时，他在社会中理应能够有自己的作为。关键是人格健全的人数不胜数，真正有超乎寻常技能的却在少数。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五：搬弄是非

——搬弄是非，造谣生事，通过进献歪门邪道来打击忠良，是小人借权力者之手来卫护自己的绝招。

俗话说：人言可畏。小人爱搬弄是非，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用谣言制造气氛，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进献歪门邪道来扰乱上司的视听。使他以忠为奸，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误信谗言，打击忠良，小人则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

◎ 伯嚭毁谤伍子胥

春秋时期吴国太宰伯嚭是一个贪财卖国、残害忠良的奸臣。伯嚭生性狡猾，其家族在楚国被满门抄斩，他听到消息后，出逃到吴国，投奔他的同乡好友吴子胥。吴子胥也是楚国人，也是在其家被满门抄斩后逃出来的，并得到了吴王的重用。伯嚭一见伍子胥就放声大哭，先是为伍家的遭遇深表愤慨，接着哭自家的惨痛经历，继之大骂楚国太子少傅费无极诱惑君王，杀害忠良，经过一番眼泪和愤恨的表演，最后提出要求，希望伍子胥看在同国同乡同遭遇的分上，给个安身之地，向吴王举荐一下。

伍子胥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虽然原来与伯嚭没有什么私交，还是决定向吴王引荐他。这时伍子胥的好友劝阻他说："你可不要轻信这个伯嚭呀。据我观察，这个人鹰视虎步，形貌含诈，其品性必贪婪奸佞，专擅功劳，任意杀人，切不可同他亲近。今若重用他，以后必为其所害。"伍子胥回答说："古语说的好：同疾相怜，同尤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人还是善良的多，你先不要猜疑。"

经过伍子胥真诚的介绍和大力推举，吴王阖闾又看他能说会道，频频表示效忠尽命的决心和誓言，就收他在朝中，封为大夫，同伍子胥共佐朝政。

伍子胥为了进攻楚国，给父亲哥哥报仇，把当时的大军事家孙武推荐给吴王。训练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公元前506年，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与伯嚭为副将，亲兄弟公子夫概为先锋，发兵伐楚，楚昭王无力应战，弃城而逃。吴王听从伍子胥的意见，决定把楚国灭了，不立新君，长久在此驻兵。

楚国的大夫申包胥决意恢复楚国，连夜逃到秦国借兵。申包胥在秦庭一连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感动了，答应派两员大

将，带领五百辆兵车，攻打吴军，挽救楚国。

吴国大将孙武深明兵法，在秦兵进入楚境时，主张不与秦国交兵，而是同秦国通好，为楚国另立一个新君。伍子胥也赞同孙武的主张，认为撤兵为上策。

伯嚭心想，眼下正是自己获取功劳的时候。于是忙对吴王说："刚会秦师，尚未交战，就收兵回国，是长秦军的威风，灭吴国的志气。如此怯懦，何以称霸诸候?"急于显示自己才能的伯嚭，以为秦军可欺，在吴王而前立下军令状，要求拨给他1万人马，让他杀退秦兵。吴王于是不听孙武和伍子胥的竭诚劝阻，同意伯嚭带兵击秦。

伯嚭只会要阴谋诡计，进谗害人，并不懂用兵之法，结果是屡战屡败，1万大军即将覆没。伍子胥带军杀退秦兵，救出伯嚭，1万吴兵却已伤亡殆尽。伯嚭深知罪重，令军士把自己捆绑起来，前往吴王而前请罪，他在吴王而前，顿足捶胸，痛哭流涕，假装说无颜见大王，只求速死。在伍子胥的劝谏下，吴王赦免了伯嚭的误军之罪。

这时吴王的弟弟夫概偷回吴国自立为王，并以五城相许请越国发兵。阖闾只好返回吴国消灭乱党。

公元前496年，越王死了，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趁越国有丧事，带领3万精兵伐越，没想到伤重而死，死前立太子夫差为吴王。

3年之后，夫差拜相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亲率大军从太湖出发攻打越国。越国的大夫范蠡和文种对勾践说："吴国练兵近3年，决心报仇，来势凶猛，不如坚守城池，避其锋锐。"勾践不同意示弱，派出3万士卒同吴兵厮杀，结果被打得大败。越王勾践只带五千残兵败将，逃到会稽山躲起来。

文种劝勾践说："再莫迟疑，赶紧求和。求和之事通过副将伯嚭准能办成，我听说，伯嚭贪财好色，狗苟蝇营；伍子胥正直无私，作事谨严，两人志趣不合。伯嚭担心伍子胥功劳太大，而使自己相形见拙，爬不上去。吴王夫差对伍子胥也多有

不满，暗护伯嚭。我们只要到伯嚭的军营，送上厚礼和美女，好好拉拢他，定会接受求和。”

越王勾践于是派文种带上8个美女、20双玉璧、1千斤黄金，到吴国兵营拜见伯嚭，并奉承他说：“您是吴王最信任的大臣，功劳最大，吴国之事一决于您，只要您在吴王前说句好话，我们的求和定能成功。”

伯嚭看看帐下的金玉珠宝，和侍立的越国美女，就对文种说：“整个越国都是吴国的了，这是你们知道的。难道我就值这么点金子吗?”文种一听话中有话，连忙补充说：“这是一点见面之礼，只要太宰在吴王面前多多美言，促成和解，越国的珍宝将会经常送来，美女将随时供你享用，越国之利你可以独揽。”

伯嚭听后万分高兴，但还故意推三阻四。文种说：“我们求和，不直接去恳请吴王，也不去右营找伍子胥，而径直来到你的帐下，因为你更贤明，肯于帮助危难之人。”这时，伯嚭才无所顾忌地说：“事成之后，可要重重谢我。明日早朝，我领你去见大王。”

文种一见吴王夫差，就跪地谢罪说：“勾践年幼无知，得罪贵国，已后悔莫及，情愿臣服于吴，特来向您求和。”吴王夫差听罢顿时大怒：“越国杀我父，占我土，有不共戴天之仇，血不能白流，岂能允和!”伯嚭连忙替越国说情道：“越国虽败，会稽尚有5000精兵，若决一死战，吴国将士定将大有伤亡。若是越国投降于楚，不仅越国的财富不会为吴国所有，而且又增加了楚国的军力，我吴国又增加了一个劲敌。还是接受越国的求和，方为上策。”

伍子胥极力反对接受越国的求和请求，向吴王进谏道：“俗话说的好：‘治病要除根’，吴、越两国，南北相邻，几代相攻，势不两立。勾践是英明之君，文种、范蠡是贤能之臣，他们一旦被放回国，定要准备报仇雪耻，现在不趁机灭掉它，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夫差又问道：“勾践情愿作我的臣下，他们夫妇愿意跟我

回吴国吗?”伯嚭连忙插言道：“勾践夫妇愿意到吴国伺候大王，整个越国都是吴国的了。大王允和吧。”这时夫差一心要北上中原同大国争霸，于是答应求和。

越王勾践委托文种等大臣管理国事，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做苦役去了。夫差让勾践夫妇住在阖闾墓边的石屋里给他养马，让范蠡跟着奴仆做工。他们百依百顺，比所有的仆人都驯服。伯嚭迷恋女色，文种时常派人送去贵重礼物和美女。伯嚭则在暗中给勾践夫妇送些好饮食，时时加以关照，并常在吴王面前替勾践说尽好话。勾践为了能够早日被放回国，尽力讨好夫差。在夫差有病的时候，他亲自察看吴王的粪便，不嫌脏臭，夫差深受感动，有心放他们回国。伯嚭接连不断地收到越国的礼物，听说吴王有放归勾践之意，连忙向吴王表示赞同：“大王让勾践回国，乃圣明之举，越国获恩，当有厚报。再说，越国富庶起来，可助我们称霸中原。”

伍子胥知悉夫差放勾践归国之事，连忙上朝进谏。他说：“勾践为人阴险，如今扣留在吴国，如釜中之鱼。他所以巧言令色，为的是免于一死。一旦放虎归山，纵鲸入海，就难于制服了，应当立即诛杀，切莫养痈遗患。”伯嚭受越之财，当然要为勾践辩护，早把国家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赶忙辩驳说：“子胥只看眼前，乃妇人之见。赦免勾践，两国交好，北上中原称霸，可无后顾之忧。这才是安邦治国之道，大王的仁义之名才能传扬四海。”

在伯嚭的巧言之下，吴王夫差已分不清是非。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把勾践夫妇送上车，令其回国。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卧薪尝胆，鼓励生育，扩军备战。

越国扩军备战的措施，尽管十分秘密，早被处事留心的伍子胥探知了，立即向夫差建议采取对策：“勾践并非真心臣服，不然何须日夜操练士卒，加紧制造武器。大王应在边境上加强防范，以免越军乘隙入侵。”夫差开始不信，后派人探察，方知子胥所言不虚。这一消息竟让越国知晓，勾践、文种、范蠡等人忙在一起商议对策。文种提议还是运用老办法，

多送几名美女给伯嚭，他一定会帮说好话。

果然，当吴王夫差问及越国何以又大肆操兵治械之时，刚从越女身边起身的伯嚭早已准备好了替越国辩护的答词："守国则需有军，有军不练则等于无，有军队无兵器则军队无用。大王既准越国存在，就需有兵守土。勾践整军修械并非为了进攻吴国，而是防备他国入侵。他若以吴国为敌，何须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呢?"

由于伯嚭的暗中庇护，吴王逐渐放松了对越国的戒备之心。

越国在加强本国实力的同时，还实施了削弱吴国国力的策略。吴王夫差打败了楚、越，当上了霸主，认为自己所向无敌，十分骄傲，贪图起享乐来。越王勾践乘势顺其所好，源源不断地送去美女，玩好，以弱其君臣之志。

这时候，吴王夫差要修建一座姑苏台，供其享乐。越王勾践听说之后，连忙派人到会稽山采伐最高最粗的树木，派文种送去。夫差见到如此粗大的木料，高兴万分，认为大材不可小用，当即命令修改原来的设计，加高加长加宽。吴国还派来能工巧匠，怎样华美、怎样费工就怎样做。这就扩大了工程，延长了工期，吴国的百姓都要前来做工，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伍子胥识破了越国的这些弱吴之策，于是立即向吴王提出谏阻："勾践是个有宏图远略之人，绝非一般庸才可比，他不会不雪会稽之耻。他虽表面俯首称臣，实际上步步暗中图吴。他所纳贡品，皆是鹰犬玩物，恣我君臣游乐，弱我意志，削我国力，使我放松警惕，大王万不可掉以轻心。"吴王对伍子胥的进谏毫不介意，他说："越国人口已伤亡大半，越国物资已多为我所有，越王已向我称臣，哪有臣伐君之理?"伍子胥看夫差如此固执，很为吴国担忧，就用历史上的故事启发他："从前夏桀囚商汤而不杀，商纣拘文王而不诛，后来夏桀被商汤放逐，殷商被周朝灭亡。当年大王同意与越国讲和而不灭之，已经犯了一次错误；后来囚禁勾践而不杀，反而放其回国，是又犯了一次错误。现在越国整修军备而不惊，时时弱吴

而不疑，恐怕夏殷之患将及于吴。”

夫差一听，似觉有理，心有所悟，正要询问伍子胥取何对策，伯嚭在一旁早就准备好了惑王的应答之词：“越国送木材出工匠正是臣服的表现，于吴有利无损。所贡珍奇玩好，所献越国美女，使大王开心取乐，并不能助长越国强盛。倒是伍相国把大王比作夏桀、商纣，即使不是恶意中伤，是否也太过分了一点呢?”

夫差一向喜欢奉承，所以伯嚭才逐渐得宠，对于伯嚭的话是言听计从。伍于胥为了吴国的利益，犯颜直谏，却得不到吴王的采纳，甚是不平，对伯嚭的得势更加忧虑。

伯嚭宁肯祸国误君，也要抬高自己的地位，不使个人利益受损。他想：若是吴王制裁越国，那他就断绝了从越国得到美女和财物的路于；若是吴王采纳伍子胥的意见，那就显不出自己的高明，不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势。这种势利小人为了发展自己，对有恩于己的人也不放过诋毁、中伤、挑拨离间的机会。伯嚭在逃难之时，伍子胥收留了他并举荐了他，他兵败受法之时，伍子胥劝吴王赦免了他。对于救过性命的大恩人，他不知感激，反而在吴王面前，搬弄是非。好在吴王念于胥辅国功大，未加追究。

越国实行交结齐国，亲睦楚国，联络晋国，尊崇吴国的外交策略。吴国以为威名盖世，多次伐齐攻晋，充满了骄横之气，已经四面树敌。

大夫文种向越王建议道：“我观察吴王行事已经很骄横自满了，让我们向他借粮食来试探一下，一是可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二是可使吴国粮食库存减少，削减实力，然后再施用巧计，让他们大闹粮荒。”于是勾践就派文种前往吴国请求借贷。

文种带着丰厚的礼品先去拜见伯嚭求他鼎力相助，然后才去拜见吴王，提出借粮：“我们越国近年收成不好，发生了粮荒，百姓正在饥饿之中。请大王借给1万石粮食，明年如数归还于吴。”

夫差认为越国已是吴国的臣属之国，越国有困难，吴国应

该给予帮助，就想答应借贷之事。

伍子胥在朝廷上谏阻吴王不要把粮食借给越国，他据理力争，说道："我早就派人做过实地调查，越国并没有发生粮荒，亦无欠收之事，倒是粮仓里堆满了粮食，由于越王奖励耕种，百姓也富庶起来。谎称贷粮，行的是釜底抽薪之计，想弄空吴国粮仓，以利他攻占吴国。借粮于越，是资敌助敌，自取灭亡。"

伯嚭听了这番话，连忙反驳："借粮济难，实属有德之举，帮助臣属之国度过灾荒之年，越国百姓将永会感恩戴德，此善行之事怎能拒绝？伍子胥阻止借粮，是想使大王留下刻薄之名，让天下人都知道您不行仁义之事，何能取得天下之民心，霸主地位岂能久长？"

夫差听了伯嚭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把粮食借给了越国。伍子胥见劝止无效，就长叹一声说："大王不听我的忠告，再过3年吴国恐怕要灭亡了。"

文种把借到手的1万石粮食，运回越国，勾践让文种全分给穷苦百姓，全国的百姓都十分感激。第二年，从全国挑选了可以做种籽的上好粮食1万石，文种去送还吴国。夫差一见按时还来粮食，认为勾践坚守信用，十分高兴。再一看归还的粮食，籽粒饱满，颗粒成实，就让伯嚭分给百姓做种籽，想获得更大的收获。然而，播下的种籽竟全都没有发芽出苗。这一年吴国歉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闹得全国一片怨声。夫差只认为越国的种籽不适于吴国的水土，也未加深究。他哪里知道，越国还给的1万石粮食，竟于事先全都蒸熟了。这就是文种设下的计策。一年欠收，三年难补，从此吴国日益贫困。

公元前484年，夫差为了稳当霸主，又联合鲁国讨伐齐国。吴子胥劝他不要这样做。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发兵攻齐，在艾陵击败齐军，回国之后就责备伍子胥以后不要乱加干涉，伍子胥则忠贞抗言："大王用不着高兴，即使攻破齐国，得到的也是一块石板之田，连庄稼也不能种植。而越国位居吴国之南，利害相关，吴不灭越，则越必灭吴。"

伯嚭得悉这番话，便到吴王面前毁谤伍子胥："伍员这人

貌似忠心而实质上是残刻之人，他连父亲兄长都不怜惜，父召不往，坐观父毙，怎么能顾惜大王呢？大王上次要攻打齐国，伍员坚决反对。后来取得了胜利，他反而因此怨恨大王，大王如果不严加防范，他肯定会密谋动乱。”夫差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伯嚭的话，但是伍子胥频繁的反对和强颜进谏，也使他感到厌烦、不满。他要摆脱伍子胥的纠缠，使身边能够清静一些。

这时，伯嚭给夫差出谋划策，让夫差派遣伍子胥出使齐国。他替吴王写了一封信，叫伍子胥送往齐国。信中全是侮谩之语，责备之词，列举齐国欺鲁慢吴之罪。目的是激怒齐侯，借他人之手，诛杀自己的对头。伍子胥已料到吴国必被越国所灭亡，因为看到夫差听信谗言，宠幸奸佞，排挤忠良，阴谋邪恶之人聚拢左右。所以乘出使齐国之机，将儿子伍封带到齐国。托付给自己的朋友齐国大夫鲍氏。齐候知道伍子胥不主张伐齐，伍子胥在齐国也不以强国的使臣自居，而且提议齐国想法与吴修好，以免交战。所以齐候对伍子胥以礼相待，送他归吴，让他加意防备奸诈之徒伯嚭。

伯嚭看到伍子胥平安归来，他的借刀杀人之计没有得逞，就在夫差面前进行公开的陷害：“大王您可要小心，莫中了伍员的暗算，据我看其罪有三：出使齐国，寄子于齐，必是外结诸侯，图谋不轨，此其一；伍员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以功臣自居，常恃功犯上，此其二；大王伐齐得胜，伍员耻其计谋不用，必怨恨大王，此其三。三者有其一，则罪不容赦。望大王深思熟虑。”

吴王听说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到了齐国，大怒，命人送了一把宝剑给伍子胥，让他自杀。伍子胥自刎身亡之后，夫差把吴国大政交给了伯嚭。伯嚭从一个丧家犬到爬上太宰的高位，靠的忘恩负义，造谣中伤。当然也怨伍子胥当初没有认清这个包藏祸心的奸贼。

公元前 473 年，越军攻进了吴国都城。吴王被逼上姑苏之山，自刎而死。伯嚭看到吴国大势已去，领头投降了。他以为勾践定能念及昔日庇护关照之恩，对他加官进爵。勾践心想这

个贪钱财、恋女色的小人，以怨报德、卖主求荣的家伙，我绝不能留在身边。就对他说："你是吴国太宰，我不敢收你做臣下，你还是追随你的君王去吧。"伯嚭又羞又惭，退出堂外。勾践立即命令身边卫士杀死了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小报告"起大作用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说了而做不到是可耻的。老子说："轻诺必寡信。"所以古人要言出必行，君子要一言九鼎。曾子教子是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曾子的太太见小孩哭个不停，就哄他说："别哭了，杀猪给你吃。"曾子就去杀猪。太太一惊："和小孩子随便说的，怎么能真杀了呢?"曾子说："小孩子正在学做人，你现在骗他，就是教他欺人，这不是教育的正道。"还是把猪杀了。信口开河，浮言躁语，常使人成为语言的奴仆，为了这没什么意义的话能够立住，要费很大的力气，譬如曾子那位答应给孩子杀猪的太太。

实际上，小人最爱搬弄是非，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用谣言制造气氛，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进献歪门邪道来扰乱上司的视听，使他以忠为奸，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误信谗言，打击忠良，小人则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

通常情况下，"小报告"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凡是真实的或有事实根据的都不称之为"小报告"。

失真、虚假、毫无事实根据是衡量"小报告"与否的重要标志，弄虚作假是"小报告"的基本特征之一，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无中生有、故意捏造的；有信口开河、缺乏事实根据的；有以假充真、以偏概全，以一真掩九假的。但是，无论以什么形式、面貌出现，"小报告"的内容从实质上说都是虚假的、没有事实根据的。

宋真宗时，宰相寇准在澶渊一战中因为劝真宗御驾亲征、痛败辽人而立下殊功，真宗也因这一本朝"前无古人"的伟业而沾沾自喜，对寇准很是信任。此时另一个受到真宗宠幸的

奸臣王钦若对寇准受宠非常嫉妒，就处心积虑地想诽毁他。王钦若终于想出一条毒计，从寇准最爱炫耀、最为得意的澶渊之功下手了，只要这条大功劳变成大罪状，真宗自然会对其刮目相看了。于是他瞅准机会，向真宗诬陷寇准。

一日，大臣都来上朝，散朝时，真宗对寇准离去，以目相送，似乎依依不舍，王钦若看到这种情景，更是妒火中烧，于是上前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相，天下人莫不知道．只是不知道陛下是不是以为他对社稷有大功?"这句话问得很突然，使真宗莫名其妙，寇准抗敌卫国之功天下皆知，你怎么还这样相问，于是便答道："当然啦。"

王钦若又说道："微臣却斗胆不这样认为，不知当讲不当讲?"见真宗并无反对的意思，又继续说道："澶渊之役，实在是我朝奇耻大辱，陛下却不以为耻，反对为寇相功劳盖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真宗对王钦若的"奇言"很是惊讶，忙问道："爱卿何出此言?"

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认为是亡国无道之君才订立的耻辱和约。现在澶渊之盟，正是辽贼兵临城下，我朝才不得不签订的，这样的盟约还有比它更耻辱的吗?"

真宗一听，恍然大悟，脸色一下骤变，羞怒满面，王钦若一看起了效果，就继续进谗道："陛下知道赌博吗？赌徒钱快输光时，就会倾其所有作最后的拼争，这叫孤注一掷。陛下就是寇相的孤注啊，这是不是太危险了?"

真宗自此对寇准的看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寇准也由大功臣变成了大罪人，连受贬斥，不再受到重用。

王钦若还有一件陷害丞相王旦的"奇谋"。

当时王钦若与王旦同朝为相，王旦因为资历老，有才气，受到真宗的信任。一次，王旦对王钦若说："翰林学士李宗谔才华出众，很有政绩，我想提请陛下，将他调到阁中，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你以为如何?"

常日，王钦若与王旦关系很密切，王钦若对王旦总是言听

计从，因此王旦毫无戒备之心，就说出这件提拔官员之事。但是王旦知道李宗谔与王旦关系深厚，且又有才华，将他提为副相，这不是增加了王旦的势力，给自己又树立了一个对手吗？但是，王钦若肚子里有一百个不愿意，嘴上还是满口答应，说：

“好呀，明早就请王丞相向皇上禀告此事吧。”

当夜，王钦若就搜集到不利于王旦的证据。由于李宗谔家庭贫寒，俸禄不足以供家计开销，王旦就先后借给他千余贯钱。按宋朝惯例，参知政事入朝向皇帝谢恩时，可以得到三千贯的赏赐，因此王钦若马上到宫密奏真宗说：“李宗谔欠了王旦的钱不能偿还，王丞相就想以提拔他为参知政事，来偿还这笔旧债。微臣以为王相此举是假公济私，不是为了社稷推荐贤才。”

这个小报告马上起到了作用，第二天上朝王旦推荐李宗谔，真宗板起面孔，没有答应。王旦自此也遭到了宜宗的猜忌，王钦若则因告密有功，更受到真宗的信任。

唐玄宗时期，诗人李白因才华横溢，受到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赏识，成了长安城中第一红人。李白不仅在皇帝面前受宠，也常有许多王公大臣请他饮酒，观舞，还怕他不赏脸。李白红得发紫这种事本来同别人无干，但却气坏了一个人，这就是高力士，本来他在玄宗面前很受宠，而李白一来，他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高力士妒忌之气油然而生。他每天都在想如何将李白赶出长安。

有一次，渤海国派使者来到长安，可是满朝文武都不能识出他带的国书写了些什么。惟独李白技高一筹，能够诵读如流。玄宗大喜，命李白草拟一份诏书。李白回禀唐玄宗说：“请陛下赐臣无畏，臣神旺气足，方能尽其所能。”玄宗说：“你就随便一点无妨。”李白于是便摘掉帽子，脱下皮袍，一边构思，一边抬腿要上御榻，这才发现鞋子还没有脱。又怕弄脏了刚洗净的双手。刚好，这时候高力士站在下首。李白便请高力士帮他脱靴。玄宗笑着点头同意。因此，高力士也不敢违背旨意，忍气吞声，帮李白脱了靴子。虽然高力士按李白的要求做了，但他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心要将李白除

掉。不过喝一盏茶的功夫，李白便写就了诏书，玄宗一看，堂皇气派，字字珠玑，于是龙颜大悦，决定第二天上朝时，封李白为中书舍人，专门让他司掌诏命，代草王言。

唐玄宗欣赏李白的才华，想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下朝到了宫中后，他征求高力士的意见，早就对李白不满的高力士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他说："陛下用人，微臣不敢评论。但陛下问臣的意见，臣又不敢不说。中书舍人有四忌；一忌泄漏，二忌拖延迟缓，三忌失误，四忌忘性，嗜酒者恐怕难以胜任这个职位。"话说得很圆滑，但这却动摇了玄宗封李白做中书舍人的决心，于是这件事就搁置起来。

但是，高力士并不止于此，脱靴之恨仍未在他心中平息。他又跑到杨贵妃面前说起了李白的坏话："我原以为娘娘对李白恨得要死哩，想不到还这么喜欢他的诗歌！"杨贵妃赶忙问其中的缘故，高力士悄悄地说："李白以赵飞燕比娘娘，实在是混帐之极。赵飞燕是什么贱人？她的下场谁不知道。李白将娘娘比做赵飞燕，这不是在贬损、侮辱娘娘吗？"经高力士这么一挑拨，杨贵妃若有所悟。原来，李白醉后奉君命做诗献给贵妃，诗内有"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之句。赵飞燕与宫外男子燕赤凤私通，而杨玉环却与安禄山勾勾搭搭，做贼心虚。想到这里，杨贵妃开始忌恨起李白来了，并且在玄宗面前说了李白许多坏话。唐玄宗开始对李白疏远起来。

天宝三年，李白自知不能为小人所容，升迁无望，政治抱负不能施展，便摘下学士帽，脱下宫锦袍，换上隐士巾和平民服，离开了翰林院，离开了国都长安。

本来，李白凭借其超人的才华，博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赞赏，成为长安第一红人。后来却又遭到了皇上的冷落、贵妃的忌恨。这都是因为小人高力士在中间起了作用。他在皇上和贵妃面前，利用"小报告"造谣中伤，说李白的坏话，李白自然就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了。李白恃才傲物，让高力士为其脱靴，这肯定会引起高力士的不满，高力士想方设法陷害李白是必然的。那些恃才放旷者应该引以为鉴。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六：虚言敷衍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君子看来，说了而做不到是可耻的。小人就不同了，说了绝对不算，算了绝对不说。话说出口绝对不负责任、言而无信。但并非言而无用，信口开河。他们懂得：说话足以左右人的意志。常言道："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大厚黑也是一样，靠一张嘴吃遍四方。

◎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意见、观点一致时，彼此就会相互肯定，反之，就会相互否定。小人的口才好，并不是指小人能说出多么高深的道理，而在于他能够通过对人心理的捉摸、把握，灵活恰当地说出直穿人心的话来。小人坚信，只要你由着他的性子顺竿爬，挑他爱说的讲，挑他爱听的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在什么人而前说什么话，首先得细细揣摩对方的喜好，然后尽量迎合他的想法。战国时代的苏秦原先就是以“连横政策”游说秦王的，失败之后才改以“合纵政策”游说六国。他就是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例子，难怪李宗吾也会将他论列为一代厚黑之雄，你如不能具备这个本事，何以与人争长竞短？

战国纵横家们所进行的游说活动，完全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功名富贵。他们所要打动说服的对象，是那些可以给自己带来荣华利禄的专制君主。游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贯彻实行既定不移的政治主张。所以，他们的游说内容常常是因人而易的，是在揣摩君主本人意图的基础上加以迎合发挥。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商鞅，在得到秦孝公的信任重用之前，曾经有四次游说的过程。第一次，说以“帝道”，“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改以“王道”，虽“益愈，然而未中旨”。第三次的情况大有好转，“说公以霸道”，“孝公善之而未用”。经过前三次的窥测试探，第四次果然一举成功：当说以“强国之术”时，孝公大悦，“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在四次游说过程中，商鞅先后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等不同的政治主张。虽然商鞅本人推崇的并不是“强国之术”，但只要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最终他还是以此决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

另一个大纵横家苏秦，更是朝秦暮楚，丝毫不讲信义气节。

苏秦是东周雒阳人，他曾向东到齐国拜师求学，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外出游历多年，弄得穷困潦倒，狼狈地回到家里。兄嫂、弟妹、妻妾都私下讥笑他，苏秦暗自惭愧，就闭门不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阅读了一遍。说："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从师受教，埋头读书，可又不能凭借它获得荣华富贵，即使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找到一本周书《阴符》，伏案而钻研它。下了一整年的功夫，悉求真缔，找到与国君相合的门道，激动地说："就凭这些足可以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求见并游说周显王。可是显王周围的臣子一向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也不信任他。

于是，他向西到了秦国，以"连横政策"游说秦王。秦国刚刚处死商鞅，讳恨游说的人，因而不任用苏秦。

于是，他向东到了赵国，赵也不喜欢苏秦。

苏秦又去燕国游说，他劝燕文侯说："燕国不被敌人侵犯的原因，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面遮蔽着。秦和赵相互杀伤，彼此削弱，而大王可以在后边牵制着他们，这就是燕国不受敌人侵犯的原因。况且秦国要攻打燕国，就要穿越云中和九原，穿过代郡和上谷，远离几千里。如今赵国要攻打燕国，只要发出号令，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挺进到东垣驻扎了，再渡过滹沱，涉过易水，用不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到燕国的都城了。因此，秦攻燕，是在千里以外打仗；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不忧虑百里以内的祸患而重视千里以外的敌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策略了。因此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相亲，把各国联成一体，那么燕国一定不会有所忧虑了。"

文侯说："您说的当然不错，可是我的国家弱小，西边又紧靠着强大的赵国，南边接近齐国，齐、赵都是强国啊。您一定要用合纵相亲的办法使燕国安全无事，我愿倾国相从。"

于是就赞助苏秦车马钱财到赵国。不喜欢苏秦的赵国宰相奉阳君已经死了，苏秦就劝赵肃侯说："天下的卿相臣子一直

到穿粗衣的读书人，都仰慕您这贤明的国君施行仁义，都希望能在您面前听从教诲，陈述忠言，为时很久了。虽然如此，然而奉阳君妒嫉人才而您又不理政事，因此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谁敢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撒手人寰，您又可以和士民百姓亲近了，所以我才敢于向您陈述愚见。

“我私下为您考虑，没有比百姓生活的安宁，国家太平，并且无须让百姓卷入战争中去更重要的了。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邦交选择得当，百姓就安定；邦交选择不得当，百姓就终身不安定。假如赵国与齐、秦两国为敌，那么百姓就得不到安宁，如果依靠秦国攻打齐国，百姓也不会得到安宁，假如依靠齐国攻打秦国，百姓还是得不到安宁。所以，希望您小心谨慎，不要轻易把攻打别人的国家这话说出来。您果真能听我的忠告，燕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毡裘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出盛产鱼盐的海湾，楚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桔柚的园林，韩、卫、中山都可以相应地献出供您汤沐的费用，而您的亲戚和父兄都可以裂土封侯了。获得割地、享受权利，正是春秋五霸不惜代价去追求的；使贵戚封侯，正是商汤、武王所以要起兵弒君去争取的原因。如今我让您安然就座，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这两种好处。

“现在如果大王和秦国友好，那么秦国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韩国、魏国；如果和齐国友好，那么齐国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楚国、魏国。魏国衰弱了就要割地河外，韩国衰弱了就要献出宜阳。宜阳一旦献纳秦国，上郡就要陷入绝境，割让了河外就会切断上郡的交通。楚国要衰弱了，您就孤立无援。这三个方面您不能不仔细地考虑啊。

“秦国攻下轵道，韩国的南阳就危在旦夕，秦国要强夺南阳，包围周都，那么赵国就要拿起武器自卫；假如秦国占据了卫地，攻取了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的欲望既然已经在山东得逞，就一定会发兵向赵国进犯。假如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赵两国的军队

一定要在邯郸城下作战了。这就是我替你忧虑的原因啊。

“此时，山东境内所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强大的。赵国区域纵横两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支用好几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水，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本来就是个弱小的国家，不值得害怕。天下间，秦国最忌恨的莫过于赵国。然而秦国为什么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呢？是害怕韩国和魏国在后边暗算它。既然如此，那么韩、魏可算是赵国南边的屏障了。秦国要是攻打韩、魏，就没有什么名山大川的阻挡，像蚕吃桑叶似的逐渐地侵占，直到逼近两国的国都为止。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会向秦国臣服。秦国解除了韩、魏暗算的顾虑，那么战祸必然会临到赵国了。这也是我替你忧虑的原因啊。

“我听说当初唐尧没有分到过三百亩的赏赐，虞舜也没有得到过一尺的封地，却能拥有整个天下；禹夏聚集的民众不够百人，却能在诸侯中称王；商汤、周武的卿士不足三千，战车不足三百辆，士兵不足三万，却能成为天子：他们确实掌握了夺取天下的策略。所以，一个贤明的君主，对外要能预料敌国的强弱，对内要能估计士兵们素质的优劣，这样用不着等到双方军队接触，胜败存亡的关键所在早就了然于胸了。怎么会被众人的议论所蒙蔽，而昏昧不清地决断国家大事呢？

“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各诸侯国的土地五倍于秦国，估计各诸侯国的士兵十倍于秦国，假如六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一定会被打败。如今反而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凡主张连横政策的人，都想把各诸侯国的土地割让给秦国。秦国的霸业成功，他们就可把楼台亭榭建得高大，把宫室建得华美，欣赏着竽瑟演奏的音乐，前有楼台、宫阙，高敞华美的廊厦；后有窈窕艳丽的美女，至于各国遭受秦国的祸害，他们就不去分担忧愁了。所以那些主张连衡的人凭借秦国的权势日夜

不停地威胁诸侯各国，谋求割让土地，因此，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啊。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决断疑虑，排斥谗言，摒弃流言蜚语的途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所以我才有机会在您面前陈述使国君尊崇，使土地扩展，使军队强大的计策。我私下为大王考虑，不如使韩、魏、齐、楚、燕、赵结成一个相亲的整体，对抗秦国。让天下的将相在洹水之上聚会，相互沟通故有的嫌隙，杀白马歃血盟誓，彼此约定共同讨伐强秦。假如六国相亲结成一体共同抵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山东六国了。这样，您霸主的事业就成功了。”

赵王说：“我还年轻，即位时间又短，不曾听到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如今您有意使天下得以生存，使各诸侯国得以安定，我愿诚恳地倾国相从。”于是装饰车子一百辆，载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绸缎一千匹，用来游说各诸侯国加盟。

就这样，苏秦游说六国，以赵为主，以合纵相亲为目的。针对不同对象，顺应其心意，指陈其利害，或激或励，或羞或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使六国合纵缔约，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

苏秦北上向赵王复命，途中经过洛阳，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着行装，各诸侯派来送行的使者很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赶快找人为他清除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都俯伏在地上，非常恭敬地服侍他用饭。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却对我这么恭顺呢?”他的嫂子赶紧伏俯在地上，弯曲着身子，匍匐到他面前，脸贴着地面请罪说：“因为我看到小叔您地位显贵，钱财多啊。”苏秦感慨地叹息说：“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何况一般人呢！假使我当初在洛阳近郊有二顷良田，如今，我难道还佩带得上六个国家的相印吗?”当时他就散发了千金，赏赐给亲戚朋友。当初，苏

秦到燕国去，向人家借过一百钱做路费，现在富贵了，就拿出一百金（一百万钱）偿还那个人。并且报答了以前所有对他有恩德的人。他的随从人员中，唯独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偿，就上前去自己申说。苏秦说："我不是忘了您，当初您跟我到燕国去，在易水边上，您再三要离开我，那时正当我困窘不堪，所以我深深地责怪您，所以把您放在最后，您现在也可以得到赏赐了。"

苏秦约定六国联盟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于是，苏秦把合纵盟约送交秦国。从此秦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长达十五年之久。

◎ 大嘴一张，吃遍四方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宫里宝物陈设全被八国联军抢劫一空。事后，太后回来，欲加紧筹款修复。便召见袁世凯想办法出主意。

当时，百姓遭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异常严重，如果按常规勒索百姓，向百姓摊派，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袁世凯首先想到各级官员认捐。

一天，袁世凯把手下的各级官员叫来，说要暂时借用他们私人款项来垫修宫殿，以后再陆续归还。袁世凯好话说了一大萝筐，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出钱，反而一个个地哭起穷来。袁世凯对这群铁公鸡厌恶极了，一看明的不成，干脆来暗的。

他不动声色地派出亲信到天津几个大票号钱庄，谎称将要把一大笔款子存在钱庄。在商议利息时，钱庄掌柜为了取信存款的人，便把账簿拿出来，并把一些官吏个人的存款数字和利息多少也都说了出来，总数竟达几百万两。来人便一一记牢。

袁世凯得报后，胸有成竹，将存款者请到府中，严厉地说："你们都没有存款，穷得很。可是，这些钱庄实在可恶，他们竟敢用你们的名字存款，扰乱金融市场。为了惩戒他们，

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败坏你们名誉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存款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袁世凯巧得巨款，迅速恢复了宫内陈设，讨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袁世凯的后继者，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用计敲诈官员，与袁世凯如出一辙。

吴佩孚在讨伐张作霖以前，为军费不足而犯愁。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个妙法。他立即致函邀请一向缠附直系的下野军政大员，要他们“立刻晋京，共商国事”，而且都给以总司令部的“顾部”、“咨议”、“参赞”等名目的聘书。

他用的是“香饵悬鱼”的计谋。

升官发财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接到聘书的军政大员们都喜不自胜。尽皆以为吴佩孚这一举动，真是求贤若渴，高明得很，与以前黎元洪总统府中的挂名差事，招致多方怨恨，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过去飞黄腾达发过大财的人，如张英华、潘复、王占元、陈光远等都争先恐后到北京赴会，想攀附吴佩孚当更大的官，发更多的财。

吴佩孚对他们笑脸相迎。

等到人来齐后，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诸公来此盛助，子玉（吴佩孚字）不胜感激。实因军费支拙万分，敢请各位出来帮忙，代为筹措。子玉就谓每人承担100万之数吧，这个数目对在坐各位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国家好处太大了。以后战争胜利，就发行公储归还，幸勿见却。”

吴佩孚说罢，拱拱手离席而去。那些大财主们听罢，方知受骗，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但吴佩孚军权在握，失财固然心痛，但小命更重要。于是，纷纷认捐。

明抢阴夺、横征暴敛，竟然也能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会说话的奇妙！

1916年，“破落军官”蒋介石拜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父，加入帮会组织。不久，他在黄金荣的支持下和陈果夫等人合股办了一家恒泰证券交易所。1921年，西方经济危机

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蒋介石名下摊了七八千元的债款，这弄得他愁眉不展。

正巧此时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因想起蒋介石曾去日本学过军事，因此电邀他去广州共谋大业。蒋介石有意赴穗，无奈欠了一屁股债，无法成行。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向老太爷黄金荣求助。

黄金荣虽然腰缠万贯，而蒋介石又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无奈愈有钱愈吝啬，自然不愿亲自掏腰包为蒋介石还债。不过这位黄老太爷不愧久经江湖，很快想出了一条赖债的妙计。

却说这一日，那几家等着蒋介石还债的客户忽然收到了具名“黄金荣敬订”的赴宴请柬。客户们虽然心里料知一二，但上海大亨亲自宴请，哪敢不去，只是心里都还巴望着能够打个折扣，讨回几文钱。

到了请客日期，债主们齐聚大三元酒家。蒋介石早早赶来接待客人，一脸做作的苦笑，只是不知道师父有些什么办法。等了一阵儿，黄金荣到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刚一到就摆摆手说：“有劳久等。恕罪，恕罪!”宾主坐定，酒宴开席，蒋介石给各位债主敬过酒后，黄金荣命随从再把大家的酒杯斟满，举杯道：“我黄金荣今天邀各位到此，有一点小事相求，承蒙大家赏光，水酒一杯，请恕简慢。”各位债主纷纷起立，说：“不敢当，不敢当。”酒毕，黄金荣就开始进入了正题，凭着其在官场、商界练就的一副好口才侃侃而谈，把其弟子蒋介石如何如何诚实经营又如何如何被金融风潮挤垮的原委大大的叙说了一通，又把孙中山电邀革命，时间仓促，偿债困难的情况添油加醋的描述一番，颇多歉疚，颇多无奈，最后也就不可避免的导出由他暂时担保、先准蒋介石离沪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事情说到这个份儿上，债主们哪还有什么话说，只好顺水推舟做个面子，都说“不急不急，介石兄不必为此耿耿于怀”云云。

蒋介石正为师父的妙言相助暗自感激、得意，哪知黄金荣的戏才刚刚启幕。宾主畅饮间，有些客人准备提前告辞，黄金

荣忽然用手一摆，又举杯说："刚才承各位给黄某人一个面子，感激不尽。今后各位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打个招呼，只要是黄某人能够办到的，一定效劳。不过今天各位只帮了志清（蒋介石）前半段的忙，后半段还有些事烦劳各位。"

债主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连蒋介石也不知道师父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只听黄金荣接着不慌不忙的侃侃道："志清此去广州，本是孙中山先生的盛意。众位也都知道，孙先生乃中国当代伟人，道德高尚，只是目前经济力量尚不雄厚。志清此去参加革命，自然要筹备枪饷，今天虽承各位高抬贵手，无奈他仍然是手无分文，各位既然到此，不如好人做到底，量力而行，凑个数目，让志清带去，也算各位支持孙先生革命大业，也算帮我黄某人个忙，给他的学生壮壮行色，将来志清随孙先生创下伟业，大家一并跟着沾光。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黄金荣这一席话，上至革命大业，下至个人情面，要理有理，要情有情，简直是滴水不漏，密不透风，在座的债主们虽大不情愿，却又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说。稍稍静默，终于由一个家底厚实些的债主起头，你三百我五百，一下子为蒋介石凑了五千多元。黄金荣见事已成功，就向蒋介石使个眼色，师徒二人一同起身，举杯邀祝道："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将来孙先生大功告成，志清重返上海，各位都是有功之臣。来，干杯!"

黄金荣设宴赖债，明明是玩弄伎俩，骗取钱财，可他却凭着一席滴水不漏的游说搞得大小债主们虽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很显然，在相对复杂的情境之下，黄金荣的口才充分发挥了作用，不仅在表面上掩盖了其赖债骗钱的真实动机，而且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为自己赢得了主动。小人往往就是这样，他对于道德规范的无所顾忌使他形成无所顾忌的口才，只要是有助于遮掩羞丑，混淆视听，有助于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许多被我们一般人视为避讳或禁区的东西对小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小人之所以在言语领域放肆到这个程度，当然是与他没有道德负担的特征分不开的。

〔第二篇〕

厚黑钻营术：有孔没孔都钻

求官要钻门子，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但定义很不好下。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错了，错了！你只说得一半，有孔才钻，无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眼。

——李宗吾厚黑钻营智语

按李先生所说，这“钻进钻出”实属不易，掌握此术，一要脑袋尖，眼光利，脑袋尖可以钻孔，眼光利可以找孔；二要胆子大，不怕吃苦。有些时候碰到硬东西，不易钻进去，死命往里钻，不免吃苦。有些时候碰到硬东西，不易钻进去，死命往里钻，不免头痛。有些时候头虽然钻过去了，卡在脖子上，进不来，也要受罪。

成功在于抓住机会，君子经常掂量“机会”是否道德、是否体面，面后决定取舍，小人则不管这一套，只要有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体面的还是不体面的，他一概抓住，不及其余。

以项羽为例，他先是错过了杀掉对手刘邦的机会，认为鸿门宴把刘邦骗来杀掉是不道德的行为。接着又错过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认为一个人逃回江东这个机会是不体面的，最后落得穷途末路，为天下笑。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七：押宝推车

押宝，是看某人有前途，在此人尚未荣耀时就帮助此人，以待将来此人官运亨通时提拔自己。推车，就是车子陷入泥坑，帮他推一把，在官场上就是某官不得意时帮帮忙，使他摆脱困境，等到他得意时，得点好处。

◎ 从学徒到国务总理

江朝宗可谓拍马，押宝，推车的好手，拍马拍得巧，押宝

押得准，推车推得卖力。

江朝宗1864年生于安徽旌德，家境贫，靠投机钻营先后担任过陕西汉中总兵、北京步军衙门统领、京津警备司令、北洋国务总理。

江朝宗少年时代就在一个典当铺中当学徒，后逐步熬到“写票”、“站柜”。

为了发达，江朝宗离开典当铺，投奔台湾巡抚刘传铭。刘传铭看他机灵聪明，写一笔好楷书，就留他在签押房当了一名书办——衙门里缮写文书的职员。

江朝宗胆大妄为，有一次将一宗要案秘事透露给淡水知县，得银500两，事泄后被押入死牢。

刘传铭本欲杀他，他跪地苦苦哀求，刘念同乡之谊，又加上朝廷加封刘为太子少保衔，刘一时高兴，免了他的死罪，让他滚蛋。

江朝宗回到大陆，流落天津，以写信写状纸为生。在此恰遇本家长辈，他谎说自己在台湾当了刘传铭的书办，但不服水土，辞职回乡，路遇海盗，被抢劫一空，就流落到了天津。

这位本家长辈，将江朝宗推荐给直隶河道绿营参将高孝承，仍为书办。

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江朝宗十分老实、勤恳，赢得了高参将的赞扬。高参将有一爱女，高不成，低不就，看江朝宗聪明伶俐，善解人意，非要嫁他。高参将只得将女儿嫁给江朝宗。

江朝宗成了高参将的乘龙快婿，十分得意，高参将又为他捐保一个过班知县，加授五品衔。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那年，高参将暴病身亡，所有家产，尽为江朝宗所得。

江朝宗掌握了钱财，决定用这些钱财为自己打开升官发财之路。

恰逢慈禧死去，载沣摄政。载沣罢了袁世凯的官职，改任

铁良为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

铁良走马上任，但六镇新军不买铁良的帐，时有越轨之举。铁良就设立了一个迈畿督练公所，以控制新军。

江朝宗看时机已到，就带了厚礼，面见铁良，二人臭味相投，经江朝宗一阵吹捧赞扬，铁良已飘飘然，这时江朝宗趁机献策说：

“六镇新军不听约束，不如将六镇分离，在京设稽查处，专司弹压新军中有越轨行为的官兵。袁氏此时尚无力与朝廷抗衡，此计宜及早实行。”

铁良对江朝宗十分赏识，即下令设稽查处，委派江朝宗为督练公所总参议兼稽查处督办。

江朝宗由此得志，他每日坐八台大轿，率领兵士，前呼后拥，沿街巡查。

袁世凯东山再起，清朝灭亡，民国兴起，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任内务总长兼内阁总理。

赵秉钧是文官，那些武官因为袁打天下立下战功，根本不把赵放在眼里，赵为此十分苦恼。

江朝宗对赵秉钧的心理把握很准，就面见赵秉钧，晋献良策。他说：

“王士珍、段祺瑞、曹锟一帮武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根本不把我们文职官员看在眼里，这件事如听任其发展下去，对袁公，对您老都是一大隐忧，不如早加控制。”

此话正中赵秉钧下怀，赵秉钧见有人自告奋勇出来管事，十分高兴，就报告袁世凯，委任江朝宗为步军统领衙门的参谋。袁此时已夺得大权，正是要卸磨杀驴的时候，对难以控制的武人正无办法，就批准了这个委任。

江朝宗出任步军统领衙门的参谋，但他仗着袁世凯、赵秉钧撑腰，在衙门内盛气凌人，指手划脚，使步军统领乌珍十分苦恼，不久就患精神分裂症，一命呜呼。

江朝宗轻而易举地升任步军统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段二人水火不容，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二人发生正面冲突，段被黎免职，但无人敢任国务总理，黎十分苦恼。这时候，江朝宗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他说："当此难关，大家没有一个肯出头帮大总统的忙。戏总是要有人唱的，朝宗不才，愿为大总统分忧解愁。"

黎元洪十分欣慰，当即任命江朝宗为内阁总理。

这就是推车的意思，在黎元洪无法收拾局面时，帮他一把。但这次推车，车未推上去，江朝宗自己也陷入了泥坑，由于张勋复辟，黎元洪丢了大总统，江朝宗也成了平民百姓。

好不容易得来的官又丢了，好不晦气，江朝宗不灰心，决定再押宝一次。

当时北京有个"悟善社"，主持是钱能训。钱清末曾任陕西巡抚，江朝宗那时任汉中总兵，二人有过上下级关系。

江朝宗决定把宝押在钱能训身上。

为什么要把宝押在钱能训身上呢？因为江朝宗暗自为钱能训占了一卜，吉语颇多，有"晚霞生辉"之句。

于是，江朝宗马上加入"悟善社"，对钱能训毕恭毕敬，百般奉迎。

1918 年 10 月，徐世昌出任总统，徐请钱能训组阁，钱东山再起，果真，晚霞生辉，江朝宗的宝押中了。

钱能训一上台，就委任江朝宗赴包头促办鼠疫事。此官不大，但油水大，江朝宗谎报灾情，私吞巨额救灾款。

由于舆论的谴责，江朝宗只得再次离开政界，当了北京安徽会馆的馆长。

江朝宗从一个站柜台的学徒，达到显赫的地位，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不能不说其拍马押宝推车的功夫到家。

〔第二篇〕

◎ 吕不韦居奇货掌江山

战国时，卫国阳翟人吕不韦，为一投机商人，平日往来各国做买卖，贱买贵卖，积资甚丰。一日，在赵国京都邯郸，偶于途中遇见一青年，仪表堂堂，衣着虽然寒酸，却有贵胄之气，不觉暗暗称奇，问及旁人，答曰："此乃秦王太子安国君的次子，名叫异人，到本国做人质。因秦兵屡犯境，我王几欲杀他，得平原君劝谏，谓杀他无益，徒增秦人借口，今虽免死，却被软禁于丛台，并派大夫公孙乾随伴左右，出入监守，又不借给经费，出无兼车，用无余财，简直与穷人无异。"

吕不韦闻言，叹曰："此奇货可居也。"就回去问自己的父亲："耕田之利几倍？"他父亲说："十倍。"又问："贩卖珠宝之利几倍？"其父答："百倍。"

吕不韦又问："如果扶立一个人做国王，掌握江山，其利又几倍呢？"

他的父亲笑起来，说："哪有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扶立一个人做国王，其利何止成千上万倍？"

吕不韦听在心里，便动脑筋，先用金钱去结识公孙乾，往来渐熟，俨如兄弟，及见到异人时又诈作不知，问起来历，公孙乾才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一日，公孙乾请吕不韦饮酒，不韦说："座间别无他客，既是秦国王孙在此，何不请来同坐？"

公孙乾从命，请异人出来与吕不韦相见，同席饮酒。酒后半醉，公孙乾起身往厕所，吕不韦乘机低声问异人："秦王年纪老了，太子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她又无生养，你兄弟二十几人中，尚未有宠嗣，你何不在此时求归秦国，事华阳夫人，求做她的儿子，将来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异人含泪叹道："还敢望有此机会吗？提起故国就心如刀割，只恨无计脱身回国！"吕不韦再进言："我家虽穷，也愿

倾家到咸阳去，向太子及各亲人陈情，救你还朝，你说怎样?”

异人闻言，喜形于色，说：“如果有那一天的话，我与你富贵与共。”说罢，见公孙乾回来便住了口。

此后，吕不韦与异人时常相会，不韦又秘密给异人五百金，叫他买通左右，打好交情，又去结交宾客。因此，公孙乾之上下人等，全受了异人的恩惠，俨然如一家人，不复疑忌。

吕不韦进一步就携巨金到秦国咸阳去活动，先从华阳夫人的妹妹入手，再以珠宝攻势，得见华阳夫人，陈说利害，说得华阳夫人心服意动，向太子安国君告枕头状，同意收异人为嗣子，刻符为记。然后又通过权臣杨泉君向太后进言，昭襄王便决心要取异人回国，但须等到两国讲和之后才开始实行。

太子安国君问吕不韦有何妙策能使异人返国。不韦说：“太子既已立异人为嗣，小人不惜千金家业，贿赂当权，必能救回，太子请放心可也。”

因此各人大喜，将大量黄金交与吕不韦带去做活动费，并预拜吕不韦为异人的太傅。吕不韦回邯郸，将详情告诉异人，异人亦大喜，对不韦感激不尽。

吕不韦最善于投机，便想：“异人将来回国，必能继立王位，如果来个移花接木，嬴氏的天下，不难由我吕氏接代。”于是，他便在邯郸买了一位美女做妾侍，名之为赵姬，到赵姬怀孕两个月的时候，请异人和公孙乾来家里饮酒，珍馐满桌，笙歌载舞，快活异常。

酒至半酣，吕不韦开口说：“鄙人新纳一小姬，颇能歌舞，欲令向二位奉劝一杯，勿嫌唐突。”随命人唤赵姬出来，拜见两位贵人。赵姬轻移莲步，叩了两个头，异人与公孙乾慌忙作揖还礼。

赵姬捧酒上前为异人斟酒，异人抬头一望，惊为天人，不觉目乱心迷，神摇魂荡。赵姬歌舞完毕，不韦再令奉劝大杯，二人又一饮而尽。劝完酒，赵姬入内去了。宾主复互相酬劝。

此时，公孙乾已醉倒在椅子上了，异人却酒醉三分醒，乘酒兴请示于吕不韦："请体会我孤身为质于此，客馆寂寥，如能求得此姬为妻，足满平生之愿，未知身价几何，容当奉纳。"

吕不韦说："我为殿下谋归秦国，家资且破尽，从无吝惜，今何惜一女子呢？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她不从，莫若待我劝慰一番，如她情愿，即当奉送给殿下便了，还论什么身价不身价呢？"

这一晚，吕不韦对赵姬说："秦王孙十分爱你，求你为妻，你意见如何？"

赵姬说："我既以身事君，且有身孕了，怎能转事别人呢？"

吕不韦细声对她说："你随我终身，了不起是一个老板娘，但这王孙有做秦王的机会，你如得宠，必为王后，腹中的如果是男，即为太子，这是我和你的骨肉，那我俩便是秦王的父母了，必富贵无穷，你可念夫妻之情、勉为其难、曲从吾计，千万不可泄漏。"如此反复商量，权衡利害，赵姬答应了。

次日，吕不韦到公孙乾处，当众宣布说："蒙殿下不嫌小妾丑陋，取侍巾栉，我与小妾再三提及，已蒙勉从尊命，今日良辰，当即送至寓所陪伴。"异人高兴得滴下热泪，向不韦叩首作揖而谢："先生高义，粉骨难及！"吕不韦离去后，到了晚上，用暖车载赵姬到来与异人成亲。

异人得了赵姬，如鱼得水，爱恋非常，约过一个月，赵姬告诉异人，说已怀上了。异人不知就里，以为是自己一箭中的，愈加欢喜。

这个孕一共怀了足足十二个月，才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就是以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他生有异禀，以赵姬之姓，取名为赵政。

赵政三岁的时候，秦兵围邯郸甚急。吕不韦见形势危急，便往异人处说："赵王倘复迁怒于殿下，就大祸临头了，不如

趁机逃回秦国去，免做砧上之鱼。”

异人同意。吕不韦积极行动，尽出黄金六百斤，以三百斤遍贿南门的守城将军，托言说：“我们全家从阳翟来这里做生意，不幸战事发生，围城日久，我思乡日切，今将所存资本，尽数分给各位，只求行个方便，能放我一家出城回老家去，我一定感恩不浅！”

守将答应了。吕不韦又以百斤黄金献给公孙乾，说及自己欲回阳翟之事，反央求公孙乾与南门守将讨人情，因各守门将都受到了贿，皆落得做个顺水人情。

吕不韦先教异人将赵氏母子密寄于娘家，候命起程。是日置酒与公孙乾道别，席间把公孙乾灌得烂醉，左右军士亦醉倒安眠，至夜半，异人化装混人仆人之中，接应妻子，跟随吕不韦父子，行至南门。守将不辨真假，私开城门，放此一行人出城而去。

等到公孙乾酒醉发觉异人逃跑时，吕不韦等已抵达秦营，辗转而回咸阳矣。公孙乾因失职畏罪，伏剑自刎。

异人身为秦王孙，娇贵无比。不久，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稍后此王又驾崩，异人继承大统，及后吕家骨肉赵政又继承王位，兼并六国，是为秦始皇。

此时，正如吕不韦当年所想的，嬴秦氏的天下已为吕氏接代了，吕不韦做了“尚父”太上皇。吕不韦的这个“宝”押得太准了，“车”推得也太成功了。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八：咬住别撒

——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不仅在于利用已有的关系，傻子也会利用。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在于：无关系，硬创造出一个关系来。

求官，离不开关系。小人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见到上司的门道。他们心细如发，敏感如风，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会抓住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小人求官钻营的途径主要靠拉扯各种关系：裙带关系、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等。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不仅在于利用已有的关系，这连傻子也会

利用。厚黑之士的聪明之处在于：无关系，硬创造出一个关系来。要创造关系也非易事，没有脸厚心黑的功夫是不行的。

◎ 利用裙带关系

求官，离不开关系。小人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见到上司的门道。他们心细如发，敏感如风，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会抓住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小人求官钻营的途径主要靠拉扯各种关系：裙带关系、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特别是裙带关系更是经常可以见奇效。

裙带关系，指利用女人为晋身之阶，依靠夫人、姐妹或者情妇（人）的关系步入官场，快速成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或者说是官场中的风云人物，因此，利用裙带拉帮结派、勾结成党也成为奸术的一种，也是大奸之成为奸的表现之一。古语："欲成其事者，不走黄门走红门"，所谓的黄门是专指金钱，至于红门则就是女性的专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女人路线了。

唐玄宗时有名的大奸臣杨国忠，本是无赖之徒，好饮酒，喜博戏，不事营生，穷则四处乞贷，行为不端，因此受到邻里宗亲们的鄙视。到了30岁，由于劣迹昭昭，在老家实在混不下去，被迫远走他乡，入蜀从军，投身士伍。节度使张宥讨厌他的为人，借故将他痛打一顿，其行为有所收敛，终于弄了个都尉的小官。后丢官，无以谋生，连家都回不了。幸有四川富豪鲜于仲通给了点接济，才勉强度过难关。后来，他的一位远房堂妹杨太真（即杨贵妃）得到玄宗的宠爱。杨国忠听说后，在一些富豪的帮助下，进京找到杨贵妃。这杨国忠在杨贵妃父亲死时，曾赴丧料事，以护视为名，出入其家，并与杨贵妃的一个姐姐（此人后来被封为虢国夫人）私通。仗着这层关系，常见贵妃姐妹。当时虢国夫人刚丧夫居寡，二人一见，立即火热起来，很快遂行淫乱。唐玄宗本与杨贵妃三姐妹都有私情，

三人出入宫廷，玄宗直呼为姨，在杨氏姐妹的帮助下，杨国忠终于飞黄腾达起来，一直升到宰相的高位，连李林甫这样善于权谋的大奸臣，也不敢得罪他，拿他毫无办法。

杨国忠从无赖之徒，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靠的就是裙带关系。

利用妻子关系，走夫人路线，确实是一条升官的捷径。北宋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重用私党，成为一时权臣。蔡卞就因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得以升官至右相，进入核心领导层。在庆贺升官的家宴上，一个来唱戏助兴的伶人（演员）说了一句讥笑的直话："右丞相今日能够高升，都是夫人裙带的缘故。"朝野传为笑谈。

夫人外交，首先是娶妻之时要擦亮眼睛，专门盯着那些权贵人物的女流之辈，女儿、孙女当然好，即便侄女、外甥女甚至佣女无奈之下也可选择；然后厚颜无耻，频频示爱，求得老丈人的欢心，使这门亲事定下来。只要婚姻敲定了下来，做官的大门也就畅通无阻了。

唐中宗时代，有一个御史大夫窦从一。按照唐代的官制，这是一个三品官，是司法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干。可是这个人极没有骨气，那时宦官很有势力，他见了没有胡须的人便以为就是宦官，都要低头哈腰，后来居然大大风光了一番，由皇帝李显亲自当月下老，给他娶了个老婆。

窦从一原名窦怀贞，中宗继武则天即位之初，朝中大权由韦后垄断。窦怀贞就利用女人好慕虚名、爱谈论小事情、"小心眼"的特性，将韦后当做入京做官的台阶。韦后父名玄贞，与窦氏同一字，时为蒲州刺史的窦怀贞竟主动上书皇后，请求为自己改名为从一，既避皇后父讳，又表示忠心不二。韦后一看他如此忠诚，立刻调他入朝。

窦怀贞在利用妻子裙带关系方面，可是做足了文章。窦某人才质平庸，却相当会钻营，总是千方百计地交结权贵，攀龙附风，最后终于因娶到一位丑妻而飞黄腾达。

一年岁末，李显在宫中设宴，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对窦从一说："我听说你早已失偶，对你很是同情，今天是除夕，我给你成亲吧！"窦怀贞从前与韦后相处时说过尚无家室的话。当时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还不敢攀龙附凤到韦后那儿，谁知皇帝还当了真，这真是对臣子莫大的关心，莫大的爱护啊！

窦怀贞赶紧跪下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不知所措而又无限感激地说："谢主龙恩！谢主龙恩！"

话刚落音，便有一行人由内宫涌出，前面是宦官持着灯笼为前导，后面，在金缕罗伞的遮掩之下，有一个女人，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头上插满珠翠，由西阶进殿，坐到窦从一的对面，看来这一切是早已安排好的。

皇帝命窦从一按当时的习俗念一首《撒扇诗》，念完之后，罗扇撤去，去掉头上的顶戴，换掉礼服，再一瞧，竟然是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是韦皇后的奶妈。此时的韦皇后已是将近五十的人了，这个老太婆少说也有七十岁，而窦从一却只有四十多岁！这可真是一个恶作剧，李显及众位大臣都鼓掌大笑，十分开心，就这样，老太婆便成了窦从一的妻子。

窦从一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没法说，圣命难违呵！但他很快也就想开了，皇帝作媒，这是多大的面子呵，更何况娶的又是皇后的奶妈，他正可利用这层关系去讨好、巴结皇帝皇后。当时人们将奶妈的丈夫叫"阿"，从此以后，窦从一每一次谒见皇帝或上书朝廷，便自称"皇后阿"，别人都叫他"国"，他还欣欣然颇有自得之色。

不久，景云元年（710 年）。中宗侄儿、睿宗儿子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推翻韦后统治，天下大变。窦从一立刻宣布恢复原来名字，斩杀丑妻，献出她的首级，以示与韦后断绝了一切关系。窦从一这种表现，居然得到睿宗的信任，还再做了几年宰相，真是成功乃是丑妻，再成功仍是丑妻。

◎ 没有关系就造一个

宋哲宗元符年间，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在京城裁造院作监守，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可是对于官场之事就已经深有领悟，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例如，当时蔡攸每次去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计算好时辰，以便端王下朝时正好能够碰上。于是，端王每次下朝时就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年长的少年下马拱手肃立在路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时间久了，端王不免有些疑问，就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答："这是蔡太师的儿子。"端王就在心里记下了蔡攸这个人。

蔡攸之所以特别注意给端王留下美好印象，乃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位端王将来就是大宋王朝的继位皇帝，可叹他如此年纪就有了这样"远大"的眼光，实在不能不说是异于常人之人。

元符三年（1100 年），哲宗驾崩，徽宗（也就是从前的端王）继位，蔡攸开始加官晋爵，先是被赐为进士出身，除秘书郎，后又升至枢密直学士，再加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负责审定《九域图志》，修《六典》。当时定书修典的官僚有百余人，大都博学多识，蔡攸懵不知学，却凭着皇帝的宠信当上了主管，可见蔡攸本事之大。

蔡攸发迹之初，和父亲蔡京的关系十分融洽，别人也都说蔡攸是少有的孝子，蔡攸知道父亲就好比一棵擎天大树，福荫着蔡家几百口人，因此对父亲有几分敬畏，也生怕大树倾颓没了乘凉之地，有一次蔡京的党羽犯事，徽宗免去了他们的职务，还令人弹劾蔡京。蔡攸听说此事，赶快跑到徽宗那里，声泪俱下，百般求情，打动了徽宗，这才保住了蔡京之位。但是，随着蔡攸权势日大，两方不免相互倾轧，以至父子反目成仇。有一次，蔡攸到蔡京的府第，正赶上蔡京与客人谈话，蔡

京于是让客人稍候，看儿子有什么事。这时只见蔡攸急匆匆的上前来，抓住父亲的手做诊脉之状，然后面色严肃地说："大人脉势舒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蔡京登时变色，但当着客人的面，没好意思发作，只得答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蔡攸摇摇头，依然面色严肃，说："宫中还有要事，那我就先回去了。"说罢转身就走了，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客人看得糊涂，就问蔡京："公子为什么不多停一刻呢?"蔡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你哪里知道个中缘由，这个孽子跑来看我就是想看看我是否患了病，巴不得我病重面罢了我啊!"过了几天，徽宗果然下诏书命蔡京致仕。

蔡攸不仅盼父亲早死，而且连亲兄弟也不想放过。二弟颇受父亲的宠爱，蔡攸看着妒火中烧，多次请徽宗下命将弟弟杀了。多亏徽宗还不是昏聩到底的人，最终没有杀他。这颇让蔡攸耿耿于怀好一阵子。

蔡攸不仅靠父亲的关系，面且还"生造"出了与端王的关系。但他感到父亲阻挡了他的升官之路时，更是盼望其早死。也真够得上厚黑大师了。

靳云鹏，生于1877年，北洋军阀，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在云南任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1年蔡锷发动云南新军起义时，他在昆明五华山战败，化装逃走。后受袁世凯信任，任北洋第五师师长，升任山东都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代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次年任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皖系失败后，又由奉系支持出任总理，至1921年直奉战争爆发前去职。后寓居天津。

少时，靳云鹏家十分贫寒，靠卖煎饼度日，由于人不敷出，他的母亲又去潘家当奶妈。靳云鹏19岁那年，投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又人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

段祺瑞当时任随营武备学校的监督（校长），二人有师生关系。

〔第三篇〕

1902 年，段祺瑞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靳云鹏任该处提调。

为了求升迁，靳云鹏细心研究段祺瑞的爱好，他发现段祺瑞爱下围棋，经常与幕僚张某对弈。

于是，靳云鹏就从围棋入手，买来棋谱，精心研读，仔细推敲，又请名师指教，棋艺长进很快。他知道段祺瑞的棋下得不错，如超过段，会令段不满，因而决不敢轻举妄动。

一天，恰好张某不在，段祺瑞想下棋找不到对手，很着急。靳云鹏一看机会到了，就上前请求："大人，学生原来也曾下过几次，能否陪大人解闷！"

段祺瑞正求之不得，马上应允，二人就摆棋大战起来。

段祺瑞的棋不是靳云鹏的对手，但靳不敢赢段，但又不能让段赢得太顺利。

第一盘，靳云鹏惨败，段有不屑一顾的意思，兴致大减。

第二盘，段祺瑞感到下得很吃力，不由兴致大增，聚精会神，细心研究，总算赢了，段非常高兴。

第三盘，双方厮杀得难分难解，但最后还是段祺瑞赢了。

自此，段祺瑞不敢小看靳云鹏的棋艺。

以后，靳云鹏成了段祺瑞的棋友，靳云鹏与段祺瑞下棋，多数让段赢，偶尔自己也赢一两盘，以讨段棋瑞的欢心。

段祺瑞与别的人下棋，也常请靳云鹏在旁观战，紧要关头，要靳出谋献策。

由于下棋的关系，再加上师生关系，靳云鹏成为段的亲信，段提拔他当了标统。

后来，段又推荐靳赴云南任更高的职务，当靳离开他时，他还恋恋不舍。

靳云鹏由此成了皖系的干将，官升得很快，甚至两度受命组阁，出任内阁总理，成了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而这一切，均源于他造出来和段祺瑞的棋友关系。

棋友关系毕竟还是文绉绉的，更有厚脸皮之人，靠洗澡关

系攀上了富贵，这人就是李彦青。

曹锟喜欢洗澡捏肌，经常光顾浴池，于是，在保定认识了澡堂修脚伙计李彦青。

李彦青心灵手巧，善机变，而且生得细皮嫩肉，细腰丰臀，说话细声细语，犹如小鸟啁啾。“真是个美人啊，可惜托生个男儿！”曹锟频频赞叹。

李彦青每次给曹锟搓背、按摩，都把曹锟捏得体酥骨软，分外舒畅。以后，他成为曹的亲随，不管曹锟到哪里，他就跟随到哪里。曹锟不断升迁，他也就跟着升迁，由副官而为副官长，不久又升为军需处长。李彦青成了曹锟须臾难离的“同性恋者”。

1923 年，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重赏男嬖，竟将搓背的李彦青封为大总统府财务处长，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曹犹嫌不够，又给他挂上参议院参议的头衔。

李彦青贪婪成性，大肆掠吞公款。曹锟手下的大员们都屡屡行贿于他，方能得到军饷。人们痛骂他为宋徽宗的高俅或慈禧的李莲英。

曹锟痛爱的这个李彦青，虽说是个搓背修脚伙计，但也是受过“名门熏陶”的，他的主人是个厨师，此厨师有个发迹的儿子叫张志谭，是个堂堂的交通部部长，外号为“智多星”。

智多星的爸爸有个怪癖，就是爱吹嘘当部长的儿子如何如何。为此，他的名片别具一格，拿出一亮，一条又一条大字写的是他儿子的一堆显赫官衔，在儿子名字的后面注有“之父”两个小字。接着又写一上自己的头衔，那就更为显赫了，除民国时期的头衔之外，又加上前清时的。同样，也是在大字后面只写四个小字，细看方知，是“膳房主任”。李彦青也是从主人那儿学来了吹嘘的本事。

◎ 拉关系与耍无赖相结合

明朝焦芳，为了求官，苦读诗文，终于在天顺八年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当时翰林院都是饱学之士，只有焦芳不学无术，从未赋一诗缀一文，并且凶狠无赖。他是怎样入翰林院的呢？原来他有个同乡李贤是大学士，焦芳与李贤攀同乡关系，靠李的引见，而进入翰林院。这就是见孔就钻。

小人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残害无辜，可以出卖灵魂。这是为奸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又有个性上的区别，包括进身发迹、窃取权柄时所选择和使用的手段的不同，有人阴险毒辣、投机钻营，所谓擅长玩“阴”的，有人蛮横无赖，一副流氓嘴脸，所谓贯于动“蛮”的。明代奸佞焦芳，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

焦芳是河南南阳府泌阳县人氏，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他中了进士，多方奔走攀上了同乡、大学士李贤，他紧紧抓住这个关系不放，极力巴结，被引荐为庶吉士，不到一年，又侥幸进了翰林院。翰林院是封建社会高级文人聚集的地方，进入翰林院的人，个个诗文出众，才华横溢，而焦芳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竟也能混迹其间，而且还混得不错，被授予翰林编修，当上了经筵讲官，在东宫讲读。

成化十年，焦芳在翰林院已经混满九年了，按照明朝官制中：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的规定，他正好熬够了年头，应该升为学士。但是，由于他水平相差甚远，几年来未曾赋过一诗，作过一文，同事们很瞧不起他，所以在讨论提升者的候选人名单时，有人直言问大学士万安：“焦芳不学无术，不够提升资格。像这种人，你还打算提升他为学士吗？”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竟传到了焦芳的耳朵里，他猜疑这是大学士彭华从中作梗，想压制他。焦芳凶相毕露，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以行凶相威胁，咬牙切齿地四处传播危言。“哼！彭华跟我过不去，暗中挑拨，想让我当不成翰林学士。日后如果

我真的当不上学士，我一定饶不了彭华，要把他杀死在长安道上。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焦芳气焰嚣张，厚颜无耻，每次遇到彭华都怒目而视、眼露凶光。彭华比较了解焦芳这种无赖本性，知道他为人凶狠毒辣，很怕他真的狗急跳墙、挺而走险，于是派人转告万安，反倒替焦芳通融。万安也了解焦芳的为人，为了息事宁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万安只好将焦芳升为侍讲学士。

焦芳终于以蛮横威逼的手段达到了伸手要官的目的。

在焦芳任侍读学士期间，吏部尚书尹旻是权势正盛，他的儿子尹龙也在翰林院当侍讲。焦芳见轻易巴结不上尹旻，便去奉承尹龙，通过儿子的关系讨好老子。为了继续向上爬，焦芳投附于尹氏父子。然而，好景不长，只三四年工夫，尹龙犯法，被治罪下狱，尹旻也被革职查办。焦芳因一向与尹氏父子关系近密，也被逐出翰林院，贬降为地方官。这是焦芳在投机钻营中第一次摔跟斗。好比钻营不当，卡住了脖子。

但是，焦芳是不会甘心于他的失败的，他日夜梦想东山再起，施展种种卑劣伎俩，千方百计谋求提升，想重进翰林院。每遇升迁机会，他都不肯错过，使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软磨硬逼，不达目的不罢休，弄得他的上司对他无可奈何，谈起他就头疼，不得已将他提升了事。不几年，焦芳就升为南京通政。

焦芳当上了南京通政后，权欲犹未满足，一心复入翰林院，千方百计寻机会。正巧，原翰林学士、南京祭酒李杰服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内阁首辅、大学士徐溥想让李杰重新进入翰林院任职。而大学士刘健执意不肯，他早看出焦芳虎视翰林院已久，很想重进翰林，为了不给焦芳以借口，堵住他复入翰林的门路，刘健才坚决反对李杰的复入，他说：“翰林一向的规制：既出不可复入。如果复入，就要提拔在众人之上，将会引起众怨。”他还告诫徐溥等人说：“焦芳一直窥视翰林院的动静，伺机复入，如果今天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要求复入，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徐溥没有听从刘健的劝告，还是

让李杰进入翰林院了。焦芳立即抓住这个良机，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四处营求，援引李杰之例，重新挤入翰林院，被授予太常少卿兼学士。几年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

焦芳对刘健曾经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撒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焦芳进了翰林院，脑袋削得尖尖的，硬是又钻出一个孔来。弘治十八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武宗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曰："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须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这一番话，就得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武宗年轻贪玩，太监刘瑾执掌朝政，权力很大，焦芳积极投靠刘瑾，充当走卒。正德元年十月朝中大臣弹劾刘瑾，武宗决定处置刘瑾，焦芳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立即向刘瑾告密，刘瑾夜见武宗，痛哭流涕，致使武宗改变主意，第二天早朝，忠臣有的被罢官削职，有的被逮捕，刘瑾被任命"人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自此以后，刘瑾与焦芳相互勾结，排斥异己，荼毒缙绅，干尽坏事。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回乡。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九：钱能通神

钱能通神，尤其在官场上。说到金钱难以抗御的诱惑，清人陈其元在其所著《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他祖父给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陈其元祖父在道光、咸丰朝官至道台（地区专员），是个清官。他读《论语》，对孔子所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不以为然，很不服气，说人老了一切都很谈泊，不存在什么警戒不警戒、自省不自省的问题。当他60岁时出任安徽滁州知府，处理一个案子时，当事人送来一万两银子进行贿赂，他当即将那人轰走，没有收受，可到了晚上睡在

床上时，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直折腾到大半夜，实在难以入眠时他自己起来打了自己一记耳光，恨恨地骂自己道："陈某何不长进如此！"这样才迷迷睡去。第二天他对人说："我如今始服圣人之言矣！"由此可见，高额贿赂即使是清官也不能不动心，更不用说那些贪官了。

◎"钱及十万，便可通神"

李宗吾在求官六字箴言中，专门论述了"送"字的妙用。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二种：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肘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者，二是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钱能通神，尤其在官场上更是如此。说到金钱难以抗御的诱惑，清人陈其元在其所着《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他祖父给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陈其元祖父在道光、咸丰朝官至道台（地区专员），是个清官。他读《论语》，对孔子所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不以为然，很不服气，说人老了一切都很谈泊，不存在什么警戒不警戒、自省不自省的问题。当他60岁时出任安徽滁州知府，处理一个案子时，当事人送来一万两银子进行贿赂，他当即将那人轰走，没有收受，可到了晚上睡在床上时，却怎么也唾不着，翻来覆去直折腾到大半夜，实在难以入眠时他自己起来打了自己一记耳朵，恨恨地骂自己道："陈某何不长进如此！"这样才迷迷睡去。第二天他对人说："我如今始服圣人之言矣！"由此可见，高额贿赂即使是清官也不能不动心，更不用说那些贪官了。

俗语谓："有钱可使鬼推磨。"钱不仅在社会上有其基础的通行的作用，在官场上亦有其通行的魔力。古人所谓"刑以钱免"。用钱不仅可以免去刑戮，也可借以升官。在官场上，钱的力量往往是经过买通权，再经过权力来达到目的而显

示出来的。

张延赏，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人，是唐朝开元年间宰相张嘉贞之子。本名宝符，唐玄宗赐名延赏。唐德宗时，因功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当年，张延赏将要任度支使（唐代负责财政的高级官员）。上任前他听说有一个大案冤枉，每一谈到此案，他便惋惜不已，有不平之叹。等到正式任职，他便召来狱吏严词诘问，并威严地说：

“这一冤案已拖得太久，我限你十日内了断此案。”

第二天他到官署办公，发现桌子上有一小条，条上云：“送钱3万贯，请求您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看了条子大怒，愈益急切地催促狱吏了此一案。第三天，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发现了一个小条，条子上只有三个字：“5万贯。”张延赏益怒，限令狱吏二日内了此一案。第四天，他见自己的办公桌上又有一小条，条上三字是：“十万贯”。张延赏看是十万贯钱，这回不发火了，不作声了，也不再催办此一冤案了。从此这一冤案便又搁起，没有人过问。

张延赏的子弟偷空问他，为什么这样快地突然改变了态度，他说：“钱及十万，便可通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我若再固持己见，便会引火烧身了。大丈夫不能进则退，这才是为人应取的态度。”

张延赏本要了断大案，但是在不断增加的贿赂下，他不敢再追究此案，他所说的“钱及十万，便可通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一针见血地道破了钱的力量。在腐败成风、相互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场上，一个案件会牵涉到背后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好会捅了马蜂窝，为整个官僚队伍所不容，惹火烧身。所以，他及时抽身引退，不再追究，可见钱之力也。

曹锟靠贿选而当上总统则更能说明钱在官场上的力量。曹锟（1862——1938年），直隶大沽人，出身于贫苦的船工家

庭，早年从商贩布。有一次，他推着一车布匹，临进城门时，守城士兵对他百般盘查，索要财物。曹锟身无分文，去哪弄钱“孝敬”这位守城大爷，就坚决拒绝了。那守城士兵岂肯罢休，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把曹锟打得口鼻出血，望着那家伙得意忘形的样子，曹锟真想过去撕吃了他，可一看见人家手中的铁家伙，握紧的拳头又伸开了。

曹锟决定立即入伍，找到李鸿章的淮军当了兵。那时候，李鸿章在朝廷叫得很响。他的淮军也跟着沾光，曹锟也有幸被送入武备学堂深造。毕业后，就在淮军中当了个小头目。

清廷批准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后，曹锟又投入袁世凯的帐下。此时袁已成为慈禧太后十分倚重的人物，曹锟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帮带。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升迁，非得依靠袁世凯不行，曹锟庆幸自己以前的东游西荡的贩布生涯，在那个时候，他已学会了一套喜欢吹拍、见风使舵的本领。可光会拍马还不行，苦于没有见袁世凯的机会。

正当他徘徊彷徨、十分苦恼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天津宜兴埠曹克忠与袁世凯原系世交，于是备了一份厚礼，从小站跑到天津，登门求见曹克忠。拜见曹克忠时，曹锟口若悬河，与曹认宗攀亲。曹克忠在曹锟花言巧语蛊惑下，认他为族孙，并且答应由他的姨太太出面向袁世凯说情。

俗语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曹克忠的姨太太没少在袁世凯面前替曹锟说话。有了姨太太这个内援，加上曹锟的逢迎阿谀，他很快受到重用，几年间由一个小帮带爬上了总兵职衔。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曹锟在袁世凯授意下，为袁拒绝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制造政治借口，纵兵哗变，惊吓南方迎袁南下使者，焚烧北京部分地区。为此，他获得了白鹰勋章一枚。曹锟的忠诚使袁世凯深感快慰，令其率第三师驻防湖南岳州，不久又升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袁世凯过了 83 天皇帝瘾，一命呜呼，北京政府的实权由号称“北洋之虎”的段祺瑞控制。曹锟看到这些，马上把阿

谏方向对准段祺瑞，他派胞弟曹瑛携带搜刮来的大批财宝，走段的亲信靳云鹏的路子，贿赂段祺瑞。这一招果然灵验，他自己不仅免去“帝制战将”的恶名，而且一下子和段祺瑞套上了近乎，出任直隶总督。

对上司要用金钱行贿，对下属则是尽力排挤，曹锟在官场混迹多年，积累了不少做官经验，擅长耍弄权术。他当上直隶督军后。为了抓军队、固地盘，他千方百计夺取了省长朱家宝的20营老淮军，然后再将这部分军队加以改编，组成了五个步兵旅，不久又扩展成五个步兵师。曹锟把持直隶督军显要位置，手中握有重兵，又处在京畿重要地盘，因此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督军。

曹锟在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和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的战争中大捞好处，与各系军阀头子称兄道弟，结亲联姻，通过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大权，竟于1923年10月通过贿赂选举，袍笏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可谓显名一时。

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曹锟玩弄了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为拉拢国会议员的选票，曹锟早在暗中就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200多人，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并确定好了领头人。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宇等。

曹锟知道，要操纵国会、收买议员、争取选票，首先得过议长吴景濂这一关。当时吴景濂就总统选举问题与吴佩孚、王承斌等人有分歧，关系闹得很僵。曹锟的副参谋长王坦深知吴景濂有惧怕老婆的弱点，此次便自告奋勇，决心利用其弱点来打通这个关节。

一天，王坦亲自来到小麻绳胡同1号吴景濂的住宅，来开导吴的老婆。他亲切地对吴景濂的老婆说：“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一哄，说不要

就不要，不如趁着现在的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和威望正好当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了。到时候，大哥发个通知，开个选举会就行。只要选举成功，你们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什么官给什么官。”王坦还毫不掩饰地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买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个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辈子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呀。”对这些旧官僚来说，金钱永远是万能的。因此，王坦的一番“大道理”，说得吴景濂的老婆满脸笑容，满口答应。吴景濂坐在一旁，看着老婆的脸色，依照妇人之见，立刻应允为曹锟当选总统卖力。后来吴景濂果然成了曹锟贿选总统的得力干将。

议长吴景濂虽然已被请出山，但由于有皖、奉两系军阀的百般阻挠，曹锟要想当总统，仍还有些困难。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8 月 24 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 27 日实行。到 9 月 2 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 9 月 8 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10 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12 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 422 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 581 人，尚差 159 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 10

月1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在“贿选筹备处”大肆为曹锟收买议员的同时，张、段、孙“反曹三角同盟”也不甘落后，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们在六国饭店特设专门机构拆曹锟的台，并向外传言，将以每人高达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曹锟票的议员。拆台派出价如此之高，以至两天就收买了议员40余人。后来由于财力有限，加之他们以为有40票在握，足可以使总统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因此便停止了收买议员的行动。哪知这帮“猪仔”议员对金钱向来不厌其多，刚刚在反曹派手中领走了8000元，转身又到吴景濂那儿去要那另外5000元，无意中他们发了一笔大财。遇到这些见钱眼开的议员，反曹派的贿不选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结束。

10月4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因此流产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10月5日开大总统选举会。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议员还是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

依选举会通告，应于10时开会，因议员按时到者不多，故临时变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到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四百人，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便又派可靠的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以至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

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 1 时 20 分，签到者有 593 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投票至四点完成，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 593 票，四分之三应为 443 票，曹锟得 480 票，按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议员们鼓掌如雷，卖力到底。

“谢天谢地，总算通过了”，曹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10 月 10 日，他就急不可待地从保定赶到北京，满怀自信地发表就职宣言，连一点愧色也没有。

◎ 礼多人不怪

送礼，大概是求官者惯用的“常规武器”。俗话说，没有不吃腥的猫。同样，也没有不贪钱的官，在封建时代如“权钱交易”、买官鬻爵早已司空见惯，就是在民主制度和公共监督较为完善的西方，对这一“灰色癌症”也是无可奈何。在官场上，许多人都把送礼作为巴结权贵，升官发财的手段，对送礼的学问有精湛的研究。

李宗吾老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写道：

“送，即是送东西，分大小二种，大送，把银元钞票一包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时，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人，分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者，二是未操用舍之权，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人们对赵公元帅和“孔方兄”大都格外垂青。因此，遇到大事小事往往求助于“孔方兄”。这在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常言道，礼多人不怪，给上司送了厚礼，有事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事的则想办法找机会给弄个乌纱帽戴一戴。所以，送礼不愧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小人更是深谙此道。

送礼，首先要把握好对象，有时给甲送，而没有给乙送，得罪了乙也不上算。民国初年著名人物陆建章给袁世凯的妻妾送礼就是一例。

袁世凯筹备帝制时，陆建章首先称臣。

他听说袁妻于夫人要过生日，亲自献上一枚钻石戒指。于夫人很喜欢，向诸妾炫耀一番后，珍藏在卧室的首饰盒中，准备大典时戴。谁知第二天，钻石戒指不翼而飞。于夫人又气又急，召集众仆，严刑拷打、追问，钻戒还是没有下落。最后，她只好去翻检诸妾的卧房，竟在十姨太的屋里找到了那颗宝贝，窃贼是她。原来，这位姨太太嫉妒心极强，看到陆建章送给于夫人这么大的钻石戒指很是眼红便悄悄偷去。

于夫人很生气，向袁老头告状，袁特别宠爱十姨太，故袒护她，反而责怪于夫人："小小钻戒算得了什么？过几天我可以给她几个更贵的钻戒，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果然，不出几天，十姨太手上一下子戴了五六个金光闪闪的钻戒，神气十足。于夫人差点气昏过去。

这十姨太的钻戒由何而来？是袁世凯悄悄把消息传给了陆建章。陆心想：这可要坏事啦，十姨太万万得罪不起，我的乌纱帽还是得她的鼎力相助才弄到手的。他火速购得十几颗贵重钻戒，特赠十姨太。

此事办得巧妙、及时，解决了袁老头的妻妾矛盾，又讨好了其宠妾，袁对陆建章自然就另眼相看了。

送礼还要把握好礼品的轻重分量，以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

在清代，官员贪污是个公开的秘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最大的贪官和珅可谓生逢其时。乾隆年间，和珅是朝中的实权人物，皇上面前的红人。在和珅那里，大小的百官皆有定价，出什么价钱做什么官，当时盐政、河道总督是两个最大的肥缺，标价也就最高。官员们必须先以"巨万纳其府库"，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即便好不容易捞到了一个肥缺，仍要经常向和珅行贿，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任何一个官都有犯罪的可能。如果早早送上金银财主，一旦获罪，和就可以为之从中斡旋，否则，就不要怪我和手下不

留情了。

督抚们向和珅行贿的数额之大是十分惊人的，一二十万两银子在和珅眼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有一位姓张的巡捕官受陕西巡抚的派遣，送20万两银子给和珅。张巡捕押着银子到了京师，却没想到竟然行贿无门，和府根本无人接待。后来花了5000两银子做“小费”，才出来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年问：是白的，还是黄的？张巡捕答说是白银。那少年吩咐左右收在外库。然后给张巡捕一张名柬，说，“用这个作为回执，回信另发了。”张巡捕以为这个少年一定是和府的总管或者心腹，可别人告诉他说，这不过是一个门子而已，几千两银子，就能见到和府总管吗？20万两银子竟不值总管出面，见一个奴才尚且需要几千两，真可谓“侯门深似海”！

民国年间，官场送礼成风，一般官僚、政客大都精通此道，就连以“三不知”（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著称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不例外，而且还称得上是个送礼求官的行家。张宗昌本人土匪出身，臭名远扬，劣迹斑斑。但在官场上却能呼风唤雨，游刃有余，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送礼艺术。

1920年，张宗昌兵败湖南，只身逃走，从此成了光杆司令。张宗昌明白，只能用金钱打通关节。说来也巧，直系首领曹锟恰好在保定过50寿辰，张宗昌便以祝寿为名，风风火火来到保定，一进曹府，便当着众宾客的面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拱起双手，自报家门。

“俺，山东掖县张宗昌，如今落魄了，听到曹大帅做寿，俺想啦，都是行伍出身，和尚不亲帽子亲，俺得来为大帅拜寿！”他转身又对曹锟说：“曹大帅，眼下俺手里穷，没厚礼，千里送鹅毛，表表心意吧。你可千万别嫌礼太薄。”说着，自己把破布包打开。

这包一打开可不要紧，竟吓得在场男女个个目瞪口呆，惊若木鸡。张宗昌的寿礼，原来竟是纯金的八个金仙寿星。光闪

闪，金灿灿满屋放着光辉。

原来，张宗昌兵败之前也颇有积蓄，攒下二十几万块大洋，若把这笔钱带回山东，也可购置一片像样的田产。张宗昌他不，他想买枪、习兵，想拉队伍。所以，张宗昌便倾囊而出，做了八只金仙寿星。

曹锟虽觉此人粗鲁，但忽然间得到如此重金和一员干将，顿时心花怒放，马上委以重任。

张宗昌从曹锟那里讨得一个师的番号，开始招兵买马，但却遭到直系干将吴佩孚的竭力阻挠，最后师长未当上，礼也白送了，只好改投张作霖。然而此时的张宗昌已无钱送礼，于是就别出心裁，拎着两个大抬筐去见张作霖。张宗昌指着两个抬筐对张作霖说："远道来投，敬献礼物，还望笑纳。"

众人看着两筐土，不禁交头接耳，暗暗耻笑张宗昌。唯独张作霖不动声色地沉吟着，张宗昌毕恭毕敬地等待着，心中忐忑不安。终于，张作霖露出笑容，点头允诺接受张宗昌的礼物，命令副官将两筐土收好，并任命张宗昌为高参，还让张学良给张宗昌送上 2000 元费用。左右官员不明所以，问张作霖究竟是何意。张作霖得意地说："告诉你们，那两筐土的意思是要为奉系添把土。挑筐一副而无扁担——权柄，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希望我授他职权。"众人恍然大悟。事实上，张作霖、张宗昌都是胡匪出身，确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送礼还要送得巧，送的不巧，拍马屁拍在驴蹄子上，还要反被踢上一脚。民国年间，吴佩孚坐镇洛阳，俨然成了高高在上的河南王，原来不可一世的督军张福来却成了受气的媳妇，在吴佩孚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

1923 年 4 月 22 日，吴佩孚 50 诞辰。吴本想借祝寿之机大肆张扬，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但他沽名钓誉，为表示清廉，特意在报上刊登启示，三令五申要"谢寿"，自讨没趣的张福来忽地觉得：别人不来祝寿可以，可我这个在吴大帅眼皮底下的官与人家不同——受气媳妇不给婆婆拜寿，恐怕将来没有好

果子吃。再则，常言说，礼多人不怪。于是，带人抬着厚礼进吴府拜谒，恭恭敬敬施礼说："特来恭祝大帅千秋！"

吴佩孚本来就看不起他，见此，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蹦多高："你没看见我的启事？你有功夫来拜寿，为什么不抽出工夫管教你的兄弟？你的兄弟与赵三麻子有什么两样？"赵三麻子是河南前督军赵倜的痞子弟弟赵杰，此人作恶多端，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张福来的脑袋雷击一般，嗡嗡作响，好半晌不敢抬起，斜眼一瞥，忽见很多人都在座，羞得他汗流满面，无地自容。他回去后大哭道："大帅不给我一点面子，我再也不干了！"

其实，吴佩孚也喜欢送礼者，只是要拍得恰到好处。此日，他正想显示一下"刚正"、"清廉"、"说到做到"。于是倒霉鬼张福来一下子拍到驴蹄子上，被踢个正着。

人们送礼时有一个习惯的心理，自己以为好的往往也以为受礼者喜爱，其实，人的性情不同，自己喜爱的别人未必就喜爱。有的人认为送钱好，这要看你送给谁，送多少钱；有的人认为送东西好，无论送什么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受礼对象的心理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送礼。要送得受礼者媚开眼笑，要送得受礼者看不出你是在拍他的马屁，这才算得上水平。

方务德的送礼水平实在高明。

秦桧任宰相，手掌国家大权，因此，各种各样的礼品不断从四面八方飞进相府，"四方馈遗日至"。

广东路经略使方务德知道秦府常摆宴席至深夜，便苦思冥想，送什么样的礼品才能讨得秦桧的欢心呢？办法有了：他特制了一批蜡烛，并派能言善辩的心腹之人骑上快马，限期送抵相府。同时，特别嘱咐送烛之人选送一份厚礼给主藏史。送烛人按计行事。被买通的主藏史接到厚礼后，告诉来人不要着急，静候消息。

一日，又遇秦府饮宴，从午至昏，天色渐暗，秦桧嘱人拿蜡烛来，主藏史故意说，府里蜡烛用完了，这里正好有方经略使送来的一箱蜡烛，还未启用。秦桧说：那就拿出来用吧！蜡

烛点燃不久，突然，满屋异香扑鼻，宾主均觉诧异，不知来于何处，细察，原来异香自蜡烛中飘出。秦桧好生惊奇，立即令把剩下的一起拿来，共 49 枚。秦桧狐疑不解，心想：送到我这里的礼品怎么连个整数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叫来广东送烛的人询问。来人上堂禀告：蜡烛是我们经略使大人特地派人监造制作，专为贡献相府用的。一共做了 50 枚。做好以后，不知质量如何，拿出一枚试燃，这样就只存 49 枚了。因为是送给相府的，所以经略使大人不敢用其它蜡烛来充数。秦桧闻故，心中大喜，认为方务德崇奉自己专心不二，诚实可嘉。从此，对方务德特别照顾。

程松寿以送美人的方式，示之以忠，赢得了受贿者的喝彩。

南宋权相韩侂胄有一爱姬，因为一桩小事，被赶出了韩宅。钱塘县令程松寿得知后，马上花大钱买来此女。回家后，程县令特地将她安置在中堂，朝夕由程氏夫妻亲自侍奉，殷勤周到，恭敬小心；弄得此姬惶恐狐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韩侂胄自爱姬被赶出家门后，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不几日，思念难熬，于是派人寻找。很快得知是被程松寿买回，不觉大怒。程松寿闻之，立即登府拜谒，当面禀告韩宰相说：我之所以买回此女子，是怕她被外州县买去或不幸流落他乡。为的是替你将此姬藏在近处，一旦你需要，立即将她送还给你啊！程松寿的解释虽稍解了韩侂胄的气恼，但疑虑仍未消失。爱姬回府，祥细叙述程松寿夫妻侍她是如何的好之后，韩侂胄的疑虑这才冰释，转面十分高兴。第二天就提升他为太府寺丞，越年，又拔为谏议大夫。

按说，程松寿应该满足了，哪知他是个胃口很大的人，还想继续往上爬。于是，心生一计，又买来一美女，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松寿”献给了韩侂胄。此女抵韩府，韩侂胄觉得好奇，问程松寿道：“怎么与你同名啊?”程松寿不慌不忙，厚颜无耻地答道：“欲使贱名常达钧听啊!”韩侂胄喜欢他这般殷勤乖巧，很快就提升他枢密院院事。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无中生有

——厚黑无情，为了打击对手，可以无事生端，凭空捏造出令对手被动的事端，然后再抓住战机，或陶对手于死地而后快，或夺己欲夺之果实。

做饭的锅漏了，请补锅匠来补，补锅匠一面用铁片刮锅底煤烟，一面对主人说："请点火来我烧烟。"他乘着主人转背的时候，用铁锤在锅上轻轻的敲几下，那裂痕就增长了许多，及主人转来，就指给他看，说道："你这锅裂痕很长。上面油腻了，看不见，我把锅烟刮开，就现出来了，非多补几个钉子不可。"主人埋头一看，很惊异的说，"不错！不错！今天不遇着你，这口锅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补好，主人与补锅匠，皆大欢喜而散。

◎ 白脸砸锅，红脸补锅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惟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顺顺当当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裆，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小人最会使用此计，经常一个人既扮红脸，又扮白脸。周围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小人厚脸黑心，君子常心里庆幸："那个小人没有害我，我应该感激他。"自然，小人通过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达到了别人对他的低标准要求——只要他不害我，我就满足了。

战国时代，有许多能言善辩的纵横家，为了当官发财，他们游说列国。魏国人张仪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早期的游说生涯中，他曾带了几位同乡跑到楚国去求富贵。因找不到登龙途径，在楚国潦倒起来，生活异常困难，同去的人捱不下去了，便怨气冲天地嚷着要回家去。

张仪就说："你们是不是因为穷了，享受不到什么就要回去？那根本不成问题。这样吧，再等几天，不是我夸口，只要见楚王之后，我包管大家吃穿不尽，否则的话，你们可敲碎我张仪的门牙！"

有一次，楚王召见他，态度很冷淡。于是，张仪说："如果大王不任用我，我请求到魏国去走走。""好吧。"楚王答道。张仪问："难道大王不想从魏国得到什么东西吗？""黄金、珍珠、象牙等，楚国都有，我不要什么了。""难道大王不喜欢美女？""什么意思？""魏国美女貌若天仙，最为娇艳。"

闻听此言，楚王不禁心驰神往，高兴异常。于是赐给了张仪许多珍珠、宝石等财物，请张仪给他从魏国多带几个美女回来。张仪在楚王的爱妃们面前，扮演了一个白脸——张仪这不是害我们嘛！

于是，楚王的两个爱妃慌忙把张仪请去。张仪把楚王托他到魏国寻求美女这事添油加醋地跟她们一说，她们更加害怕了，于是贿赂了张仪许多黄金、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请求他

别带美女回来献给楚王，以免使得她们在楚王面前失宠。

张仪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又扮演了一个红脸。临行前，张仪要求楚王设宴送行。酒过三巡，张仪又让楚王把平常身边侍奉的人请来，要给她们敬酒。楚王答应了，于是把他的两个爱妃叫了进来。

一见她们，张仪马上从座位上跳下来，趴在地下磕头不止，并连连说道："我有欺君之罪，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楚王不解地问道。

"我周游列国，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上次我还说要给您找最美的女子，这不是欺骗您吗？"

"好了，算了吧，"楚王无奈地说道，"我也认为我这两个爱妃是天下最美的，怎么可能还有比她们更美的美女呢！"

如此一来，到魏国去找最美的女子的许诺就成了空话，也说是"无"。黄金、珠宝以及楚王的盛情款待就成了这个"无"中产生的"有"。这样张仪以其如簧之舌虚构了一种现象，从中大捞了一笔。

◎ 贾似道谎报军情、战功

锅上的裂缝被砸得更大，但毕竟补锅匠最后把它补好了，所以这还不算太坏。而南宋的贾似道则不仅把锅砸得更烂，而且借此要挟皇上：给我升官，这锅只有我能补。目的达到后，用烂泥一糊，欺骗皇帝说补好了，终于导致南宋这口破锅彻底漏了底。

贾似道，台州（今浙江宁海）人，其父贾涉略有资产，在钱塘县看上了一个姓胡的有夫之妇，就连骗带买，把她弄到手，作为侍妾，这胡氏便是贾似道的生母。

贾似道的父亲虽然官职不算太高，但毕竟衣食无忧，贾似道的童年也应算是在贵族生活中度过。不料在贾似道十岁的那年，贾涉忽然病死，这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家境立刻落入了困顿之中。贾似道就同一帮流氓无赖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不务正业。

在宋代，朝廷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往往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叫做“恩荫”，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就是这个意思。贾似道也领沐了这浩荡的皇恩，被朝廷授以嘉兴司仓之职。这虽是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后来，贾似道的同父异母姐姐被选入宫。这位贾氏人既长得超众脱俗，心思又灵慧乖巧，不久就深受理宗的宠爱，被立为贵妃。贾氏也真算贤德，她邀宠之后，便念念不忘她这位兄弟，成天给理宗吹耳边风。说她这位弟弟如何如何贤能，如何如何有本领，理宗便不问是非，对他的这位小舅子大加提拔。

宋理宗赵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昏君。他本是流落民间的赵宋王室的宗族，祖上当过什么官，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谁知奇缘竟然降临到他的身上，宁宗的宰相史弥远为了保住权位，下决心要废掉那位痛恨自己的太子，免得太子即位之后，自己会有灭门之祸。于是，史弥远派人从民间搜罗出了赵昀，把这位稀里糊涂的布衣青年弄给太后当了宗子，然后又废掉太子，立赵昀为太子。宋宁宗赵扩死后，史弥远就扶持赵昀登基，是为宋理宗。理宗由布衣平民而骤然升为天子，思想上缺少准备，又兼宰相史弥远把持大权，他便只顾享乐，哪里还考虑什么国家大事。因此，宋理宗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之一。

宋理宗在数年之中连续提拔贾似道，先是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后来干脆升为大宗正丞。贾似道早年的流氓习气在这时才真正有了发挥之处，他聚众赌搏，出入妓院，挟妓游冶。尤其是在西湖之上，他的游船最大，歌妓最多，在夜间游湖时，灯火最明处肯定是贾似道。当时还是宰相史弥远专权，贾似道就交接史嵩之、史岩等史氏党羽。当有人状告贾似道过干放浪，有碍礼教道学之时，理宗就让临安知府史岩查勘贾似道的行迹。史岩知道贾似道的姐姐是理宗的宠妃，贾似道又与自己交好，哪里还肯据实回报，他对理宗说：“贾似道虽有形迹不检之处，只不过是少年习气，并未伤于风化。但观其材，似可大用。”理宗听了这些话，就放下了心。他本不欲罚

处贾似道，便把他调到澧州去当知州。虽不是京官了，但品位未降，又有了实权，对于贾似道来讲，未尝不是好事。

贾似道受到理宗的特别宠信，恐怕还与理宗的寂寞心态有关。理宗是由史弥远一手扶植起来，理宗当政以后，也曾想有所作为，但史弥远专权几十年，朝廷当中党羽密布，虽然除掉了被人称为"三凶"的史氏奸党，但对破除史氏权力集团却无大补益，所以，理宗当政的前半期主要被史弥远集团所控制，在朝臣之中，很难找到一个心腹臣子。因此，理宗对于宠妃贾氏之弟，也就青睐有加，在1241年至1257年之间，贾似道由澧州知州陆续升至两淮制置使，并兼任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后又升为参知政事，并知枢密院事。在贾似道权力日渐上升的时候，史弥远亡故，其子史嵩之需守父丧回家，他的党羽也渐渐地失去了权力，但接之而来的，是董宋臣、丁大全等一帮专靠趋奉理宗的大臣当政。这些人。对外无抗蒙古之策，对内无安国之能，只是一味地引导理宗享乐。因而，朝廷正直之士为之一空，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一旦蒙古兵人侵，理宗便只有惊慌失措了。

1259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进攻南宋。南宋的边境重镇鄂州被围数月，董宋臣等人竟压住警报，不使理宗得知。后来大臣们慌了手脚，准备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来攻。理宗不思抗击，反让董宋臣、丁大全等人准备迁都逃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强烈反对，在文天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贬逐了两人，让吴潜、贾似道主政。

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带兵出征，这是他专权误国的开始。他邀得权力的重要法门，就是谎报战功。

贾似道当然没有指挥才能，更无作战的勇气，在移兵黄州的途中，远远看见一支队伍，以为是蒙古军袭来，贾似道吓得抱头叹息："这番死了！这番死了！"等军士报知前面的敌人不是蒙古军，面是一小股南宋的叛军，贾似道这才信心大增，指挥他这支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赶跑了叛军，当时，鄂州城的守卫战打得很激烈，城中军民死伤达一万多人，对忽必烈所部的蒙古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坚守，蒙古人也难以轻易向南

推进。但虽有军民的猛烈抵抗，贾似道等人却吓破了胆，当忽必烈扬言要进攻扬州时，贾似道连忙遣使向蒙古人求和，白许了许多投降条件。但忽必烈拒绝议和，一面加紧攻打鄂州，一面准备进攻扬州。这使得贾似道忧恐万状，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进攻四川一带的西路蒙军战败，蒙古大汗蒙哥在进攻四川合州时中箭受伤，病发而死，蒙古贵族内部发生权力之争，留在后方的王室趁机自立为大汗。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准备起兵北还。这时，贾似道若能趁势追击，一定会大获胜利。可贾似道明知敌军即将撤走，偏偏又主动去求和，忽必烈正欲撤兵，乐得占个大便宜，就与贾似道签订了议和条约，要贾似道每年输纳大量钱物，这才带兵北还。

蒙古兵退去，昏庸虚弱的南宋小朝廷长吁了一口气，尤其是宋理宗，真是对贾似道感激莫名。贾似道也真会做戏，首先，他在蒙古兵撤退时截杀了一百多个蒙古散骑，布置了一个宏大的胜利场面，然后向朝廷报捷，说经过如何如何苦战，将士如何效力用命，杀了多少敌人，等等，弄得理宗深信不疑。其次，他笼络朝臣，既让他们不明真相，又让他们封锁消息。这么一来，贾似道就成了国家的栋梁，乃至民族英雄。自蒙古人南下以来，还没有人能像贾似道这样奋力击退了蒙军，于是，贾似道瞒天过海，树立了威望。

贾似道的法术就是瞒和骗，他同忽必烈定的条约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瞒住理宗，否则，一切都要露馅了。他怕吴潜把守卫鄂州的功劳争归己有，也怕吴潜揭穿了他的把戏，他就以吴潜反对立赵祺为太子为名，离间吴潜和理宗、太子的关系，并诬告他在抗击元兵时举措不当，以至败绩。理宗就下令削去了吴潜的左丞相之职，在流放途中，贾似道密使人将他毒死，终于除去了心头之患。

这时，忽必烈派郝经来催要贾似道许下的岁币，贾似道连忙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并封锁消息。贾似道采取的第三种取宠窃权的方法是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其实，只要寡廉鲜耻，这一招往往是很有效的。他在带兵增援鄂州之时，贪生怕死，根

本不懂指挥作战，被吴潜派住鄂州下游的黄州时，又推推挡挡，不愿到蒙古兵出没的地方去。但一旦当权，他的劣迹立刻变成了功绩，他指使幕僚，收罗名士，为他撰写《福华编》，把他的“援鄂之功”吹得天花乱坠。这种做法，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朝廷上下以致平民百姓都曾被他蒙骗一时。理宗甚至亲写诏书称赞他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趁此时机，贾似道又利用朝廷中反对董宋臣、丁大全的情绪，把专权的宦官和其他外戚权臣一一除掉。在理宗执政的后期，贾似道可以说是独揽大权，无人可比了。

贾似道当政期间，也采取了宦官、奸佞之徒蛊惑皇帝的传统方法，即为皇帝搜罗美女艺伎，引诱皇帝纵情享乐。宋理宗本就昏庸无才，不愿理政事，这回可得了贾似道这么一个擎天巨柱，外能御蒙古兵，内能治百事，又能劝己享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书上评论这一时期的形势是“犹如用坏胶烂纸糊起来的纸坛子，只要用力一戳，便会碎成万片。”

理宗还算幸运，他享乐了几十年，撒手而去，终于未做亡国之君。理宗之后是度宗，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过继为子而即位，时年二十五岁。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限制贾似道的权力，显得干练有为，也确实干了几件好事. 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然而，贾似道的权力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有人竟上书弹劾贾似道。他看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将会有灭顶之灾。于是他又开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权了。

贾似道精心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先弃官隐居，然后让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来了这么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出兵抗击蒙军之事，宋度宗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出一言

半语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既赴任，领兵出征了。而这时，贾似道却归隐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居生活。

前线的警报传来，数十万蒙古铁骑的急攻，要都城筑垒防御，这一切，使得度宗心惊肉跳，他不得不想起朝廷之中惟一的一位能抗击蒙军的“鄂州大捷”的英雄贾似道。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用皇太后的面子，请求贾似道出山。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这么一来，贾似道放心了。他可得拿足了架子再说，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尊他为太师，并封他为平章军国重事（即首相），还加封他为魏国公。这样，贾似道才懒洋洋地出来“为国视事”。

贾似道知道警报是他令人假传的，当然要做出慷既赴任、万死不辞甚至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向度宗要了节钺仪仗，即日出征，这真令度宗感激涕零，也令百官惶愧天地。天子的节钺仪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使命有了结果，这代表了皇帝的尊严。但贾似道出征这一天。临安城人山人海，来看热闹，他为了显示威风，居然借口当日不利于出征，令节钺仪仗返回。这真是大长了贾似道的威风，大灭了度宗的志气。等贾似道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额手庆幸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

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贾似道还故作姿态，再三辞让，屡加试探要挟，后见度宗和谢太后出于真心，他才留在朝中。这时，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对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至此才理解理宗为什么要委政于贾似道。原来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贾似道虽然奸佞，但国难当头之际，只有他还“忠勇当前”，敢于“挺身而出”。度宗哪里知道，满朝文武懦弱是真，贾似道忠勇却是假，他不知不觉地坠入了贾似道的奸计之中。从此，度宗完全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贾似道再一次“肃清”朝堂。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朝

廷上下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甚至连守门的小吏也要查询一遍，这样，赵宋王朝实际上变成了贾氏的天下。有一次，百官在朝堂议事，不知出于何由，贾似道忽然当着度宗的面怒斥百官说："要不是我的提拔，你们这些人，哪里会有今天的位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贾似道公然蔑视度宗，把皇家的官府看成他私人的家宅了。

贾似道当政期间，朝政极其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卖官鬻爵更是司空见惯。贾似道门庭若市，凡想做官者，都必须巴结上贾似道。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势，贾似道每五天才坐船经过西湖去上朝一次，连宰相衙门也不去，干脆在自己家里办公，所有文件都要公人送往他家，由他审理签署。实际上，许多事贾似道并不管，只是授意一下，让他的幕僚属吏翁应龙、廖莹中等人办理。这样一来，这小朝廷的政治，比理宗时期就更加衰败了。

对于蒙古人紧攻襄阳的消息，贾似道采取的策略仍是瞒和骗。他不许任何人提起蒙军进攻的事，如果有人谈及此事，他就立刻找个借口将他贬斥。有一次，度宗忧虑地问他："蒙军已围襄阳三年，不知该怎么办？"贾似道却强硬地回答说："蒙军早已被击退，陛下不要听别人的胡言乱语。"并逼迫度宗说出进言之人，度宗无奈，只好说是听一名宫女说的，贾似道也不管是真是假，就将这宫女立即处死。众人看到这种情形，哪里还敢多嘴？

度宗把贾似道依为惟一的靠山。贾似道却又故作姿态，屡屡装出要告老还乡的样子。度宗每次听到贾似道要走，都极为恐慌，一天要派十几个使者去阻拦他，度宗还不放心，竟让使者拦路躺在贾似道的家门口，以防他弃国而走。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度宗希望贾似道替他内外操持，他自己好空出时间，纵情享乐。度宗之淫，可列于封建皇帝之首，他不仅把先皇的宫女据为己有，还大选美女，充实后宫。他时刻离不开女人，常令几十个美女簇拥着自己，即使在热丧时期也不例外。一旦淫心荡起，不分场合地点，即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或是路边草地，也照淫不误。按当时的宫廷规定，凡头天晚上被皇帝

“幸过”的宫女，第二天必到登记处“谢主龙恩”，以便计算怀孕日期，免得生了杂种。据说，一般每天来登记的有三五人之多，但多时竟达三十余人。

贾似道之淫亦不在度宗之下。度宗把父皇的宫女据为已有，在理学大盛的宋代已属大逆不道，但贾似道居然借度宗的宫女侍宴侍寝。度宗为害一宫，贾似道则为害四方，他连尼姑也不放过，方圆几十里内稍有姿色的妇女几乎被他淫遍。

度宗无度，酒色伐性，在三十五岁的壮年忽然病死。恭帝即位，年仅四岁，由太皇太后谢氏听政。不出几月，蒙古兵就打过长江，逼近临安。在这以前，度宗也想发兵增援襄阳，但因贾似道多方牵制，一直未能成功。襄阳城被围五年，城中士卒以人骨为炊，以纸币做衣服，守将吕文焕见救兵不至，只好出城投降。蒙军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带领之下，以风卷残云之势，攻下樊城，继续进逼。度宗在日，贾似道紧紧抓住度宗怕死的心理，装腔作势地要求出战，却被度宗死死拖住。贾似道既免了亲临前线之惊怕，又赚了好名声。如今，恭帝即位，元兵猛攻，群臣纷纷要求贾似道出征，他再也使不出计策来推托了。

贾似道胆小如鼠，又贪生怕死，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应付。他调动了十三万精兵，从水路出发，来到今天安徽一带，根本不思抗击，只是一味巴结元人，请求议和。他给元丞相伯颜送上礼品，请求割地赔款，但伯颜骂他不守信义，还扣留了使者郝经，拒绝议和，率兵冲击。贾似道几乎未加抵抗，就和几个属下一起乘小船逃走。南宋军队一片混乱，粮草辎重全被元军夺去，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贾似道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贾似道回朝之后，继续要弄手腕，牢牢靠定太皇太后谢氏，装出一副忠臣的样子，请求迁都。但他兵败以后，天下舆论哗然，再也掩盖不住，又兼元兵直逼临安，朝野一片震恐，群臣纷纷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真实面目，要求诛之以谢天下。在强大的压力之后，谢皇后只得把他贬到偏远的广东一带，在押解的路上，被捽死于厕所之中，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一：靠近核心

——人就像官仓之鼠，只有到达高位和核心部门，才能有身份有地位有威望。

著名的老鼠哲学来源于李斯的一个偶然发现。有一天，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李斯看见在厕所中觅食的老鼠，又瘦又小，遇见人或狗就慌忙逃窜，样子显得十分狼狈。再看官仓中的肥鼠，大摇大摆、自由自在地偷吃粮食，遇到人也不慌不忙，一点儿也不害怕。他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认识到人要像官仓之鼠，到达高位和核心部门，才能有身份有地位有威望。后来，老鼠理论便常被一些小

人运用。他们深深懂得，花费同样的力气，所处不同，收获也不同。为了爬到核心领域，权力的顶峰，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混到宫廷，来到皇帝身边，专权误国，滥杀无辜。

◎ 魏忠贤自阉入宫，缘“对食”得权

著名的老鼠哲学来源于李斯的一个偶然发现。李斯生于战国末年，年轻时当过小官，对当时现实和自己的处境很不满，一心想建功立业。他看见在厕所中觅食的老鼠，又瘦又小，遇见人或狗就慌忙逃窜，样子显得十分狼狈。再看官仓中的肥鼠，大摇大摆、自由自在地偷吃粮食，遇到人也不慌不忙，一点儿也不害怕。李斯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认识到人要像官仓之鼠，到达高位和核心部门，才能有身份有地位有威望。于是他到齐国去拜荀子为师，专门学习治理国家的学问，期待着到庙堂之上混混运气。最终做到了丞相，辅助秦王统一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老鼠理论常被一些小人运用。他们深深懂得，花费同样的力气，所处不同，收获也不同。为了爬到核心领域，权力的顶峰，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混到宫廷，来到皇帝身边，专权误国，滥杀无辜。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高居宫仓中的“老鼠”。

求官之路千万条，走通与否全靠钻劲，钻得巧，钻得妙就能显赫一时，位居人臣。

明朝太监魏忠贤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奸臣，但他出身贫寒，本人又好逸恶劳，酗酒、聚赌，无所不好，是一个市井无赖，由此看来实是求官无“孔”，但魏忠贤为了日后富贵，就自己阉了自己，入宫当了太监，这就是无孔硬钻出一孔。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河北）人，生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 年）。魏忠贤自小一副无赖泼皮的品性，从来不务正业，斗鸡走狗、骑马射箭，无所不好，其中最精的一招，就是赌博。年长后娶了一马姓女子，并生了一个女孩，但仍一如既

往，并不改悔。有一次，他又与人赌博，大概是手气不佳，平时是他赢多输少，这次却是只输不赢，不仅将所携之资输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旁边的诸人嘲笑挖苦，后来又催债太紧，以至气愤难忍。魏忠贤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一无所长，要想出人头地，实在比登天还难。也许是福至心灵，魏忠贤脑中灵光一闪，觉得凭着自己的机灵泼赖劲，如果进宫服侍皇子皇孙、公主王妃什么的，或许可以发迹。他把心一横，自己动手阉割了自己的生殖器，经过一番出生入死的苦熬，终于大功告成，进宫投在了同姓太监魏朝的门下。

魏忠贤既是背负着宏图大志入宫，自然处处用心。他倾力巴结魏朝，和魏朝结为兄弟，讨得了魏朝的欢心。不久，魏朝就把他送到王才人处，让他主管王才人的伙食。王才人是神宗的妃子，熹宗的亲生母亲，他利用办膳的机会，尽可能地接近熹宗。熹宗是一个十分喜欢玩弄小巧东西的人，魏忠贤见他生性爱好嬉游，他就别出心裁，制作或是搜罗了一些狮蛮绣球、双龙赛珠等东西，经常奉献给熹宗，诱导熹宗游乐，弄得熹宗简直离不了魏忠贤。

熹宗即位之后，魏忠贤当然成了心腹太监。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块绊脚石，这就是他所投靠的魏朝。

原来，魏朝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的关系非常密切。客氏年轻守寡，后进宫乳养熹宗，熹宗长大以后，客氏便在宫中闲住。据说客氏长得十分漂亮，又兼年轻，有些耐不住寂寞，但宫中除了太监就是宫女，客氏也无法可想。隶属于司礼监的太监魏朝看准机会，便来引诱客氏。据说魏朝有密术，使自己阉割了的生殖器再次长出，与客氏交欢，两人自此狼狈为奸。当然，魏朝使阳器复生，是不可信的，但与客氏做了“对食者”，却是事实。

所谓“对食”，是古代宫中的一种太监和宫女配合方式。太监净身以后，虽然不具备男子的功能，但仍喜欢接近女子，得宠的太监便可结交一名宫女，由她照顾衣食起居，或者是由

皇上特别赐予，令他们建立家庭。其实这是虚凰假凤，并非真夫妻，称对方为“对食者”，称这种关系为“对食”。魏朝因受宠于熹宗，由熹宗恩准与客氏“对食”。

客氏其人当时在宫中有很大的势力。由于客氏善于讨好，弄得太后十分喜欢她，她十八岁被选入宫，两年后丈夫病死，她就长留宫中，她和熹宗的感情很好，熹宗即位后，就封她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和其弟客光先也被封为锦衣卫千户。

如果能抓住客氏，魏忠贤就能更上一个大台阶，处于核心位置。于是，他翻脸不认魏朝，拼命巴结讨好客氏。魏忠贤长得比魏朝高大健美，又心计百出，善于揣摸女人的心理，很快地得到了客氏的喜欢。

魏忠贤与魏朝两人争风吃醋，竟大打出手。熹宗得知两人争夺客氏，大笑道：“你们两人争一妇人，也有意思，这事我不便强断，还是由客氏自择吧！”客氏选择了魏忠贤。魏朝羞惭而出，被熹宗派到凤阳去看守皇陵，不久就被魏忠贤和客氏害死。

魏忠贤与客氏做了假夫妻，在客氏的支持下，两人施展出了浑身的手段，开始讨好皇帝，攫取权力；网罗党羽，为非作歹。司礼监是掌握宫廷礼仪制度和皇帝奏章的部门，十分重要，而司礼监中的秉笔太监更是“掌笔杆子的”，其位置之重要，可想而知。本来这一职务应由为人正直、做事恭谨而又富于学问的人担任，魏忠贤的品德是否符合要求先不说，可他并不识字，没有这一硬的条件，竟然在客氏的支持下当上了秉笔太监，熹宗的荒唐可想而知，客氏的“能力”也可想而知。

魏忠贤旦夕侍奉于皇帝左右，对熹宗的秉性喜好摸得一清二楚，真可谓对症下药，权势也就逐日大了起来。原来，熹宗皇帝和其他艺术家皇帝、淫棍皇帝、暴君皇帝大不一样，他是一个匠人皇帝，其实这么说还不够，应说他是一个木匠迷皇帝。熹宗确实很聪明；本匠活上的天分尤其高，他不仅能制作一般的木器，还能盖房子，刷油漆。对于一些小的机巧，尤其

喜爱，刀锯斧凿之类，样样精通。他曾在宫中仿照乾清宫造了一座小宫殿，还造了蹴圆堂五间，种种玲珑小玩物，也造了不少。他在引绳削墨的时候，聚精会神，绝不分心，若遇别人打扰，当然就不耐其烦了。魏忠贤总是摸准时刻，趁他沉浸于匠人之乐时去奏事，于是，熹宗就给他一句话："朕知道了，你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就可假借君命，肆意胡为。

魏忠贤与客氏二人的行径，也引起了许多内官和大臣的不满。司礼监王安持正不阿，从内廷参劾魏忠贤和客氏，御史从外廷参劾，熹宗无奈，只好让客氏出宫而居，把魏忠贤交给王安诘问。但熹宗平时依靠这两人惯了，无此二人，简直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客氏又与魏忠贤设计，害了王安，从此二人更无忧虑。

为了更牢地把握权威，魏忠贤想建立他亲手指挥的军队。他串通外臣，让他们写奏章倡议开内操，经皇上批准，魏忠贤就从锦衣卫中选拔了几千兵士，配备火器，在紫禁城内日夜操练。魏忠贤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军中，牢牢地控制住了军权。这支军队在宫内鸣枪放炮地操练，竟把尚未满月的皇子惊死。后来人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势力更加庞大。

一天，熹宗来视察这支军队，魏忠贤就让太监在熹宗的面前试放火铳，不料火铳爆炸，不仅炸烂了太监的手，还差点伤了熹宗。熹宗此人倒也大度，不仅不以为意，还嘻嘻而笑，若无其事。但不知他是真的不在乎呢，还是惧怕魏忠贤。

这二人驾空皇帝，威慑后妃，引起了张皇后的不满。张皇后曾多次训斥客氏，并想将她处死，多亏了熹宗说情解释，客氏才得以保住性命。从此，魏忠贤和客氏对张皇后恨之入骨。他们诬告张皇后不是张国纪的亲生女儿，买通了一个死囚犯，要他供称张皇后是自己所生，见熹宗不信，他俩又诬告张皇后的父亲谋反，并想立客氏的侄女为皇后。又未得逞。客氏侦知张皇后怀孕，就派心腹宫女去做手脚，在替她捶腰时伤及胎气，令张皇后流产。张皇后所生的三男二女，均被魏忠贤害

死，造成了熹宗无后。

至于其他的妃嫔，魏忠贤更是想杀就杀。客氏与光宗的选侍赵氏不睦，魏忠贤就假造了一道圣旨，令她自杀了。冯贵人曾经劝熹宗不要搞什么内操，遭到了魏忠贤的忌恨，就在熹宗面前进言，说她诽谤圣躬，被赐以自杀。熹宗不知此事，经成妃奏知，熹宗也不哀痛，客氏知道了，又把成氏幽禁在别的宫中。裕妃张氏得罪了客氏，客氏就在熹宗面前大进谗言，说她有外遇，怀的是野种。熹宗怀疑，便把她打入冷宫，客氏又从中大做手脚，不让进膳，使之活活饿死。

魏忠贤和客氏不仅肆意伤害后妃，还把熹宗视若无物。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忽发雅兴，来西苑游玩。正巧魏忠贤和客氏也在游湖，坐的是皇帝的龙船。熹宗来了，魏忠贤不仅不惊慌，反而拒不让船，熹宗也罢了，竟不敢与魏忠贤争执，便命两个小太监划着小船，下湖游乐。魏忠贤的龙船之上鼓乐喧天，酣饮高歌，而皇帝的小船上冷冷清清。真乃皇天不佑善人，忽起一阵大风，把熹宗的小船吹翻，两小太监落水而死，好在皇帝是真龙，不怕水，才爬上岸来。

其实，早就有人提醒过熹宗，只是熹宗执迷不悟罢了。一天，熹宗闲步走进后宫，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张皇后说："是《史记》中的《赵高传》。"熹宗问当朝之中有无赵高，张皇后说："便是魏忠贤。"熹宗听后，默然不语，此后也无悔悟之举，但张皇后却从此为魏忠贤所恨了。

魏忠贤对内是如此，对外是大力发展组织，网罗党羽，他的死党不仅布满了朝廷，还遍布天下，时人把魏忠贤操纵的内阁称之为"魏家阁老"。他收了许多干儿、义孙，他的干儿、义孙再结党徒，其组织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在魏忠贤的党羽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五虎"均是文臣，起参谋作用，包括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和倪文焕。崔呈秀曾因贪污被御史告发，就投在

了魏忠贤的门下，乞为干儿。魏忠贤一见之下，觉得甚为投缘，就引为心腹，在魏忠贤的扶持下，崔呈秀升任兵部尚书，再迁左都御史，掌握兵权，势倾朝野。其余几人，均由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拜他为义父，都升至御史、尚书等很高的官职。

“五彪”包括田尔耕、孙云鹤、崔应元，许显纯、杨寰五人。与“五虎”不同的是，他们是武臣，专门替魏忠贤捕人杀人。其中田尔耕最为凶恶，东林党人的一些著名领袖均死于其人之手。他与魏忠贤之侄魏良辅是至交，时人有“大儿田尔耕”之虐称。其余四人或是锦衣卫指挥，或是刑狱之官，都是魏忠贤的杀人工具。

“十狗”包括周应秋、李鲁生、李蕃等人，他们或为吏部尚书，或为御史，都是魏忠贤的心腹，其品行也极其低下，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

魏忠贤对于忠贞朝臣的迫害，主要表现在对东林党人的残酷杀戮上。东林党人由当时朝野之中的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大多学问渊博、品格刚毅，他们多关心政事，忧国忧民，经常聚集谈论国家大事，是当时的“清流”。

右都御史杨涟是东林党人，他见魏忠贤如此专横跋扈，无恶不作，便直言上书熹宗，其书长达一千八百多字，他收集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从魏忠贤的出身、品性、经历及所犯罪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揭露。魏忠贤听说了，也很恐惶，急忙跑到熹宗那里哭泣求饶。熹宗十分昏庸，竟命首辅大臣魏广微写诏叱责杨涟。魏广征措辞十分严厉，把杨涟狠狠地训了一顿。魏忠贤又假装要辞出东厂的职务，请求免去一切官职，出宫居住。熹宗倒觉得他十分可怜，还好好地劝慰了他一顿，要他忠心办事。

熹宗接连数日罢朝，等再上朝时，但见警卫比以前森严了许多，魏大中等人见杨涟的奏章没有见效，便率朝臣七十多人冒死上疏，结果不仅没有撼动魏忠贤，杨涟、左光斗等一些东

林党人全被罢了官。

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十分愤怒，甚至一些闭门不出的老臣也出来上书。工部侍郎万燝上言道："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见了这道奏章，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吗？若不严办，哪还了得！"当即假传圣旨，廷杖百余下，未出几日，万燝便伤发而死。

后来，魏忠贤又借翻前朝旧案之机，诬蔑他们接受贿赂，迫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打死在狱中。杨涟死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天启六年（1626 年），魏忠贤又逮捕了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被杀害，史称杨涟等人为"前六君子"，高攀龙等人为"后七君子"。即便对已故的东林党人，也追夺封诰，东林党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株连所及，连别人称赞附和弹劾魏忠贤也不可。中书吴怀贤曾在读劾奏魏忠贤的奏章时击节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被抄家杀头。百姓言语之间冲犯了魏忠贤，当然也不会逃脱此厄，被剥皮、割舌的百姓不计其数，以至路人相逢不敢言语，只能以目相示。

魏忠贤的这种残酷的镇压，连普通的百姓都奋起反抗。当魏忠贤派人去苏州一代逮捕"后七君子"一些人时，苏州人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活动，许多人涌上街头，把捕人的锦衣卫摔夺下马，魏忠贤的同党、太守毛一鹭吓得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苏州人的痛打。当然，后来魏忠贤对反抗者又进行了大肆的逮捕和杀戮。

魏忠贤气焰薰天，其同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奏疏中凡提到他的地方，都不敢直称其名，而称"厂臣"，内阁拟旨之时，竟称"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皇帝并称，魏忠贤也俨然以皇帝自居，无丝毫谦退之

举。

每年的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这一天，正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小走狗献殷勤、表忠心的大好时机。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另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魏忠贤的生日了，许多无耻之徒忙着替他准备寿礼，往魏家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路。魏忠贤家每天早上出来开启大门，都见大门外的寿礼堆积如山，其上写着送礼者的姓名，其阿谀奉承之辞，不可尽道，这都是那些不能直人其门者的无奈之举，至于能够登上魏忠贤门槛的人，也同样难以计数了。

魏忠贤自称“九千岁”，到祝寿这天，官员们拥挤不堪，争相趋拜，踩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自不是什么新鲜事。祝寿的人恨不得显出自己的声音最高，自己的最为情真意切，你喊一句“九千岁爷爷”，我就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与“万岁皇帝”，相去只有一百岁。

魏忠贤如此，客氏也不遑多让。客氏白天在宫中与魏忠贤密谋害人，晚上必回自己家里居住，据载还养了不少面首，就是朝中的大官，也有许多人供她淫乐。每天晚上回去时，侍从如云，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其仪仗不减御驾。她的梳洗妆扮、饮食起居有大批的丫环仆妇照料，其娇奢淫逸，宫中不及。她每天到家，家中的仆妇都要轮次叩头，或称老太太，或称千岁，其排场尊荣，皇后太后犹有不及。据说客氏得获膳食秘诀，凡是熹宗的膳食，唯经她亲自调制，方才合口，所以客氏能够专宠不衰。

魏忠贤与客氏“夫妇”可谓当世第一对夫妻了！

所谓物极必反，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大做美梦时，熹宗于1628年（天启7年）忽然去世。熹宗无子，遗诏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魏忠贤一伙立刻觉得失去了靠山，惶惶不可终日。

思宗（年号崇祯）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与熹宗的沉迷软弱很不相同，他倒是有些刚愎自用，因此，从性格上讲，他不

易像熹宗那样被人操持。据说魏忠贤曾想篡位，但其死党们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未下手。但思宗却很果断，继位后两月就罢了魏忠贤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官。这样一来，魏忠贤谋逆的希望就更化为泡影，他的党徒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此情，立即分崩离析，各求自保。

首先向思宗奏劾魏忠贤的是他的同党，其后东林党人又大举奏劾，魏阉的罪状举不胜举，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难抵其罪。直到这时，魏忠贤还心存幻想，求人去向思宗说情，当然遭到了思宗的严厉拒斥。这年十一月，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安置，未到任所，又下令逮捕。走到半途的魏忠贤和干儿子魏朝钦听到这一消息，知道再无生望，便上吊自杀了。思宗并不罢休，下令分解魏忠贤的尸首，把他的头悬挂在魏忠贤的老家河间府的城门上示众。

客氏当然亦无好下场。思宗下令，把客氏在洗衣房中活活用鞭子打死。同时诛杀魏忠贤的死党魏良辅（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客光先（客氏之弟）等人，抄没其家产，对于遍布全国的魏忠贤的党羽也来了一个大搜查，按罪论律，杀头、抄家、罢官、贬谪各有差等，魏阉之党从此得以肃清。

◎ 向上司汇报是晋升之道

即经常向上司汇报思想、工作，特别是文字上的“小报告”，以取得上司的宠爱而得以晋升。这是一种行之普遍有效的晋升方法。通过汇报可以表示自己的亲近和忠诚，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汇报中就解决某些问题提出建议而表现自己的才能，获得上司的赏识；进一步还可以对上司的决策施加影响。

汤恩伯是国民党将领，用“臭名昭著”来形容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此人在国民党内名声不佳：他官大架子也大，傲气十足，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

是军人，可更是小人，喜好打小报告和告密，是个令人惧怕的家伙。他手握重兵，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此人在历史上更是劣迹斑斑、罪行累累；就外交来讲，他对日妥协，无原则地宽待日本战争贩子和战俘，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就内政来讲，他为非作歹，涂炭百姓，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就政治来讲，他反对进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成为人民的凶恶敌人；就军事来说，他一直把人民军队当成自己的对手，较量到国民党失败的最后一刻。可以说汤氏一生是坏事做尽，罪不容诛。

就这样一个臭名昭著、劣迹斑斑的家伙，竟然成了蒋介石的宠臣、国民党的要人、南京政府的封疆大吏，有些军政头目，如顾祝同、陈诚对他还十分欣赏，汤恩伯在国民党军界还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起家，则完全是靠蒋介石的提拔。如果说蒋介石的军事助手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等人和胡宗南、关麟征、黄杰等黄埔系骨干，在大革命时曾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各有成功，为蒋所看中的话，那么汤恩伯在这方面却是空白。可他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当官之顺，升官之快，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当汤氏跨入国民党军界当官一马领先时，已经跟着蒋介石南征北战数年的黄埔门生和其他将领，难免有愤愤不满之心，因惧于蒋介石的威严而礼让三分，只有望汤兴叹，自叹不如。因此可以说汤恩伯是国民党官场上一颗奇怪的星。

汤氏原名克勤，取克己、勤奋之意；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出生于浙江武义县汤村镇。汤家在当地也算名门，祖辈为读书人，堪称书香门第。遗憾的是科举场上并无所获，屡试不中，汤家无炫耀之处。先辈的遭遇使得他虽为儒家之子却不愿再走父辈的习文之路，改为习武。

1918 年汤恩伯离开家乡，凭着扎实的文化基础，考上浙江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此校出过多少专业人才暂且不论，可出

过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除汤氏外，还有陈诚，该校名声由此而起。1920 年毕业后考进闽浙军讲武堂。次年毕业离校，他来到浙军服务，出任排长。1922 年春，他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主攻政治和经济，远离军事专业。虽然在攻读大学本科，可汤恩伯想从军，目标是盯着对中国许多青年军人很有吸引力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该校从创办到日本投降，招收本国学生断断续续有五十八期之多，毕业学生有数万人。至侵华前非皇族成员毕业生当上大将的就有八十七人之多。侵华的罪魁祸首也大部出于此校。“陆士”招收中国学生起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日俄战争前共招收三期，到抗战爆发共有二十八期。中国的“陆士”毕业生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三大来源之一，与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列。这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过许多名将。如一期生铁良、吴禄贞；二期生良弼、蓝天蔚；三期生许崇智、蔡锷；四期生蒋作宾、方声涛；五期生何成浚、陈仪；六期生孙传芳、阎锡山；七期生吴思豫、徐树铮；八期生张辉瓒、杨宇霆；九期生臧式毅；十期生蒋介石、张群；十一期生何应钦、朱绍良；十二期生钱大钧、何柱国，以及以后各期的黄国书、罗广文、孙元良、钮先铭等人。这所现代军事学校，当然成为汤恩伯向往的地方。

他进校并不顺利，虽说汤已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可没有政界名人或军界大员推荐作保的话进不了士官学校。1925 年 3 月他特意赶回上海，写信给东南军阀孙传芳，请求保举。孙传芳未予理睬。汤氏碰壁后，听取留日同学徐元樵的建议，登门拜访素不相识的浙江第 1 师师长陈仪。陈仪爱才心切，对汤的志向大加赞赏，同意以师长和陆士校友的身份，向日方保荐汤恩伯和提供路费。汤恩伯这才夙愿实现，进入士官学校十八期步科，迈出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为感谢陈仪，他易字为名，由“克勤”改为“恩伯”，以纪念恩人德泽。尽管他已几

进校门，军事、文化都已学过不少，可在士校里学习成绩并不理想，最后还是靠日本教官、后任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的关照，才得以蒙混过关，所以冈村就成了他的第二个恩师。

自清末、北洋至南京政府，日本“陆士”的毕业生是普遍受中国军界欢迎的人才，再加上每期的毕业生人数又少，他们一回到国内就立即成为中央政府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座上宾。到蒋介石主政后，对“陆士”校友更加看重，不少毕业生成为国民党的军事主官和部门主管。即使是新近学成归国的学生，也大都被蒋介石安排到身边服务，随时加以提拔，汤也如此。为此蒋介石成为汤恩伯的第三个恩人，也是使汤受益最大、汤一生报效的恩人。

1927 年夏天，汤恩伯毕业后离日归国，来到蒋介石的国民军总司令部担任参谋，开始结识蒋总司令。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任命的担任过战略方面军总司令的将领里边，资历最浅、和蒋介石来往时间最短的就是汤氏。说浅，他参加蒋介石阵营已是蒋执政南京政府后，面其他出任过师、军长的军人，大都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改组前后就已参加国民军或考人黄埔军校，没有参加过两次东征的已经算晚，北伐进军中当兵的军人几乎没有什么指望能当上高级将领，汤恩伯是个例外。他和平定商团叛乱、平定刘震寰及杨希闵叛乱、东征、南征、北伐等一系列国民军的战斗无缘，无资历可言。说短，蒋介石重用的高级将领里，有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和蒋来往，如何应钦、朱绍良等人；有人也在护法时期就已和蒋来往，如顾祝同、刘峙等人；最多的是在国民革命时期就已和蒋来往，如黄埔系成员。也就是说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前，他们已和蒋介石共患难共享乐。相比之下，汤恩伯朝见蒋介石、与蒋往来显得较晚。

在总司令部里，军装永远笔挺、外表一尘不染的汤恩伯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受到先后求学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执教于黄埔军校、同样注重军容仪表的蒋介石

的注意。除外表外，引起蒋介石注意的另一事因是汤恩伯这个人脑子很活，时常就一些军政要事提出自己的意见，通过不正常的渠道直送蒋介石，开初蒋介石不以为然，时间久了还挺赏识。蒋汤热线是汤晋升的最佳路线。送给蒋介石的材料，有谈军机大事，有谈社会问题，也有坑陷他人的小报告，尤其是后者在国民党上层颇有名气。而蒋介石偏是个对助手、部下富有猜疑心之人，助手和部下中也确有不少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之徒，故蒋对多少说一点真话、道一点真情的“汤氏文件”，越来越相信，比正式送上来的文件还看重，汤恩伯因此而走红。

没过数月他升为作战科长，主管全军作战、训练计划起草和实施。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要比实践好，训练要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汤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跑安排得头头是道；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于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损兵折将寻找理由，推卸责任。所以尽管他主管过全军作战计划的起草，后来带过几十万大军，却是一个蹩脚的统帅和军事家。他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胜仗，都是靠优势兵力、猛打猛攻和伤亡惨重换来的，而不是靠指挥艺术和军事造诣。论水平而言，在国民党军界上层他是个二三流将才，就这样一个人，二十余年中一直被蒋介石当成宝贝。

汤恩伯在司令部任职时间不长，后到由广州新近迁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任职。此校前期办在广州黄埔，第六期学生中有一部分随北伐军一起行动。蒋介石占领南京建立反动统治后，随军到宁的这批学生就成为军校南京阶段的第一批学生。军校两地办学，一分为二，需要增加大批教官和管理人员。蒋介石又特别重视军校，视军校为培养自己嫡系干部的摇篮，自黄埔军校办起，就挑选自己所信任的军人去军校任职。他的亲信、高级军事助手几乎全部在军校中任过教或受过训。汤恩伯也来到军校，出任管理干部，担任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任内搬

来洋人的军事理论，结合国民党军队实际，写出《步兵连教练之研究》一稿。此书送到蒋介石手中，大受赞赏。

蒋介石为把此文的理论变成实践，把汤调升军官团副团长，负责初、中级军官训练，以加强连、营制式训练。从训练所需要的理论和口才来说，汤恩伯是块好料子，他纸上谈兵的理论，滔滔不绝的口才，在军界上层人士中堪称一绝。

在军校里，汤恩伯遇到第四个恩人是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张将军十分佩服汤恩伯的才华，大有汤在军校屈才之感，故极力推荐，要汤带兵作战。1929 年春，汤恩伯升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旅长。此时的“教导师”非一般军队，两个教导师是最受蒋介石宠爱的嫡系军队之一，是蒋介石掌握政权、“统一”全国后按照现代军队的建制和培养方式组建的军队。官经过多次挑选，兵经过严格训练，武器优良、齐全，经常担当给其他军队作示范表演的任务，汤的师长就是以教育长身份兼职于二师的张治中。汤恩伯出任第一旅旅长，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在蒋的眼里，汤恩伯是个经过系统教育，具有相当理论基础的出色军事家。此时蒋介石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和党政干部，自己重用的来自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的“准黄埔系”人数有限，蒋介石在北伐时，先是只有一个军后是只有一个集团军，那时，还算人才济济，可以对付。可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央军事指挥体系和中央系统都要换上可靠的人，光靠以前这批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不够的。蒋自己培养的黄埔弟子，即使是一期生，也只有几年时间，不可能大量整批走上高级指挥岗位。所以在用人问题上正处于青黄不接时期，蒋发现汤恩伯这样一个“人才”，立即予以破格提拔。汤一跃而为中央军的重点旅旅长，此时认识蒋介石还不到两年，他的晋升在国民党军界是个奇迹。

出任旅长不到半年，汤恩伯调升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此职对其来说异常重要，虽说是副师长，可成为在国

民党军队里自成一系的开端。四师和他后来任职执掌的八十九师以及十三军，成为他的基本队伍和势力范围。一方面这些部队是蒋介石所倚重的精锐之师，另一方面又是别人无法插手的汤氏王国。中原大战起，为对付第一次倒蒋大联合，蒋介石几乎出动全部机动兵力，开赴前线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数十万大军较量。第四师也被拉到山东战场，参加胶济路方面的作战。在前线，四师一是参战，对付连战皆捷的晋军，可汤恩伯部并未投入作战；二是督战，因主持山东军事、第一军团总指挥韩复榘面对倒蒋晋军，无心抵抗，逃往胶东，蒋介石派出中央军前来增援。名为增援，实为逼实力并未受损的韩复榘反攻，果然韩部和中央军联合起来一举扭转胶济线上的被动局面，使得胶济线成为山东战场最早反攻的区域，山东战场成为中原战场最早的反攻地区。

中原大战结束，汤恩伯调升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陆二师在国民党建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前身是第一集团军第九军，第九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三师创建于大革命时期，是继一师、二师之后建立起来的又一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新式军队。从广州时期起，3 师就成为蒋介石的精锐之一。南征北战，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三师师长、九军军长、二师师长（1929 年初在编遣中九军改编为二师）均为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助手、准黄埔系头目顾祝同。到中原大战结束，顾祝同已经数度升迁，高奏凯歌，出没于蒋介石左右和军事指挥中枢，第二师交给汤氏执掌，这件事本身说明汤的地位之高。当然此时蒋介石授予的中将、少将、师长、军长已经不少，可像汤那样年龄三十出头，跨入中央军才三年余，又是师长、又是中将，在当时是个例外。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二：制造矛盾

制造矛盾就能制造机会。小人制造矛盾的智慧不可谓不高。他时时刻刻盯着别人的细节，随时准备打一个楔子在里面。

制造矛盾就能制造机会。小人制造矛盾的智慧不可谓不高。他时时刻刻盯着别人的细节，随时准备打一个楔子在里面。英雄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小人从局部的微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比如，小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最最细枝末节的一个举动把一个人排挤掉。英雄像太阳一样，发热发光，排山倒海般解决问题；小人则不同，他总想四两拨千斤，从小处着眼，姿态很低，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与人交谈，则总是揣摩人的心理活动，探听别人的隐私，打听小道消息，等等。进入别人的环境，则眼光游离不定，四处乱瞅，总

想发现点什么。这就是他的特点，像蝈虫一样。

◎ 挑拨离间

挑拨离间就是想方设法破坏异己与那些同异己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的关系由亲密转向生疏，由信任变为猜疑，扩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挑拨离间，是小人常用的手腕之一。

小人制造矛盾的智慧不可谓不高。他时时刻刻盯着别人的细节，随时准备打一个楔子在里面。英雄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小人从局部的微观的角度看待解决问题。比如，小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最最细枝末节的一个举动把一个人排挤掉。英雄像太阳一样，发热发光，排山倒海般解决问题；小人则不同，他总想四两拨千斤，从小处着眼，姿态很低，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与人交谈，则总是揣摩人的心理活动，探听别人的隐私，打听小道消息，等等。进入别人的环境，则眼光游离不定，四处乱瞅，总想发现点什么。这就是他的特点，像蝈虫一样。

在打击异己时，就不会有人给异己以大力支援，因为那些原本可能会给异己大力支援的人早在小人的挑拨离间之下，不再信任他们。

更有甚者，那些原本和小人的异己关系紧密的人还可能对小人的异己产生怨恨之情，而小人有时正是利用这种怨恨之情让他们自相残杀，从而得渔翁之利。

欧洲流传着这样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可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

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也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既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这种制造矛盾和纠纷的本领，在小人那里有着特别的用处。依靠这个本领，他们可以加官进爵，可以窃权误国，可以打击异己，可以滥杀无辜。

唐朝奸相李林甫为相期间，嫉贤妒能，睚眦必报，整日不琢磨事，专琢磨人。他琢磨哪些人呢？大凡声望功业出己右者，皇上厚待者，势位将逼己者，才名显于时者，均在“琢磨”之列。

表面上看，李林甫甜言蜜语，好像很关心人，实际上，暗藏杀机，有自己的险恶用心。他常常挑拨他所反对的人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各个击破；或在两败俱伤时，坐收渔利。户部尚书裴宽，平时为皇上所器重，李林甫怕他有一天人相，威胁自己，便设法阻拦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贼有功”，皇上表彰了他，李林甫心内忌之。二裴之间本有矛盾，他总算从中找到了缺口。

李林甫怂恿裴敦复买通杨玉环的姐姐，在皇上面前说裴宽的坏话，致使裴宽坐贬为睢阳太守。接着，李林甫又采取明科暗降的手法，借口裴敦复有战功，奏请皇上让他充任岭南王府经略使。裴敦复不太乐意，稍稍迟疑，没有及时赴任，则被李林甫反奏一状，坐“逗留京师”，贬为淄川太守。就这样，李林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裴宽和裴敦复赶出京城，何谈人相？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 527 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门媳妇，选中的姑娘在秦国，于是就派出一名叫费无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费无忌看到姑娘长得极其漂亮，眼睛一转，就开始在半道上动脑筋了。费无忌想，如此漂亮的姑娘应该献给正当盛年的楚平王。

尽管太子娶亲的事已经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经逼近国都，尽管楚宫里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费无忌还是骑了一匹快马抢先直奔王宫，对楚平王描述了秦姑娘的美丽，说反正太子此刻与这位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费无忌说动了心，但又觉得事关国家社稷的形象和承传，必须小心从事，就重重拜托费无忌一手操办。三下两下，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费无忌巧施妙手，为楚平王纳来一位貌若天仙的妃子，自然哄得国君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深得楚平王的宠幸。费无忌此时虽然春风得意，但内心里却一直惴惴不安，因为他清楚这件事对太子建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屈辱，太子建无力跟父王讨得公平，将来即位后肯定会车裂他费无忌以泄心中怒气。一想到这里费无忌就夜不能寐，好容易睡了也是恶梦不断，常常惊得一身冷汗。为了能够高枕无忧，费无忌决定设计谋害太子，以清除心头的这处大患。

首先，费无忌要想办法让太子远离王宫，先图个眼不见心不烦的清静。于是他就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他们靠近中原；我们楚国处于偏僻的南方，很难和晋国抗衡。我发现城父（今河南宝丰东）是通过中原的大门，如果在此地扩建城墙，扩充军备，再派强干的太子建前去驻守，这样太子和君王一南一北控制国土，就便于向中原扩展，进而称霸天下了。"楚平王听了费无忌的一番高论，认为很有道理，就命太子建驻守城父，派伍奢跟着他。

费无忌把太子支到了远离国都的边疆，初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太子建一天不死，他的忧虑就一天不能消除，因此又日夜在楚王面前毁谤太子建，说："自从我把秦国女子送进您的后宫，太子就非常怨恨我，对您也有埋怨，您可要多少有些戒备啊！"费无忌不时地这样吹风，搞得楚平王也六神无主起来。费无忌抓紧时机，诬告太子建在城父独揽兵权，渐生叛逆之心，准备勾结齐晋两国将方城山以外的地方控制起来，自

立为王，背叛楚国。楚平王本对太子建有了戒备，就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召回伍奢查究这件事。伍奢知道是费无忌谗害太子，就对楚平王说："大王怎么能听信小臣的话呢？先前大王听信谗言收纳了太子建的未婚妻，这已经够严重的了，现在怎么能再听信谗言以致葬送了父子之情呢？"伍奢的这一席话可谓字字中的，切中要害，说得楚平王也有些狐疑。费无忌赶忙劝谏，说："伍奢乃太子叛乱的死党，大王怎能听他胡言乱语？现在大王不铲除太子，等到他叛乱之时就后悔都来不及了！"费无忌的劝谏终于使楚平王下了决心，把伍奢拘禁起来，又派人去暗杀太子建。

由于朝中正直之士的事先通知，太子建带着儿子公子胜连夜逃往宋国，后又来到晋国，与伍奢的儿子伍子胥一起共谋复仇大计。连绵战火就此揭开了序幕，给各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费无忌谗害太子，迫使他出逃，虽然得到楚平王的支持，但国人对他的真面目却看得很清楚；再加上由于要找费无忌报仇，太子建多次帮助吴国打败楚国，弄得国无宁日，因此楚国人十分恨他。公元前515年，令尹子常为了取悦国人，就杀了费无忌。费无忌用尽心思，最终没能安享荣华，反面落了个身与名俱灭的悲惨下场。

费无忌伤害太子建，胆小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中止这种伤害，必欲将太子建置于死地而后快，否则被伤害者可能的报复行动会令他寝食难安、夜不能寐，甚至会逼得他发疯。费无忌的这种作为是典型的小人作为，而胆小的小人一旦走入了报复他人同时又害怕被人报复的怪圈后就几乎没有了走出来的可能性，这种内心的焦虑会增加他的神经质乃至于歇斯底里般的情绪波动，同时也会让他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在小人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成为社会群体中不可救药的破坏性力量中的一员。小人"修炼"到了这个境界，也就使人愈发不可得罪了。

◎ 见缝插针

秦桧，字会之，生于1090年（宋哲宗元佑五年），江宁

人。其父是一个七品县令，由于出身低微，秦桧早年生活较为坎坷，曾经当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一职业可谓牢骚满腹，曾怨愤道："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在徽、钦二帝被擒时，他已官至御史中丞，已算是个不小的权臣了。他到底靠什么飞黄腾达起来的呢？秦桧的发迹离不开"矛盾"二字，首先是利用了宋金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制造利用了老皇帝与新皇帝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制造利用了君臣、臣臣之间的矛盾。

公元1126年，钦宗即位掌权未过多久，金军副元帅斡离不就带兵包围了汴京（今河南开封），宋钦宗慌了手脚，准备车驾，企图逃走。主战派李纲等人看见，连忙劝阻，要求钦宗留下，以安定人心。钦宗虽然留下了，但极为软弱，倾向于主和派的意见。当时，斡离不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一）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绸缎一百万匹。（二）尊称金帝为伯父，要钦宗做侄皇帝。（三）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对于金人的苛刻条款，北宋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割地问题，关系到国防大计，尤为敏感。这时的秦桧，尚未露出卖国贼的嘴脸，他主张只能割燕山一路，余地不能割。在作为使者与金人谈判的过程中，秦桧也还能坚持上述意见，回北宋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

1127年，粘罕与斡离不会师于东京城下，钦宗遍调四方兵力救援京师，但终因兵微将寡，且远水不解近渴，东京城被金人攻破，徽、钦二帝被掠。1127年3月7日，金人立北宋遗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取代北宋政权。这时的秦桧，还有正直之心，他认为，若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天下英雄必会群起而讨之，张邦昌也不会长久。金人不听，秦桧反对立张邦昌为帝，被粘罕和斡离不捉去。

在被金捉去的第一年里，秦桧侍奉徽、钦二帝，尚未见有什么劣迹。不久，徽宗听说康王赵构即位，便修书与金世宗议和，并派秦桧前往。金世宗留下了秦桧，并把他转送给自己的弟弟挞懒，从此，秦桧神差鬼使一般，追随挞懒，成为挞懒的忠实仆人，

在挞懒被杀后，他仍忠于金国，以出卖南宋为己任。

1130年，挞懒带兵攻打南宋的北方重镇正阳（即今江苏的淮安），带秦桧一同前往，其意是放秦桧南归。当时有人问挞懒为什么把秦桧放回去，挞懒说："我曾经多次把秦桧放在军前考验，觉得这个人表面上有些不驯服，可内心里总能委曲求全，做事很合我的意愿。如今要灭亡南宋，只靠武力还不够，还应该内外夹攻，里应外合，如果秦桧能在南宋朝廷中做个内应，我们取南宋岂不是容易的多了吗?"他这番话说服了众人。

秦桧与他的夫人王氏一起"逃"回南宋，在路过涟水时，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抓住，要杀死他。秦桧慌乱说："我是前朝的御史中丞秦桧，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时，船中的一穷秀才上来凑趣，装作认识他的样子，一见面就大作其揖说："中丞回来了，这些年辛苦了!"并与他亲密交谈。丁祀见有人认识他，便送他到了朝廷，就这样，秦桧回到了南宋。

但对于他的归来，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秦桧说自己杀死了看守人员，自己和王氏连逃了二千八百里，回归南宋，朝中许多大臣认为这不太可能，一路之上，金人盘查严密，岂容一对汉人夫妇自由往来？再问起同被俘获的朝臣情况，他也支吾不清，有许多地方不符实情。秦桧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都极力为他辩护，再加上在前朝给人留下的较好的印象，高宗赵构还是很信任他。

宋高宗赵构的政府一诞生，历史就决定了其尴尬的命运。其一，当时北宋灭亡，南宋危险，朝野上下抗金情绪高涨，为了收拢人心，高宗要表示抗金，要做出抗金的姿态来。其二，他又不愿意坚决同金人作战，其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了金国，徽、钦二帝还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其三，宋朝一直重文轻武，如果积极抗金，许多将领可能就会趁机壮大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比金人还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的南宋王朝必然是先做做抗金的样子，然后再妥协投降。这种状况，就被秦桧利用了。

秦桧回到南宋之时，宋高宗早已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先

被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带兵闯进宫去杀人威逼，要求他让皇位于太子，由太后听政，后幸得张浚等人起兵讨伐苗、刘二将，他才得以复位。金兵即攻克扬州之后，高宗慌忙逃到镇江，后又逃到临安，再逃至明州、越州。这时，秦桧携带妻奴来到越州，见到高宗。秦桧介绍了徽、钦二帝在金国的情况，并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正被金兵追得无立足之地，见到了秦桧，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况且秦桧又自吹跟随挞懒数年，深谙挞懒秉性，信函一到，必能议和成功。在召见秦桧后不久，高宗竟与人说道："桧忠朴过人，与其一谈，朕高兴得夜不能寐。"

秦桧在做了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以后，更加体会高宗的心意，弄得高宗心中十分熨贴，在1131年又被提升为右相。这时，秦桧提出了"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策略；按照这一观点，就等于把北方的土地拱手送给了金人。当时，南宋军队中的将领主要是由河北、山东等地的军人组成，这些人不愿回去受金人的统治，因而，他这一策略遭到了广泛的反对。秦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具体提出了"二策"，即以南宋的河北人归还给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刘豫是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他这"二策"果然轰动了朝野，弄得大臣士民纷纷公开反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高宗不得不于1132年的6月，以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的罪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后来，金人的使节来到南宋，提出的议和方法竟与秦桧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秦桧是早与金人串通好了的。

秦桧被罢相之后，采取的方式是静观以待其变。他深深地知道，金人灭亡南宋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南宋迟早还会主张议和，他也就会被重新起用。果然，在1135年，金主粘罕死，其弟挞懒得势，过了几年，挞懒又恃兵威胁南宋，早已被吓破了胆的宋高宗，又起用了秦桧为相，让他主持议和。对于任秦桧为相，朝廷上的许多正直大臣表示忧虑，许多人上书劝阻，但高宗企图让秦桧来往于两国之间，救护南宋小朝廷。

1138年（高宗绍兴八年）五月，金人再派来使，重申前几次

提出的议和条件，态度十分蛮横强硬。秦桧见高宗态度明朗，形势在逐步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他就准备不顾群臣，只抓住高宗一人，强行推行议和政策。在与金人谈判的前夕，秦桧再来试探高宗，也再三地促成他下定与金人和谈的决心。在几次朝会之后，秦桧都是一个人独自留下来与高宗密谈。

第一次密谈时，秦桧说："臣僚们多是畏首畏尾的人，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大事，和议之事，请陛下只与我一人商议决断，不要让其他的人干预。不知可否？"高宗说："我只派你一个人来主持此事。"秦桧又说："我对这件事是有信心的，只是不知陛下是否下定了决心。请陛下考虑三天再定，免得我行事时有不方便之处。"

过了三天，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高宗说："我的信心已经很坚定了！"秦桧说："我恐怕还有考虑不周，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之处，请陛下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他们进行了第三次密谈，秦桧觉得高宗的信心不再动摇了，就去坚定地实行他的投降方针。

秦桧先拿出他准备好的议和方案，让高宗签了字，然后一个人主持议和谈判，不许其他大臣干预。在议和时，金国派来的"谕江南使"和"明威将军"带来了议和国书，非要求高宗跪拜不可，否则，议和不成。正在万分为难之际，朝臣中有人引经据典，说是高宗守丧三年未满，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如果行此大礼，既属不孝，又属不吉，金朝使者这才勉强应允，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在金使面前，在和约上签字。

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粘罕死于政敌之手，达懒又死于政敌金兀术之手。金兀术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为理由，处死了挞懒，当然，金国也就不再以议和为方针，而是要长驱直入，灭亡南宋。于是，在秦桧签订和约之后一年，金兀术就率兵南下，直取河南、陕西，陕西、河南诸州纷纷陷落。这不仅惊醒了高宗的安乐梦，也使秦桧十分震惊。金人撕毁盟约，秦桧议和无效，恐怕要遭贬黜了。他为了弄清高宗对金兀术人侵的真正态度，就找了一位心腹大臣，前去试探。

此人见到高宗，试探着问："金军长驱直人，陕、豫诸州陷落；张浚虽有陷州之责，但毕竟忠勇，尚可委以重任，使之领导抗金。"高宗听了此话，拍案大怒说："宁可亡国，我也不用此人！"

秦桧得到了这一消息，心也就放回肚子里去了。原来，张浚是一位坚定主张抗金的将领，失陷陕西诸州，并非张浚的责任，乃是由于金兵势大，高宗不用张浚，说明高宗并非真想抗金，还是希望议和。

正在此时，抗金名将岳飞出现在河南一带，在刘锜的协助下，在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金兀术闻岳家军到来，就恐惧后逃，真有闻风丧胆之势，很多金将，已准备降宋，在这种形势下，岳飞准备乘胜追击，他豪迈地与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

前线的胜利却吓坏了秦桧和高宗。秦桧怕金兀术向他问罪，高宗在经历了苗傅和刘正彦两位将军的叛乱之后，也心有余悸，深恐将领势大，难以控制，所以也不愿岳飞继续北上。正当岳飞雄心勃勃地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却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刘锜、岳飞"择利班师，不可轻进。"不久，岳飞又在朱仙镇大败了金兀术，准备渡过黄河，乘胜追击，秦桧慌了手脚，在一天之内，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飞撤军。所谓金牌，就是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把金牌举过头顶，骑马奔驰，见者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其催逼之急，可以想见。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1141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四月，秦桧以明升官职，暗夺军权的办法把韩世忠、岳飞、张俊召入朝廷，"论功行赏"，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削去了他们的兵权。金兀术听到了南宋这一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当即又做出一副重整军马、进攻南宋的样子，威胁南宋把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国，并要杀掉抗金最为坚决的将领。

于是，秦桧开始精心组织安排，准备杀掉岳飞等人。他先

派谏官万俟卨制造、收集伪证，然后又串通张俊，收买了岳家军的重要将领张宪的部将王贵、王俊等，令王贵、王俊诬告张宪和岳飞的儿子岳云，把张宪和岳云捕入狱中。在送交高宗的“罪证材料”中，有一封伪造的书信，其中有岳飞令张宪举兵之辞，高宗看了，惊惧不已，立即批准逮问岳飞。

岳飞被人骗入大理寺，他看到岳云、张宪遍体鳞伤，不禁怒火中烧。他袒出脊梁，露出母亲所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在场诸人无不震惊。问官何铸在审查材料时见所告不实，就向秦桧请求撤销此案。秦桧当然不肯，把案子转交死党万俟卨审理。岳飞等人虽经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

在迫害岳飞的过程中，秦桧已代表南宋同金兀术签订了“和约”，规定两国以淮水为界，割唐、邓二州与陕西诸地；岁贡银两、绢匹各二十五万；北方人流寓江南者，任其归回旧地。高宗没想到条件如此低，不仅满口答应，甚至还心存感激，连忙发誓同意，这就是宋金对峙史上的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约”。岳飞被关已两月有余，秦桧等人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在逼迫岳飞签字画押时，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后来，秦桧在老婆王氏的怂恿下，发出密令，将岳飞、张宪、岳云等人处斩。在行刑之时，还特嘱多设防卫，以免有人劫法场。对岳飞的亲朋故旧，也不放过，杀戮流放，极尽迫害之能事。

对于岳飞的被害，当时就引起了公众的愤怒。韩世忠已被罢职，但他还是当面质问秦桧说：“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有何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莫须有”是宋时的口语，意思是也许有。韩世忠听了，十分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怎可服天下人！”

秦桧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奸徒，他之所以能在南宋时期兴风作浪，实在跟他纵奸有术大有关系。

他善于见缝插针，造谣离间，拨弄是非，借此制造国与国、君与臣以及群臣之间的矛盾，打击异己，拉拢自己的势力。他利用金宋之间的矛盾，在总的方面抓住了金强宋弱的特点，利

用南宋积弱不振的局面，讨好金国，谋取私利。他利用新老皇帝之间的矛盾，抓住高宗极怕迎还“二圣”或是金人让钦宗在北方立朝的心理，牵制高宗，让他乖乖地跟着自己走。即使有一时的不便，他也不丧失信心，而是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他制造利用君臣之间的矛盾，把握宋高宗对武将的疑忌和防范的心理，借高宗之权，杀了岳飞的头；大臣李光在讨论政事时顶撞秦桧，秦桧就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秦桧才慢慢地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结果使得高宗对李光十分不满。他还在群臣之间制造矛盾，张浚本来是赵鼎的好朋友，曾推荐赵鼎做宰相，经过秦桧的离间，赵鼎对张浚反目成仇，反去帮助秦桧排挤张浚。后来，赵鼎也被秦桧排挤，两人晚年在贬所相会，谈起前因后果，才恍然大悟，知道为秦桧所骗。就这样，秦桧在朝廷之中竟能左右逢源。秦桧的这种做法看来很简单，但要掌握到火候上则十分不易，一旦使用纯熟，往往能生出奇效。

◎ 激化矛盾

不顾道德感情上的牵扯，灵活主动地干预和应付临时发生的矛盾，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激化矛盾，使其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是小人常用的伎俩。历史上成功的例子是刘腾利用几次政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和地位。

刘腾是北魏宦官。字青龙，原是北魏平原城民，北魏政府将此地的部分城民迁徙，刘腾也随着徙民队伍来到了当时南兖州的谯郡（今河南商丘市东北），后来因事受了宫刑，被送进北魏宫中当了一名宦官。刘腾资质伶俐，长期的宦官生涯，造就了他善于见机行事的品格，靠着这些条件，他便从一个低级宦官一步一步地爬上了高位。

魏孝文帝元宏当政时，志欲统一南北，不断进行讨伐南朝的战争，并多次亲自领兵南征。孝文帝的皇后冯氏，与宫中一个叫高菩萨的人关系暧昧。狡猾的刘腾，深知掌握皇后的丑行在权力斗争中的价值。他惊喜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

孝文帝之女彭城公主丧夫后，冯氏欲将她再嫁给自己的弟

弟。彭城公主不愿意，冯氏就以皇后的身份强行逼迫。公主被逼急了，赶到孝文帝处，诉说了自己不欲再嫁的本愿，并告发冯氏与高菩萨的不正当关系。这时，恰巧刘腾也奉命来见孝文帝。将信将疑的孝文帝立即召见刘腾，让他证实公主所告发的事情。狡猾的刘腾立即看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知道，此时为冯氏效忠是死路一条，而揭发冯氏，既能讨皇帝喜欢，也是自己晋升的一个机会。他立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合盘托出。果然如刘腾所料，刘腾因为对皇帝尽忠，被升迁为冗从仆射。

这次升迁使刘腾更加细心地揣摩主上的心意，抓住时机。不久，皇帝让刘腾和另一个宠臣茹皓到民间征召大批美女。刘腾接到旨意，格外卖力，采用种种手段，将百姓中大批有姿色的少女带到宫中，博得了皇帝的欢心，又被升为中尹、中常侍，并特加龙骧将军称号。以后，又被提升为大长秋卿、金紫光禄大夫、大府卿。

北魏延昌四年（515 年），宣武帝元恪病逝，北魏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也日益复杂激烈。元恪有三个皇后：于氏、高氏、胡氏。其中高氏最有权势，既是皇后，又与皇帝是表亲。她性情妒忌，害死了宣武帝宠爱的皇后于氏。宣武帝在世时，皇子又全早夭，后继无人。后来，宣武帝又看中了胡氏。胡氏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很懂得在凶悍妒忌的高氏而前如何保护自己。北魏旧规，生子若立为皇太子，其生母就得被处死。所以，宫中后妃都愿意生公主或者亲王，不愿意生太子。胡氏怀孕后，别人都劝她想个办法，以便万一生男孩后保命全身。她却说："天子怎么能没有后代继承大位呢？我怎能因害怕一身之死而使皇家不生育嫡子呢？"宣武帝知道后很受感动。不久，生了个男孩，即后来的孝明帝元诩。胡氏不但未被处死，反而更受到宠爱。宣武帝死后，元诩即位，高氏成为皇太后，其生母胡氏成为皇太妃。这种格局，潜伏着一场宫廷斗争的危机。

当时身居要位的刘腾对此了解得清清楚楚，钻营升迁的本能使他又在盘算着如何应付并利用这场危机，以及选择谁作为自己的新靠山。很明显，高氏虽为皇太后，但宣武帝已死，高

氏势单力薄，不会有什么前途。胡氏虽然是皇太妃，地位略低于高氏，但当今皇上是她的亲儿子，而且年仅七岁，一切都得听其母胡氏的。将来胡氏很可能取代高氏，成为皇太后掌握大权。所以，刘腾暗暗选定了胡氏为新的靠山。

这时，凶悍骄横的高氏也日益感到胡氏对自己是个威胁，便准备将胡氏害死。这时刘腾讨好胡氏是个绝好的机会，他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侯刚、于忠、崔光等朝中重臣。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将胡氏保护起来。高氏阴谋败露，失去皇太后的地位，入瑶光寺当了尼姑。胡氏于是成了皇太后。后来，胡太后又临朝听政，掌握了朝中大权。而刘腾因为保护胡太后有功，被提升为崇训太仆、中侍中，加封为长乐县开国公，以后又升为卫将军、仪同三司。这个自幼受宫刑的宦官，又娶了妻子，被封为钜鹿郡君，所受赏赐仅次于诸公主。他所收养的两个儿子，一个为郡守，一个为尚书郎。

胡太后执政后，荒淫无耻，与小叔子清河王元怿肆情淫乱，并委之以朝政。但元怿与刘腾之间矛盾很深。刘腾身居要位，曾授意吏部提拔他的弟弟，而元怿把吏部的奏章给压了下来，对此刘腾深为怨恨。胡太后的妹夫元乂也深受元怿压制，对他怀恨在心。刘腾便与元乂合谋，定下了除掉元怿之计。刘腾捏造了御膳太监揭发元怿以金帛贿赂收买他们，企图毒杀皇帝的假口供，令孝明帝深信不疑。在孝明帝离开胡太后前往显阳殿时，刘腾将永巷门紧闭，将胡太后关在嘉福殿内。元乂也命卫士将元怿抓起来。刘腾又称诏召集公卿，准备给元怿加上大逆之罪。众人虽知元怿冤枉，但害怕元乂权势，不敢持异议。只有尚书仆射游肇有异词，但无济于事。元怿当夜被处死。然后，乂、腾二人又矫诏废掉胡太后，将她禁闭在宣光殿内。

刘腾通过宫廷政变，爬上了权力的顶峰。朝中的生杀大权，皆握于他与元乂之手。八坐、九卿等大臣，每天早晨得到他府上恭候接见，知道他的旨意后再到府署办公，皇帝形同虚设。

〔第三篇〕

厚黑媚眼术：点头哈腰低声

甜言蜜语，曲结语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全不生效，等于娼妓之海誓山盟。娼妓之面厚矣，毁弃盟誓，则厚之中有黑。劫贼之心黑矣，不顾唾骂，则黑之中有厚。……孟子书上有“阘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步出孔庙也宜哉。

——李宗吾厚黑媚眼智语

恭术即是谄媚之术。谄媚者身披“亲情”、“忠义”之类的外衣，带着迷人的微笑，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常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之术有时候用于上司，有时候用于大众。

小人“体贴”，不管是对上司还是群众。只要对他有用，就会成为他谄媚的对象。所以，小人有时候甚至经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俗语说：“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人在仕途，虽然凶险，只要深得其道，也能游刃有余，尤其是对待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危险性是不大的，只要你别去摸老虎的尾巴，只顺着老虎的毛去抚摸，细心揣摸，投其所好，浑身上下充满了驯虎员的意识，那么这只老虎就会跟你走，你也就会真正地体会到“狐假虎威”的滋味。但如果要做到这些，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天良丧尽！

小人不仅谄媚上司，也谄媚同僚甚至下属，以便拉帮结派。只要是他能够加以利用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加以拉拢。对不同的人，他又会投其所好、对症下药，施以不同的拉拢手段，形成亲近程度不一的帮派关系。有些时候，他仅仅靠着一件事情，利用人们在某一问题上不同的看法，就能轻易地迷惑住许多人，被一些人视为知己，从而钻入某一阵营，或者建立起某一阵营。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三：奉迎蒙蔽

——奉迎与蒙蔽是封建官场上两大不败的法宝。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

奉迎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上两大不败的法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细细想来，实在很有些道理。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却又祭不起这个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 李莲英谨慎奉迎

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人，在清代，河间也像河北的南皮一

样，是个出产太监的地方。李莲英的同乡沈兰玉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个有头脸的太监。李莲英的家境十分贫困，从小就无父母，大概因失去管教的缘故吧，李莲英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就是不务正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流氓。他曾因私贩火药被逮捕，释放后以缝皮鞋为生，后因羡慕沈兰玉有钱有势，就把心一横，自己阉割了生殖器，投奔了沈兰玉。

李莲英先是在梳头房当一“侍奉巾栉”的小太监，他一直在寻找暴发机会，他深深地知道，只靠这样一天天地熬下去，是无论如何也熬不出头的。所谓皇天不负有人心，机会终于来了。

一次，慈禧太后想改造一种新的发型，弄来弄去不满意，一连几天，梳头的太监挨骂挨罚，无计可施，回到房里成天垂头丧气。李莲英一听，计上心来，立即跑出宫去，钻入妓院。妓院原是他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此次前来，决非为了领略妓院风光，而是由于他深深地知道，妓女们是最会打扮，也最赶时髦的女人。他在妓院里刻苦学了三天，掌握了几种最新最漂亮的发型。

回来之后，他肯求专门替慈禧梳头的大太监向慈禧推荐自己。开始，梳头太监怕再挨罚，不敢推荐，经李莲英再三恳求，并亲做了示范表演，梳头太监这才敢向慈禧报告，再加上李莲英的老乡沈兰玉也向慈禧吹风说李莲英心灵手巧，慈禧就同意让他试一试。

李莲英知道，此后半生全在这次梳头上了，这一宝如果押得好，就可飞黄腾达，如果押不好，那就鸡飞蛋打。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从妓院里学来的本领尽数使在慈禧的头上，给她梳了一个当时妓女中最流行的发式。梳完以后，慈禧左照照，右照照，十分满意，心情也就好了起来，一高兴，就让李莲英当了梳头太监。

李莲英的第一步是成功了。他知道，仅靠第一步成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继续努力，尤其是必须取得慈禧的信任，成

了她的心腹之后，才能长期受宠。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了。咸丰皇帝知道慈禧太后十分能干，又有权力野心，怕自己去世以后慈禧会专权。于是，他跟当时的权臣肃顺商议，把她比作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其意是打算把他废掉后处死。钩弋夫人是汉武帝晚年最为宠爱的妃子．是汉昭帝刘弗陵的生母，武帝临终前，怕自己死后立弗陵为帝，钩弋夫人母以子贵，再加上十分年轻，容易干政专权，就把她处死了。咸丰皇帝想借鉴前朝故事，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真是天赐良机于李莲英，咸丰皇帝的这些话。却偏偏被李莲英听见了。他知道机会来了，便连夜出宫，跑去告诉了慈禧的妹妹。慈禧的妹妹是一位亲王的老婆，听了这一消息，吓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天一早，她就赶进宫中，报告了慈禧。

慈禧是个十分沉着老辣的女人，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以后，慈禧使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力量，对咸丰皇帝施加影响。真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咸丰皇帝终于把处置慈禧的事搁了起来。

咸丰死后，同治即位，时年只有五岁。慈禧太后搞了一次政变，杀掉了咸丰临死时指定的三个“顾命大臣”，罢免了其他“顾命大臣”的职务，掌握了宫廷权力。从此，慈禧开始了她长达近五十年的统治生涯，李莲英由于这次告密和在政变中出力，被慈禧太后视为心腹之人，并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信任。

但李莲英从始至终都贯彻他的四字方针：一是谨慎，一是奉迎。

一次，慈禧出宫，路过李莲英的府第，李莲英的府门上挂着“总管李寓”的匾额，慈禧凝望了片刻。李莲英虽是太监总管，但挂上这种牌匾，未免招摇。李莲英没有忽视慈禧的这一神情，等回到宫以后，即刻向慈禧请了一会的假，回到家

中，摘下匾额，撕下上面的金字，跑到慈禧面前说："奴才不常回去，小太监不知好歹，居然在我家门上写了'总管李寓'的匾额，我这是头一回看见。我刚才回家一趟，摘下了匾额，撕下了金字，把那个混帐小太监狠打了一顿，送内务府查办了。"慈禧心里本来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说，便烟消云散了，就让他放了那个小太监，不必送内务府查办。李莲英之谨慎，一至于此。

一次，一位大臣买了一件西洋钟，想献给慈禧，又怕不中慈禧的意，就请来李莲英，让他先看看这钟到底如何、原来，这是一件做工精巧、价值昂贵的自鸣钟，每当报时之时，钟内神龛会自动开启，走出一个小人，小人展开条幅，条幅上写有"万寿无疆"四字。这钟的设计，不可谓不极尽巧妙了。但李莲英思索了一会，还觉不妥。他说："万一这机器出点毛病，小人手里的条幅只展开了三个字，成了'万寿无'字样，你的身家性命还保得住吗?"那大臣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去退了自鸣钟。

后来，李莲英又把自鸣钟弄来，把小人手中条幅上的字换成"寿寿寿寿"四字，即使发生任何故障，也不会出现"万寿无"的咒骂之语了。李莲英处处小心，时时在意，这两件事可见一斑。

至于奉迎，李莲英可谓是挖空心思了，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太监能够像李莲英那样奉迎有术的。他当了梳头太监之后，不久就把慈禧的喜恶摸得一清二楚，往往不待慈禧开口，他就能事先替她安排好，弄得慈禧十分舒服。在李莲英休假时，别的太监服侍慈禧，简直是动辄得咎，受够了责罚，以至许多太监跪请李莲英不要休假，那些对李莲英有怨恨的太监，见除了李莲英实在无人能使慈禧满意，也就不再想扳倒他了。

关于李莲英奉迎事例，那实在不胜枚举，兹举几件小事来看一下。

慈禧经常到太监值班的屋子去坐一会，慈禧走后，李莲英就把她曾坐过的凳子用黄缎子布包起来，从此再也无人敢用屁股去沾一沾这凳子。日子一长，屋子里的十二把凳子竟有八把包上了黄布，慈禧太后见了，觉得李莲英真是又细心又忠诚。

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两次放生。慈禧爱别人称她“老佛爷”，当然要做做不爱杀生、行善积德的样子给人看看。特别是六十大寿之际，更要做出一番“功德”来，好让天下世人都知她慈禧有好生之德。

李莲英见拍马的机会又到了，就绞尽脑汁地想出并试验出一些绝招来奉承慈禧，这些“招”在今天看来都还有些难解之处。

在六十大寿这一天。慈禧按预先安排好的计划，在颐和园的佛香阁下放鸟。一笼笼的鸟摆在那里，慈禧亲自抽开鸟笼，让鸟儿自由飞出，腾空而去，李莲英让小太监搬出最后一批鸟笼，慈禧抽开笼门，鸟儿纷纷飞出，但这些鸟儿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吱吱喳喳地飞回笼中来了。慈禧又惊奇又纳闷，还有几分高兴，便问李莲英说：“小李子，这些鸟儿怎么不飞走哇?”李莲英跪下叩头道：“奴才回老佛爷的话，这是老佛爷德感天地，泽及禽兽，鸟儿才不愿飞走。这是祥瑞之兆，老佛爷一定万寿无疆!”

一般说来，李莲英的这个马屁可谓拍得极有水平，但这次却拍马屁拍到了驴腚上，慈禧太后虽觉拍得舒服，但又怕别人笑话她昏昧，要显示一下“英明”，于是怒斥李莲英道：“好大胆的奴才，竟敢拿驯熟了的鸟儿来骗我!”

李莲英知道慈禧不会把他怎样，别人十分害怕，他没有慌张，反而大有应变之才。他不慌不忙地躬腰禀道：“奴才怎敢欺骗老佛爷，这实在是老佛爷德感天地所致。如果是我欺骗了老佛爷，就请老佛爷按欺君之罪办我。不过，在老佛爷降罪之前，请先答应我一个请求。”

在场的人一听，李莲英竟敢讨价还价，吓得脸都白了，哪

个还敢吱声。大家知道，慈禧虽号为老佛爷，实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许多因服侍不周或出言犯忌的人都被她处死，哪个敢像李莲英这样大胆。慈禧听了这话，立刻铁青了脸，说："你这奴才还有什么请求?"

李莲英说："天下只有驯熟的鸟儿，没听说有驯熟的鱼儿，如果老佛爷不信自己德感天地，泽及鱼鸟禽兽，就请把湖畔的百桶鲤鱼放入湖中，以测天心佛意，我想，鱼儿也必定不肯游走。如果我说错了，请老佛爷一并治罪。"

慈禧也有些疑惑，便来到湖边，下令把鲤鱼倒入昆明湖边。真也奇了，那些鲤鱼游了一圈之后，竟又纷纷游回岸边，排成一排，远远望去，仿佛朝拜一般。这——下子，不仅众人惊呆了，连慈禧也有些迷惑。她知道这是李莲英在糊弄自己，但至于用了什么法子，她却一时也猜不透。

李莲英见火候已到，哪能错过时机，便跪在慈禧面前说："老佛爷真是德配天地，如此看来，天心佛意都是一样，由不得老佛爷谦辞了。这鸟儿不飞去，鱼儿不游走，那是有目共睹的，哪是奴才敢骗蒙老佛爷。今天这赏，奴才是讨定了。"

李莲英说完，立刻口呼万岁，舞拜起来，随行的太监、宫女、大臣，哪个不来凑趣，一齐跪倒，真乃人、鱼、鸟共贺。事情到了这份上，慈禧太后哪里还能发怒，满心欢喜，把脖子上挂的念珠赏给了李莲英。

据后人回忆说，李莲英先把鱼虫放在纱笼里，固定在岸边水中，鱼虫慢慢地从纱笼网眼里钻出来，便在岸边布满了一溜，鲤鱼要吃鱼虫，当然就会游到岸边来了。

要说这是小的奉迎的话，那大的奉迎可就祸国殃民了。

颐和园的修建耗资三千万金，这些巨款，从何而来呢？原来，自从中法之战中国在马江失败之后，福建水师就丧失殆尽，清政府决定大办水师。这事由李鸿章主持，但李鸿章接连奏请朝廷，筹集军费，却是总不获准。李鸿章无奈，只得亲自到朝中打探消息。李莲英便传出话来，对李鸿章说："太后近

年，老想找个地方静居，要造个园子，只愁没有款项，时常感到烦躁，所以遇到各省筹款的奏折，往往不许。”李鸿章听了这话，知道李莲英的意思，两人就密商起来。

于是，他们两人定议，借建海军筹款的名目，责成各省每年定期定额输款，就中提出一半，做筹建颐和园的经费。慈禧太后听说了这一消息，当然十分高兴，连连夸奖李莲英忠心能干。

李莲英也深深地知道，慈禧如果失去了权势，自己就首领难保。于是，他开始经营“三窟”。他见光绪帝即位，气象不凡，便想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他，光绪帝看透了李莲英的用心，不加理睬，但慈禧却非常喜欢，竟昵称她为“大姑娘”。后来，李莲英又巴结上了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在光绪帝要处置他时，隆裕皇后从中劝阻，终于使李莲英老死家中。

李莲英可以说无恶不作，他干预军政大权，做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公开卖官鬻爵，肆意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他死后，宫中的存银未及起出，很多人为侵吞他的财富而争得你死我活，后来被隆裕皇后据为私有。他历年来搜刮的财富，宫内宫外加起来，达上千万两银子之多。

李莲英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太监，他既有权、有钱，罪恶昭彰，又能得以善终，在中国历代太监中，实属少见。其实，他的秘诀就在谨慎和奉迎两点上。奉迎使他发迹，谨慎使他长保富贵，尤其在经营退路上，池和. 以往的权监都不相同。李莲英实在是一个大宫廷内部能够游刃有余的人。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人人都喜欢奉迎，更何况有些奉迎并不仅仅是空口说白话呢？所以善于奉迎之人往往易于发迹，但善于奉迎之人又往往一旦发迹便得意忘形，所以不能保持长久。像李莲英这样以谨慎贯穿始终，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就显得弥足珍贵了。所以，李莲英能寿终正寝。

李莲英之善于奉迎，恐怕也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之一，也许只有能够不受奉迎之人，才能真正保持清醒的头脑，立于不

败之地。

李莲英在慈禧与光绪的斗争中，是始终站在慈禧的立场上的，但在表面上，他对光绪深表同情。光绪被囚禁在瀛台时，慈禧派人送给光绪的食物，有时是馊臭的。李莲英常以请安之机，偷偷地在衣袖中藏些糕点带给光绪，使光绪感恩戴德。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室避难于西安的路上，李莲英见光绪衣着单薄，当着众人的面，马上脱下自己的外罩给光绪披上。一路上问寒问暖，照顾得尽心尽力，连下人都为李莲英的善良所感动。

李莲英为人机灵、嘴巧，善于取悦于慈禧，这种机灵常常为慈禧和下属解脱困境。

慈禧爱看京戏，常以小恩小惠赏赐艺人一点东西。一次，她看完著名演员杨小楼的戏后，把他召到眼前，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一些赐给你，带回去吧！"

杨小楼叩头谢恩，他不想要糕点，便壮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尊贵之物，奴才不敢领，请……另外恩赐点……"

"要什么？"慈禧心情高兴，并未发怒。

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字'给奴才。"

慈禧听了，一时高兴，便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慈禧举笔一挥，就写了一个福字。

站在一旁的小王爷，看了慈禧写的字，悄悄地说："福字是'示'字旁，不是'衣'字旁的呢！"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岂非有欺君之罪，不拿回去也不好，慈禧一怒就要自己的命。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他一时急得直冒冷汗。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去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过来。旁边的李莲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

一‘点’呀!”杨小楼一听，脑筋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慈禧正为下不了台而发愁，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就这样，李莲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

李莲英一生大量受贿于朝廷内外官员，但受贿的地点从不选在皇宫里，比如，白云观的后花园，就是他一个受贿之处。据说，在皇宫里，有三间大屋存放着他几百万两白银，他因惧怕财产之巨而招来大祸，在慈禧死后他离开皇宫以前，全部捐给了朝廷。但在宫外，他仍有巨额存款。

李莲英为人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他连任了同治、光绪两朝内务府大总管，他得到的这一切全靠的是慈禧太后。1908 年，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李莲英在料理了丧事之后，丝毫不再贪恋权势，离开了他呆了几十年的皇宫。三年后，李莲英一命归西了。

◎ 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严嵩父子

明代的严嵩可谓是一位大大的名臣了，但何以为名呢？不在是功业，不在其才学，不在其韬略，而在其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为奸之道。

真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严嵩的为奸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奉迎方法，使得他人阁二十年，擅权二十载，直到八十七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还得保首领。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地说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宫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 1480 年（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 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

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兄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之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且专门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地实施。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这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对世宗来说，经过这么一搅腾，有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世宗的羽翼也就开始丰满了。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

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歌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相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世宗嘉靖七年（1528 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人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严嵩不久就升了官。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进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留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

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

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夏言也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尤其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同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

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鄙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他罢了官，因为世宗早就看他别扭。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豆蔻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弄得世宗都十分感动，越发受到世宗的宠眷，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上所述，夏言是严嵩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他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他。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污陷他，至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不陷害死夏言，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

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去了曾铣，严嵩又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蕃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铨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就弛乱不堪，西北有蒙古人，东南有倭寇，终世宗一朝，边乱不断。严嵩其人虽致权有方，但在筹画边防上却绝无能耐。当时，边防诸将知道严嵩当权，多把财物乃至军饷贿赂了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只要买通了这“二丞相”，连连失地也能官运亨通。否则，就是常胜将军也必遭贬斥。因此，边防大坏，军士饥疲，无力阻挡鞑靼人的进攻。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鞑靼部的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危急万分，严嵩作为当朝首臣，不仅不思抗击，还遍嘱诸臣，不得报告皇上。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谁执其咎？”于是，兵部发出命令，各军不得轻易出战。待各路勤王大军到时，严嵩又推荐他的亲信死党仇鸾作为全权指挥，节制诸路兵马。明军见城下鞑靼兵烧杀抢掠，只做壁上观，如同隔岸观火一样地悠闲无事。严嵩遍示诸将，鞑靼人无非是抢掠财物，抢够了他们自然会退去的。果然，鞑靼人不久就押着大批的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这时的仇鸾就派几路大军跟在敌人屁股后面送行，杀了数十个百姓，抢了一些财物而归。

世宗虽信道教，似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对敌人直逼城下，还是觉得难受，不禁要找个人泄愤。世宗把兵部尚书丁汝夔逮捕入狱，严嵩怕他揭露自己，连忙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让世宗杀了他，但真当世宗发怒要杀丁汝夔时，严嵩又不敢出来为他讲

情，结果丁汝夔被杀掉了，临刑前，丁汝夔大呼："严嵩误我！"

东南一带的抗倭事宜，也被严嵩破坏得不成样子。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清正廉洁，入京后没有拍马溜须，严嵩父子就心中不忿，找了个借口，将他下入狱中。俞大猷实在无钱贿赂严嵩，倒是朝中诸臣看不过眼，便凑了一些钱，送给严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保全了一条性命。

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地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鸾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蕃犹嫌太少因而将其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蕃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蕃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娇妻美妾，列子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蕃曾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著名者：与数沈鍊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1551 年），锦衣卫经历沈鍊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

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奸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人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而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而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

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鍊被贬到保安，但沈鍊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

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他的官，同时贬严世藩守戍边地。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吏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两年后（1567 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

◎ 邓绥示弱击败阴皇后

永元七年（95 年），汉和帝年届十七，在全国范围内选用美女充实后宫，年方十五岁的邓绥也被选入宫中，邓绥高大丰满，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在宫中如云的美女中仍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宫廷中的人都为她的美丽所折服，并且她为人聪慧，非其他女子所能比，所以，她一进宫便得到了汉和帝的无比宠爱，第二年的冬天便被封为贵人，皇后阴氏从此被皇帝疏远.

邓绥富有心计，她知道宫中的斗争异常残酷，而她一个弱女子刚刚进宫，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她必须将自己的政治野心隐藏起来。所以，皇帝对她越是宠爱，她越是谦逊守法，注意搞好宫中的上下关系。她在宫中小心谨慎，一言一行都恪守宫廷礼法。对待阴皇后，她更是小心侍奉，关怀备至。对待其他嫔妃，她经常克制自己，与她们不发生冲突，她还常给宫中的宦官、杂役等人施以小恩小惠。这么做的时间久了，宫中对她一片赞美之声。汉和帝对她更加宠爱，这使她逐渐有专宠后宫的趋势了。

邓绥虽然得到汉和帝的专宠，但她知道自己刚入后宫，根基不深，难以马上扳倒阴皇后，坐上皇后的宝座，因此，她仍

用尽心机，刻意显示自己的贤淑。

有一次，邓绥生了病，汉和帝批准她的母亲、兄弟入宫探视，不限制看望的时间和次数，这是皇帝的特恩。但是，邓绥却劝汉和帝说："宫中是禁地，陛下让妾的家人长时间的在内廷逗留，这就会使陛下担上辜私之名，臣妾对此深表担忧。这么做对上、对下都不利，我不愿意这么做。"这番话着实令汉和帝欢喜，他连声赞叹说："别人都以能多次进入内廷为荣，而你却深以为忧，能够自我抑制，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内廷中的皇后、嫔妃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她们佩戴各种各样的金银手饰，身穿亮丽的衣服，呈现出一派富贵俗艳之气，而邓绥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加修饰，不戴饰品，只穿浅色素雅的衣服，这在一片俗艳之中尤如出水芙蓉，更加引起汉和帝的注意和喜爱。同时，邓绥的这一举动又使阴皇后和众嫔妃误以为她甘愿淡泊，不争宠献媚，这使她们对邓绥开始掉以轻心了。

邓绥害怕得罪阴皇后，所以，每当汉和帝临幸她的时候，她都称病请免，但汉和帝却无节制地临幸其他嫔妃，虽生了不少皇子，但都因先天不足而早夭，邓绥装做对此非常着急，常常有意为此哭泣、叹息，又多次选取美女，让汉和帝临幸，以便多生龙子，这样，汉和帝更加宠爱她了。

汉和帝宠爱邓绥，宫中对邓绥也是一片赞美，这使阴皇后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她开始憎恨起邓绥来了，几次对邓绥恶语相向。一次，汉和帝病重，阴皇后暗地里说："皇帝死后，我临朝称制，一定要把邓氏满门抄斩，不让邓氏全家留下一个活口。"这句恨话被宫内杂役听到了，而宫内的杂役们多数早已是邓绥笼络好的心腹了，这句话很快便传到邓绥那里，她决定以此作为反击阴皇后的机会。

邓绥对这件事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当着众宫人的而，她痛哭一场，她一边哭一边说："我竭心尽力地侍奉皇后，可是她却还不能宽容我，看来我确实应该死了。妇人虽无从死之

义，但是我死可以上报皇帝的宠爱，中解宗族之祸，下不使阴后有‘人彘’之机。”这番话表面上看是邓绥自谦自怜，没有害人之心，其实她话中有话，绵里藏针，直刺阴皇后。原来“人彘”有个典故，汉高祖刘邦死后，阴险毒辣的吕后迫害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将戚夫人的手足全都砍去，让她住在猪圈中，称她为“人彘”，邓绥这番话无疑是将阴皇后比做吕后。

说完这些话后，邓绥拿起毒药，作势要饮毒自杀。自然她身旁的宫人会将她拦住，夺走了毒药。

这件事传到汉和帝那里之后，他对阴皇后的话非常气愤，对邓绥却更加怜惜了。

永元十四年（102 年），阴皇后因为巫蛊、诅咒一事被废，忧愁而死。不久，邓绥由贵人晋封为皇后，达到了她的政治目的。

自从邓绥进宫之日起，她就认清了自己最强有力的异己，这就是阴皇后，但当时，邓绥刚刚入宫，根本没有能力动摇阴皇后的地位，并且稍有不逊都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她不得不将自己的真实面目和意图隐藏起来，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异己。

而邓绥伪装出来的谦恭也着实令阴皇后迷惑了一阵子。而这为邓绥赢取了时间。她在这段时间内，一是想尽办法获得汉和帝的宠爱，一是笼络大批的宫人，让他们做自己的羽翼。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精心营造，她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此时的阴皇后也看透了邓绥的本质，当阴皇后再想控制邓绥时，她却已经无能为力了。

小人知道在自己力量弱小时如何保全自己，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以此来麻痹异己，让异己对自己掉以轻心，自己则在暗中积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抛弃伪装出来的弱势，凭借自己积聚的力量给异己以致命的打击。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四：达意应对

——小人总是以上司意志为意志，以上司善恶为善恶，逢迎阿顺，从不违逆上司，一心只为取得上司的欢心。

小人长于以上司意志为意志，以上司善恶为善恶，逢迎阿顺，从不违逆上司，一心只为取得上司的欢心、亲信。悦主意以求亲，说主言以取容。达意，就是能明白上司的意图，理解上司的心思，敢讲上司想讲而不能讲的话，敢做上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 段祺瑞“达意”见宠袁世凯

上司的意图往往捉摸不定，善逢迎者必须下功夫掌握上司的心意，提出自己的对策。段祺瑞就是一个善于达意的人。他从一名勤务兵升至陆军大臣，达意起了关键作用。

第三篇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 年 3 月 6 日生于一个官宦人家。段祺瑞的祖父段佩，在太平军起义后，参加了地主武装——团练，担任哨官，后升至管带。1861 年加入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官至淮军统领，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段佩对他的孙子段祺瑞抱以希望，在段祺瑞 8 岁那年，段佩将他带到江苏宿迁。让他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家私塾读了 7 年书，因此，段祺瑞对兵营的生活非常熟悉。段祺瑞 15 岁时，他的祖父段佩病死于军中，他将祖父的灵柩送回合肥安葬，然后又回营，当了一名勤务兵。

1881 年（光绪七年），段祺瑞 17 岁，转而来到黄海之滨的威海卫某军营，投靠其堂叔段从德，补上了一名哨书。1882 年，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在家遇害。不久，他的母亲也病故，段祺瑞担当起家庭的重担。1885 年，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近代陆军学堂。这一年，段祺瑞虚龄 21 岁。1887 年（光绪十三年），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奉令赴旅顺监修炮台。1888 年冬，清政府选派数名武备学堂学生到德国深造，经过严格的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录取。1889 年春天，段祺瑞来到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学完军事理论后，转到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 年冬天，段祺瑞学成回国，这一年他 25 岁，担任北洋军械局的委员。1891 年，段祺瑞改任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教习，前后达 5 年之久。

到此时，段祺瑞已在军营和军校生活了 22 年。在这 22 年中，他当过勤务兵，当过学生，当过教师。优异的成绩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有军事理论的高级知识人士，特别是他在德国的深造，使他身价倍增，为以后的升迁打下基础。当时中国的军队，仍以抡大刀片的湘军、淮军为基础，没有正规化的军队，一旦正规化的军队建立，段祺瑞这样的人才就必然得到重用。后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段祺瑞果然受到重用，因为训练新军必然要用新式的教官。

1894 年 11 月 15 日，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小站编练“定武军”。1895 年上半年编练 4000 多人，12 月 26 日，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袁世凯计划扩编军队为 7000 人。新建陆军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支新型部队，段祺瑞被吸收入新建陆军，任炮队的统带。这支炮队拥有各种炮 60 门，马 474 匹，官兵 1523 人。可以说，段祺瑞是我国第一位炮兵司令。这个炮队有个随营学堂，段祺瑞兼任“监督兼代理总教习”。在新建陆军中，段祺瑞开始追随袁世凯。袁世凯发现段祺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对他用心栽培，段祺瑞由此逐步高升，飞黄腾达。

当时在新建陆军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人称北洋三杰，人们还根据其特点称其为：“龙、虎、狗”。这三人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这三人都官居要职，王士珍、段祺瑞曾任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还任过临时执政，冯国璋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都是在袁世凯的一手提拔下官居要职的。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为皖系和直系，段祺瑞成为皖系首领，冯国璋成为直系首领。从 1896 年起，段祺瑞先后在袁世凯手下担任过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第六镇统制等职。

1901 年，经袁世凯推荐，段祺瑞以三品知府衔兼任武卫右军务学堂的总办，负责训练北洋常备军。1903 年 12 月，袁世凯担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推荐段担任会办处军令司正使，并建议加副都统衔。1906 年 3 月，段祺瑞任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1909 年该学堂扩建为“保定军官学堂”，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陆军军官学堂。辛亥革命后，该学堂又改名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0 世纪初，中国选派赴日留学生学习军事，保定军官学校又设立了留学预备班。段祺瑞又兼任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的职务。

段祺瑞的发迹得益于袁世凯，袁世凯发迹得益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段祺瑞多次兼任陆军学堂的督办、教习等职，使得军队中有许多军官是他的学生，当段祺瑞当上北洋政府的陆

军总长和内阁总理的时候，他的学生有许多都聚集在他的麾下，形成很强的势力。

1902 年，直隶省广宗县召村人景廷宾率众起义，掀起了抗捐抗“洋差”的斗争。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起义军烧教堂，杀外国传教士，高举“扫清灭洋”的大旗。袁世凯令段祺瑞率北洋新军 2000 余人，镇压起义军。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段祺瑞由正三品的候补知府升为正二品的候补道台。一个月后，段祺瑞又戴上花翎，还加上了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

1905 年，中国陆军举行了河洄秋操。1906 年，中国陆军举行了彰德秋操。这是中国陆军两次重要的军事演习。河洄秋操于 1905 年 10 月在直隶省河洄县举行，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军事演习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段祺瑞任总指挥，南军由王英楷为总指挥。南军假定以江苏北部和山东为后防基地，向北进攻；北军假定后备兵力驻防于直隶北部及山西省境内，双方在河洄决战。10 月 25 日，北军在段祺瑞的指挥下，转守为攻，向南军发起猛烈进攻，北军充分发挥炮火的优势，南军步步后退。10 月 25 日，袁世凯、铁良下令停战。

彰德秋操于 1906 年 9 月在河南彰德举行，仍以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北军仍由段祺瑞为总指挥，南军以第八镇制统张彪为总统官，实际上由黎元洪任总指挥。10 月 20 日，南北两军形成对垒之势，双方以马队搜索对方布兵情况。22 日，双方于汤阴县南郊“交战”。23 日晨，南军后翼受到北军的攻击。24 日，北军转守为攻，南军反击，双方难分难解。袁世凯下令停止演习。

彰德秋操，北军略占优势。段祺瑞两次担任秋操的北军总指挥，指挥得当，这有利于巩固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同时，使他的威望大增。

为什么段祺瑞能受到袁世凯的信任与重用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段祺瑞刚毅、果断、敢任事，掌握有先进的军事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段祺瑞工于计谋，善于体察袁世凯的意图，适时

地给袁世凯出谋献策。

袁世凯凡有重要的事，都要听取段祺瑞的意见。1907 年 8 月，清政府看到袁世凯的实力太强，已经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就对袁明升暗降，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袁的亲信也随之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职务。段祺瑞被任命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1908 年，清政府以袁世凯有足疾，将其开缺回原籍养病。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清政府将北洋军编成两个军，以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军南下镇压起义军，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留守北方。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训练，一手操纵的军队，荫昌指挥不动，在前线不肯用力作战，因而革命军取得节节胜利，清政府不得已起用隐居于彰德洹上村的袁世凯。

10 月 14 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以足疾未愈，不肯出山，但他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遂秘密电召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到洹上村密商。由于段祺瑞是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便骑马由小道赴彰德，走了 7 天才到达。

由于袁世凯不肯出山，清政府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调遣海陆军。袁世凯看时机已成熟，就复出主持军事，由冯国璋代替荫昌到湖北前线指挥作战，以段祺瑞接管第二军留守北方。

段祺瑞赴北京接任，途中，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令段祺瑞速往山西处理“善后”事务。这时，山西已爆发革命，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清政府派石家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往山西镇压。吴也是革命党人，与山西协商，准备进攻北京。袁收买吴禄贞手下的骑兵营长，于 11 月 7 日将吴刺死于石家庄火车站。吴被杀，革命军难以进攻北京。

不久，袁世凯回到北京，任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领第一军，负责指挥湖北军事，而让冯国璋北上统领禁卫军。袁世凯为什么让段祺瑞代替冯国璋呢？袁世凯自有主意。冯国璋被人称为“北洋之狗”，他对袁世凯、对清廷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因之称为“狗”。然而，他不善揣摸袁世凯的心意，在武

昌前线猛攻，攻占了汉口，又攻占了汉阳，并对武昌进行炮击。

袁世凯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清王朝已走向穷途末路，这次革命运动，决非武力所能解决，必须采用软硬两种手段。狡猾的袁世凯要借革命的力量逼清皇帝退位，结束大清帝国的命运；最终自己从中取利。他的方法可谓一箭双雕，这支箭既要射中革命者，又要射中清政府。要实现这个目的，靠冯国璋是不行的。袁的心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冯国璋不理解袁世凯的阴谋，主战不主和，甚至以文天祥、史可法自诩。袁世凯知道，让冯国璋留在湖北前线，他必然只顾进攻，不顾其他，这样会引起革命势力的进一步高涨。那么，袁世凯挟敌自重的目的就不会达到。当时清廷对袁世凯重用，但对他十分猜疑。因此，袁需要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心腹去控制禁卫军。冯国璋在武汉前线刚立战功，让他到北平控制禁卫军必然不被清廷怀疑。

出于上述考虑，袁世凯让善解人意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对调，段南下，冯北上。

段祺瑞很理解袁世凯的心意，到湖北前线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并通过关系与革命军黄兴的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袁世凯心中想议和，口中不能讲，他人在北京，如讲议和仍有性命危险，而且要担当背叛清廷的千古罪名，必然为清廷所不容，议和的事也必然不顺利。因此，议和这件事必须要一位“聪明”的人去办，段祺瑞就是最合适的人。

段祺瑞虽然摸透了袁世凯的心思，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充分证明袁世凯想议和，才能有的放矢地工作。于是，段祺瑞派廖宇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廖宇春在北京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口中了解到，关于共和之举，袁世凯“心中已认为然，口不能言耳”。了解了袁世凯的确切意图后，段祺瑞和第一军参赞官靳云鹏及廖宇春等研究制定了实现共和的三策：一、运动亲贵，由清廷自动降旨宣布共和。二、由军队联名要求共

和。三、用武力威胁要清廷宣布共和。

靳云鹏进京见袁世凯，表示第一军愿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口是心非，还假惺惺地说军队、军心怎么一下子就变到如此地步？最后，他表示：你们握有兵权的这样做，我还有什么话说？但要让我有面目与世人相见。也就等于明白地告诉靳云鹏，随你们去干，只要不让我落个篡权之名就行。此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也表示如袁能倾覆清廷，愿让位于袁。

段祺瑞从湖北前线发电致清廷王公大臣，要求代奏，准许实行共和。内阁收到段电的第二天，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王士珍四人联名，表示反对共和，不能代奏。袁世凯反对共和是假，赞成共和是真，只不过玩弄阴谋，标榜自己清白。段祺瑞的第一策失败，清廷不宣布实行共和。

段祺瑞一策不成，又实行第二策，他联合了46名北洋将领，发出主张共和的电文，逼清廷宣布退位。清廷亲贵一片惊慌，经过讨论，决定退位，但仍然在拖延时间，期待时局发生新的变化。

段祺瑞决定实行第三策：武力威胁。段祺瑞与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联名电奏，声称要带兵进京，与王公大臣剖陈利害。随后，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撤至河北保定，作出率兵入京的样子。

1912年2月11日，隆裕皇太后决定退位，第二天颁退位诏书，大清帝国覆亡。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段祺瑞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袁世凯一上任，立即委任段祺瑞署理陆军首领，3月20日，又正式任命段为内阁陆军总长。1912年9月7日，段祺瑞又与黎元洪、黄兴同时被授以勋位。

段祺瑞在清廷退位过程中的表现，不只是单纯地为袁世凯帮了忙，同时，他也捞到了政治资本，他两次领衔发出主张共和的电报，被许多人所称颂，有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这就是其中之一。清朝被推翻，应归功于大量仁人志士和革命者

的浴血奋斗，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段祺瑞之流，他们只是利用了革命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篡夺了革命成果。

段祺瑞在逼清廷退位中的表现，使袁世凯对他更加信任，有关军事问题，重大决策几乎都与他商量决定。段祺瑞对袁世凯也是忠心耿耿，竭力为袁效劳。段祺瑞在袁世凯打击责任内阁，排斥、迫害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再次起到重要作用。

1913 年 6 月，袁世凯罢免李烈钧赣督、胡汉民粤督、柏文蔚皖督。7 月 12 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兼代理总理，调兵遣将，出谋献策，打败了李烈钧等人，镇压了二次革命。

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都督，后又当选为副总统，手中有兵、有地盘。袁世凯为控制黎，让他进京，黎不肯进京。袁派段祺瑞去催，黎元洪被迫进京。黎尚在途中，段祺瑞即受命署理湖北都督，端了黎的老窝，使黎无兵无权，只能在北京幽居，形同软禁。

段祺瑞学兼东西，胸有大志，为人刚毅、沉着、干练，具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他在辛亥革命中，能预见到清政府必然灭亡，赞成共和，促成共和，表现出一定的睿智，这一点，在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也表现出来。但段祺瑞骨子里是反动的，他赞成的共和，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独裁，没有什么民主可言。

段祺瑞有他自己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坚定的，他虽然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这种忠心违背他的思想时，他并不盲从，这正是他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原因。

◎ 陈宦袖藏三策升官

有时候上司的意图实在不好预先揣摸得到，可以多想几条对策，不到最后关头，不轻易表态，一旦捕捉到上司的一点点意图，马上把最和上司意见接近的对策献上，上司一定会对你大家赞赏。

陈宦生于 1869 年，湖北安陆人，字二庵。北洋武备学堂

出身。曾随锡良在四川、云南办过讲武堂。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陈任过第二十镇统制。袁世凯窃国后，陈宧任参谋部次长，很受袁的宠信。

1915 年，陈宧奉袁命率北洋军三旅进入四川，督理四川军务。次年，蔡锷率护国军由滇入川，他在泸叙一带顽抗。因南方各省先后讨袁，陈被迫宣布独立，旋为川军驱逐出境。

陈宧早年未发迹时，读书于邑中汉东书院（即抗战前的湖北省立第十中学，亦即现在的安陆市第224 中学。）

1887 年夏历新年将至，同学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欢度佳节，陈宧仍留院苦学。

丁亥年元旦他赋诗一首：

缊袍衣敝已经年，
十日无炊一粲然。
最是家家除夕夜，
晚香亭畔枕书眠。

陈宧未得意时，邑中亲友无一人接济薪米。

陈宧刻苦攻读，终于随锡良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师。

后来，陈宧离锡良而投黎元洪，但他觉得黎元洪是个草包，难成大气，就改投袁世凯。

由于陈宧足智多谋，受到袁的重用，成为袁的心腹。

袁世凯每次咨询政要，陈宧都要察颜观色，绞尽脑汁，揣测袁的意图，至于是否正确，有无问题，则是一概不管，只要是袁世凯的想法，他就投其所好，曲意奉迎。

靠此本事，陈当了参谋总长。

陈宧每有要事，就写出左、中、右三策，每策有具体提纲，并加说明，左策藏在左袖中，右策藏在右袖中，中策置于靴筒内。

每当袁世凯征询时，他总是先洗耳恭听，不露声色，尽心窥测袁的心意。当得知袁世凯的确切想法之后，就拿出与此想

法相符的一策奉上，谦卑地说："诚惶诚恐，学生已写出成策在此，敬请恩师纵览。"

陈宧以三策相机应对，几乎百发百中，每次都使袁世凯惊叹不已，连连称赞："英雄所见略同，所见略同。二庵所见，实合我心！"

陈宧曾向袁世凯献了收买黎元洪，然后断绝黎元洪与革命者的联系，逼黎倒向袁世凯，然后再强迫他入京的计谋，被袁采用，并取得成效。

陈宧用种种手法，得到袁的信任，袁叫"太子"袁克定与陈结为兄弟，袁认陈宧为干儿子。

袁世凯认为陈宧才华过人，为"天下奇才"、"足堪大用"。

1915 年，袁世凯命陈宧入川，督办四川军务。

临行，陈宧两眼泪汪汪，长跪不起，他知袁要称帝，想借此表明心迹。

陈宧说："欲求中国振兴，非复帝制不可。"

此话正中袁世凯下怀，袁听了心里舒畅得很。但是，袁世凯仍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立志共和，绝无称帝之心。如再胡言乱语，他将"忿然离去！"

陈宧最了解袁世凯的心思，因而顿首不起，也顾不得卫生，一口将袁世凯的靴头狠狠咬住，死死不放，表示"父亲如不答应称帝，孩儿将长咬不放！"

袁世凯深感陈宧忠心可嘉，沉吟道："儿此等忠心，为父焉有不纳之理？为父再认真考虑此事！"

陈宧带兵入川，连战皆胜。但一年之后，全国各地高举反袁义旗，陈宧在形势逼迫下，也只得宣布四川"独立"。

陈宧为了巴结袁世凯，曾将自己的小妹献给袁世凯，被袁世凯纳为妾。这个小妾很讨袁世凯的欢心。

袁世凯听到陈宧在四川宣布独立的消息后，立即昏倒在地。当时陈宧的妹妹正在跟前服侍，急忙将袁扶起，等到袁世凯苏醒过来，见陈妹在，不由大怒，立即拔刀杀了陈妹。

官场就是如此险恶，昔日义儿义父，今日变成仇人。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五：逢场作戏

——小人其实是最不讲感情的，但小人又是最善于做情感游戏的。对上司投入一点虚假的感情，换来的是上司给予的无限权力。

小人态度阿谀却不亲切。小人其实是最不讲感情的，但小人又是最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上司来说正中下怀。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对上司投入一点虚假的感情，换来的是上司给予的无限权力。

〔第三篇〕

◎ 做一个有母亲味道的温情给予者

到小餐馆吃饭，是否听过老板娘斥责的口气对客人说“不要再喝了，该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哪!”之类的话。乍听，这实在不是店家的招呼之道，可是，这些被斥责的客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还有些沉醉。这小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奖，唯独老板娘的这份母亲味道般的亲切令人难忘。类似这样的馆子，老板娘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她们温和斥责的态度，恰巧弥补了游子的思乡情怀。而这正是这种小餐馆生意鼎盛的原因。这种类型的经营者看似属于性格直率，实则，往往是利用顾客的撒娇心理，并且，由顾客的依赖得到相应的情感回报。

古代的皇帝，实际上是情感上的饥渴者，位高权重，异常孤独。太监就是一类能给他们提供特别温情的人。如果能在感情上给与皇帝寄托，他一定会十分听你的话。

小人揣摩人的内心情感往往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对上司投入一点虚假的感情，换来的是上司给予的无限权力。北齐佞臣和士开就深谙此道。

北齐帝国是北朝后期的鲜卑化政权，它的前身即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建立的东魏。本来鲜卑族汉化已是北魏以后北方的大趋势，但高氏魏齐政权却是反汉化的政权，朝野上下，鲜卑化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因为高氏靠六镇（北魏初为防御柔然，在北方设置的六个军镇）军人起家，文治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荒诞的现象。北齐诸帝大多昏庸，荒淫无耻。而上行下效，朝廷出现了一大批奸佞小人，如穆提婆、和士开、高阿那肱等人，专权弄事，加速了朝政的腐化。和士开（公年523年—570年），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和士开出生于谄门世家，然而他青出于蓝，有过无不及。和士开出生在河北，却完全没有一点慷慨之气，有辱于燕赵多豪杰的古谚。他在自己的一生中除了谄媚与权力之外，大概再也没有热衷过别的事情了。

他的祖先是西域胡人，本来姓素和氏，来到中原做生意，后改为和氏。西域商胡大多唯利是图，禀性家传，和氏一门继承了这一点。他的父亲和安，是一个很善于观察和曲谄的人，在东魏（公元534—550年）做官到中书舍人，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的心计：东魏孝静帝曾在夜里和大臣们聚会讨论问题，命和安去看一下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北斗所指方向代表着皇位，当时高欢专制朝廷，有自己称帝之意，和安深谙这一点，因此，他故意回答说："臣不识北斗星。"很明显，这是阿谀高欢。果然，高欢听说这件事，就认为和安这个人人才难得，任命他为黄门侍郎，后来又升他为仪州刺史。

俗话说，父子连性。和士开完全继承了家门的传统，比起他的父亲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年幼就聪明伶俐，反应机敏，同年龄的孩子都比不过他。北齐朝政的腐败，可以说为和士开大展拳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他先是投靠高欢的第九子——后来成为武成皇帝的高湛。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高湛被封为长广（今山东平度）王，召辟和士开为开府行参军。高湛特别喜好一种名叫握槊的游戏，和士开对此非常擅长，这是他得以被任用的主要原因。加上他生性乖巧，善于谄媚，又弹得一手好胡琵琶，因此日益受到高湛的亲宠。他曾奉承高湛说："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高湛也回报一语："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从此，主仆二人，形影相随，一直到高湛死，十四五年的时间，一直得到主子宠幸。

北齐文宣帝高洋觉察到和士开这个人太轻薄，不想让高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因而责怪和士开狎戏过度，把他流放到马城（今河北怀安西）。但是，不久以后，在高湛的请求之下，

又把他召回。从此，和士开开始飞黄腾达了。

太宁元年（公元561年），高湛登基做了北齐皇帝，和士开一日三迁，晋爵升官，累除侍中，加开府，以“帝乡故旧”，与赵彦深、元文遥等人“共相荐达，任遇弥重”，专擅朝政。武成帝对他也是宠信有加。和士开母亲去世，高湛听说后，悲痛不已，派武卫将军吕芬到他家，昼夜侍候和士开，生怕他会因母丧过分忧伤而弄垮身体。等到丧事办完，当天便迫不及待地派车迎接他入宫相见，握住他的手，悲伤流泪，晓喻良久，才让他离去。同时，打破惯例，马上将他和他的四个弟弟起复原职。

太宁四年，和士开又升为尚书右仆射，出任宰相。这一年，武成帝因为饮酒过度，气疾经常发作，和士开劝说了好多次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武成帝气疾发作，又想饮酒，和士开眼中流泪而不说话，武成帝说：“卿这是不言之谏。”从此不再饮酒。一直到冬天公主出嫁时，才开始饮酒。不久，和士开又升为尚书左仆射，仍然兼侍中职。

武成帝无论是在外朝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在内廷宴客，一刻也离不开和士开。和士开或者一次入宫几个月不回家，或者一天几次入宫，或者放还之后，又马上赦回，他受到的宠幸与日俱增，他的动作言辞，都非常鄙亵，唯以取悦武成帝为能事，君臣之间没有半点礼节。他曾劝武成帝说：“自古帝王，都已经化为灰土，尧舜，桀纣，又有什么两样呢？陛下您应该趁年轻力壮的时候，恣意作乐，一天快活胜达万年，国事可以分付给大臣办理，您没有必要亲自操劳。”武成帝听后非常赞同，把政事都委托给大臣去办理，而自己三四天才上一次朝，而且就是上朝也不过是划几个数目字而已，不说什么话，一会儿就罢朝。

当时，胡皇后喜欢小儿子东平王高俨，想让高俨继承皇位，武成帝犹豫不决。和士开为了投靠太子高纬做靠山，采纳了祖珽的密谋，趁着彗星出现的机会，借口天文指示除旧布

新，请高湛自为太上皇，立太子高纬为皇帝。他们二人内外勾结，和士开在宫内劝说，祖珽在朝廷上表，并以高澄、高洋、高演三人死后儿子都得不到继承大位为说词，希望以此保证父位子承。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以此获得高纬信任，自己可以长久权高势盛。

高湛听从了他的劝说，立高纬为帝，是为北齐后主，自为太上皇。由此，他更加见重于二宫，大被亲宠。武成帝认为和士开有伊尹、霍光的才能，所以临死时将高纬托付给他，殷勤瞩以后事。临死后，握着和士开的手说："勿负我也。"死后还没松开和的手。由于武成帝深相寄托，后主对他"深委仗之"，与外戚胡长粲，领军娄定远，录尚书赵彦深、元文遥，领军基连猛、高阿那肱，仆射唐邕八人同知朝政，时人号为"八贵"。

对于后主高纬，和士开继续曲意相媚，运用各种手段，引诱后主不理朝政，只顾尽情游乐。后主也就深居简出，沉溺于丽色淫声之中，不上朝理事，很少接见朝士，不亲自过问政事，国家一日万机，都委付给一班小人，自己整天与美人宴乐。后主既然如此，和士开便能窃据大权，权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和士开邀宠于胡皇后，竟是下流无耻地与她私通，满足她的淫欲，以结成利害关系一致的紧密同盟。高湛在世时，他们一起玩握槊游戏，借此机会勾搭成奸。正因为两人有暧昧关系，所以胡皇后成为太后之后，两人共相表里，干了不少坏事。自然，这引起了人们的激愤。

武成帝死后，赵郡王高睿趁机会和娄定远、元文遥等人商议，想弹劾和士开，极力反对和士开依旧担任要职。在胡太后与朝中贵臣的集会上，高睿当面陈述和士开的罪行，说和士开是先帝弄臣，秽乱宫掖，请求将和士开放外任以削夺他的权力。但胡太后与和士开有染，自然偏袒他，因此反而指责高睿等人说："先帝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说？现在不是欺负孤儿

寡妇吗？但饮酒，不要多说话了。”高睿等人据理力争，声色俱厉。安吐根进言说：“臣本是商胡，蒙皇上宠爱而挤身朝贵之末，受到礼遇，岂敢惜死？不把和士开贬出，朝野上下必不安定。”太后无奈只好宣布改天再讨论。高睿等人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有的拂衣起坐，言词慷慨，情绪很为冲动。第二天，高睿等人又在云龙门让元文遥入奏，连续三次，太后都不理睬。最后又借口和士开长期在左右办事，想过百日后再说，高睿等不允许。胡太后便开始紧张布置，亲自多次对高睿说要留下和士开，又派宦官权要人物去暗示高睿，继而要挟，但高睿丝毫不为所动。胡太后只好又借口武成帝丧事为重而拖延时间。

和士开也知道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危急时刻。他清醒地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绝对不能失去太后与后主母子二人对自己的信任。因此，他对太后及后主说：“先帝在群臣之中，待我为最重。先帝去世，大臣们都有觊觎权位之心。如果我出为外任，正是翦除陛下羽翼的行为。”这样就把自己的利益跟太后和后主的利益挂在了一起。接着，他又对太后母子陈述了一条毒计，让后主假意下诏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同时也把元文遥任为西兖州刺史，并声称过山陵（武成帝丧葬完毕）以后发遣。

武成帝发葬已毕，高睿等人催促和士开上路。和士开用车载美女、珠帘以及宝石玩物去拜访娄定远，表示谢意说：“诸权贵想杀我，蒙您帮忙才保全性命，能够出为外任。今天向您告别，特意送上两个女子及一些宝物。”娄定远大喜，对和士开说：“还想回京吗？”和士开说：“在京久了，过得并不安心，我是不想再回来了。”娄定远相信了他，送他出门。和士开请求在临行前能去辞觐太后及后主，娄定远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和士开入宫后，恐吓说：“朝中大臣必定有所行动，我走之后，必有大变。”太后和后主担心被废去，所以痛苦流涕。和士开这时胸有成竹地把自己的计划和盘端了出来。他颠

倒黑白，反诬高睿有犯上欺君之罪，在永巷埋伏下刀斧手，把他押送到华林园惨刑处死。又把元文遥贬为西兖州刺史，一直到和士开死，也未能官复原职。因贪财而自害的娄定远，被索回二美女、珠帘等物，逐出京城，到青州任刺史。其余参加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处罚。这次事件以后，和士开大权独揽，控制了朝政。一直到他去世，执掌北齐权柄达八年之久。

和士开生性狡诈残忍，对敢于对抗自己或者对自己有潜在威胁的人，都一律铲除，绝不留情。河南王高孝瑜曾劝武成帝不要老是让和士开与皇后对坐握槊，进谏说皇后是天下百姓之母，不能与臣子手碰手。武成帝接受了这一劝谏。和士开嫉恨在心，竟然把高孝瑜诬陷致死。祖珽的琵琶弹得很好，因此深得武成帝宠爱，经常让他与和士开共同献技，祖珽弹琵琶，和士开跳胡舞。和士开因此心生嫉妒，因而找个机会，把祖珽排挤出朝廷，做了地方官。还有胡太后的哥哥胡长仁，也是一个无赖子，他手底下有一帮奸佞小人，嬉戏无度。他们野心勃勃，羡慕和士开的权势，因此产生了排挤和士开的想法。和士开知道了这一情况，非常愤怒，把胡长仁的手下都贬出京城，他们还不死心，又劝胡长仁设计杀死和士开，但又被和士开知道了，他毫不客气，这下连胡长仁也被贬出京城。胡长仁身为国舅，封王爵，任职右仆射及尚书令（宰相职），被和士开随意处置，心生不服。怨愤之下，想收买剑客刺杀和士开，又被发觉，和士开竟怂恿后主将他杀死。

和士开一方面诛除异己，另一方面也大量任用自己的亲信，随意授官。如解德选只是个看相的术士，毫无专长，借给和士开看相的机会而大献其媚，拼命巴结，竟立即被任命为府参军。冯子琮卑辞曲躬投附于和士开，凡事唯其马首是瞻。和士开的弟弟和士休娶妻时，他身为朝廷大臣，竟奔走杂务，像僚吏下属一样。但冯子琮却因此而能长期保持权位。由于和士开所用大多为奸佞小人，由此北齐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下，濒临亡国的边缘。

和士开权倾朝野，任人唯亲，荒淫无耻。又加上与胡太后的奸情日益公开，因此引起了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极大愤慨，他们对国家政局忧心重重，对和士开的所作所为极为痛心疾首，想方设法要除掉和士开。赵郡王高睿死后，更引起极大的民愤。传说胡长仁遣人刺杀和士开时曾流传一首童谣："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武平二年，民间又流传一首童谣："和士开，七月三十日，将你向南台。"一群儿童唱完，都拍手齐叫："杀却！"此时的和士开，就像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一样，前途岌岌可危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武平二年（公元570年）七月三十日，和士开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整整衣冠，走出家门，他准备入宫早朝，他的心情并不平静：最近琅琊王高俨等人老是反对他，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在动摇。他一面走，一面在想着如何除掉这个琅琊王，以至于连早晨初升的太阳都没有留意去看一眼。他当然绝不会想到这会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他走得那么匆忙，但却未料到去的地方是自己的刑场。

琅琊王高俨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首先由王子宣写了一道表文，弹劾和士开，罗列了大量罪名，请求后主批准逮捕法办。然后，由冯子琮将表文夹在许多其他公文中，呈奏给后主。素来不理朝政的后主高纬，连看都没看，大笔一挥，批准照办。之后，由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在神兽门外埋伏了50名士兵，在和士开刚踏入门内的刹那，50人一拥而上，将他擒伏并立即斩首。高纬听说之后，虽然追悔莫及，却也毫无办法。据说和士开一死，洛阳全城欢腾。

和士开死时47岁，一生玩弄权谋的他，最终死于别人的圈套之中，正所谓玩火者必自焚。

◎ 冯妙莲"食色"骗取感情

北魏孝文帝元宏公元467年出生于平城紫宫，是献文帝的

长子，立为太子时，以“立子杀母”的规矩，母亲李夫人被杀，由冯太后抚养。元宏3岁时立为皇太子，5岁时，献文帝人居崇光宫信佛，自称太上皇，将皇帝位给他。公元476年，冯太后毒死献文帝，临朝称制，此时元宏年方10岁。

孝文帝5岁就做了皇帝，一直在冯太后的羽翼之下苟且度日。随着年龄的增长，孝文帝在许多方面和冯太后发生着冲突。孝文帝的皇后冯妙莲就是冯太后一手安排的。

孝文帝的长子元恂长大了，冯太后立元恂为太子，又按宫中惯例，立子杀母，杀死了太子的母亲林氏。

林氏死去后，冯太后把自己哥哥冯熙的女儿冯媛、冯妙莲、冯姗先后送入宫中，期望皇帝从中选出一位皇后。冯媛是冯熙的正室博陵长公主的女儿，冯妙莲、冯姗是侧室常氏的女儿。常氏是南方人，出身平民，但长得标致，人很聪明，又极有心眼，因而在冯府中地位稳固，很有影响。

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六月的一天，冯熙恭请太皇太后和皇帝游园赏荷。太后吩咐让冯熙召来女儿，出见孝文帝。冯媛这时13岁，长得清秀美丽，但还没有长大，身体没有发育，她按北方习俗中闺女的传统打扮，梳一个平头，头发上略加彩饰，身穿紫绸短袄、高领、窄袖，人显得极为端庄。冯妙莲17岁，冯姗16岁。冯妙莲长身玉立，丰腴动人，尤其一双丹凤眼，能勾人魂魄。冯姗也是羞花闭月，风采照人。常氏很疼爱这两个女儿，更希望这两个女儿能被皇帝看上，选为皇后。

常氏了解孝文帝，知道这个聪明的年轻皇帝很喜爱江南，喜欢汉族文化。常氏将两个女儿按照南朝贵族女子来打扮，一头秀发，梳成变化多端的飞云髻，髻上斜插珍珠凤钗步摇；身上穿一套紧身粉色绸衫，显得曲线生动，身材苗条，洋溢着无穷的韵致；绸衫之外，再披一条浅紫轻纱，仙气缥缈，十分迷人。

冯妙莲、冯姗姐妹姗姗而出，婀娜多姿，如一道耀眼的金

光，令孝文帝春心荡漾，不能自已。孝文帝见惯了北方女子的装束，见惯了平头、高领、窄袖、短袄、灯笼裤！冷不丁地见了南朝的飞云髻和髻上令人心醉的步摇，孝文帝也有些醉了。冯太后问他冯太傅的这几个女儿如何？孝文帝自然赞叹：明艳可爱。冯太后问孝文帝喜欢哪一个，可以选入后宫。孝文帝说都很喜欢，由太后作主。冯太后说：按照礼制，正室博陵长公主的女儿冯媛为皇后最合适，只是她才13岁，年纪还小了一点，等长大一点再送入后宫，先将冯妙莲、冯嫦送入后宫。冯熙立即赞同。就这样，冯妙莲、冯嫦姐妹被送入了孝文帝后宫。

孝文帝拥有了这两姐妹，宠着她们，一入宫便封她们为贵人。孝文帝每日出入这两姐妹的宫室，看她们弹琴、画画、读书、写字，一同饮食，一同起卧，十分惬意。

冯妙莲长于风月，懂得卖弄风情，吸引情窦初开的年轻皇帝。更懂得要想使皇帝离不开自己，除了身体之外，还在于风度、气质、修养。她极有心机，得知孝文帝喜欢吃鹅掌，喜欢音乐，喜欢文学，便在这方面狠下功夫，并获得了母亲常氏的大力帮助。常氏在冯妙莲的建议下选了四个妙龄女子，请江南的师傅，教授丝竹音乐和歌舞技艺，调教得歌喉、舞技出神入化。冯妙莲将这四个女子留在身边，以备入宫时助兴。与此同时，冯妙莲潜心于烹饪，尤其精研鹅掌的制作方法，能做一手美味绝伦的鹅掌。

南阳王刘昶是南朝宋文帝的儿子。宋废帝刘子业即位后，荒淫无道，乱杀宗室，刘昶呆不下去了，便逃奔北魏投降，北魏封刘昶为南阳王。刘昶是南朝贵族，对于声、色、犬、马、音乐、歌舞、丝竹管弦，无所不通，魏王公贵戚、文武百官无不敬慕。常氏和冯妙莲母女时常向这位南朝贵族刘昶讨教，学习烹制美味和求教音乐歌舞。

工于心计的冯妙莲花样百出，用各种方式吸引着孝文帝，孝文帝陶醉其中。然而好景不长，到冯氏姐妹入宫第三年，灾

难不期而至。先是妹妹冯姗难产而死，紧接着冯妙莲身染咯血重症，一病不起。御医都请遍了，可这病十分古怪，就是治不好。

恰在这时，后宫来了一个倾国倾城的高丽美女，远胜过了冯氏姐妹。孝文帝被高氏的美丽惊呆了，渐渐对冯妙莲心不在焉。

冯妙莲的病越发沉重。太后考虑将她送出宫外，安心静养。这主意也得到了冯妙莲的认可，刚好冯府有座家庙，很幽静，很适合养病。于是冯妙莲离开皇宫，回家养病。

冯太后想把冯熙的小女儿冯媛迎进后宫，立为皇后。便吩咐下去。冯媛装扮一新，送入了后宫。但她依旧小巧玲珑，没有完全发育；北方女子的装扮，没有一丝冯妙莲姐妹南朝女子的迷人风韵，孝文帝自然兴致全无。

太和十四年九月，就是公元490年，冯太后卧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孝文帝三年服丧期满，公元493年，遵照冯太后生前意愿，册立冯媛为皇后。仁孝宽厚的孝文帝对身为皇后的冯媛由衷敬重，两人彬彬有礼，相处得很是客气。

后来，冯媛的父亲冯熙病故，接着她的哥哥冯诞也去世。孝文帝对冯熙、冯诞父子感情很深，便移情于冯媛皇后，将一腔爱怜都化作深情，宠爱着冯媛。冯媛悲喜交加，心中充盈着悲凉和幸福，过了一段真正欢快舒心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她的风流浪漫、水性杨花的姐姐冯妙莲又一次闯入了她的生活，并步步进逼，终于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七月，冯妙莲堂而皇之的登上了皇后宝座。冯媛一气之下，入寺为尼，青灯梵钟，聊度残生。

那么冯妙莲是如何从病魔中脱身，并战胜冯媛，坐上了皇后宝座的呢？

冯妙莲走出深宫以后，入居家庙，一门心思，潜心调养，病情终于有所好转。常氏为女儿的病倾注了全部心血，四处打探，悬赏求医。不久，冯府来了一位身强体壮的河北汉子，专

治女子疑难杂症，药到病除，人称高菩萨。常氏以重金礼聘，请他替冯妙莲治病。

高菩萨年方三十余岁，正当壮年，精气旺盛，伟岸俊美，气质高贵。他尤其长于房中秘术，能让女人进入兴奋状态，快活得死去活来。一场欢爱之后，便好生将养，令病情消退、血脉畅通、百症自愈。

冯妙莲在高菩萨的特殊治疗下，很快奇迹般的康复。她的病完全好了，高菩萨照旧借口看病，来看望冯妙莲，冯妙莲也不拒绝。两人眉来眼去，难舍难分。高菩萨本来就健壮，又通房中秘术，还有不少春香春药，冯妙莲虽然纵欲其中，异常快活，但总想有机会重返皇宫，坐上皇后宝座。她在等待着机会。

孝文帝受汉化影响极深，了解汉儒经史，一直仰慕中原文化。冯太后去世后，亲政理事的孝文帝决意要改变胡人风俗，全盘汉化。并决定先迁都中原洛阳。

洛阳的新宫建好后，孝文帝亲赴平城，将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从平城太庙中请出，移祀于洛阳太庙。这次纯政治性的庄严肃穆的活动给了冯妙莲一个良机，从而改变了冯妙莲的人生历史。

冯熙当时还在人世，官至太师，只是体弱多病，卧床不起，受皇帝特旨，留平城冯府家中调养。皇后冯媛已经统率后宫美女迁居洛阳。冯媛很想念她的父亲，又不能侍奉照料，冯媛焦虑不安，牵挂着她的父亲。孝文帝答应到了平城，一定前去看望她的父亲冯熙。

冯熙得知皇帝要到府上看视，自然十分离兴，吩咐一应人等立即准备，好好迎接圣驾。在家庙中纵情玩乐的冯妙莲听到了这个消息，知道机会来了，便按下自己正旺盛的情欲，决定重返皇宫。

冯妙莲知道自己能否重返皇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如果配合，一定大有希望。冯妙莲先拜见母亲，把自己的心思

告诉常氏。常氏建议说，让冯妙莲一同参加家宴接驾，皇上便会记起。冯妙莲想了一想，觉得不妥，因为人员太多，不容易引起皇帝的注意，而且冯妙莲是奉命带发在家庙为尼的，一旦混迹于大众之中被皇上看见，也是不妥。

常氏没了主意。足智多谋的冯妙莲便请求常氏，说只要留皇上在家吃饭，就有好办法。常氏还是想不出冯妙莲的妙计所在，疑惑地问冯妙莲是想陪膳？要知道，陪圣驾进膳是要得到特旨恩准才行的！冯妙莲看着常氏不解的脸色，便嫣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妙计。

冯妙莲说：皇上不是喜欢吃鹅掌吗？我做的一手鹅掌美味，皇上当年在宫里百吃不厌！如果皇上能在家用膳，我亲自烹调，做一手美味鹅掌，送皇上尝尝，皇上一定会记起我；皇上问起以后，自然会主动来看我，这样，不就能和皇上单独相见？

常氏觉得这办法可取，就说动冯熙，让他千万留皇上在冯府进膳。冯熙病势很重，卧床在家，身体虽很虚弱，但神志清楚。常氏将女儿的想法如实告诉了冯熙，希望得到冯熙的支持，冯熙病情沉重，知道皇帝来看望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保证留住皇帝，在这儿进膳，这是很难说的，而且自己也是体力不支。冯熙面现难色。冯妙莲这时出现在冯熙病床边，泪眼蒙胧地叫着父亲，恳求着说：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次机会错过了，恐怕再见到皇上很难，而女儿那样活着倒不如一死！

冯熙在常氏母女的说动下终于同意合作。天从人愿，一切都按冯妙莲的设想，十分顺利。孝文帝讲求节俭，进食总是适可而止。冯妙莲在上第三道菜时，让人送上她亲手制作的美味鹅掌。孝文帝吃到这道菜，立即记起了冯妙莲。孝文帝恍然大悟，问陪侍进膳的冯熙的儿子冯夙，这道鹅掌是出自何人之手？常氏立即回答说是女儿冯妙莲。

孝文帝想起了平城后宫那段美好的日子，再也坐不住了，便决定前往家庙看望冯妙莲。家庙中佛堂素雅，窗明几净，桌

椅纤尘不染。堂中香炉内燃烧着檀香，沁人心脾。室内花木幽香，婉如仙境。冯妙莲更是别出心裁：一身素雅高贵的天青长衫，系一条宝蓝色长带，清瘦白皙的瓜子脸，配一个道士髻，清雅娴静，超凡脱俗，真正是一位飘然仙子。

多情好雅的孝文帝被这风韵迷人、满目风情的素雅仙子迷得灵魂出窍。孝文帝立即拥着这个美女。有了这个开端，孝文帝便再也离不开冯妙莲。冯妙莲随侍孝文帝，离开家庙，来到了新都洛阳后宫。

冯妙莲风情万种，长于风月，又学会了春香春药，孝文帝很快便拜倒在冯妙莲的裙下，不能自拔，日夜沉醉在冯妙莲寝宫，寻欢作乐，宠冠后宫。不久，冯妙莲便进封左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冯媛。

皇后冯媛对冯妙莲的入宫夺爱深为不满。冯媛比冯妙莲小，虽然叫冯妙莲为姐，但冯媛是正室所出，又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冯媛怎么会把冯妙莲放在眼里？冯媛蔑视冯妙莲，认为她出身低贱，是冯府的奴才，也是后宫的奴才，如何能和皇后抗衡？

皇后冯媛疑惑不解的是，皇上怎么老是到贱人冯妙莲那里？别的宫室一概不顾？冯媛恨皇上，自然也恨卖弄风骚的冯妙莲。冯媛烦躁、郁闷，妒恨交加，日夜无声地咒骂冯妙莲。

冯妙莲知道皇后冯媛恨自己，可是，冯妙莲觉得自己比冯媛早几年入宫，如果不是染病，这皇后宝座还有冯媛的份？冯妙莲依恃孝文帝的宠爱，便和皇后抗衡。后宫妃嫔美人每月朔望都应参拜皇后，这是祖制，冯妙莲每次都称病不去。皇后冯媛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

皇后和高丽美人是冯妙莲的两个劲敌。冯妙莲知道，在赢得皇上的这场较量中，仅靠美貌是不够的，还在于风月，在于如何迷惑皇帝，让皇帝高兴，快活得死去活来，神魂颠倒。冯妙莲充满信心，知道自己在这方面老成精到，无人能比，皇后和高丽美人根本不是对手，都还差得太远。

冯妙莲善于打扮，本来就一头秀发，肌肤如玉，她能将发式千变万化，做出无穷花样，新鲜刺激，孝文帝就极为喜爱。冯妙莲有一绝手的媚术，就是将麝香细末放入肚脐眼中，隐入眼中，香味飘逸，令人心醉，称为肌香丸。

孝文帝拥着美丽的冯妙莲，被她的清香刺激得热血沸腾。孝文帝奇怪这通体奇香，问何以至此，冯妙莲答得玄乎其玄，说她大病之后，脱了一层皮，其如脱胎换骨，从那以后，便身有奇香。单纯的孝文帝真的相信，纵情求欢，难舍难分，再也摆脱不了这诱人的肌香。

冯妙莲有孝文帝的宠爱，便恃宠而骄，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同时，冯妙莲也没有忘记当年的夙愿，一定要登上皇后宝座。尽管如今的皇后是自己的妹妹，冯妙莲决意一争高下，夺回后位。她时常在和孝文帝兴致高昂时，说皇后的坏话。

有着贵族小姐倔犟脾气的冯媛有一个致命点被冯妙莲抓住，就是生活保守，拒绝说汉话，穿汉服，孝文帝对此深为不满。冯妙莲便以此为借口，大加攻击，说她不理解皇帝的心志，还误解皇上为众王择亲。冯妙莲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孝文帝大为恼恨。

冯氏姐妹势同水火。有一天，孝文帝出京巡游，刚好是后宫嫔妃参拜皇后的日子，冯妙莲照旧称病不拜皇后。皇后冯媛命宫监手持皇后金牌前往冯妙莲寝宫宣召，并命必须来见。冯妙莲没有办法，只好前去拜会皇后，也就是小自己四岁的妹妹。

冯媛见了冯妙莲，立时厉声喝斥：你没进宫时，这里都很和气，人人都快活；自从你入了宫，搬弄是非，妖媚邀宠，大礼时装病不拜；你目无皇后，违反宫规，该当何罪？

冯妙莲从容地说：论大小，我是姐你是妹；论先后，我先入宫，你后入宫；论名份，你是皇后，我是昭仪，我不计较什么，你还这般跟我斤斤计较，怎么这样没有德量？这样不能容人？冯妙莲不卑不亢，以守为攻。

冯媛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吩咐：剥掉冯妙莲的衣服，责二十大板。这是皇家家法，皇后吩咐了，就是懿旨。可是，站在一边的宫人谁也不敢动。嫔妃们见皇后下不了台，纷纷跪下，替冯妙莲求情，更是让皇后好下台。众人请求下，冯妙莲给皇后赔礼道歉。

这场风波暂时压下了。一次宫中举行家宴，两姐妹的冲突再度爆发。孝文帝宠爱冯妙莲，家宴时让冯妙莲和另几个嫔妃侍宴。孝文帝很高兴，突然记起了皇后，便命侍女前去召请皇后。皇后知道冯妙莲在那里，不愿意赴宴。孝文帝派人多次催请，皇后这才赴宴。

冯媛到达时，除皇帝以外，按礼各嫔妃宫人都得跪迎。众人离座迎接，冯妙莲却只是欠欠身，没有按礼迎接。皇后向孝文帝行礼请安，冯妙莲也不回避，就在皇帝身边受礼，皇后很不痛快，怒气冲冲，不想入座。孝文帝赶紧抚慰，笑着请皇后入座。

冯皇后怒声说：我不愿意和骚狐狸同座！众嫔妃内心窃笑，知道又有一场好戏。冯妙莲立即接话：谁是骚狐狸？皇后冷冷地说：这还用问？自己心里明白！孝文帝坐在一边，十分尴尬，面子上极过意不去。孝文帝叫了一声：皇后！

皇后见孝文帝还向着冯妙莲，委屈、屈辱一齐涌上心来，哭泣着离去。

孝文帝本想让皇后共享家宴的欢欣，想不到却是这种结局。孝文帝怒火中烧。冯妙莲哭诉委屈，添盐加醋，说了皇后的许多不是。孝文帝本来就对皇后不热心，一怒之下，第二天就下旨，废皇后为庶人，派使收回皇后玺绶。冯媛迁居宫中瑶光寺为尼，直至生命终结。

冯妙莲纵情享乐，但一直没能怀孕，没有生育儿女。后来，太子元恂被废为庶人。孝文帝立高夫人生的儿子元恪为太子。冯妙莲想仿效冯太后，抚养年轻的太子。冯妙莲看准时机，派心腹在汲郡共县将高夫人杀死。然后，奏请抚养太子，

孝文帝自然同意。

冯妙莲步步得逞，诸事顺利。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齐、魏在河南南阳交火。孝文帝统兵20万，进军新野。孝文帝离京，后宫得有人主持，于是立心爱的冯妙莲为皇后，统率后宫。冯妙莲又一次如愿以偿。

皇帝领兵在外，后宫中的一切自然由正位中宫的皇后作主。孝文帝领兵征战，血雨腥风，一去就是一年有余。冯妙莲水性杨花，如何守得住深宫寂寞？冯妙莲让心腹中常侍双蒙去召请以前的情人高菩萨，引入后宫，任宫中执事。冯妙莲便和高菩萨宣淫纵欲，热情似火，最后竟公然同卧。

孝文帝南征与齐兵交战两年，最后病倒在汝南。冯妙莲得知孝文帝病重，就公然和高菩萨淫乱，不顾死活。宫人们谁也不敢进言，但人人都清楚，连孝文帝的幼妹彭城公主也知道这起丑闻。彭城公主为哥哥揪心。

彭城公主嫁南阳王刘昶儿子，丈夫去世，正在居孀守寡。冯妙莲有个同母弟冯夙，看上了彭城公主，想娶公主为妻。冯夙向冯皇后求情，冯妙莲觉得这样联姻也很好，便奏请孝文帝，让彭城公主改嫁冯夙。彭城公主很厌恶冯妙莲，更是讨厌冯家人，知道了冯皇后私通的秽行，更不愿嫁给冯夙。

冯妙莲逼嫁彭城公主，并自己选定婚期，一定要为冯夙操办此事。彭城公主走投无路，只好带几个心腹随从，乘车飞奔汝南，面见哥哥孝文帝。孝文帝正在病中，见小妹风尘仆仆，远道冒雨而来，十分奇怪，问什么缘故？

彭城公主讲出自己的苦衷，说不愿意嫁给冯夙。孝文帝说这是自己允准的，冯夙不是很好吗？为何不愿意？彭城公主便说皇后淫乱后宫，实在看不惯，怎肯嫁她的弟弟！孝文帝大为震惊，问是怎么回事。彭城公主便说：冯皇后以中常侍双蒙为心腹，引一个中官，名叫高菩萨，两人一直在宫中私通；如今听说皇上病重，两人不管不顾，竟公然淫通。

孝文帝闻所未闻，有点不敢相信，还以为气昏了头的妹妹

编造故事！他怎么也不相信那般美艳、风情、痴情绵绵的皇后在他之外还会和别人私通！彭城公主一脸认真，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并请孝文帝派人调查。孝文帝立即派心腹悄悄调查。

冯皇后得知彭城公主去了汝南，知道不是好事，肯定会抖落她的秽行。冯皇后遣走了高菩萨，不断地派亲信到汝南问候孝文帝。孝文帝应付着皇后的秘使，不动声色。孝文帝病情好转，突然回到洛阳，秘召小黄门苏兴寿。苏兴寿便和盘托出皇后的秽行。

这天深夜，孝文帝在温室，召宣冯皇后。没进屋时，侍从替冯皇后搜身，冯皇后知道大势已去，一切败露。冯皇后很镇定，一进门便跪倒在孝文帝身前，哭诉自己的痴情、关爱和委屈。孝文帝说你的丑事你自己明白，如何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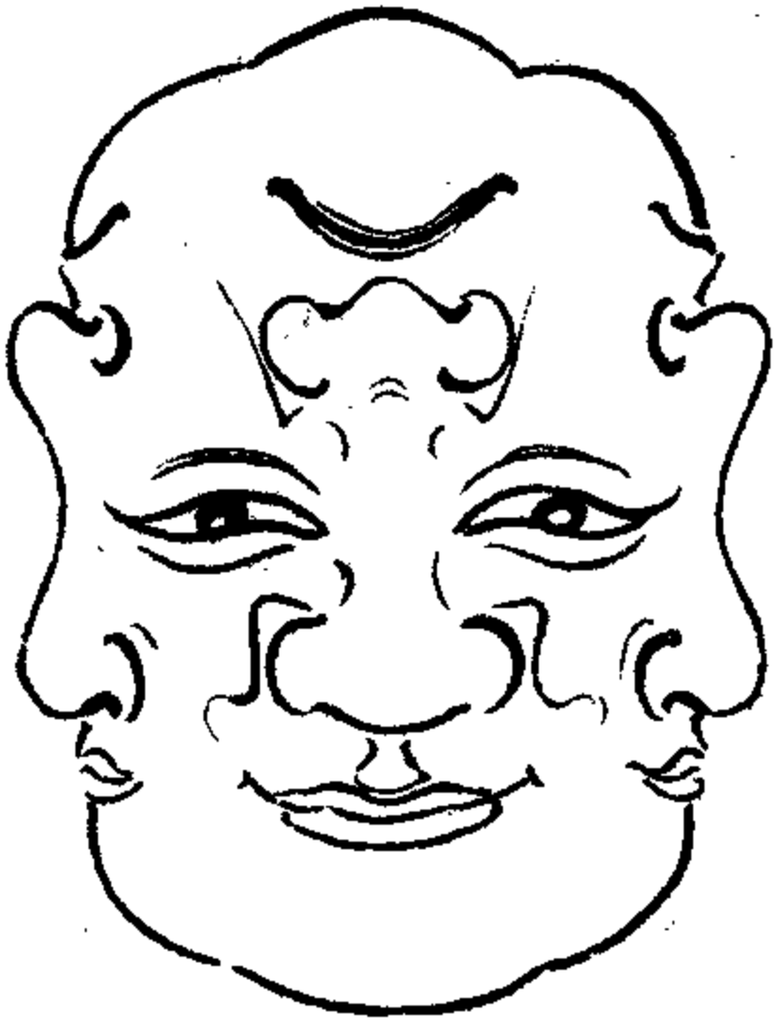
冯皇后入室已见到了拘捕在室外的高菩萨、双蒙，这时便想抵赖。冯皇后神秘地说要跟孝文帝单独说。孝文帝让侍从都下去。内廷总管长秋卿白整从安危考虑，请求留下。冯皇后还是不愿意，孝文帝便让白整塞上耳朵。冯皇后这才附在孝文帝耳边低语。解释的话显然说不通，孝文帝摇头。

接着，孝文帝召进两个弟弟彭城王拓跋勰、北海王拓跋详，对他们说：她现在不是你们的嫂子了，也不是皇后，你们好生问她，问个水落石出！二王审问冯妙莲，一切具实，冯妙莲还请过女巫，诅咒孝文帝早死。高菩萨、双蒙被处死。

但为防止秽行外扬，皇家耻辱，冯皇后并没有被废，而是幽囚深宫，令其自裁。冯皇后不想赴死。孝文帝也没逼她自尽。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在汉水大败齐军以后，病倒军中，四月病重北返，到河南鲁山时驾崩。临死前，孝文帝召弟彭城王说：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会干预朝政；我死后，传遗诏，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礼安葬。

孝文帝在位二十八年，终年三十三岁。北海王奉遗诏和长秋卿白整来到冯妙莲的住所，宣读遗诏，迫冯妙莲喝下毒酒。冯妙莲以皇后礼下葬，葬长陵。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六：掩面藏心



——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小人没有立场，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但又似乎对谁都是朋友。小人不是与世无争者，不是逃避现实者。他们隐蔽立场，是为了找到进攻的机会。小人善于守“中”，一有机会，就会害人牟利。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第三篇〕

◎ 夹缝中生存的智慧

小人生性是要依附于人的，就像爬山虎是要攀附着墙壁生长，这面墙壁倾颓了，就会自然而然的再去攀附另一面，否则就不能生存。小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必须对可依附势力的力量消长有天然的敏感。因为他清楚，自己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旦靠山倾倒，他也就往往被压成肉饼。因此，一旦可依附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小人就必须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使自己仍然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按照小人的生存逻辑，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调整丝毫不关涉道德纲常，惟一值得小人挂虑的，只是做出这种调整时达到目标的迅速与准确的程度。

小人最善于夹缝中生存，一有机会，就会害人牟利。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虽然说夹缝中最难生存，但小人却往往喜欢在夹缝中寻找机会，他们有时候还往往能够在“夹缝”中左右逢源，飞黄腾达。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小人乘时而出，因缘竞进，在三奸勾心斗角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政局的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小人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是个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急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太强，所以他才会沦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

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使舵的小人。

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谒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握手呼行第”，又“爱若亲戚”。吉温靠着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的旧怨，而且还被“引为首官，荐之于林甫”。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扮演着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掩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已，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形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反水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思”，借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李林甫的党羽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活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愁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暗送秋

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宴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只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宠住吉温，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载正月，反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载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禄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入相的愿望。

隋唐之际的封德彝，所以能够有幸成为蒙蔽李世民的大奸臣，除了他“多揣虑之才”外，还得益于他的“附托之巧”，即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治投机。

隋炀帝时，权臣杨素病死后，封德彝投靠在权臣虞世基的门下，为他“密为指画”，教他“谄顺主心”。虞世基成了炀帝的宠臣，他也随之成为炀帝面前的红人。但当炀帝、虞世基等人困守江都、坐以待毙之际，封德彝却早有打算，一头扎进隋炀帝的“男妾”（龙阳，同性恋伴侣）宇文化及的怀抱，成为江都兵变的积极参与者。

他唯恐宇文化及信不过自己，所以总想露上一手，以博得新主子的赏识。隋炀帝被抓获后，封德彝不待宇文化及吩咐，就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指着炀帝开口欲骂，谁知炀帝抢先发问道："卿是士人，何为亦尔?"你是一个读书人，为何也这样趋炎就势、这么无耻呢?

做贼心虚的封德彝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赧然而退"。但不管怎样，总算给宇文化及留下了好印象。

封德彝跟着宇文化及没有多久，便看出此公难成大气候，于是找了个借口，拉着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转而投向反宇文化及的另一个大贵族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初见他时，连讽刺带挖苦，难听话讲了一大堆，封德彝厚着脸皮洗耳恭听，"殊无愧色"，又向李渊献上"秘策"以示效忠，终于哄动了李渊，被封为内史舍人。

封德彝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朝臣，但仍然恶习难改，"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热衷于狡兔三窟的投机钻营。

唐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各植党羽，二虎相争，高祖李渊则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封德彝看出这父子、兄弟三人最终将成水火之势，便采取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的卑鄙手段，一面向李渊父子三人分别表示效忠和亲附，一面在三人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最初，他曾向李世民"效进忠款"，很快就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但他又看到李世民亲党太多，担心自己将来不受重用，于是暗中向李建成大送秋波，并在李渊面前竭力维护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的紧要关头，封德彝依然不肯放弃投机立场，居然一面力劝李世民抢先下手争取主动，一面则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李世民"不服居太子之下"，鼓动李渊早下决心，除去李世民；同时又对李建成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挑动他及早动手。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

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但像封德彝这样胆大妄为的无耻之人，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冒险投机，正在于其自恃“所为秘隐，时人莫知”。

李世民夺取帝位之后，把封德彝当作功臣行赏，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封病死，李世民还“深悼之”，为他废朝三日，直至贞观十七年时才被追劾其罪。以李世民之英明，尚且蒙受封德彝的欺蔽，“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民国时期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是一个善于隐蔽立场、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军阀。阎锡山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结合当时一些流行的思潮，提出所谓“中的哲学”。

1912 年 3 月，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为讨好袁世凯，阎便任命袁的门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让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的陈铦任民政长。这时，袁世凯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打算把阎锡山调任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连忙派人进京，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梁士诒，向袁转达他对袁的忠诚恭顺之意，总算打消了袁世凯将他调任的念头。

1913 年 3 月，袁世凯主谋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开始，阎锡山既不敢得罪袁世凯，又不愿脱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于是便双方都不得罪。他先是主张以所谓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又与黎元洪联系，请黎出面调停南北纷争。在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发电报给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英雄。等到战事爆发，阎锡山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便立刻抛开了中立的面目，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不过，他在依附袁世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整顿军队，积蓄力量。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任，阎锡山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为了向袁世凯表示自己绝无贰心，让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到北京居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开眼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放在袁世凯眼皮底下。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投向日本人，共产党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阎锡山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在这桩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装备，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对各方采取什么态度，则完全取决于他生存及利益的需要。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 守“中”出击的周延儒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蚡因私怨构陷失势的将军灌夫。灌夫之友魏其侯极力为之营救。在当众廷辩时，魏其侯“盛推灌夫之善”，田蚡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魏其侯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蚡的发言，再次表态说：“丞相言亦是”；最后他又把“皮球”踢回给汉武帝：两人言俱是，“唯明主裁

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韩安国之类的圆滑官僚比比皆是。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者们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入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蚡占据上风之后，立即改变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而且积极为田蚡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魏其侯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暧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着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一直官运亨通。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

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已从小在勾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他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

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现在他非常信任这位深谋远虑、见识出众的周延儒。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胁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酿造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

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庭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急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周延儒五毒俱全，臭名昭著。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小人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退场了，从而中断了他不可一世的政治生涯。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人狱，最后降旨赐死。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七：巧拍马屁

——世上没有人能对拍马屁无动于衷，除非马屁拍得不巧。要想拍得巧，一方面必须把握马屁的机会，一方面又必须研究拍马屁的技巧，双管齐下，自有无穷妙处。

高帽子人人爱戴，可是马屁却不是人人会拍。文豪萧伯纳说道："每次有人捧我，我就头痛，因为他们捧得不够。"又有人说："最佳的赞美就是心里想说的，却是耳朵听来的。"世上没有人能对拍马屁无动于衷，除非马屁拍得不巧。要想拍得巧，一方面必须把握马屁的机会，一方面又必须研究拍马屁的技巧，双管齐下，自有无穷妙处。

◎ 拍马需要苦练谄媚之功

谄谀者厚言无耻，一切唯上所需，注定了他会卖身投靠、

攀龙附凤，将起码的人伦道德抛置脑后。

李宗吾关于谄媚的精典论述是这样说的，“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想都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他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线，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能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遇货添钱”。

唐朝武则天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好谀善佞的无耻之徒庐江人郭霸。一次，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在家里卧床休养，由于魏氏官居丞相之列，乃百官之首，众僚属、下属当然会群相探望，郭霸也与同事们一起结伴而来探视。寒暄已毕，众同事都起身告辞，唯独郭霸磨磨蹭蹭，借口有事留了下来。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脸病容，右台御史郭霸表现得非常伤心、沮丧，忧心如焚，如同父母亲人病重一样情真意切，哀戚神情令魏元忠非常感动。待众人走后，郭霸说他听名医说过，重病者可以通过尿液来观察疾病轻重程度和有无好转的希望，于是他要魏元忠尿一泡尿，让他观看观看。

魏氏见要在下属面前留此秽物，实在有伤大雅，就推辞说不必有劳郭先生。但郭霸却忧形于色，再三请求魏领导不必谦让，辞色极为恳切。魏元忠无奈只好解下一泡尿来。郭霸迫不及待地端起尿盂，仔细端详，左右晃动观察，说还是看不出究竟，于是提出让他品尝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味道中察出一二。

魏元忠见尿黄骚臭，闻之刺鼻，哪能下咽，就坚决阻止，郭霸却是愈劝愈坚，要求说非要尝尝。魏元忠见此，知道郭霸今夜此行，是早有预谋，必有他图，因而不禁对这位下属十分鄙视，就不再劝阻，听任郭霸作为。

郭霸先端起尿盂，吸吮少许尿液入口，细细品味，嘴巴啧啧作响，好半天才徐徐咽下，似乎还未品出滋味来，又喝一口，再三品味，忽然一口咽下，兴高彩烈地向魏元忠拱手道喜

说："大夫泄味甘，或难料；而今味苦点，即日当愈。"意思是说，您的尿浓不甜而苦，疾病不日就会好起来。

郭霸这次拍马屁是拍到了马腿上，魏元忠乃忠良刚正之人，对郭霸这种无耻丑态非常恶心，当时只是苦笑厌恶未置可否，等病好上朝时，将其事告诉同僚，所有的人都知道郭霸这种卑劣无耻的丑闻，受到天下人耻笑。

清人石成金在其所著《笑得好》中记述了一个下层官员谄媚吹棒的游戏文字，说的是一个秀才到县衙门办事，正赶上县官放了一屁，这位秀才一闻此声，立刻灵机一动，拱揖进辞说："太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香，生员立于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谄媚之术，即以非正常手段，如阿谀奉承、吹捧拍马、取悦讨好、顺阿幸迎，来博取上司人、顶头上司的好感、欢心与宠信，从而达到稳固权位、升官晋爵的目的。

谄媚的对象，一般比较固定，即职位在自己之上、对自己权位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通常是指有权有势的上司，或者上司周围的关键人物，对他们奉承讨好、百般谄媚，以取得投桃报李、一本万利的好处。

武则天晚年的面首（男宠）张昌宗容貌俊秀，深得女皇帝的宠爱，日夜不离身边，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凭借男色宠冠朝廷的张昌宗自然身价百倍，虽没有高官高职，但谄媚者趋之若鹜。人们都称赞这位俊男为"六郎"，说六郎美若莲花，与形容美女艳若桃花应是同一个意思。独有宰相杨再思别出心裁，发挥其"佞智"，说："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语惊四座，使杨再思成为胜利者。

唐初宰相娄师德是著名的会固宠保位之臣，其弟将出任刺史之职，娄师德怕弟弟作官会得罪上司，危及权位，就问他将用什么保全自己，娄弟长跪说："即使现在有人向我脸上唾唾沫，我也不说什么，只是擦拭它。以此自戒自勉，兄长该不会有什么可担忧的吧。"不料娄师德对兄弟此说大为不满，喝道："你此举正是我深以为忧的。人家唾我面目，是对我有怒

气才这么作的；现在你去擦拭它，岂不是表示讨厌、憎恶他这么做吗？你应该不擦拭，让它自干，笑眯眯地表示接受它。”

明英宗时代著名宦官王振，得宠时口含天宪，出纳王命，被英宗称之为“先生”，公侯勋爵则呼之为“翁父”，权势炙手可热，气焰万丈，趋之奉之者踏破门槛。只是身为宦官，不能生下一男半女，身边虽有许多美女娇娃，但那只是玩弄而已，花架子的摆设，与普通人家天伦之乐比较起来，不免有些寂寞。

但王振这点几乎无法改变的“缺憾”，却为一位官员阿谀奉承提供了契机，此人就是工部郎中王佑。一次，王佑到王振府中去探望，闲谈之中，王振看到王佑乃一翩翩美男子，身材伟岸，脸型俊秀，只是没有通常非常流行的胡须，就困惑地问道：“王郎中怎么没有胡须呀？”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下拜，说道：“老爷既无，儿安敢有？”这一句话立刻使王振哈哈大笑，非常高兴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从此王佑官运享通，平步青云。

◎ 瞅准机会，一拍即准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宏钟，而且“其劲如铁”，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几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因为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媪”（即“母”）相。

〔第三篇〕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请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即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苏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的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斗争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

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佑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佑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谪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佑、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迫害狂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至此得到了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起来。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佑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在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官廷里突然发生了大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入军中，令他停止前进，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他看完手令之后，立即把它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谢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

法。原来，这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

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起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出完成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他在镇压了方腊大起义以后，以为余勇可贾，可以进攻辽国。于是，率兵攻辽。结果连吃败仗，被辽人打得一塌糊涂。其实，早在此以前，他就多次被北方诸民族打败。在他主管枢密院后不久，他就催令大将刘法攻打西夏。刘法是西北名将，深知其中的利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出兵，但童贯新官上任，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客观情况，催逼刘法开战。他写信给刘法说："当年您在京城，曾亲手接过了皇帝的命令，并说一定能打胜仗，如今怎么反而不愿开仗呢?"刘法被逼无奈，只得率军进攻，其结果是一出战即遭埋伏，军队损失惨重，刘法本人也阵亡。刘法一死，整个西北都大为震动，弄得人心惶惶。但童贯却隐瞒实情，向徽宗奏告刘法打了胜仗，满朝文武均知刘法惨败，只是惧于童贯的权势，不敢以实相告，反倒一个个假装不知，纷纷向徽宗拜贺。

北宋的腐败在金兵南下之时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太原首当其冲，作为广阳郡王的童贯，正在太原，童贯一听金人要来，根本就不思备战，只是赶忙派人到金朝去求和，金人当然不会答应，反派来使，要童贯割让土地，童贯平日趾高气扬，而在趾高气扬的金国使者面前，他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当金兵来到太原城下时．他更是吓破了胆，便想临阵脱逃，太守张孝纯劝他说："金人背信弃义，公然犯我疆土，王爷应该带领官兵同金人大战。如果扔下太原，岂不是把河东也扔给了金人了吗?"童贯听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宣抚使，不是守疆卫士。您要我留在太原，还要你们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此话，无言以对，只是长叹了一声说："我一向佩服童太师的威望，可没想到会胆小如鼠，临阵脱逃，您即便逃到京师，又有什么脸去见皇上呢?"童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讥刺了。

徽宗因"拒敌无方"，又因酷爱绘画，就把皇帝让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倒是有些志气，想御驾亲征，打退金人的入侵，尚未出发，就见童贯狼狈逃回。钦宗让他一起出征，他固然不肯，就是让他留守京师，他也不肯。而是和徽宗一起向南逃去。

童贯不战而逃，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在逃跑当中的表现，则成了他败亡的直接导火索。童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西北一带招募了数万勇士，称为胜捷军，实是他的私人卫队。童贯在与徽宗一起逃跑时，两人的卫队争上浮桥，童贯竟令自己的卫队向徽宗的卫队放箭，霎时间，中箭倒毙者一百多人。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宋徽宗的愤怒，许多正直的朝臣也骂他大逆不道。在舆论压力下，宋钦宗只好把他贬为右卫上将军，但是，许多坚决反对宦官的大臣不肯罢休，继续要求罚处童贯，宋钦宗只得把他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后又将他流放到英州、吉阳军。不久，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了童贯的十大罪状，终于令御史将他杀死在流放途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八：导君行乐

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至于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糜，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

◎ 江彬导君行乐

奸臣、奸人一切阴谋的得逞，其前提条件是君主、上司对

其阴谋的信任与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忠良、对手甚至包括皇帝、上司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因此，他们日常一切行为的主旨便是探测上司的风声、窥探上司的意向，察言观色，揣摩意图，深刻领会其用心，唯唯喏喏，投其所好，一切以其是非为是非，以其好恶为好恶，使其高兴得忘乎所以，满足自己一切要求，从而受宠而被重用，达到所有的需求。

唐中期著名宦官仇士良，身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代皇帝，擅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酷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唐书》评价他是“有术自将，恩礼不变”，有长期把持朝政大权的秘诀。那么他的最大奸术又是什么呢？在感到日暮途穷、有可能遭到武宗清算时，仇士良这个老奸巨滑的阉党首领自动请求告老还家，希望以退自保，临行前，他对送行的喽罗、宫内爪牙们说：“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千万不可让他有空闲工夫，他一有空闲，势必就要读书，接见文臣，听取他们的谏劝，智深虑远，不追求吃喝玩乐。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到宠信，权势也会受到影响。为了你们今后的前程打算，不如广置财货鹰马，用以迷惑皇帝，使他极尽奢侈，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这样，皇帝就必然不留心学问，荒怠朝政，天下事全听凭我们，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一席话说得众太监茅塞顿开，如获至宝，一个个俯首拜谢。

明武宗当政时期，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佞幸小人，其中对皇帝影响最大的当推宣府人江彬。

江彬出身行伍，在一次战斗中，他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正好射在脸上，箭头穿过皮肉后从耳朵里冒出来，江彬毫不在乎，拔出来后继续作战。此事传到京师，喜勇好战的明武宗十分叹服。不久，战斗结束，江彬在班师途中经过北京，在幸臣钱宁的引荐下，受到武宗召见。这位皇帝看到江彬脸上箭痕仍在，不禁失声赞道：“江彬真是强健！”君臣二人，一个无心过问国家大事，只想驰骋沙场，游戏作乐；一个狡黠凶狠，孔武有力，能骑善射，并善于迎合人意，自然相见恨晚，江彬被留在皇帝身边，与武宗同卧共起，两人关系迅速密切起来。

江彬得见皇帝，靠的是钱宁的引荐，现在竟骤然得到武宗赏识、信任，对此钱宁很是不服。江彬自知根基远不如这个早就受到武宗宠幸的对手那么厚实，自己势单力薄，而左右都是钱宁的党羽，便对武宗盛称边军比京军骁悍，极力建议将二者对调训练，企图通过边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权势。武宗不顾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欣然采纳，于是四个边地的守军被调入京，号称“外四家”，由江彬统领，武宗本人也常常一身戎装，与江彬骑马并行，参与操练。此外，江彬为博得武宗的更大欢心，同时疏远钱宁与皇帝的关系，还想方设法让武宗纵欲行乐，其中之一是怂恿他微服出行。1514 年，明武宗初次成行，趁夜去教坊看了乐舞，觉得十分过瘾。其后，又有数次类似举动。江彬又尽力为武宗搜寻美女，曾把一个将领已经出嫁且正怀孕的妹妹从夫家夺走，献给武宗。武宗见此女娇艳动人，又擅长歌舞骑射，还懂外国语，大为高兴，由此不仅大量赏赐那个将领，对江彬也更为信任了。

明武宗微服出游几次，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所到的地方也不过是北京城内或近郊，因而越来越觉得不过瘾。江彬为悦帝专宠，减少武宗与钱宁的接触机会，便诱导武宗离开北京，作更远的巡游。他经常向皇帝描绘宣府乐妓如何如何多，如何如何美，还可以饱览边地的景致，又能任意纵横驰骋，瞬息千里，多么潇洒飘逸，何必郁郁居于宫禁之中，受臣僚的控制呢，武宗听了，深以为然。君臣一拍即合，于是，大规模的巡幸游历就开始了。

1517 年夏，明武宗在江彬的怂恿下，微服出游居庸关。由于巡关御史的阻拦，没能出关，只得怏怏而还。几天后，仍在夜间出动，这次出关成功，终于顺利到达宣府。他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又自封“镇国公”。江彬为之建镇园府第，将北京豹房里的珍玩，美女运来使用；又在夜间带着武宗乱闯，看到有美貌妇女的人家，便巧取豪夺，或者看到高门大宅之户，便闯进去讨酒喝。武宗十分满意，乐而忘归，称之为“家里”。不久，他们又到了阳和（今山西阳和县），并与蒙古

鞑靼发生了一场战斗，武宗本人差点被捉去，双方各有死伤。其后，回到宣府，一直过到春节之后，才返回北京。这次巡游历时半年。皇帝在外期间，朝政大小事端都必须通过江彬才能呈奏上去，否则就无限期地往后拖。

武宗回到北京刚住上半个月，便觉得索然无味，十分怀念留恋宣府的生活。于是，江彬就引导他再次前往，并到达大同。由于太皇太后（明宪宗的皇后）突然去世，才回京处理丧事。这是第二次巡游，历时21天。

1518年春，明武宗借太皇太后下葬之机，又开始了第三次巡游。他到昌平祭完祖陵后，直抵密云。江彬深知武宗好色喜纵，便从民间搜掠良家之女，装了十几车，每天跟在武宗之后，途中有人被活活折磨而死。这次共历时40天。返京之后，武宗在诏书中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其中所谓“朱寿”，乃是武宗的自称。这次又对前次之战论行赏，江彬荣封平虏伯，三个儿子当上了锦衣卫指挥。

第四次巡游开始于同年夏。江彬引导武宗由大同渡过黄河，直到绥德才往回赶。归途取道西安，到太原时，大索女乐，求得一个姿仪万千的歌妓刘氏。武宗迅速拜倒，车载而归，宠冠诸女，称为美人。刘氏虽然是江彬帮主子搞到手的，江彬为了取悦于她和武宗，管她叫“刘娘娘”。次年3月，一行回到北京，此次旅程之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时间也过半年。

回到北京后，江彬又极力蛊惑明武宗去南方巡游，遭到举朝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其中百余人伏阙劝谏。江彬故意激怒武宗，结果，这些大臣被处以在午门外长跪五天的惩罚，又全部下狱杖打，不少人由此丧命。皇帝及其幸臣的游玩计划，竟引发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大臣惨遭惩治乃至杀身！孰重孰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大臣们的反对毕竟稍有效果，江彬也因此而失去了兴致，没能立即成行。

1519年7月11日，早就蓄谋夺取帝位的宁王朱宸濠（封国在南昌）发动叛乱。消息传到北京，江彬等人终于找到了

实现南巡计划的借口，极力鼓动武宗南下亲征，明武宗也十分乐意，不顾满朝文武的激烈反对，下令让江彬赞画机密军务，并让他掌管锦衣卫和东厂两个特务机构，护驾南征。于是，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巡游开始了。一路上，江彬率领边地之兵随侍左右，乘机胡作非为。他不时传旨要这要那，稍不如意便捆绑地方官员。分管粮运筹事的通判胡琼在恐惧愤怒之下上吊自杀，镇守南京的成国公朱辅见到江彬长跪不已；镇远侯顾仕隆不服气，也几次遭到江彬的羞辱。至于普通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

南征队伍到达扬州后，江彬夺民居作为府第，又大肆征掠寡妇处女，供皇帝纵欲，引起社会的极大混乱恐慌。扬州知府蒋瑶反对，江彬就把他囚禁起来。到南京，他还诱引武宗去苏州、浙江乃至湖南，只是在周围人士的一致反对下才没得逞。由于朱宸濠早被擒获，武宗决定返京。走到通州，江彬还极力怂恿武宗去宣府，因武宗前些时候溺水得病，十分疲惫，没能成行。

回到北京后不久，明武宗就于 1521 年 4 月 20 日病死。

◎ 哈麻以“房中术”邀宠

中国是个忌讳谈性的国度，可封建官场的达官贵人却大多数是好色之徒，虽然他们拥有三妻四妾，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变着花样纵情淫乐，即使有些有毛病，但色淫之心不减，这就给那些溜须谄媚之辈取悦上司提供了契机，他们绞尽脑汁，出谋划策，为上司的淫乐提供便利，更有甚者，或从外边或自己亲自研制淫药，奉献给上司，而使上司淫上加淫，乐上加乐。

元末顺帝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奸臣哈麻，他因是顺帝宫中的侍卫而得宠，青云直上，竟居右丞相职。为了打击元老重臣脱脱，哈麻竟恬不知耻地导君淫乐，使顺帝日日以女人为戏，将朝政拱手交给哈麻。

元顺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君主之一，酷好女色。哈麻为了投其所好，将西方僧人（应为波斯人）引进宫廷。这些胡僧都善流行于阿拉伯的“房中术”，据说能使人身之气，或消

或长，或伸或缩，令人快乐无比，顺帝试用后，果然与旧日不同，大喜过望，封他为司徒，专门在宫中教授这种“演揲儿法”（汉语意思“大喜大乐之法”）。

哈麻进献此僧后，果然得到顺帝更多的宠信，与顺帝母舅老的沙、顺帝弟八郎等 10 人，均被顺帝封为“倚纳”，同在宫中学习房中术。

哈麻见顺帝乐此不疲，又将通晓秘法的西藩僧伽璘真推荐给顺帝。伽璘真诱导顺帝说：“陛下虽然居万民之上，富有四海，但人生百年，您也只有保有今生今世而已。人生几何，欢乐无多，请陛下学习我这种秘密大喜乐之法，保管您无穷快乐。”

顺帝自然又是喜出望外，就拜投伽璘真为国师，教习自己与哈麻等“倚纳”房中术，四处索求良家少女，君臣日夜以淫戏为乐。君臣与宫女、嫔妃男女混杂、赤身裸体，同处一室，相互宣淫。将君臣同居之所，号称“皆即兀该”，意为“事事无碍”。“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哈麻见献僧取淫之计见效，又伙同藩僧要顺帝建造“百花宫”，采集妇女，供其玩乐。上自公卿命妇，下至市井丽人，都难逃脱。并从中选出 16 名美女，头饰红缨，装扮成菩萨模样，称为十六天魔舞女，亦真亦幻，亦佛亦人，如花似玉，飘飘欲仙，直弄得顺帝如醉如痴。

元朝定制，皇帝须五日一离宫，宠幸众妃。为避免众臣非议，哈麻等献策，要顺帝命人挖掘地道，与众宫室和天魔舞女居处相连，这样，顺帝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尽情享乐，将处理朝政权力都委之于哈麻。

哈麻用这种“秘密”武器在顺帝那儿献媚争宠，果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年，即至正十四年（1354 年）十二月，元顺帝重新任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为光禄大夫。

当时，脱脱领兵在外，驻军在高邮城下。哈麻抓住这个机会，跑到奇氏皇后与太子面前说了脱脱的坏话，还挑拨监察御史上疏，揭发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荒淫昏庸的元顺帝听信了哈麻等人的鬼话，不久即罢免了脱脱兄弟，而将朝中的军政

大权交结了哈麻哥儿俩。

哈麻向顺帝进房中术，搞得年轻的皇上神魂颠倒，政事荒废，朝内朝外议论纷纷，人心涣散。这时，哈麻已出任丞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哈麻为了掩盖他们兄弟的丑行，便企图嫁祸于他的妹夫秃鲁帖木儿，他对父亲秃鲁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变，天下士大夫必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

在这里，哈麻不仅将进房中术的罪责一下子推到妹夫秃鲁帖木儿身上，而且企图将年仅三十六岁的元顺帝一脚踢开。这不仅仅是嫁祸于人，而是明目张胆的阴谋政变。

秃鲁帖木儿很快就从夫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为了保命，也为了报功，他立即密报了元顺帝。元顺帝一听，十分震惊，恼羞成怒，立刻下令把哈麻兄弟斩首。哈麻兄弟用最卑鄙下流的手段献媚争宠、残害异己而又反复无常，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历史上还有一些帝王行为古怪、一味寻求刺激，这正好给了权奸以媚君、谄君的机会，他们便利用帝王荒淫无耻的弱点，千方百计满足其荒诞欲望，而且"出奇制胜"，诱君远离政权，以便从中渔利。

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后废帝刘昱是一个狂悖暴虐、"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视皇权如儿戏，只思淫乐，烦恼政务，就将政事全交给佞臣杨远长、阮佃夫、王道隆等人。这几人则处处设法满足刘昱的狂暴欲望，极力诱使他陷入玩乐之中，将朝中大权攫入自己手中，成为仅次于君主的人臣。

刘昱9岁即位，11岁抛开前朝顾命大臣亲政。以顽童与流氓身份横行朝廷与宫中。刘昱久呆宫中，很觉无味寂寞，对各种清规戒律十分反感，非常向往宫外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几乎天天出宫游玩。

刘昱出宫时，坐着特制的露车，类似现在的敞篷汽车，只是车顶上加上一层帆布，以遮阳蔽雨；出宫之时，将随从侍卫

统统赶走，留下几十名贴身随从，或出郊野，或入市廛，横冲直撞，耀武扬威。

刘昱每日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嫌皇袍衣冠不方便，就以小衫聊以蔽体，与社会下层流氓地痞无赖打成一片，即使遭到怠慢侮辱，也不生气，还高兴异常，常常是早出夜归，或没日没夜玩乐，十天半月不回宫中。累了困了或夜宿客舍，或醉卧道旁。遇到臣民家中有婚丧红白喜事，往往与挽车小儿群聚饮酒，寻欢作乐。或者与侍从互相追逐、斗殴，以决胜负。刘昱还同右卫营中一个妓女通奸，每次和她游玩，就携带数千钱，作为买酒肉的费用。

刘昱根本不愿料理朝政，就将这些烦人事儿都托付给佞臣。本来帝王荒政到这样地步，大臣该劝阻为是，但杨远长、阮佃夫等人却故意纵君为乐，让他脱离朝宫，肆行玩乐。

本来刘昱天资聪颖，常有惊人之举，一般百姓家常琐事，他过目不忘，动手即会。锻炼金银、裁衣作帽等技巧，他十分精通，羌胡乐器，他也是无师自通，吹奏很有水准；并且在殿堂、御寝之内，亲手喂养数十头驴马，匹匹膘肥体壮，雄伟无比。

但是，刘昱又非常凶暴。外出游玩，遇到不开心之时，随意滥杀，遇到任何东西挡道，是人是畜，都让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都大门紧闭，道路绝迹。刘昱还命令身边侍卫准备几十根白色木棒，各有名号，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别人稍有忤逆，就施以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且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一次，他把一个人的阴囊用铁锤打破，旁边有个人皱了一下眉头，给刘昱瞧见了，勃然大怒，他让那人立正，袒露肩胛，用短矛刺穿。还有一次，他闻到大臣孙超身上有一般蒜味，就命人剖开孙的胸腹，看看有没有大蒜。

刘昱如此横暴，给奸臣打击忠良正直大臣以机会，刘宋王朝覆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不久权臣萧道成乘机起兵，平息王族内乱，建立了萧齐王朝。

〔第四篇〕

厚黑立身术：当孙子没商吃

刘先帝之失败，是由于连营七百里，战线太摆宽了，陆逊令军士，每人持一把火，隔一营，烧一营，同时动作，刘先帝首尾不能相顾，遂至全军溃败。刘先帝身经百战，矜骄极了，以为陆逊是个少年，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陆逊能够忍辱负重，是厚黑界后起之秀，猝然而起，出其不意，把那位老厚黑刘备，打得一败涂地。

——李宗吾厚黑立身智语

小人“耳聋”，本质上是小人的大脑里不存在道德上的负担，因此能甩开膀子抛开一切道德上的顾虑和束缚，把害人“智慧”发挥到极致。小人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种轻松与解脱，不管于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从而成为彻底的“自由人”。小人宁愿人们需要他，而不需人们感谢他。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十九：搅混清水

——小人不仅精通小人逻辑，而且也熟悉君子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

小人善于伪装，本来是个邪恶小人，却能装出一副君子的形象。本来他在害人，却能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大家在害他。小人不仅精通小人逻辑，而且也熟悉君子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当你与其讲大道理的时候，他们露出鄙弃一切大道理的神情。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以无赖逻辑对无赖逻辑时，他们又道貌岸然地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无赖的竟然是你。

◎ 今天是君子，明天是小人

小人善于伪装，本来是个邪恶小人，却能装出一副君子的形象。小人不仅精通小人逻辑，而且也熟悉君子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当你与其讲大道理的时候，他们露出鄙弃一切大道理的神情。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以无赖逻辑对无赖逻辑时，他们又道貌岸然地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无赖的竟然是你。

晚清时期，湖南有个道台单舟泉。这人善于观察，办起事来面面俱到。所以大小官员都很佩服他。

有一年，一个游历的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未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没多久就死了。小孩的父母当然不肯干休，一齐上来，要扭住那外国人。外国人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看的人都被打伤几个。这样，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捉住那外国人，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因为是人命关天，而且又是外国人，所以感到很棘手。

此事落到单道台手里，他不愧是官场老手，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马上就将卖乖绝招运用自如。一方面他认为湖南阔人很多，而且民风开放，如果办得不好，他们会起来说话，或者聚众为难外国人，到那时，想处治外国人做不到，而不处治又办不到。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只要绅士、百姓动公愤，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形成僵持局面，外国领事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因为洋人怕百姓。到这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闹。因为百姓怕官，所以他们也会听话。面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

主意想好，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权势的乡绅，要他们大家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争赢了，不但为百姓伸冤，面且为

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大家都说单道台是一个好官，能维护百姓利益。他又来到领事处，告诉领事，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说，又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单道台又说："资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

案子判了下来，自然也是虎头蛇尾。但单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弹压百姓，没有闹出事来，子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维护百姓的。

单道台这种搅和毕竟是没有坑害百姓，所以算不得小人，面且还可算是有办法之人。而唐朝的奸臣李义府，则是一个善于搅和君子小人操守的佞臣贼子。

唐朝贞观八年（公无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发现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日，召见他，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
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时李治为太子，旋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彩，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在皇帝面前善于伪装，这个奸佞小人很懂得君子的操守，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

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冠冕堂皇，不仅太子，就是皇上，面对此言，也说不出什么不好来。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又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李义府对太子用君子的一套规则来约束，那么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此刻他绝对是一副抛弃任何“大道理”的神情。他由黄门侍郎刘洎、侍御史马周的引荐，又与许敬宗等相连结，虚美隐恶，曲意逢迎。长孙无忌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今四川通江）做司马。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已有所闻，急忙向中书舍人王德俭问计。

王德俭是许敬宗外甥，其貌不扬，但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义府献计说：“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也。君能建自，转祸为福也。”李义府心领神会，能在武昭仪立后问题上迎合帝意，贬黜事便好办得多。他借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的机会，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是人心所向，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

高宗闻言，正合心意，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给他宝珠一斗，还将原来贬斥到壁州的诏令停发，留居原职。武昭仪也秘密派人送礼答谢。从此，李义府便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结成了武昭仪的心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七月，李义府升为中书侍郎；十月，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李义府又自中书舍人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并赐广平县男爵。李义府尝到了耍阴谋的甜头。

李义府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他总是一副谦和温顺的样子，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一副君

子形象；而内心则阴险狡诈，偏狭刻毒，百分之百的小人作派。人称他是笑里藏刀，柔而害物的“人猫”。

李义府仰仗武后的恩宠，进爵为侯。对自己也不讲什么“勿轻小善”、“勿轻微行”了。洛阳有一女子淳于氏因有罪，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听说这女子貌美，淫心顿起，密令大理丞毕正义削免其罪，纳为自己的小妾。大理卿段宝玄听说此事，告到朝廷。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审理此案。李义府十分害怕，惟恐事情败露，便逼迫毕正义自缢，杀人灭口。高宗听到后，也想息事宁人，便不再追究，不了了之。

侍御史王义方将调查情况，向高宗如实作了汇报：“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他还当廷陈述李义府的罪恶：“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李义府顾盼左右，若无其事。见高宗毫无阻拦之意，只好退出。王义方义愤填膺，继续廷劾李义府的罪恶行径，指出“此儿可恕，孰不可容”！要求清除君侧。高宗见他愈说愈激动，而事涉于己，大声喝止，反说王义方当廷诽谤，侮辱大臣，出口不逊，将其贬到莱州做司户，而不问李义府罪。

显庆二年（公元 657 年），李义府代替崔敦礼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如故，并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他秉承武后意旨，与许敬宗一起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结果二人都被贬外，终身不得朝觐。原吏部尚书柳爽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后被诬与褚遂良等朋党构结而被杀。

李义府就是这样，一会儿君子的操守，一会儿小人的作派，把清水搅混了，他就能兴风作浪了。

◎ 做了坏人做好人，不露声色置人死

扮可怜的卖乖，巧在博得同情，达到目的。小孩显得痛苦、无助，让大人答应要求；乞丐总是衣衫褴褛，讨得施舍；连老板开除员工也爱摆摆困难，倒倒苦水，减轻对方的不满。西汉元帝时期的太监石显就是一个典型。他善于用君子逻辑在皇帝面前装点自己，又善于用小人逻辑打压群僚。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明他害了人，大家似乎又都认为他是好人。他把好坏人的界限都搅和乱了。

石显是济南人，因为犯罪而被处以宫刑，收入宫中做了太监。当时，朝廷注重法治，赏罚很严明，一般的官吏都精通法律。石显认为，要想有出头之日，就必须熟悉法律。因此，他一方面猛攻法律，一方面揣摸汉元帝的心意。由于他旦夕侍奉在汉元帝的身边，元帝经常问他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石显的应答往往十分合乎元帝的心意，因而博得了元帝的欢心，提拔他做了中书令，掌握机要文献。

汉元帝当政的后期，因长期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上朝处理政事，必须在身边寻找一个既能体察他的心意又能朝夕不离左右的人，这就选中了石显。元帝一方面认为石显在宫日久，诸事熟稔，又精明能干，办事符合自己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觉得石显在朝中无亲无故，不会拉帮结伙，危及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

可没想到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小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石显对付的首要目标是大臣萧望之。

当时，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依重是可想而知的。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皇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他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觉得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该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宫被提升为黄门待郎，郑朋却原封未动，一怒之下，他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送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两人向皇上上书，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预了陷害萧望之的阴谋，这么一来，也好逞计。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对他进行询问。萧望之竟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

戚，无非是想整顿朝政，决非是搞阴谋，更不是离间皇上和外戚。”

既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攻击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作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看到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入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二人虽叩头请罪，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是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这些人，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陛下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入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的威望。”汉元帝年轻识浅，被史高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他们，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

但元帝毕竟还算良心未泯，过了几个月，觉得心里不安，再说也确实需要萧望之等人，就下了一道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食邑六百户，进宫办事，其地位在朝廷上仅次于将军，并准备让他当丞相，这使石显一伙感到极度恐慌。正在这时，萧望之有一个做散骑中郎的儿子、名叫萧汲，没有通过父亲，便上书替父亲就上次被逮捕入狱且削职为民的事喊冤，他以为皇上已重视萧望之了，可以平反昭雪前案，但他没有揣摸皇上的心理，反倒使得元帝恼羞成怒，立命有关官吏去审理此案。

官吏当然是承揣上意，哪敢据实办理，就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以前所犯过失是清楚明白的，不是别人陷害所致，现在皇上重新重用了他，他不感皇恩，却教唆儿子上书喊冤，诽谤皇上，这不是人臣的行为，对皇上犯有不敬之罪，当逮捕法办。"石显又添油加醋地对元帝说："萧望之当将军的时候，就排挤史、许等皇上亲近的大臣，想独揽大权，他仗着自己是皇上老师，利用皇上的宽厚仁慈，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那时候就该治他的罪，现在皇上封侯赐官，他不仅不感谢浩荡的皇恩，反到心怀不满，纵子上书，实在太不应该。如果不送到监狱里让他清醒一下，将来朝廷怎么能用他呢?"元帝觉得萧望之年纪已大，恐怕不肯受辱，会自杀。石显说："上次入狱，他都没有自杀，这次犯的只是言语之罪，他更不会自杀。"这样，元帝批准了逮捕萧望之。

石显立即发了诏令，命人包围了萧望之的家，萧望之弄明了真象，说："我曾做过前将军，现已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资历和年龄，还要受辱入狱，再活下去，不是太卑鄙了吗?"于是让门客朱云拿来毒药，服毒自杀了。

石显害死萧望之的特点是见缝插针，既寻找萧望之的所谓纰漏，又假别人之手，尤其假皇帝之手进行小题大作，最后自己并不落太大的责任，这就是他害人的"妙道"。

石显害死了萧望之，去了一个冤家对头，事情也做得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不露痕迹，但萧望之毕竟是极有名望的人，对他的死，大家议论纷纷，多少有舆论涉及到石显。石显为了逃避罪责，保住自己，就精心策划，先从舆论最多的儒生堆里下手。于是，石显就极力向元帝推荐当时的大名士贡禹，让贡禹当上了御史大夫，石显还处处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这么一来，关于他的舆论消除了，儒林之中多交口称誉石显举贤任能，使他博得了一个很好的声誉，人们再也不怀疑萧望之之死是由石显陷害造成的了。

但石显报复狂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他做所谓的"善

事”，无非是为了蛊惑人心，罗致名声，更好地为他陷害别人服务。石显当权，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就是连外戚也看不惯，因此石显与外戚就发生了矛盾。起初，石显是想同左将军冯奉世父子结交的，他先向皇上提出建议说：“冯皇妃的哥哥冯逡官为谒者，人又精明能干，应当有资格在宫中参预机要。”元帝一听，当然很高兴，就马上召见冯逡，拜他为侍中。没想到冯逡却让皇上屏退左右，秘密地告诉皇上，说石显专权自恣，皇上要加意提防。元帝正宠信石显，听不得别人说石显的坏话，冯逡这么一说，元帝立刻把他赶出宫去，当然也没有下诏提升他的官职。石显知道了，也暗暗怀恨在心。后来贡禹不再当御史大夫，职位出缺，满朝文武大臣都推举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担任此职，元帝也觉得可以，就向石显征求意见。石显说：“野王为人正直，才能出众，朝中无人能赶得上，如果让他当御史大夫，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只是有一条，野王是冯皇妃的亲哥哥，会不会有人说皇上任人唯亲呢?”元帝一听，犯了踌躇，后来终于没有任命野王当御史大夫。

石显就是这样在不露声色中置人于死地。不过，他也要时刻防备别人来弹劾他，惟一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取得皇帝的信任，让皇帝觉得自己是在忠心耿耿地办事，别人都是故意找麻烦。

石显因为经常替皇帝四出传达诏命，晚上有时被关在宫门外，进出极不方便，他对皇上说：“我有时回宫很晚，进出极不方便，有时不能进宫，就耽误了服侍皇上，能不能让在晚上也开门进宫呢?”皇上觉得这是小事，马上就答应了。过了几天，石显故意很晚才回宫，守宫门官员按照规定不开宫门，石显说皇上授权他可以打开宫门。守门官无法，只好让他进去。这件事传开以后，果然有人上奏章弹劾他，说他夜晚假借君命，私开宫门。元帝看过奏章，微笑着递给了石显，石显一看，假装害怕，立刻跪下，一边叩头，一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对元帝说：“陛下信任我，让我去做些小事，我只知忠心

耿耿地替陛下办事，不知顾及私情，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总是想找我的麻烦，亏得陛下英明，明察秋毫，识破了有些人的真实用心。不过，这样下去，我的命是迟早保不住的，您还是让我到后宫去干些勤杂零活吧，也好保住我这条性命。”石显这么一哭一说，弄得元帝反而可怜，那些反对石显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也知道石显极难对付，便都缄口不言了。

石显的自我保护术也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既能取得儒生的信任，又能取得皇帝的信任，许多事情被他弄得真假难辨，有时，连当事人都分不清究竟谁对谁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的感情还在石显这边，石显就会立足于不败之地。

石显官运亨通，一路顺风，他一生几乎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挫折，家财累积达一万万。元帝死后，成帝即位，正如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石显失宠，再也未能抬起头来。丞相、御史虽多有弹劾，却也找不到什么硬的把柄，只是把他赶回家了事。可这位红极一时的大宦官还不理解，倒在归乡的途中，忧愁郁闷而死，应当说是善终了。

◎“可怜兮兮”假扮“受气包”

小人经常为了讨好皇上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与大多数人为敌。这种小人善于揣摩君主的意图，站在皇帝的一边假装受害者，让皇帝认为他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君主，才受害的，成为众矢之的的。从而博得君主的好感，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

明怀宗崇祯皇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铲除熹宗时的宠臣，他挖掉了以奸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连坐者不下百余人，为肃清魏忠贤的余毒，崇祯帝下大决心更换朝廷官员，一时间罢免了大批官员，造成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

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结果，崇祯朝廷仍旧重蹈复辙，朝中大权仍被少数奸臣把握；权贵们依旧结党营私，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

明朝内阁体制限定六名成员，称做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再由崇祯帝亲自抽签决定，前一道程序叫做会推，后一道程序叫做枚卜。阁臣名单刚刚确定，诏命尚未颁布，朝臣中已是议论纷纷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朝臣们几乎人人尽知内阁成员选举结果。

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两只眼睛都红了。温体仁进士出身，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尤其善于窥测政治风向。所以，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为官，宦海浮沉三十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魏忠贤当权时他不吃亏，魏忠贤垮台后他没倒霉，真可谓混世有术，八面玲珑。魏忠贤被除，朝中大权又鹿在中原，温体仁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想加紧实现其窃取权柄野心的步伐，不料，此次入阁无望。温体仁岂肯善罢甘休，他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靠着玩弄权术、大耍两面派手段深得崇祯信任，在皇上面前也算是个红人，但此次会推也未被提名，心中愤愤不平。温、周二人“同病相怜”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要合谋推翻内阁选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排斥重臣，从而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做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做为突破口，吹毛求疵，大搞他的材料。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翻出陈年旧帐，借题发挥，专拣崇祯帝深恶痛绝的罪名扣在钱谦益头上。

在熹宗天启二年，钱谦益受命主试浙江，考试后录取嘉禾

才子钱千秋为省试第一名。后来发现钱千秋的作文试卷中引用了一句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不想这句诗触动了当权者的忌讳，便妄加罪名，取消了钱千秋的会试资格，并遣戍边地。钱谦益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被罚了俸禄，后被削职为民，遣回原籍。这已是六七年前的旧事了，况且钱谦益早已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取得了熹宗的原谅。

温体仁在奏章中不仅旧案重提，而且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种罪名都是崇祯帝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崇祯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时候，文华殿内庄严肃穆，文武大臣分立两侧，年轻的皇帝朱由检高高在上，龙颜含威，巡视着朝堂上的每个人。崇祯虽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但他自登基以来就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一心振兴江山社稷。他以唐宗宋祖要求自己，勤政节俭，事事亲躬，但是，崇祯身处末世，朱家王朝如日落西山，人力难回；另一方面，崇祯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多疑孤僻，且又主观急躁，处理朝政往往失于明察。此时，崇祯的脸色阴沉沉的，他看了一眼钱谦益，见他面带春风，眉挑得意，心中一阵厌恶，随即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

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原以为此次会推内阁，自己手拿把掐的，不成想遭人暗算了。温体仁早就深思熟虑、成竹在胸，毫不犹豫地站出朝班，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逼问钱谦益；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辨。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

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他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位忠心耿耿，对钱谦益更恨一层。

崇祯自作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辨，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诏令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

通过这次阴谋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窃取权柄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奸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面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他又趁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混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人内阁，参与机要。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冠冕堂皇

——小人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和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

小人常常表面上冠冕堂皇、大公无私，以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名义兜售私货、假公济私，而且他们往往办事周密，丝毫不露蛛丝马迹。经常上至国家、下至黎民，讲一通大道理，使你不得不服从，最后却是为小人自己服务。小人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和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旦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

到了严重的威胁，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保护措施，把矛头指向那个危险物，然而，这个危险物却并不一定存在，很可能是小人巧言编织的结果，小人巧借众人之力把祸水引向一人，居心险恶，目的不可告人。

◎ 卢杞拿公家说事儿

小人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和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旦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保护措施，把矛头指向那个危险物，然而，这个危险物却并不一定存在，很可能是小人巧言编织的结果，小人巧借众人之力把祸水引向一人，居心险恶，目的不可告人。

卢杞颇有口才，但其容甚丑，“鬼貌蓝色”。其祖父卢怀慎在唐玄宗时曾为相，为官清廉，死后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史称贤相。其父卢奕，官至御史中丞，安史之乱后留守东都洛阳，城陷而被害。被杀前，历数安禄山罪状，大义凛然道：“为人臣者当识逆顺，我不曾失节，死何恨？”英勇献身，赠兵部尚书，谥曰贞烈。借助门荫，于天宝十四载（754 年）十二月，卢杞为清道率府兵曹参军，且被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任为节度府掌书记，因病免职。不久，补鸿胪丞，出为忠州刺史。赴任后，拜见节度使卫伯玉，因其不喜，只好装病谢归。回长安后，任吏部郎中，出为虢州刺史。如果不是借助门荫，像卢杞这等其丑无比之人，在当时是很难走人仕途的。

卢杞一走人仕途，欲望就愈来愈大了，千方百计想要讨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欢心。建中元年（780 年），卢杞向新即位的德宗上奏道：“守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欲将这三千官猪迁往沙苑，沙苑属同州。卢杞又奏道，同州亦皇上的百姓，我看将猪就地宰食最合适。德宗赞道：“守虢而忧它州，

宰相材也。”遂下诏将官猪赐给贫民，并有意将卢杞重用之。这正是卢杞梦寐以求的。

他之所以建议将猪就地宰食，其本意并非是替同州百姓着想，而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样，既显得胸有全局，以取悦皇帝，又讨来恩赐官猪，以取悦于百姓，真可谓一举两得。不久，卢杞便被召为御史中丞。次年，即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卢杞又升迁为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

恰逢朝中出现杨炎错杀刘晏事。杨炎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乃宰相也，宰相错杀无辜，惹得朝野侧目，有人甚至讥斥朝廷。杨炎想息事宁人。背后又散布刘晏是因“上自恶而杀之”。德宗闻此十分恼怒，曾有诛杀杨炎之念，但终于隐而未发。不久，将杨炎迁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与杨炎共掌相权。

卢杞迁为御史大夫是二月丁未日，升为宰相是二月己巳日，其间只有9天。仅从时间如此短暂，就足可看出卢杞有其特殊的媚主本领。再从其“论奏无不合”来看，更可证明卢杞极其善于揣摸皇帝心意。善揣主意，媚之有术，是卢杞平步青云、谋取相位的诀窍。

小人得志更猖狂。卢杞位居宰相，但他才疏学浅，并无治国之能，所以，便“贤者妒，能者忌，小忤己，不致死地不止”，而且还收罗朋党，协众市权，以巩固其攫取的政治权益。

卢杞首先攻击的目标便是杨炎。二人虽同掌相权，但从外貌到才干，从政绩到威望，却都是无法比拟的。卢杞认为杨炎的存在对他是最大的威胁，而卢杞在杨炎眼里不过是个以权术阿谀君主才爬上来的小丑，所以对他极为轻视。“唐制，诸宰相，日会食于政事台。”杨炎不齿于与卢杞共议国事，经常以有病为由推脱，不与其会食。卢杞明其本意，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愈发对杨炎恨得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为了“起势立威”，卢杞便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进学士以自

助。卢杞收罗一些朋党后，便要寻机向杨炎发难了。建中二年（781）六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兵反，德宗将李希烈进为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马以讨之。杨炎谏争："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德宗不听。杨炎固执地一再争谏，惹得德宗非常不满。七月，李希烈所率讨伐军因久雨而停滞不前。德宗感到非常奇怪。卢杞乘机便秘密地对德宗说："希烈迁延，乃杨炎故也。陛下何爱杨炎一日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德宗信以为然，使罢杨炎相，降职为左仆射。卢杞无事生非，假借李希烈之名，轻而易举地就革去了杨炎的相位。

卢杞为了进一步陷害杨炎，便将严郢升迁为御史大夫。严郢原为京兆尹，杨炎为相后，将其迁为大理卿。严郢对杨炎自然是恨之入骨的。卢杞与严郢合谋，共同收集杨炎之罪。当初，杨炎于曲江之南立家庙，委托河南尹赵伯惠代卖洛阳私宅，赵伯惠则将此宅售为官廨。严郢闻之，以为大有文章可做，便告诉了卢杞，卢杞急不可待地召大理正田晋以法论罪。田晋说："律，监临官市卖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卢杞大怒，认为仅仅给予夺官的惩罚太轻了，便贬田晋为衡州司马。卢杞又改由他官论罪，在其授意下说："监主自盗，罪当绞。"杨炎立家庙之处，是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萧嵩家庙所立之地，玄宗游幸江南时经此，以为这里有王气，便令萧嵩将家庙迁徙。于是，卢杞借此上奏德宗："此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此地建庙。"德宗大怒，10月，贬杨炎为崖州司马。杨炎行至崖州百里处，被缢杀。赵伯惠因受牵连，自河中尹贬为费州多田尉，亦被杀害。

卢杞先以罢免杨炎相而取悦李希烈为名，解除了杨炎的宰相之职，尔后借严郢之力制造了赵伯惠的冤狱，最终制造了杨炎的冤案，致其二人于死地，真可谓阴险之至！

置杨炎于死地后，卢杞迅速地把陷害的目标转向了张镒。

张镒是中书令，亦宰相也，忠厚耿直，帝所情爱。在卢杞看来，若能将张镒排挤出朝廷，他就可以“专总朝政”。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德宗看出朱泚在凤翔有异志，欲物色一重臣取而代之。卢杞说：“朱泚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幸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德宗沉默不语，卢杞又说：“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服，固惟陛下神算。”德宗看看张镒说：“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张镒明知是为卢杞所排挤，但已无词以免，只好拜谢。诏令张镒为凤翔尹、陇右节度使。后为朱泚部将李楚琳杀害。卢杞请赴凤翔，关键在于强调非宰相去不可。而他又明知德宗不会派其前往，这就等于说非张镒去不可了。二次进言强调“为三军所服”，无疑点了张镒的将。卢杞欲将张镒挤走，且又不露痕迹，狡诈阴险之心简直无以防也。卢杞就这样，缢杀了一宰相，挤走了一宰相，从此独揽了朝权。

卢杞不仅排挤陷害宰相重臣，凡朝中有才能者，他无不妒忌，或打击贬斥，或迫害致死，就连帮助过他的人也难幸免。严郢是他制造杨炎、赵伯惠冤狱的合谋，但是，通过制造这场冤狱的整个过程，他看出严郢具有很高才干，所以便对其非常妒恶。这时，幽州节度使朱滔与兄弟朱泚因密谋反叛意见不一致，朱滔便诬告朱泚军司马蔡廷玉离间兄弟，请杀之。德宗为了笼络朱滔，令殿中侍御使郑詹审讯蔡廷玉，并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参军。蔡廷玉等行至蓝田。郑詹考虑到柳州路途遥遥，便决定改送其去河东，令召还东行，蔡廷玉误解为是要将其送给朱滔，行至灵宝西遂投河自杀。德宗闻听，异常惊骇，卢杞乘机上奏道：“廷玉之死，朱泚必疑是皇上诏旨所杀，请让三司使审讯郑詹。”又说：“郑御史所为，必禀报御史大夫严郢。请将严郢一并治罪。”将郑詹、严郢投入监狱后，卢杞既不调查亦不审讯，便奏请杖杀郑詹于京兆府，贬严郢为费州刺史，严郢翌年死于被贬之地。并无过失的郑詹，因何遭此劫难？关键在于郑詹与张镒是好友，每逢上朝议事，乘卢杞休息时，郑

詹便独自到张镒阁内叙话，卢杞由此怀恨在心，卢杞借助蔡廷玉自杀之事，嫁祸于人，一箭双雕，数日内就杀郑詹贬严郢，震怖朝野。

卢杞不但妒贤忌能，对于一些老臣的德高望重也忌恨无比。大书法家颜真卿，是三朝元老，安史之乱立过大功，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他已年近 80 高龄，毫无与卢杞争权夺势之念。然而，卢杞出于对他的威望和才能的忌恨，意欲将其排斥出朝。开元年间，已官至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曾被杨国忠排斥为平原太守。如今他年事已高，且又看出卢杞有排他之意，便想感化卢杞，对卢杞说：“当年我与你父血战平原，我曾以舌舔你父脸上之血，难道你现在还不能容我在朝吗?”卢杞表面上肃然起拜，而内心却恨之益甚。建中四年（783 年）四月，李希烈叛军袭陷汝州，继而取尉氏，围郑州，官军屡为所败，德宗向卢杞询问平叛之策，卢杞说：“希烈年少骁将，侍功傲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重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为言之有理，令颜真卿去许州宣慰李希烈。诏下，举朝失色。谁都清楚，颜真卿此去难归。颜真卿后来果被李希烈杀害。卢杞借叛军之手，杀害了他忌恨的国家元老。

凡有机会，卢杞便冠冕堂皇地将老臣送上绝路。前宰相，现礼部尚书李揆有雅望，卢杞担心德宗复再用之，便想寻机将其赶出京师。建中四年（783）七月，卢杞奏请遣李揆为吐蕃会盟使。李揆对德宗说：“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德宗见其确已年老，不免生出恻隐之心，意欲改换他人前往，便对卢杞说：“李揆确实是太老了。”卢杞固执地说：“使远矣，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于是德宗命李揆人蕃。果如李揆所言，翌年，即兴元元年（784）四月，李揆自吐蕃归还途中，死于凤州。卢杞打着如此重任非李揆莫属的幌子，逼迫年迈的李揆

在千里行程的颠簸中死去。如果说李揆是病死的，莫如说是被卢杞用看不见的软刀子逼杀的。卢杞何其歹毒！卢杞如此“狙害隐毒，天下无比痛愤”。然而，卢杞依仗着他宠于德宗，专于朝权，故无人敢言。

◎ 靠满足他人乘虚而入

人其实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动物，有时候一点点收获、一点点满足就能让我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陶陶然似乎这个世界只剩下透明闪亮的美好东西，所有的污浊危险全都清洗一空，结果呢，落个乐极生悲的惨痛。人往往就是这样，给他一个甜果子吃，他嚼在嘴里脸也会绽出笑容；给他一顶高帽子戴，他就误以为自己真的成了高高在上的人物，人的这些“劣根性”实在不是说铲除就能连根拔掉的。特别是当人的精神获得了某种满足时，人就更容易丧失起码的警惕性，更容易误入甚至主动走人别人设下的圈套，明明已经身临险境却还浑然不觉懵然无知。

以捉摸人的心理为第一专业的小人当然对人性的这些弱点有足够认识与把握，为了达到利用或打击的目的，他往往会在揣摩对方心理的基础上，极力创造条件去满足其物质上或心理上的需要，麻痹对方的心志，以便在别人毫无所知甚至是主动合作的情况下，捞取利益或打击异己。通过这一手段小人大大减轻了达到目的时可能遇到的阻力，真正是清清爽爽、一帆风顺，不仅捞得利益，有时还能作个“好人”。

战国时代，楚怀王十分宠爱妃子郑袖，凡郑袖之言几乎是言出必从。郑袖深得国君宠幸，也日渐生出擅权的野心，平日在国君身边吹风，提拔了不少亲信，打击了不少忤逆，权势一天天大起来。

郑袖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知道，自己要想维持现在的地位，就必须巩固和加深楚王对她的宠爱，不可一日失宠。为

此，郑袖真是用尽了心机。

这一年，魏国想同楚国交好，特地送了一个美人给楚怀王。怀王非常喜爱魏美人的美貌，一时间对郑袖有所疏远。这对郑袖来说自然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的到来无疑是对她的最大挑战。虽然心里恨意切切，但郑袖并没有轻举妄动。她十分清楚现在怀王对魏美人正是宠爱有加，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无理取闹，必然会导致怀王的不满，到那时候倒霉的不是魏美人，而是她郑袖。于是，郑袖采用了顺水推舟伺机下手的办法。

为了麻痹魏美人和楚怀王，郑袖从一开始就对魏美人表现出格外的热情与关心。首先，她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魏美人的需要，不但把自己最好的宫室送给她，而且把最好的衣服、饰品、床帐、被褥以及各种珠宝玩好、陈设用具都送给了这位新美人，这自然令新妃子受宠若惊。同时，郑袖也不忘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常常去她的住处探望，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其关心的程度不亚于亲生姐姐。感激不尽的魏美人此时没去想郑袖对自己如此这般的根由，只以为是遇见了前世缘分中的亲人，不但顾虑全无，而且真把郑袖当成了亲姐姐看待。而楚王看到郑袖的作为，自然很是高兴，心想郑袖知道我爱魏美人而没有一丝忌妒心，一门心思只想着怎样侍奉君王，真乃贤德的妇人。因此，虽然宠爱新人，但对郑袖的信任并没有减少。

郑袖见魏美人和楚王对她戒心全无，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开始谋划怎样将魏美人打翻在地。这一天，郑袖又去看望魏美人，闲聊间貌似无意地对她说："大王非常喜爱你的美貌，不过好像嫌你的鼻子低了一点儿，以后你再见到大王时，要是能用手帕捂住鼻子，大王就会更喜欢你了。"魏美人听了郑袖的话，不但没有丝毫疑忌，反而觉得这是"姐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于是铭记在心。

从此以后，只要是碰见怀王，魏美人就会按郑袖说的用手帕掩住鼻子。久而久之，楚王十分疑惑，就问郑袖怎么回事。

郑袖知道楚王已有疑心，于是装出小心谨慎的样子说："我知道个中原因，只是不敢对大王说。"楚王更加疑惑，命她从实说来。郑袖于是略带无奈地回答："我听说魏美人素有洁癖，她好像是怕闻到大王身上的臭味儿才这样的。"怀王一听，自然怒不可遏，马上下令捕拿魏美人，处以割鼻之刑，从此打入冷宫。

就这样，单纯无知的魏美人的青春年华从此凋零了，而郑袖仍然像过去一样独享着怀王的宠爱。

郑袖前后只费了一些口舌，就把一位被君王宠爱得不得了的青春少女从天堂打入了地狱，这事实听起来让人不免感到有些荒谬。因为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作为有着最基本防备心理的魏美人和楚怀王都不可能对郑袖的言语毫无疑问，特别是魏美人，她即便缺乏宫廷生活的经验也不至于相信没有鼻子的女人反倒会比鼻子略低些的女人更漂亮吧。但问题就出在郑袖偏偏对她很好这一事实上。人最不容易怀疑的肯定是对自己最关心、最忠诚的人，就像奥赛罗不会怀疑挑拨自己与妻子关系的会是自己的好友一样。更何况无论是魏美人还是楚怀王都被郑袖的作为所感动，都获得了相应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这也就更为郑袖提供了施展伎俩的可能。人性的这些弱点一旦被小人抓住，而自己又太缺乏自我警戒、自我反思的意识的话，小人就往往能够得逞，达到其各式各样的目的。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一：事当务实

——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对小人来说根本算不得耻辱。

忍，对小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耻辱。他的脑子里本来就没有道德层面上的是非荣辱观念。他的天平就是实实在在的利害计算。绝对不让一丝一毫的情感影响到他异常“理性”的计算。

◎ 官场“不倒翁”冯道

冯道是我国五代史上一个著名人物。他从后唐明宗时任宰相，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建立了辽王朝）、后汉、后周，五朝，八姓，十一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共二十多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冯道为此自称长乐老，成了五代官场上一个不倒翁。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他的家庭，可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据记载，（冯道）早先一边耕种土地，一边读书学习，并不忙于操持生活家业。冯道自幼性格纯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李克用割据晋阳，独霸一方。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后，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大概是因为冯道看到了这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在这以前，冯道先在离家乡较近的幽州做小吏，当时，幽州军阀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即加诛戮，甚至杀了之后，还叫人“割其肉而生啖之”，冯道与这样的人相处，自然是很危险的。一次，刘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冯道却敢劝阻，结果惹怒了刘守光，几被杀死，经人说情，被押在狱中。经人帮助，冯道逃出牢狱，投奔了太原，投在晋大将张承业的门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负责起草收发各种政令文告、军事情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后梁。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

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却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据历史记载，他在军中，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草屋，连床席都没有，只睡在一束干草之上。

冯道也还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纠纷。在消灭后梁的军队时，晋王的军饷十分匮乏，因为陪李存勖吃饭的将领太多，主管人员弄不来那么多供应，十分为难。大将郭崇韬对李存勖说："供应紧张，能不能少几个陪着吃饭的人？"李存勖发火说："我想为那些替我卖命的人弄顿食吃都不成，哪里还能当主帅呢？"郭崇韬吓得不敢作声，冯道在一边说："粮饷供应确实困难，郭崇韬这么说，也是对大王的一片忠心啊！"这场风波就此消弥。

但李存勖灭掉后梁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的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冯道这时当了个什么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到父亲死后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太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在晋王府的时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公干，途中要路过井陉。我早就听说过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过了井陉。没想到过了井陉，到了平地，却被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

又有一次，明宗问冯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么样？"冯道趁机进言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唐朝有位叫聂夷中的诗人，写了一道《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

月粟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连说好诗，并命人抄录，经常诵习。

但冯道虽为宰相，还是为时人瞧不起，残留在人们意识中的门阀士族观念还未肃清，由于冯道出身低微，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奚落。一天，冯道下朝回家，一个出身于“衣冠门第”的工部侍郎跟在他的后面起哄道：“宰相走得太快了，必定要从腰里掉下一本《兔园策》来!”在当时，《兔园策》是一本乡校里老师用来教农夫和放牛的孩子的读本，这明摆着是讽刺冯道出身低微。

一个小小的工部侍郎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宰相，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冯道当时一笑了之。

后唐明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姑夫石敬瑭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态，极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

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议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个别正直官吏还是出言询问。中书舍人卢导首先抗言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劝别人当皇帝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大多数人无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

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只是李从珂对他实在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又觉得过意不去，把他调回京中，给了他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司空之位。

不久，石敬瑭同李从珂发生了冲突，石敬瑭想借恢复明宗的旗号打倒李从珂，但石敬瑭兵力很单薄，不能同李从珂抗衡，为了夺取帝位，石敬瑭也不顾一切，竟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瑭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瑭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瑭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在当皇帝后，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瑭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瑭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瑭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战”，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瑭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

其实，石敬瑭哪里知道冯道的打算。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瑭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从这一点看，冯道对于长保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

冯道可以说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越是这样，耶律德光就越觉得应当让他回去，好让他在石敬瑭那里为自己办事，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让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启程。一个月以后，他才上路，在路上又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他："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而行!"随从人员这才佩服冯道的深谋远虑。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瑭都得巴结他，石敬瑭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瑭一朝，石敬瑭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连忙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脸，小心服侍。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呢?"冯道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呢?"又问："你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没有难为他。

不久，耶律德光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便问冯道说："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冯道见机会来了，就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说："这时候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

有陛下才能救得!”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后来曾有人检举揭发他曾参与过抵抗契丹的活动，耶律德光反为冯道辩护说：“这人我信得过，他不爱多事，不会有逆谋，请不要妄加攀引。”

契丹人十分残暴，“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契丹的三十万大军，无正常的军需渠道，只靠剽掠为生，因而激起了百姓的强烈反抗。冯道看出契丹人如此下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主，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这种做法，以至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在百姓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镣乱。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技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只做了不到四年的后汉太师，更是不足挂齿。于是，他率百官迎郭威进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伏刘知远的宗族刘崇、刘赟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刘赟果然相信了冯道，认为这位三十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走到宗州，刘赟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周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根据冯道半个世纪的经验，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

朝换代，自己虽已苟延残喘之年，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

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征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实，冯道倒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在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新主子的资本。

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崇、契丹联军，以事实给了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伤心吧，柴荣高平之战的胜利终于送了他的老命。

冯道死于954年，活了73个年头。

◎“识时务者为俊杰”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犹如寻常百姓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官场百态，目不暇接。以明末清初为例，如史可法等人威武不屈、捐忠报国；如顾炎武、王夫之者保得了性命，但誓死不做新朝的官；或继续坚持反对新朝的斗争，或只做山野匹夫。这些人抱着一种古老的信条：“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

这些官可谓忠心可嘉。当然，也有人称其“顽固不化”。然而更多如吴三桂、耿精忠等纷纷改头换面，做了新朝的大小官员，其言曰：“识时务者为俊杰。”

与新朝对抗者也好，顺从者也罢，都有自己的说词，为自己的处境做上一番辩护。

民国时期，处军阀割据、混战之际，掌权者变换频率很高，大家都学会了“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以适应那瞬息即变的现实。

民初福建督军李厚基即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

1917 年，张勋复辟前夕，为做好复辞最后准备，5 月 22 日在徐州举行了第四次督军会议。

席间，效忠清廷、不忘旧的孤臣孽子们纷纷表示愿意随张大帅恢复大清江山。气氛极其活跃，情景感人至深。

李厚基为表其心，别出心裁，在闹声中离席而起，走到张勋坐位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张勋的脚下。众人诧异，不知何故，都将目光转向李厚基，而忘了说话，大厅里瞬时奇静。张勋也奇怪地看着李厚基。

李厚基叩了叩头，激情满怀地说了一句说：“我早就盼望着张大帅说出复我大清王朝这句话，今天终于等到了”。“呜……”当着众人的而，李厚基竟然嚎陶大哭起来。

接着，李厚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他昼夜想复辟大清的心思，最后他说：“我离开福州时，老母曾对我说：‘你可记住你的父亲是为国阵亡的，你这次进京，只要遇到关系皇室事，就应当尽力报效，这才称得起继承你父亲的遗志，报答国家的厚恩。’如今张大帅率领我辈效忠清廷，我要不为此尽力，不但上对不起朝廷，下也对不起父母。”

哭诉完毕后，李厚基便将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张勋事先准备好的一幅缎上。

李厚基的言行举止，感动了复辟孽子们，使这次会议的气氛顿时高涨起来。张勋也异常欣慰。张勋复辟后，李厚基即被

复辟王朝任命为福建巡抚。

李厚基受任后，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令部下在官署前高悬大清龙旗，大宴宾客，以表庆贺。

张勋复辟，遭到全国民众的唾骂。几天之后，李厚基闻知广东省军政长官皆通电反对复辟，深恐广东出师北伐，福建将首当其冲，便惴惴不安，惊惧万分。李厚基马上召集幕僚商讨办法，寻得一个万全之策：严守中立态度。

如何表明自己的中立态度呢？李厚基等人灵机一动，命令部属：在署门左右树两杆大旗，一边挂上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用的五色旗，一边依然挂上大清龙旗。福建的布告公文则也用“中华民国福建省督军”与“钦命福建省巡抚”，年月日亦用民国六年和宣统九年字样。

其后，就是这个在徐州会议上自称奉母命效忠清廷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张勋复辟被平息以后，又向段祺瑞摇尾乞怜，而且通电全国“誓死拥护共和”，摇身一变，又做了段政府的官。

于是，有好事者逢人便讲：“李厚基督军这次‘誓死拥护共和’，不知是否也奉了母命。”

直隶省民政长官兼督军的朱家宝，在张勋复辟前后的表现，与李厚基如出一辙，但他的运气没有李厚基那么好。张勋复辟后，朱家宝被复辟王朝授予民政部尚书。朱家宝欢天喜地，深深感激“龙恩浩荡”，准备晋京就职。在举国一致声讨张勋的倒行逆施之际，段祺瑞即在直隶省公署设立讨逆军司令部，积极组织各路讨逆军讨张。朱家宝眼见张勋复辟如此不得人心，料到复辟王朝势将为时不久，民政部尚书一职寿命也不会太长。于是朱家宝舍去原来晋京就职的打算，转而开始抨击张勋的大逆不道，对段祺瑞曲意献媚，希望以此来保住他的直隶督军这个职位。

对朱家宝在张勋复辟时的表现，段祺瑞一清二楚，不仅瞧不起他的反复无常，而且毫不留情地斥责他说：“听说阁下接

到清廷任命状后，曾对阙受诏，还作了谢恩奏折，内有‘时刻不忘大清朝’、‘没有哪一天不想着大清重建’等话，今天又在我面前吹嘘自己誓死拥护共和，为什么前后如出于两人之口呢?”

朱家宝急忙辩解说：“那个奏折不是出自家宝的手笔，那完全是张勋的捏造。”这样的辩解，似是而非，据其所辩，奏折虽不是自己所为，但是不是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和看法呢?旁人无从知晓。

说完以后，朱家宝马上脱下帽子，跪在段祺瑞前，磕头不止。段祺瑞对他这种举动非常厌恶，便冷言嘲讽说：“我现在是民国的总理，不需要阁下行磕头请安的礼仪，这种礼节，只留待就任民政尚书时，对皇帝和张大人再用吧!”

朱家宝羞愧难当，也深知无法再立足于官场了。第二天清晨，席卷金银家当，悄然溜走。朱家宝的厚黑修养功夫显然还不到家，还得进一步提高。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二：甘吃软饭

——『以色事人』吃软饭的男人，本是君子的耻辱，可小人却自鸣得意，而且毫无羞愧之心。

人们都知道女子“以色事人”，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批“以色事人”吃软饭的男人。他们没有多大的本领，可权势利禄欲则十分的强烈，于是只好出卖赤裸裸的肉体，或成为同性恋君主的尤物，或成为太后妃嫔的面首，这本是男人的耻辱，可他们自鸣得意，毫无羞愧之心。

◎ 董贤以男色媚主

董贤，字圣卿，云阳（治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地方人。他父亲董恭，在汉成帝时官至御史，董贤借老爹的光，做了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因跟随太子自然升为郎官。

古时没有现代钟表，用漏壶计时。一开始，董贤在宫中管

报时辰，一干就是两年多。董贤没什么能耐，但值得庆幸的是，爹妈给他生了一副漂亮脸蛋。生得相貌出众，一表人材。也合该他发迹，一眼被哀帝看上，并主动与他搭话，一高兴赏他个黄门郎的官。官爵就在皇帝兜里揣着，说赏就赏，不用回家现取去。董贤由此得宠，青云直上。

追根溯源，董贤这个天下尤物哪来的？无疑是他爹妈生的，功劳大大的。于是连类而及，哀公征召其父董恭为霸陵令，不久又升任光禄大夫。董贤所受宠爱，日甚一日，没几天提拔为驸马都尉侍中。出门在车上陪乘皇帝（古代乘车的方式，尊者居左，驾车者居中，另有一人居右，称为车右或骖乘），入宫则随侍皇帝左右，形影不离，像个尾巴根子似的，走哪跟哪，哀帝十天半月的赏钱成千上万，令朝臣惊讶莫名。

董贤经常与皇上同起同卧，俨如夫妻。有一天，两人大白天睡在一个被窝里，董贤把皇帝的衣袖压在身底，皇上睡足了想起身，董贤这时正睡得香，不忍惊动他，便用剪刀剪断衣袖，这才起来。两人恩爱无比，如胶似漆，掰不开扯不断。

若说封建皇帝，三宫六院再加七十二偏妃，女人多的是，随叫随到，可哀帝偏爱须眉，他有这口累，谁也没辙。

不管真龙天子，还是凡夫俗子，就自然人来说，身上长着的物件没什么两样。哀帝喜同性，亦不足为奇，倒是便宜了董贤这个小白脸。他女人气十足，性格温柔，嘴巧会说，善于逢迎，人见人爱。董贤使出混身的解数，百般献媚，加固宠爱。每当皇上赐他梳洗沐浴，都不肯离皇上一步，留在禁中侍候。皇上也想的十分周到，因为董贤常年拴在宫里，难得回家过夫妻生活，就下诏把他老婆调进宫来，登上名册，随便出入，并腾出房舍让董贤两口子居住，如同一般宫廷官吏一样。还诏令董贤的妹妹为昭仪（古代帝王嫔妃的称号，属九嫔之一，地位甚高，位比丞相，爵比诸侯王），地位仅次于皇后，更改其房舍的名字为椒风，以与皇后所居的椒房相配。昭仪与董贤夫妻一天到晚，围护在皇帝身边。赏赐给昭仪及董贤夫妻的钱各

以千万计。同时，提拔董贤的父亲为少府，赐爵关内侯，有封邑可食，不久又转为卫尉。又任命董贤的老丈人为将作大匠（掌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小舅子为执金吾。诏令将作大匠大造宅第于北阙下，如皇帝制度，前殿后殿，殿门相对，土木之功，极其富丽堂皇，支柱与轩阑之板都用丝绸包裹。就连董贤家的奴仆也受到皇上的赏赐，赏赐物有武库的兵器，上方的珍宝。以至于东园秘器（棺材），珠襦玉匣，都预先赏给董贤，无所不备。又命将作六匠为董贤在义陵旁修建坟墓，内为便房，用坚硬的柏木做棺材的里层，外为专供巡行出人的道路，四周围墙长数里，门阙罘罳（宫阙门外的疏屏。上面饰有云气鸟兽，状镂空如同），甚是壮观。

皇上爱董贤爱的发疯，不知怎么好了。想封董贤为侯，但苦于找不到机会。正当此时，侍诏孙宠、息夫躬等人告发东平王刘云的夫人到庙中祭扫，祈求鬼神降祸于所恶之人的不法事，交刑部治罪。皇上把功劳记在董贤帐上，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息夫躬为宜陵侯，孙宠为方阳侯，食邑各千户，都跟董贤沾了光。不久，又追加董贤两千户。丞相王嘉怀疑东平王的事太冤枉，十分讨厌息夫躬等无端陷害，数次在皇上面前谏争，指斥董贤破坏国家制度。谁知董贤是皇帝心上人，哪里搬得动他？王嘉竟因说了董贤的不是，被投人监狱而死。

哀帝刚即位时，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健在。因此两母后的娘家人先打起来。傅太后的堂弟傅喜先做了大司马辅佐朝政，数次进谏，因不合太后旨意被免官。皇上的舅父丁明代理大司马，亦忠于职守，对董贤的宠爱构成威胁。到丞相王嘉死，丁明为他鸣不平。皇上越来越倚重董贤，想把董贤推到最高地位，因面恨丁明，便把他一撸到底，撵回家去。让董贤代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并授以全权。这一年，董贤才二十二岁。虽为三公，却常居宫中，领尚书事，百官奏事都需经他手方能上达。因他父亲不宜在卿位，转为光禄大夫，俸禄二千万。弟弟董定信代董贤为驸马都尉。董家亲属皆是侍中各衙门

的奉朝请（汉代对没有固定职位的大臣、外戚、将军、公卿、列侯多给以奉朝请的名义，参加朝会），恩宠超过丁、傅两家。

第二年，匈奴首领单于来访，在宴会上与大臣会见。单于看董贤非常年轻，感到很奇怪，问中方翻译，皇上叫翻译传话说："大司马确是年轻，是因为能干才居高位的。"单于听了，不觉肃然起敬，赶紧起身相拜，祝贺大汉得了一位贤臣。其实，董贤并不贤，哀帝以为贤罢了。

这以前，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当时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御史，侍候孔光。到董贤当了大司马，与孔光同为三公，皇上故意让董贤私访孔光家，借以试探孔光的意向。孔光为人一向谦恭谨慎，心知皇上要尊宠董贤，听说董贤要来，早就做好准备，衣冠楚楚出门迎候。望见董贤所乘的车来了，便毕恭毕敬，一步步退着走回。董贤到了中门，孔光已进入大门旁的小门。董贤下车后，方出门拜见，点头哈腰，甚是恭谨，不敢以宾客同等之礼相待。戏演完了，董贤打道回府，皇上听说了为之一喜，立刻拜孔的两个侄儿为谏大夫常侍。从此，董贤的权柄可与人主相提并论了。

这时，成帝的外戚王家衰败，只有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去疾，哀帝做太子时他为庶子而得宠。哀帝即位，为侍中骑都尉。皇上因王家没有在位的，便因过去的老关系亲近王去疾，又晋升王去疾的弟弟王闳为中常侍。王闳妻的父亲萧咸，是前将军萧望之的儿子，长期为郡守，因病免官，为中郎将。兄弟二人并列于朝。董贤的父亲董恭非常羡慕，要和萧家结亲家。王闳替董贤的弟弟驸马都尉董宽信求萧咸的女儿做媳妇，萧诚惶诚恐，誓不敢当，私下对王闳说："董公为大司马，皇上册命说'允执其中（诚然能掌握住中庸之道）'，这是唐尧禅让虞舜的话，不是三公旧例，有阅历的人见了，无不心怀恐惧。这哪里是我们萧家子孙所能承受得了的呢！"王闳是个有知识谋略的人，听萧咸一说，心里马上开了窍。于是回去向董恭报

告，全面转达萧咸不敢高攀之意。董恭叹道："我家何以有负天下，让人们畏之如虎！"内心很不痛快。

后来有一天，皇上在麒麟殿摆酒，董贤父子及其亲属应邀赴宴，王闳兄弟都是座上客，在旁陪侍。皇上酒劲上来了，眯缝着眼睛看董贤，笑着说："我欲效法尧禅让舜（传位给董贤）如何?"王闳打破头楔说："天下是高皇帝（指刘邦）打下的天下，不归陛下所私有。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应传给刘姓子孙以至于无穷。继承权至关重大，天子无戏言！"皇上听了，嘴上不说，心里不是滋味，在场的人都吓得要命。结果，王闳被赶出门去，今后不许宴席陪坐。

董贤的宅第建成，富丽堂皇，坚固无比，可是外边的大门却无故自坏，董贤犯寻思了，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没过几个月，哀帝驾崩。靠山没了，对董贤来说，真如天塌地陷一样。太皇太后让他治理哀帝丧事，他也打不起精神，像霜打茄子似的。这时，新都侯王莽弹劾他，禁止他出入宫殿司马衙门。董贤不知如何是好，秃头光脚到宫阙谢罪。太后下诏没收大司马的印绶，撵回家去，永不录用。当天，董贤与妻子自杀，董家害怕张扬出去，夜间草草埋葬了事。王莽怀疑董贤装死，派人掘坟查验。王莽又让大司徒孔光上奏，历数董贤的罪状，没收董家的财产充公。借董贤裙带关系当官的一律罢免。他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与家属迁到合浦，母亲回自己的老家钜鹿。长安城中的百姓见董贤如此下场，都拍巴掌乐，表面上到董贤的宅第去哭，实际是借机抢东西。县官拍卖董家的财产得四十三万万钱。

◎ 女人也能当大树

中国女人名符其实称皇帝的，恐怕只有武则天一人了。她不仅权势欲极强，其色淫之心也绝不让男人。在她的私生活空间里，云集了一大批眉清目秀、壮实如牛的面首。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性生活更加放荡。有一和尚名叫薛怀义，与武则天是老姘头，得以封为鄂国公。此人骄横无比，他在庙中，每月开一次大会，召集善男信女，见有姿色的妇人，就留住禅房，任情取乐。人们都畏惧他的权势，就是妻女被淫，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过问。薛怀义在庙中取乐，不思进宫，武氏传召，时常托辞不去，十次中不过应酬三四次。武则天情欲难熬，另取了一个主顾，便是御医沈南璆。南璆房术，不让怀义，武则天也感欢慰。薛怀义心中不满，骂武则天负情忘义，此话传人武则天耳中，武则天大怒，把他引入宫中杀了。这和尚以色进身，被封鄂国公，不知珍惜，寻花问柳，用情不专，最终被杀。

后来太平公主，又引人一少年陪伴武氏，这人姓张名昌宗，系故太子少傅张行族孙。昌宗有兄易之，曾袭荫居官，累迁尚乘奉御，兄弟皆丰姿秀美，通晓音律。昌宗年仅及冠，更生得眉目清扬，身材俊雅。太平公主先为说项，引得武氏动情，然后召人昌宗，衣以轻绡，傅以朱粉，浴兰汤，含鸡舌，送人武氏宫中。武氏瞧入眼中，早已十分中意，一经侍寝，说不尽的旖旎，描不完的缠绵。

武氏生平，从未经过这般酣畅，此番天缘相凑，幸得这妙人儿。遂不禁百体皆酥，五中俱快，绸缪竟夕，尚觉是欢娱夜短，恋恋情深。昌宗暗想，这个老淫妪，真是天下尤物，居然能通宵达旦，极乐不疲。自己还恐招架不住，遂把乃兄易之极力推荐上去。昌宗道："臣兄才力过臣，且善练药石，陛下若召来一试，便觉臣言非虚。"武氏允诺，次日即召幸易之，果然枕席功夫，比乃弟尤为进步，不过柔情媚骨，似觉稍逊一筹。

武氏各取所长，也与他彻夜交欢，越宿起床视朝，即封昌宗为云麾将军，易之为司卫少卿，赐甲第、奴婢、橐驼、牛马等物，外加美锦五百匹。由是二张轮流进御，大得武氏欢心，宠遇无比。晋授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追赠二张父希爽为襄州

刺史。母韦氏臧氏，并封太夫人。臧氏系昌宗生母，年逾四十，姿色未衰。平时尝有外遇，尚书李秀与她有私，武氏竟许为情夫，准他来往。

二张权力日增，不到一旬，已是门无隙地，威震京都。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谒门墙，伺候颜色，甚至亲与执鞭，非常羡慕，号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张氏兄弟不怕人戳脊梁骨，侍候一老妪，而不觉恶心，单靠床上工夫，得以光宗耀祖，其父被封，还为母亲大人找了一个情人，真比考个状元还美，真是又“忠”又“孝”，世上难寻。

元朝有个著名的奸臣叫铁木迭儿，此人紧紧依靠元顺宗皇后、武宗太后这个妖艳风流的女人作大树，在朝廷呼风唤雨，干尽了坏事。

顺宗是元世祖忽必烈嫡子真金的二儿子，是元成宗铁穆耳的二哥。忽必烈死时，嫡子真金、嫡孙已死，就将帝位传给嫡子真金的二儿子铁穆耳，是为成宗。这时成宗见顺宗与弘吉剌氏的两个儿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已经长大，而且都精明强干。这两人又是成宗的亲侄儿，对皇权构成一定威胁，就对他们深为疑忌。大德十年正月成宗死。弘吉剌氏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到达大都掌握政权，五月迎立海山为帝，是为武宗，同时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准备继兄皇位为帝，这样，这位弘吉剌氏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现任皇帝，一个是未来的皇帝，她便被尊为皇太后，其地位的尊贵可想而知。

弘吉剌氏年青长期守寡，既要抚育两个儿子，又要防范来自小叔子成宗各个方面的种种压力，同时还要为两个儿子的前途谋划，就没有心思去追求享乐了。这时她贵为皇太后，生活条件特别优越。就有些难耐寂寞，思念起旧日情人铁木迭儿了。

铁木迭儿为人相貌好又善于逢迎，与弘吉剌氏为同族。顺宗死后，铁木迭儿与弘吉剌氏便常相往来，并给予许多帮助。

二人感情暧昧，后来弘吉剌氏被排挤出居怀州，遂与铁木迭儿分离。不久铁木迭儿也被出放到云南省任左丞相，二人相隔万里，更是无可奈何了。现在弘吉剌氏已贵为太后，高高在上，一呼百诺，无人敢管，便想召回故人，就下一诏，征铁木迭儿回京。铁木迭儿见此密诏，格外高兴，立即登程。

铁木迭儿本来就非常乖巧，善于献媚，此时弘吉剌氏已当上太后，势大位尊，二人便可以无所顾忌地通奸，不管外人知道不知道。云南行省多日不见他上班，便报告尚书省，说他擅离职守。尚书省不知内情，据实奏报，武宗当即批发，令尚书省先查询下落，再据情定罪，一位堂堂的行省左丞相居然丢了好多天，而且还丢在皇太后的兴圣宫中，也可谓当时的一大新闻。几日后，尚书省又接到诏敕，说奉皇太后旨意，授议亲故例，赦免铁木迭儿的罪名。从此，铁木迭儿经常出入宫闱，紧紧抱住皇太后这棵大树，仕途格外顺畅。

至大四年武宗病死。武宗之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仁宗登基，力图革新，淘汰冗官。弘吉剌氏利用这个机会降旨授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元朝的中央机构与其他朝代不同，不设门下、尚书两省，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构，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大权。长官中书省令不常设，由左右丞相同执政务。这样，铁木迭儿已经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执政宰相。

铁木迭儿执政后，大肆贪污索贿，朝野汹汹，但因其有皇太后为靠山，众人都敢怒不敢言。

不久，太后又降旨令铁木迭儿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圭向来嫉恶如仇，至此实在有些看不过去。向仁宗进言道："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备的宰辅，方足当此重任，如铁木迭儿辈，恐不称职！"仁宗虽认为有理，但不好违逆母命，只好加铁木迭儿太师衔，兼总宣政院事。当仁宗因故离开大都时，太后传旨切责张圭。张圭不服，被太后党羽失列门手下打了顿板子。张圭一气之下，缴还印信，携带家眷回到故里。铁木迭

儿的气焰更加嚣张，群臣敛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人张弼杀人系狱，用重金贿赂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收下重礼，密遣家奴胁迫上部留守贺巴延放人。贺巴延不肯，据实陈奏。侍御史杨朵儿只已升任中丞，与平章政事萧拜住蓄志除奸，邀同监察御史等朝廷大臣共40余人，联名上疏曰："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乱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慑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铁木迭儿已是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仁宗览奏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审问铁木迭儿。

铁木迭儿一看问题严重，在逮捕人员到来之前就跑到兴圣宫中给太后跪下。太后一愕，忙问何故至此，铁木迭儿满口喊冤，请太后保护。太后说："你且起来，无论什么大事，有我作主，怕什么？"铁木迭儿又说："圣母厚恩，真同再造。但老臣一时无法脱身，怎么办呢？"

太后笑道："你这老头儿也会耍心眼儿，你今天晚上就住在宫中，看谁敢在这儿欺负你？"

铁木迭儿再问道："躲得了今日，那么明天我该怎么办呢？"

"明天也住在这里！"

"老臣常住在宫中，不更要被人议论吗？"铁木迭儿假装有些为难。

太后瞥了他一眼，也故作嗔怪地说："怕人议论就起来出去，休来烦我。"

铁木迭儿故作吃惊，上前抱住太后的腿，就像一个落水者在绝望时抱住了一根大木头一样，眼里还挤出几滴老泪。太后更加怜爱，忙令人摆酒压惊。当晚，铁木迭儿就住在宫中。

次日，杨朵儿只人朝面见仁宗，说铁木迭儿匿居兴圣宫，别人无法拿问，请皇上定夺。仁宗退朝后佯作无事踱入兴圣宫。宫女忙去报知，铁本迭儿就被藏到别的屋里。仁宗拜见过

太后，先谈别的事，渐渐把话头转到正题上，说道："铁木迭儿擅纳贿赂，刻剥吏民，几十名大臣联衔奏劾，朕令吏部逮问，据言查无下落，不知他避匿何处？"

太后闻言，怫然道："铁木迭儿是先朝旧臣，现在入居相位，不辞劳怨，自古忠贤当国，易遭嫉妒，你也应调查确实，方可逮问，难道仅凭片语只言即可加罪吗？"

仁宗道："台臣联衔约有40余人，历叙铁木迭儿罪名，有理有据，不会凭空捏造。"

太后道："我的话你全不信，只信台臣的奏请，背母忘兄，恐怕祖宗的江山也要被你断送了。"说完又落下泪来。

仁宗本来孝心，太后又是年轻守寡，一手将仁宗兄弟拉扯成人，母子的感情自然极深。仁宗见状，连忙陪罪，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地退出。

铁木迭儿还是住在兴圣宫中，外面的大臣们光着急无法捉人，仁宗不敢也不忍违忤母亲，事情僵持了两天。第三天，传出诏旨，只罢免铁木迭儿右相职务，又把领头弹劾铁木迭儿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贬为集贤学士，将其从监察部门调出。这个结果当是仁宗母子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产物。

铁木迭儿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紧抱大树不放，转危为安，这一年是延祐四年。三年后，仁宗死，太后再度起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借机报复，诬杀政敌杨朵儿只和平章政事拜住，势焰复炽，炙手可热，一直到至治二年正月才因病而死。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三：卖身投靠

——小人在寻求靠山方面思路异常清晰，投入也异常舍得。一旦选定了攀附的目标，会不惜一切代价『咬定青山』；当靠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小人又会异常冷静地『另攀高枝』。

小人在寻求靠山方面思路异常清晰，投入也异常舍得。一旦选定了攀附的目标，会不惜一切代价“咬定青山”；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钳制、要挟、反叛、出卖的资本。当靠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小人又会异常冷静地“另攀高枝”。

◎ 小人信条一：有权就是爹

小人没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言，在他们看来，“有奶便是娘”，“有权就是爹”，甚至在投靠的同时，又暗中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箝制、要胁、反叛、出卖的资本。当靠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小人又会异常冷静地“另攀高枝”。

北宋末年“六贼”之一的王黼，是一位卖身投靠、投机取巧的能手。

王黼原名甫，因与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赐今名。造物主对王黼颇为慷慨，使他生成了一副漂亮的脸蛋，英俊魁梧；还给了他“多智善佞”的聪明头脑和能说会道的口才。王黼的命运也颇佳，虽然不学无术，但却中了崇宁进士第。王黼中进士后，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领局编修《九域图志》。司理参军这个官并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于下僚，他无时不在做着升官梦。但是他知道，靠学术而出人头地，对于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武略他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军戎之道又充满危险，他也无心靠此道去猎取高官厚禄。那么，就只有通过歪门邪道去投机钻营了，而这又正是王黼的强项。因而，王黼刚一涉足官场，便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窥伺着钻营良机，寻找着得力靠山。至于编修《九域图志》，他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罢了，其兴趣不在于此。

何志的父亲何执中为朝廷重臣，他虽然碌碌平庸，但由于地位高，实际权力和影响并不小。王黼认为他可资利用，便千方百计巴结奉迎，首先取得何志的好感。最后终于使何志向其父推荐了他。何执中一见王黼，即为其漂亮的仪表和便捷的口辩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谄媚逢迎，庸相何执中果然喜欢上了王黼，并极力向皇上作了推荐，使王黼很快升为校收郎、符宝郎、左司谏。

王黼略施小计，便旗开得胜，连晋官职，他不禁为自己的

聪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这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岂能以此为满足。王黼利用过何执中之后，随即转移了目光，开始寻求新的更大的靠山。善观风向的王黼，经过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最后将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蔡京此时属于被贬官之人。王黼了解到，张商英虽居相位，但不被徽宗所喜欢。后来，又听说徽宗曾于钱塘召见蔡京，并遣使赐给蔡玉环，于是便准确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他决定开始新的政治投机。首先，他上书奏事，无耻地为早已臭名昭著的蔡京歌功颂德，接着又以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势对张商英进行弹劾。

此举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张商英随之被罢免了相职。蔡京复相后，非常感谢王黼弹张助己之功，因此对王黼大加提拔，接连授王黼以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只用两年时间，王黼便从校书郎这样的小吏骤升到御史中丞这样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机又大获成功。投机，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痴如狂地迷恋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这个大靠山，为了进一步加深蔡京对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即谋罢何执中的官位，而使蔡京专执国政。为此，他不惜恩将仇报，上疏弹劾何执中，竟将何的“罪状”罗列达20条之多。此时，他不仅一脚踢开了何执中，而且还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何执中还蒙在鼓里，对王黼称赞不已，直至他获悉真相后，才气愤地大骂王黼“不是东西！”

时郑居中颇有权势，王黼看到他未来潜力很大，于是又去巴结郑居中。不过他这次投机不为得计，蔡京因与郑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结郑居中，不禁发怒，结果将王黼贬为户部尚书。

宦官梁师成、童贯深得徽宗宠幸，权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结之，尤其是对号称“隐相”的梁师成，王黼更是奴颜婢膝，以父礼事之，称为“恩府先生”。认贼作父，这在一般

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对于王黼，这却算不得什么，权势就是他的父母，他只认权势，不知其他，为了权势，他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佞幸的共同特点。他们正是依赖这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而得以飞黄腾达。

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在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去巴结各种权奸，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谄媚邀宠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因而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成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可谓宠倾一时。

“善佞”给了王黼如此丰厚的报偿，此后，他益发坚信此道，变着法儿地向皇帝献媚，而不顾个人廉耻及国计民生。

为了让徽宗玩得尽兴，他极力迎合并设法满足徽宗荒淫靡烂的生活，对百姓极尽搜刮敲榨之能事。为此，他还建议成立了供皇帝享乐所需的专门机构——应奉司，自兼提领而以梁师成为副。北宋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在历史上最为著名，而这应奉司倒是效率颇高，刚一成立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时间，全国大小官吏莫不竞相将本地最好最贵的物产珍品，最美最亮的女子上交应奉司，而转呈皇帝老儿，供其享用。而此时正值四海困穷、民不聊生之际，王黼只顾取宠徽宗，而根本不顾百姓死活。

为了博得皇帝老儿的欢心，王黼个人在徽宗面前更是媚态百出，不成体统，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大臣身份。侍宴时，王黼为了给徽宗助兴，常常“短衫窄袴，涂抹青红，杂倡优伶儒，多道市井淫媟式浪语”。有时在进行耍集市的游戏时，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责罚“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乐，王黼则连连哀求徽宗：“求求尧舜贤君，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尽兴，旁观者则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谄媚成性，哪怕是在做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游戏时，他也没忽略借此对徽宗歌功颂德，而称其为“尧舜贤

君”。

浪荡皇帝宋徽宗还喜欢微服出游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劝止，反而大加怂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路遇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翻越过了墙。

所以，小人坚信：做事的能力再强，也不如陪上司玩的能力强。陪上司尽情玩，是投靠的诀窍之一。尤其是一起逛过“窑子”的君臣，肯定是贴身人。

◎ 小人信条二：有奶便是娘

五代时期，人命贱如草，杀人如儿戏，平民死无定期，官吏朝不保夕；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朝代君主之更迭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在这一时期，却出了一个历仕三个朝代，事奉过八个皇帝的官吏，这人就是三代显官、八帝宠臣——张全义。

张全义，生于唐朝末年，濮州人，原名张居言。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张全义长大以后，为了生存，便到当地的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因此，当王仙芝的起义军到达濮州一带时，他就积极地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败后，他又加入了黄巢起义的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勇敢，又精明能干，迅速得到提升，在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在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也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饷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在唐朝军队和唐朝借助的外族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洛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就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他军阀，张全

义都很卖力，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唐朝的泽州（今山西高平县）刺史。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认为张全义既可靠，又富有作战经验，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在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后，张全义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求援。在诸葛仲方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在得到了李克用的帮助后，他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保荐为河南尹。

这河南尹的官虽比泽州刺史的官权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征战杀伐的军阀，根本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因此，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民生凋敝，饿殍遍地，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努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再加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他就对送粮官员大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脱离李罕之或是干脆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不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长此以往，自己必然会与李罕之闹翻，必须尽早作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怀疑之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唐僖宗文德元年（888 年），李罕之再启战端，率兵攻打晋、绛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李罕之的洛阳，自封为洛阳节度使。李罕之闻讯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也马上派兵帮助李罕之前去收复洛阳。在未占领洛阳之前，张全义就已做好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也正想扩展

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洛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的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朱温对这个投靠过来的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深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做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

张全义到了洛阳，看到的只是一片荒凉败落的残败景色。洛阳虽是名都，但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就屡遭破坏，在晚唐的军阀混战中，洛阳更是倍受其害。等张全义治理洛阳时，他在洛阳找到了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这个历史上的军事、商业、文化重镇已残破到了这种程度，不用这些数字是无法表明的。张全义并不灰心，他出身农民，确实有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只带去了一百多个部下，就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几十组，每三两个人拿着榜文和旗子组成一小组，到洛阳所属的十几个县去招收安顿流民，并制定具体措施：一是暂时不收租税，二是减轻刑罚。这样，在他的努力之下，在数年之后，每个县都招募安顿了数千户流民。在人口有了一定保障的情况下，张全义就趁农闲组织强壮男子练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

在治理洛阳时，张全义确实立下了功劳。他亲自参加劳动，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也关心当地农民的生活。他经常出去巡视，见种得好的田地，就奖赏主人；见了耕种不好的田地，就责备主人。有一次，他了解到一块田地荒芜是因为田主缺少耕牛和劳力，就倡导大家互相帮助。当时，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见了歌女舞妓，也难得笑脸，见了好的庄稼，就会眉开眼笑。"

在他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废掉唐朝，建立他的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在这一带的威信较高，朱温生怕张全义反

对他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张全义已是官场老手了，他深深地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惟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这样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他全力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地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地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弄得朱温都有些感动。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进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做河南尹。

五代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期，不仅出了像石敬瑭这样的“儿皇帝”，皇帝的生活也极其无耻，朱温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后梁皇帝，到了谁家里，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人家陪宿，居然还能不以为耻。春秋时期已经够乱的了，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老婆相好，还被崔杼领兵杀死，时人以为罪有应得，可朱温公然在臣子的家里让人家的妻女陪睡，竟像没事人一般。作为大臣，张全义也碰上了。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一住就是数天。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经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其实，张全义恐怕不是为了报恩，欲图报恩，可用别的方式，何必如此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官位。委曲求“官”至此，也可谓有“深度”了！

在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父子，这两派军阀之间征战不休，因此，朱温对手握兵权者很不放心，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为自己说情，

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替朱温置办军需品，十分恼恨，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张全义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勖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乞求哀怜，并表示愿意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后来，张全义又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李存勖的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备起来，弄得李存勖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习惯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求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他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他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又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且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此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就极力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确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是很有利的。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未与赵在礼开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勖。这一下可把他这个推荐人吓坏了，恐怕李存勖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掉了。

张全义活了75岁。生于乱世，欲求自保，委曲求全乃至卑躬屈膝是很难避免的。张全义未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治理洛阳时，还有可以称道之处。说他是小人，有点儿对不住他。但若论人格，还是有可“小”之处的。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四：笑骂由人

古谚有云："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即无论别人怎样讥笑辱骂，我还是做我的快活官儿。窃国大盗、贪官污吏、走狗奴才亦往往引此为自我解嘲。

◎ 筹安会六君子以骂名当谈资

袁世凯实行帝制以前，想了解一下社会舆论是如何看待帝

制之举的，便令内史监阮忠枢将每日各地报纸呈览。

为讨好袁世凯，阮忠枢特意挑选了京津沪几家御用报纸送给他看。袁世凯看后问："为什么这几份报纸都是一个声调的拥护我行帝制呢？上海那两种著名的报纸为什么不见？"

阮忠枢弓腰回答："因为您欲行帝制深得民心，所以这几份报纸都拥护您。至于上海那两份报，它们反对您称帝，所以，我命令部下将其封禁了，其余有几家也因经费困难也一律停刊了。"

袁世凯不知是阮忠枢为讨好他而谎言小报，摸了摸胡子，狂笑起来，说："忠枢，你这人也太小肚鸡肠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嘛，看来当宰相你是没有份了，我则不以为然，笑骂由他笑骂，皇帝我自为之。"

袁世凯老脸厚皮，他的御用文人，为他行帝制张声势，造舆论的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与之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筹安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

一天，"六君子"聚餐，酒至酣处，胡瑛摇摇晃晃地说："外界都诚我们六人是'走狗'，我们究竟是不是走狗呢？"

口舌敏捷的杨度首先回答道："我们倡助帝制，实行救国，扪心自问，并不感到这是过失，对于别人的'起哄'，自然应当置若罔闻。既然以'走狗'二字来夸耀我们，我是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啊，就是出生入死也要捍卫帝制，我是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是学界大名流。袁世凯欲行帝制，非常需要大名流作开路先锋，故曾运动梁启超，但未果，便想找严复来递补。杨度奉袁氏命令与严复联系，然严复对此事不甚感兴趣，但当杨度收他列为筹安会发起人时，他也未加否认，被杨度拉着一起上了贼船。这时，闻杨、孙二人之自解，严复便接着说："我

折衷一下你们俩人的说法，我是狗也不狗，走也要走。”

胡瑛然后又说：“既然这样说，那我应当是狗也要狗，走也不走。”

筹安会六君子，居然把人们对自己的骂名，当成谈资，进行论辩，真正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第二天，“四狗”论辩言志，传遍京津，天津《广智报》特绘《走狗图》一幅：四狗东西南北排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立而不动；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傲犬昂首，四足奔腾；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画的正中，坐着袁世凯。

《走狗图》中各走狗，别具情态，栩栩如生。此图对四走狗予以入木三分的讽刺嘲笑，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曰：“走狗言志”。

走狗们不管他人冷嘲热讽，协同主子袁世凯终将帝制又重新搬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1916年元旦，袁世凯决定用“洪宪”纪元，以示正式登基。随即下令，凡是与外国交涉的文件亦用“洪宪元年某月某日”字样。

然而，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列强鉴于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的不断高涨，便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要他“暂缓改变国体”，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也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世凯一时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仍用中华民国纪年；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称帝国，由此，当时的中国，出现了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

面对此况，袁世凯一位谋士进言道：“对内对外不归一律，恐有失国体之尊严。”

袁世凯有恃无恐地回答：“不管它，横竖外交上之文件，老百姓瞧不见，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去

算了，反正我做的是中国的皇帝而不是外国的君主，外国人不承认洪宪国号也不要紧。”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某日，政事堂适发两种文件，一件送给外交部，一件送给内务部，而国号和纪年截然不一。此事被一好事者探知，遂撰对联一副，予以讽刺，内容为：“两封书真够奇，一边标民国，一边标洪宪；四个字我要问，问到底是总统，到底是皇帝。”

但，袁世凯却本着“好官我自为之”的心态，准备美美的去享受他的皇帝梦了。

古往今来，宦海无边，清者能有几许，浊者却多如牛毛。那些独断专横、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者，引得千夫指、万夫骂，却能以“笑骂由他去，好官我自为”来为自己的罪恶进行辩解。可见，得辩护之法确有妙处。

◎ 唐朝权臣的保爵之术

唐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味道，是个生前、死后名气都很大的人物。他的名气，首先是因其才华，“代以文章相称”。在未入仕之前，他就与同乡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刚一成年，他就被本州举为进士。苏味道善吟诗作文，并且是“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后人称其为唐代文学的“一代之雄”。

然而，苏味道最终却不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知名后世的。在我国历史上，他是庸人政治家的典型。他虽然“文章资历”十分深厚，又“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政务熟习，但检诸史籍，却看不到他这个堂堂宰相为安邦治国贡献出什么策略，也看不见他在理财治生方面有什么才能。可以看到的，多是他战战兢兢侍奉君主，卑躬屈膝谄媚权贵的事实。例如，当时横行一时的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广招文学之士，苏味道以宰臣之重用“以文才降节事之”。大概

是他很能讨张氏兄弟的欢心，所以曾被张氏兄弟画入“高士图”中，与武三思等人为伍。《旧唐书·苏味道传》说他“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当时的另一宰相狄仁杰非常鄙视苏味道，将他蔑称为不足以“成天下之务”的超越“文吏”。

那么，苏味道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与宰相之位相称的为政能力呢？非也。他之所以久居相位而无所作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中原因，苏味道本人曾有一段绝妙的解释，他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苏味道是心甘情愿地、自觉主动地去当一个没有个性特点，没有原则主见，没有责任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糊涂官。因此给自己挣来了“苏摸棱”、“模棱手”的不雅之号，也因而生前为人所讥，死后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唾弃和鞭挞。不过有失必有得，他之所以能够无所作为而久居相位，也正是靠了这本“模棱两可”的混世经。

萧至忠（？—713年）出身于“九世卿族”之家，是个“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的投机老手，无赖小人。武则天时期，他见武三思权势过人，便一头拜倒在武三思的门下，由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升为御史中丞。他“恃武三思势，掌选无所忌惮，请退杜绝，威风大行。”渐渐有了一些名气，“见推为名臣”。谁知武三思突然被中宗太子李重俊所杀，萧至忠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不得不重新寻找靠山。他利用自己与武三思的深交旧情，极力向韦皇后讨好。并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与韦后结成“冥婚”之亲的妙计。

所谓“冥婚”，即是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同穴合葬，使其在阴间结为夫妻，又称“鬼婚”，“幽婚”。这是一种起源甚古的陋俗，在唐代曾经盛行一时。韦后的弟弟韦询死时未娶，而萧至忠恰好有一个女儿未嫁而终。于是萧至忠便去和韦后商量，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韦询为妻，韦皇后满心欢喜，一口答

应了下来。到了某一吉日良辰，萧至忠便将自己亡女的棺柩从老坟中起出，吹吹打打送入韦询的墓穴，完成了“冥婚合葬”之礼。死人虽然无知，但活人却大获收益。萧至忠靠着这层冥婚之亲，迅速密切了与韦后的关系，很快就官至宰相。他用女儿的清白之骨为自己换回了权势、荣耀，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升官有术。

但时隔不久，李隆基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专权的韦皇后并追究其党羽。萧至忠唯恐自己受到牵连，便急急忙忙地重新发掘开韦询的墓穴，将自己女儿的棺柩起出，还葬家坟。以此来表示自己与韦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他的这种见风使舵的无耻行径，立刻遭到了当时人的广泛指责。只可怜他那死去的女儿，因为有了这么一位寡廉鲜耻的父亲而屡被惊扰，以致芳魂不安于九泉。

王鉷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幸人之一。当他权威最盛之时，曾身兼二十余职，玄宗每天都要派专使到他府上赠食赠物。李林甫虽然炙手可热，但对他也敬畏三分，他人则更不在话下。王鉷何以能够挣来如此威风？用史臣的话说，他是“以剥下获宠”。

天宝四载，王鉷出任御史中丞，兼任勾当户口色役使，成为负责监察百官和财政赋税的政府要员。他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唐玄宗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不惜用种种手段聚宝敛财。

庸调是唐朝的正税，征丝、麻织物。玄宗天宝初年，全国库藏绢布堆积如山，而宫廷所需的珠宝等“轻货”则相对不足。王鉷于是指使有关部门，故意对交纳来的各种绢布大加挑剔，或言其有水渍，或言其有伤破，再不就说颜色不匀，以各种借口将它们退还各州县，转而高价征收钱币。然后再用这笔钱低价征购轻货，如此反复折腾，宫府大获暴利，而民众则倍受其苦。

按唐朝旧制，各地征收的庸调及折租等物需送至京师的左、右库藏，以供皇室之用。但这些贮于左右藏的财物，支用

手续很是严格，“凡出给，先勘木契，然后录其名数，请人姓名，署印送监门，乃听出：若外给者，以墨印印之”。唐玄宗当时沉溺于酒色歌舞之中，“妇御承恩多赏赐，不欲烦于左右藏取之”。王铁便巧立名目，擅改成制。他利用职务之便，从州郡上交国库的租赋当中选取出精良美好之物，“岁进所宝百亿万”，将其送入皇室内库，“以恣主之恩赐”。内库即是大盈库，是皇帝个人的私藏，所藏之物可由皇帝随时任意取用。王铁还生怕玄宗使用起来不敢放开手脚，便对玄宗说：凡是贮于内库的钱物都是“岁租外物”，是专门供天子私用的额外收入，尽可放开手脚支用。玄宗从此更加“荡心侈欲”，而且还以为王铁“有富国术”，对他“宠遇益厚”。剥下益上的王铁受到皇上的宠遇，而大唐的天下却变得危机四伏了。

〔第五篇〕

厚黑慑心术：卤水能点豆腐

恐，是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说几句。官之为物，何等宝贵，岂能轻易给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万分，还不生效，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当轴诸公，都有软处，只要寻着他的要害，轻轻点他一下，他就会惶然大吓，立刻把官儿送来。学者须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观的人，看他在上峰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峰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峰，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是在求官的人细心体会。最要紧的，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大人们老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大相违背？这又何苦乃尔？非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恐字不能轻用。

——李宗吾厚慑心智语

孟子常言，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小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别人，他都能把人的怜悯同情恻隐之心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把人的恐惧警惕发怵之心开发到极致。从本质上说，小人宁愿别人害怕他，而不需要别人尊敬他。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五：寻其要害

毁树容易植树难。俗话说：“不怕没人帮，就怕有人害”。小人帮不了你，但小人能坏你的事。小人从来不靠帮某一个人来让他感恩戴德，而是以“我可以不害你”作为要挟的条件，让你服服帖帖。这就是小人吓唬人的智慧。既然这样，小人就千方百计寻找周围人的要害，伺机害人。

◎ 胡太后偷情心虚，陆令萱借机控制

要把对方的弱点当弱点活用的时候，千万不能在众人面前公开他那个弱点。只以能够使他明白的方式闪烁其词，引而不发，把他掌握得死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敢撕破脸？每次吵架，他当然会被逼得竖白旗。

因此，小人从来不靠帮某一个人来让他感恩戴德，而是以“我可以不害你”作为要挟的条件，让你服服帖帖。而是千方百计寻找周围人的要害，伺机害人。

北齐末年，君主高纬昏庸荒淫，奸臣弄权祸国，然面这些奸臣都拜伏在一代女奸陆令萱的脚下，唯其命是从。

陆令萱处当轴之权，拥回天之力，聚奸邪败乱国政，害忠良、折国柱，剥百姓、动国本，行淫邪、堕国君，终使北齐王朝土崩瓦解，君死国灭。

陆令萱，鲜卑族人，早年因丈夫反叛朝廷，与儿子一起没为宫奴，陆令萱则被送人皇宫为婢女。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公元 566 年）五月五日，广王高湛之妻胡妃生子，取名纬。高湛与胡妃对此小儿视为攀上明珠，宠爱异常，特命宫婢陆令萱为乳母。

陆令萱为人内奸外柔，精细机智，办事干练，说话非常得体。多年的宫奴生活，更使她学会了一套巧于上下应付、左右逢源的本领，最善于领会主人意图、讨取主人欢心。

陆令萱虽然年已 40 多岁，却仍然长得体态丰润，面容娇好。加之又识文懂礼，小心谨慎，更有过养子育儿的经验，因而格外受到长广王和胡妃的器重。让高纬称其为“干妈”，以贱人为母，以求小儿长命百岁。

奴才负重，受宠若惊。陆令萱对小王子的护养，十分尽心尽力，倾注全身心的母爱，小王子高纬也与她特别亲近，从咿呀学语起，就称她为“姊姊”，即鲜卑语“妈妈”，以后高纬

也一直这样称呼她。

后来，长广王高湛得继帝位，改元大宁，是为武成帝。6岁的小王子高纬因为父亲当了皇帝，便也成了皇太子，胡妃被晋封为皇后。

奴随主贵，陆令萱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将随着发生变化，因而对皇太子的护养更加体贴。同时，对胡皇后百般献媚。

武成帝河清四年（公元565年）四月，太史奏上天有变，上天示警，国家当有易主。为了消除凶兆，武成帝将帝位禅让给太子，高湛以太上皇的身份总理军国大政。这样，9岁的皇太子高纬继位，改元天统，是为后主。

天统四年（公地568年）十二月，太上皇高湛病死，后主高纬临政。13岁的娃娃哪里会晓得什么国家大事？朝政完全操纵在他的母亲胡太后和尚书左仆射和士开的手中。

陆令萱也今非昔比。由于后主是她一手抚养长大的，因而在感情上对她的依恋甚至超过亲母胡太后。后主对她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随着后主的主政，她的权势也愈来愈大。陆令萱担任女侍中，是宫中一切事务的总管，就连胡太后，也在她的监视之下。

人的权势欲望是无止境的，一旦尝到了它的显赫，便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奴才，更能切身体会到权势的重要，往往会比主子更加嗜权如命，贪婪追求。陆令萱决定投入权势角逐的漩涡，她的竞争对手就是执掌六宫、操纵小皇帝的胡太后，她要取代胡太后，把小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

胡太后是个生活放荡的女人，与宫外各种男人苟且偷情早有时日。陆令萱极为奸狡，对胡太后的隐情秘而不宣，并不轻意举发，总在等待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刻再抖露出来。平时佯装不知，对胡太后继续邀宠，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而胡太后偷情心虚，对陆令萱恩宠倍至，甚至诸事还要让她几分。

陆令萱首先是插手后、妃的废立。当小皇帝春情萌动时，爱上了皇后带来的侍婢穆黄花。穆黄花的母亲轻霄，原是穆子

伦家的婢女，以后转到侍中宋钦道家，与宋钦道通奸而生黄花。穆黄花生得轻盈妖艳，面目秀媚，与皇后比较起来，更显得格外的俊美。小皇帝初识风月，特赐她一个美名，称为“舍利”，意思是说她像佛牙一样珍贵，宫内众人称她为“舍利太监”。

陆令萱见侍女穆黄花得宠，感到可以利用她去影响皇帝，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便将她收为养女。

胡太后为笼络小皇帝、加深母子的感情，同时也为了扩大家族的权势，便将自己的亲侄女——哥哥陇东王胡长仁的女儿引入宫中。胡女天生丽质，华服盛装，加之贵族家庭的教养，妩媚典雅，别有一番风韵。小皇帝本是个多情种子，对这位表妹一见钟情，就选纳入宫，立为弘德夫人，进为左昭仪，大受宠爱。

胡昭仪得宠，无异是对陆令萱母女的一个重大打击。陆令萱不甘示弱，也向皇帝要求，封舍利为弘德夫人，皇帝准奏。于是二妃同宠，位比三公。

后主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六月，穆夫人生下皇子恒，身价立刻大增，打破了二妃平衡的局面，陆令萱更是喜不自胜。当时，后主没有储嗣，陆令萱便想方设法要立高恒为太子。太子为她所立，日后即位为君，今后的权位就不更稳固了吗？但她知道，这事必然要引起皇后的忌恨。皇后尚未到20岁，正在育龄，如今若立妃子之子为储，于理不合，皇后也一定不会同意，特别是皇后之父又位居丞相，军国大权在握。得罪了皇后父女，陆令萱当然难以在宫中立足。

陆令萱又想出一个既能取宠皇后，又能使高恒被立为太子的两全之策。皇后这时正受冷落，陆令萱装作关心，与皇后亲热道：“您何不将恒儿收为己子。您身为太子之母，又为当朝皇后，这样还有谁能动您的地位呢！”年轻的皇后，怎能窥破陆令萱老奸巨滑的九曲心肠？几句甜言蜜语，说得心动，便上了圈套。于是，刚刚生下不久的高恒，便立为太子。

穆夫人的儿子成了太子，对陆令萱的感激之情无以言状。

二人亲密胜过亲母女。陆令萱又奏请后主赐她自己改为穆姓，将儿子骆提婆改为穆提婆，与穆夫人以兄妹相称，陆令萱就这样由皇帝的干娘再一跃变成了国戚。

武平二年十月，胡太后私通的丑事大暴露。胡太后生性好淫，狂荡不稽。高湛好色，嫔妃成群，丽姬如云，凡稍有姿色者，无不亲幸。胡后相貌平平，自然被冷落。胡太后淫性难耐，只好与那些无用的阉人亵狎。后来，佞臣和士开乘虚而入，两人暗通成奸。武成帝高湛死后，两人更加放肆，频叙幽欢，秽声渐传于外。对于胡太后的淫乱行为，后主也有所耳闻，但他并不相信。

胡太后在与和士开私通的同时，还与和尚昙献偷情有年。自武成帝死后，她寂寞无聊，便以拜佛为名，常去寺院拈香。寺庙中法师昙献长得身材壮伟、相貌英俊。胡太后一见倾心，就进行勾引，这和尚正是色中饿鬼，岂有无情之理？两人遂结“佛缘”。胡太后好不欢快，将无数的金钱，施舍给寺院去做“善事”，甚至把高湛御用的宝装胡床（可折的交椅）也送到昙献的禅房。又置百僧于内殿，假托是讲经，乘机日夜与昙献鬼混，胡太后还赐昙献法号为“昭玄统”。众僧徒戏称昙献为“太上皇”。

僧侣中还有二个面目秀嫩的小沙门，也为胡太后所喜爱，轮流召幸。半老徐娘的胡太后，猎上这几个少年郎，其乐融融，竟至朝夕不离。为了闭人耳目，她令二人男扮女装，以女尼打扮，出入宫禁，日夜取乐。

二小僧浓妆淡抹，貌如俊俏的少女。一日，后主朝见太后，看见这两个美丽的“少尼”，秀色可餐，不禁心旌荡漾，遂悦而召之，便要行幸。两小尼生死不肯。后主不悦，令强剥僧衣，不想却露出两个与自己相同的部件来，后主大怒，亲加审讯，至此真相大白。后主下令，将昙献与二小僧处斩，太后幽禁北宫，并严敕内外诸亲皆不得与太后相见。

胡太后秽事的暴露．是否与陆令萱有关，不得而知。但此事在她与胡太后的明争暗斗中，确实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此，胡太后在他儿子的心目中威望一落千丈，这个空白理所当然地被陆令萱弥补了。

武平三年六月，左丞相斛律光受诬陷被杀。八月，其女斛律皇后废为庶人。选择谁为皇后，胡太后与陆令萱又展开了一场争夺。按照胡、穆二夫人的地位，胡夫人为昭仪，理应晋升为皇后。但穆夫人儿子为太子，亦无不可。胡太后当然意在她的侄女胡昭仪，不过，因为与和尚的丑闻，使她已经无能为力，尽管后主已经解除了对她的幽禁，但对她仍无好感。因此，她只好卑辞厚礼去乞求陆令萱，表示愿与令萱结为姊妹。陆令萱立即爽快地答应，亲热地说道："太后妹妹的朝旨，我当然会尽力去办，这也正是我的心意呢！"于是，她亲自向后主奏请。胡昭仪被封为皇后，穆夫人升为昭仪。

对于陆令萱的态度，胡太后既惊讶、又感动，还以为是她不忘旧日的恩情，却不知陆令萱另有谋算。就陆令萱的意愿，当然想立养女穆夫人为后。但她又知道，欲速则不达，过于鲁莽反而会坏事。第一，胡昭仪正深受后主的宠幸，不可因此而违逆后主，得罪了皇帝，也就可能失去一切；第二是胡昭仪的父亲胡长仁虽然已死，但她的弟弟们前后七人并赐王爵，合门贵盛，权势非凡，胡家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权贵人家；第三，胡太后虽然失势，但她毕竟是后主的亲母，只可暗斗，不可明争。

陆令萱拥戴胡昭仪为皇后之举，取得了皇帝、皇后、皇太后和胡家的好感。胡昭仪当上皇后后，陆令萱对她很是敬重亲热，胡皇后原来对她本存戒心，现在反倒怪自己多虑，就放松了警惕。陆令萱则步步实施她的恶毒计划。

陆令萱想办法来使皇后失宠。她知道后主非常好色，只要想法使皇后失去感力，后主必然移情别恋。她就密使巫人暗行巫蛊之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胡后精神恍惚，言笑失常。后主先是害怕，时间一久，渐生厌恶之情，整日愁眉不展。

一天，陆令萱突然让穆昭仪穿上皇后的服饰，盛装打扮，又另外制造一具华丽的宝帐，帐内精心设置枕席及各类精巧的

玩物，让穆昭仪坐于帐中。之后，陆令萱兴冲冲地去找后主，说道："陛下，有一仙女，从天而降，现在宝帐之中，快去观看！"

后主来到穆昭仪处一看，果真看到有一仙女端坐，姿容妖艳，光彩照人，身上兰麝芬芳，沁人心脾，后主顿时目瞪口呆，大喜过望，及至"仙女"起身参拜，他才认出是穆昭仪。

陆令萱在一旁乘机说道："像这样的美丽仙女尚不配做皇后，陛下还要选什么样的人呢？"正在兴头上的后主，立即应允。

武平三年十月，后主正式以胡后为左皇后，穆昭仪为右皇后。

穆昭仪虽然被立为皇后，但还是在胡后之下，不能独专后主之宠，心中还是不痛快。陆令萱便又想出了一个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的毒计，密谋策划除掉胡皇后。

武平三年十二月的一天，陆令萱来到胡太后宫中，装出一付忿忿的样子，却又欲言又止。胡太后忙问何事，陆令萱连连摆手，故意作态，说道："算了吧，说不得！说不得！"太后愈发追问。陆令萱这才说道："胡皇后也太负心忘恩了，对皇上说太后您行为不端，违背礼法，不足以为天下妇女的表率。这叫什么侄女啊！"

这正是胡太后的伤疤，听后果然勃然大怒，立即命人把胡皇后唤来，不容分说，剃去头发，送还回家。接着又要后主把她废为庶人。

胡太后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陆令萱的圈套，自削羽翼，真正地成了无人相助的"寡妇"。从此，她失去了恢复权力的任何可能。

武平四年二月，后主立穆昭仪为皇后。因为穆皇后以陆令萱为母，所以陆令萱号称"太姬"。在北齐王朝，"太姬"是皇后之母的称号，视一品，"杀生予夺，唯意所欲"。陆令萱终于窃取了皇宫中的最高权力。

◎ 晓以利害，说动人心

每个人都有弱点，这些弱点利用好了便是很好的把柄。性格急躁者可用激将法，连他的趣味、喜好也可以被用作打开其欲望之门的钥匙。只要拿他最喜欢或忌讳的东西去诱惑或打击他，他就必定上钩无疑，授你把柄。他人的隐私如绯闻、受贿、罪行等也可以使其受制于我。如果对手把柄难寻或没有漏洞，也可以发挥创造性制造或挖掘把柄，再安到他身上去。小人在寻找别人的把柄方面具有天才般的智慧。

赵高在说服胡亥和李斯矫诏篡位的过程中，巧妙找到了两个人最大的弱点，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才获得了成功。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平时秦始皇非常喜欢他。秦国从赵国掠来的太监赵高十分精明，看到这一情况，就挖空心思地接近胡亥，博得了胡亥的欢心，并给他讲解法律条文，讲解各种案例的处理，还教胡亥学书法，实际上成了胡亥的老师。秦始皇见他很有才干，就提拔他当了中车府令，掌管皇宫中的车马，秦始皇出游，除了要带左丞相李斯帮助处理政事以外，还要带这个赵高去管理车马。胡亥见自己的老师去了，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就托赵高去说，秦始皇觉得让胡亥见见世面也好，就答应了带他同去。

秦始皇先来到云梦泽，又到了九嶷山，祭祀了古代帝王舜，然后再沿长江东下，到达绍兴，在会稽山又祭祀了治水英雄禹，并刻石纪念，颂扬功德。在回咸阳的途中，秦始皇生了重病，秦始皇极为怕死，也讳言死，直到走到平原津时，秦始皇危在旦夕，才叫赵高写信，召大儿子扶苏前来咸阳办理丧事。信还未及发出，秦始皇就去世了。

左丞相李斯鉴于当时的情况，怕始皇死讯传出后天下大乱，就秘不发丧，仍把始皇载在车内，另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照常批阅文件奏章，李斯和赵高也照常给他供应茶水饭

食，照常前去请示，就这样到了咸阳。

赵高觉得掌握大权时机来临了，他对胡亥说："皇上没有分封诸位公子的遗嘱，只是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信，叫他前来咸阳办理安葬事宜，扶苏与大将蒙恬一起带兵，又素有威信，如果他来到咸阳，肯定会即位当皇帝，而您却没有一寸封地，那该怎么办呢？"说着，赵高就把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拿给胡亥看。

胡亥倒颇有一副书生气，他对赵高说："父亲去世了，没有分封给我土地，我也无话可说。人言，了解臣下莫若他的君主，了解儿子莫若他的父亲，父亲既然这样安排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赵高这位老师真也循循善诱。他耐心地对胡亥说："统治人与被人统治，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信和御玺就在我和丞相这里，谁即位当皇帝，就是我俩说了算数。您可要好好考虑啊！"

胡亥还是十分害怕，他说："弟弟废掉哥哥，这是不义；不遵父命而怕死，这是不孝；无才无德而靠别人拥戴成功，这是无能。如果犯了不义、不孝、无能这三条，老天是不会饶恕的。不仅自己会丧命，就是祖宗也会断祀。"胡亥此时还算清醒。

赵高见胡亥还不明白，就直言劝说道："顾小事而忘大事，必定有后患；犹豫不决，也必定后悔；果敢决断，连鬼神也要躲避。况且古有先例，商汤、周武杀他们各自的君主之时，天下人都说他们仁义，而不说他们不忠，只说他们诛除了一个暴虐的人，而不说他们是冒上弑君。卫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父亲，连孔子都大加赞扬。可见，干大事的人，是不必顾及小节的，有大德行的人，也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至于你和你的哥哥，这本来就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又不是你哥哥早已做了皇帝。还是请你快拿主意吧！"

胡亥终于动心了，他隐晦地说："现在父亲的丧事还未办完，甚至连消息也还未发，怎能为这事去麻烦别人呢？"赵高斩钉截铁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你一切都准备好

了，恐怕时机就晚了。”胡亥终于同意了赵高的意见。

其实当时赵高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多少实权，要想实施计划，就必须取得李斯的同意。于是，赵高找到李斯，秘密地对他说：“现在皇帝死了，印玺都在胡亥那里，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也在我手里，还没有发出去，你看谁即位更好一些呢?”

李斯勃然变色道：“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谁做皇帝始皇帝早有安排，你这样不守人臣之礼，岂不是要亡国吗?”

赵高知道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官位的人，把官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要想说服他，只有从官位入手，于是赵高问道：“丞相想一想，在才能、功绩、谋略、有惠于百姓及与扶苏的关系这五个方面，您哪一方面能高过蒙恬呢?”

李斯愕然，只得据实回答说：“我哪一样都赶不上蒙恬!”

赵高说：“那好，既然您知道赶不上蒙恬，扶苏一旦当了皇帝，您的丞相位置还保得住吗?”

李斯默然。

赵高见已奏效，就继续对李斯说：“大公子扶苏刚毅果断，威望很高，他一旦即位，势必任用蒙恬为丞相。我在宫中干了二十多年的杂役，所幸的是懂点法律，就我所知道的，秦朝的官吏凡免官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找个碴杀掉。您能逃脱这个结局吗?”

李斯还是默然。

赵高又说：“我做胡亥的老师，已有很多年了，可从未发现过胡亥有什么过失。胡亥为人老实厚道，聪明伶俐，又不挥金如土，能礼贤下士，全国之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好的人了，让胡亥即位，不是很好吗?”

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虽然视官如命，但倒底还未丧尽天良，他还是怕让胡亥即位会祸乱国家，他对赵高说：“我个人不足惜，本是上蔡的一个百姓，蒙先皇垂青，得以效劳于秦廷，我做侯爵，子孙也都做了大官。先帝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辜负先帝呢？况且前车可鉴，春秋战国时

期，晋国废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君，结果弄得三代不安，混战几达二十年；齐国的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结果公子纠被杀。殷朝的纣王杀了比干，结果落得国破家亡！上述都是亲人相残以至香火断绝的例子，秦朝怎么能效法呢?”

赵高锲而不舍，他对李斯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世事是变化无常的，前朝的例子在今天不一定都完全适用。当今之事，如果能上下一心，就可以长久，如果能内外协力，事情就可成功。您如果听了我的话，就可世代封侯，传之久远，您本人也会像孔子、墨子一样有声誉。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办，您必定会祸及子孙。会办事的人可以因祸得福，不会办事的人会因福得祸，事到如今，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李斯本来还有正直善良之心，但人在官场久了，其官格也就压倒了读书人的品格，对切身利益的考虑也就压倒了对正义的坚持，李斯考虑到自己的官位及身家性命，最后只好服从了赵高的建议，流着泪对赵高说：“我生于乱世，既不能以死谢世，我的命运又能交给谁呢?”

于是，赵高伪造诏书，派使者送往扶苏所在的边防驻地，责备扶苏不孝，并赐他宝剑，令其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未加反抗就自杀了；大将蒙恬却不愿自杀，后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使者回报赵高、李斯，赵高、李斯连忙离开沙丘返回咸阳。因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出恶臭，为了不让随从士兵闻到尸体臭气，就假传秦始皇的旨意，买了一车鲍鱼拉在车后面，因鲍鱼可发出奇臭，就将秦始皇的尸臭掩盖过去了。

赵高一行人回到咸阳发丧，极其隆重地举行了秦始皇葬礼，胡亥也就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是为秦二世。在赵高的一手策划之下，胡亥沿秦始皇当年东巡的路线出游，并沿途刻石纪念，以证明胡亥是秦始皇选定的接班人，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赵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去掉异己分子，让胡亥实行严刑峻

法。在赵高的亲自主持下，撤换了朝中的大多数大臣，并分别将其处死，蒙恬的弟弟蒙毅当然首当其冲，对于胡亥的兄弟姐妹，也绝不留情。一次杀掉胡亥的十二个哥哥，关押至死三个哥哥，车裂了十个姐妹，其家属受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这样，朝中的大权差不多全掌握在赵高一人手里，只有丞相李斯，因拥立有功，才未被废。

在进行过这场大屠杀之后，赵高得意地对胡亥说："现在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朝野上下都人人自危，自我保全尚且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搞别的呢？陛下您可以尽情享乐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就这样，胡亥完全落入了赵高的掌握之中。

◎ 没有车辆就造一个

战国时代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黄歇，被门客李园相中了弱点，采取李代桃僵的故伎，将自己的妹妹先送给黄歇用用，待到已有身妊时再献给国君，以为国君接种。此计成功后，李氏兄妹翻脸不认人，又设下一个更阴险毒辣的奸计。

公元前263年秋天，在位36年的楚顷襄王一命呜呼，太子熊元继立为君．史称考烈王。以黄歇为令尹（宰相），号为春申君，与考烈王一起执掌楚国的大政。

春申君黄歇是此时列国中知名的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人是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这四人均因招蓄门客、礼贤下士、足智多谋而誉满天下。

考烈王当了十几年国君，享尽荣华富贵，后宫中姬妾成群，但却是位男性不育症患者，始终未有于女。作为首辅大臣的春申君亦用尽浑身解数，广泛搜求国内适于生子的女子送进宫中，可是进宫后皆鸦雀无声，没有怀孕的消息。考烈王有些失望焦躁，春申君更是着急，而春申君的一个门客却暗自高兴。

这个门客叫李园。此人奸诈阴险，做门客多年未受重用，

一直快快不乐。考烈王无子、春申君着急的情形被他知道后，就打起了坏主意。他有个妹妹叫李嫣，姿容俏丽，善献媚邀宠，也颇有心计。李园想把妹妹献入宫中，但又怕妹妹入宫后也不受孕而失宠。就想出一个“李代桃僵”，让春申君代君生子的万全之策。

当天下午，他向春申君黄歇请假五天回家处理杂事。回家后，故意过期不归，一直到第十天才回去。黄歇见他超假五天，自然要问缘由。

李园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真是没有办法。我有个妹妹叫李嫣，生得有些姿色。齐王听说了，特派专使前来求婚，我陪着使臣宴饮数日，实在无法脱身，所以误了归期。”

黄歇一听，暗想：“一个普通民女竟名闻异国，想必是个倾城倾国的绝世美人。”心中一动，便问道：“你已经接受齐王的聘礼了吗?”

李园回答说：“方才进行议婚，尚未接受聘礼。”古礼以下聘受聘为订婚之则，此礼未行，婚事尚在两可之间。黄歇闻言暗喜，忙问：“能让我见一见你的妹妹吗?”李园说：“我在您的门下，我的妹妹不就等于您的婢妾吗？敢不从命?”黄歇大喜。

当天晚上，李园把妹妹盛妆打扮一番后悄悄送进黄歇府中。李嫣生得本来就很漂亮，再一化妆，配上华丽鲜艳的服饰，更是花枝招展。黄歇见了难以自持，立即赏赐李园两双白璧、三百两黄金，留下李嫣侍寝，大加宠爱。从此，黄歇与李嫣俨如夫妻一般，恩爱非常。

未到两个月，李嫣已暗结珠胎，她便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哥哥。李园听后，喜形于色，说：“当妾和当夫人那个尊贵?”李嫣笑着答道：“妾怎能比得上夫人?”李园又问道：“夫人与王后比较，又是哪个更尊贵些?”李嫣又笑着答道：“当然是王后尊贵无比了。”

李园说：“你在春申君府中，自然比在家富贵多了，但毕

竟只是一个小小宠妾而已。如今楚王无子，你已有娠，若进宫侍奉楚王，日后生子必为王后，你就是国君的母亲，是尊贵无比的太后，难道不比当妾胜强百倍吗?”于是把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告诉李嫣在枕席间如何向春申君进言方可奏效。李嫣连连点头，兄妹二人开始使出奸计的第一步。

当天晚上，李嫣按时去春申君府中侍寝。二人正在相亲相爱之际，李嫣却面带愁容，仿佛满腹心事。黄歇忙问缘故。

李嫣深情地说：“妾担心您的幸福不会长久。”

黄歇忙问何意，李嫣慢慢地说：“楚王非常信任您，您的富贵地位连楚王的兄弟都赶不上。可是您当令尹近 20 年，楚王还无后代。楚王千秋万年之后，必将改立他的兄弟为君。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对他们没有丝毫恩德他们必定要各自使用自己亲信的人。到那时. 您的令尹地位还能保住吗？您江东的封邑还能保住吗？您若没了势位，我们俩的幸福又怎能长久呢?”

这句话当真击中了黄歇的要害，令他不由的暗暗点头。稍一停顿后，李嫣又接着说：“妾所虑不仅如此，您权高位重，执政很久，难免对待国君兄弟有礼数不周、得罪他们的时候与地方。如果真的是他们即位为君，您可能会大祸临头的，这就不只是江东封邑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了。”

听到此处，黄歇吓得额头上渗出一些小汗珠，惊愕地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我还没考虑这么远，可如今该怎么办呢?”

李嫣娇滴滴地说：“妾有一计，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永保富贵。但若用此计，妾感到有些愧疚。虽大有利于君，心中实在不愿意，又怕您不听，所以就不想说了。”说完故作情态，欲言又止。

黄歇心中已很害怕，忙追问道：“你是为我打算，我怎能不听呢？计如果可行，我全听你的。”

这时，李嫣微低下头，面带羞涩地说：“妾受君宠爱，连日来多承恩泽，今已怀孕，外人谁也不知道。况且妾侍君未久，外人也不知道。以您的身份把妾送进宫中，凭您的特殊地

位，再凭妾的姿容，大王一定会宠幸我。如果老天保佑，他日生下男孩儿，必立为太子，日后继位为君，实质上就是您的儿子当楚王了，楚国都可得到，哪里还会有不测之罪呢？只是妾舍不得离开您啊！”

听完这席话，黄歇大梦初醒，连说：“太妙！太妙了！人们常说‘天下有智妇人，胜于男子’，这说的就是你呵！就照你说的办！”

第二天，黄歇召李园入密室，将此计告之。李园佯为不知，故作惊诧，听后又假装沉思了一会儿，表示赞成。

黄歇即刻入宫见楚王说：”我听说李园有个妹妹叫李嫣，很有姿色，相面的人都说她必有儿子，而且必得富贵，齐王方派人来求婚，大王不可不先纳之。”

楚王见是春申君推荐之人，自然重视，立命内侍宣召李嫣入宫。李嫣大献媚态，把个老楚王哄得滴溜转，乐得楚王不知东西南北，如获至宝，百般宠爱，万种温存。不久李嫣果有怀孕之喜，到产期则不生则已，一生就是两个，生下一对双胞胎，两个活生生的胖小子。

楚王给长的命名叫熊捍，小的叫熊犹，楚王老年得子，整天乐得手舞足蹈。满月后即立李嫣为王后，立熊捍为太子，李园为国舅，与春申君共执国政。

但是，李园是一个权力占有欲非常强的奸邪之徒，他见春申君有这么高的权势一直非常妒嫉，现在自己已有机会，就决心依赖楚王与妹妹，扳倒春申君，自己独掌权柄，因此他表面上对黄歇更加恭谨，暗中却在等侯时机。

几年后，考烈王身染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李园想到李嫣怀孕入宫之事，只有自己和黄歇知道。太子若立为君，一旦知道原委，无论后果如何都对自己不利，不如先下手杀人灭口。如除去黄歇，便没了后患。自己和妹妹可高枕无忧地操纵楚国了。于是，李园暗中派人访求一些亡命之徒，藏在私宅里。

黄歇有个朋友叫朱英，听说李园阴蓄死士，知道是为图谋黄歇，就去见春申君说：“天下有无妄之祸，有无妄之人，您

知道吗?”

黄歇问道：“什么叫‘无妄之祸’?”

朱英说道：“李园是国舅，位在您之下。表面虽柔顺，心里实不甘。况且两势不并立，听说他阴蓄死士，等楚王一薨，李园必先入内据权，杀您夺位，这就是‘无妄之祸’啊!”

黄歇又问道：“什么叫‘无妄之人’?”

朱英说：“李园的妹妹在宫中，宫中的消息李园随时都可知道。而您住在城外，得到消息必然要晚。如果您安排我做郎中令，我可统领禁军。如果李园先入，我就替你杀了他。然后您就可稳操胜券，这就是‘无妄之人’。”

黄歇听后，笑着说：“您太过虑了，李园是个懦弱之人，对我非常恭顺，哪里用得着这么做呢?”

朱英说：“您今日不用我的计谋，等到时后悔可就晚了。”

黄歇推托说：“你先回去，等我仔细想一想，如有用你之处，即去相请。”

朱英回去静等二天，不见有人来请，知道自己的计策未被采纳，就收拾行囊悄悄出走，到五湖间隐居去了。

朱英走后17天，考烈王死了。李园早与妹妹及宫中的侍卫约好：“王一旦驾薨，要先通知我。”于是他第一个得到信息，急忙进宫。传令任何人不准走漏消息，秘不发丧，安排那些亡命之徒埋伏在棘门之内。挨到天黑，才派人报告黄歇。黄歇闻信大吃一惊，也不和门客们商量．急匆匆驾车前往，刚进棘门，两侧甲士持刀冲出，大喊：“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谋反宜诛!”黄歇见状大惊，想要回车已来不及，手下人早被杀散，他也被一刀砍下头颅。李园见大事已毕，传令紧闭城门，把黄歇的脑袋扔在城外，然后发丧。立太子熊捍为君，这就是楚幽王，当时只有6岁。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

幽王即位后，由母亲和娘舅幕后专政。李园自立为相国，独专国政，奉李嫣为王太后，尽灭春申君黄歇之族。此后，少主寡后深居宫中，李园一人独掌大权。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六：以势相恐

——以武力将上司玩弄于手掌之中，或者建立朋党，架空上司，对其釜底抽薪，将他如同软禁，逼其不得不把权柄让出来。这些都是『以势恐人』的专权篡位奸术。

以武力将领袖、君主玩弄于手掌之中，号令天下各级官僚和将军；或者建立朋党，架空领袖，对其釜底抽薪，将他如同软禁，使得君主不得不把皇位让出来。这些都是“以势恐人”的专权篡位奸术。用此术时，需注意：一是要集中足够威慑的“势”；二是无把握时千万不可轻易恐吓上司。

◎ 逼君禅位

皇帝的宝座权力无边，风险也无边。在封建社会，作为人

臣来说，夺取皇位需冒极大危险。故有的权臣虽已具备了夺取皇位的条件，也仍然采取审慎的态度。如东汉末年，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臣劝进，曹操笑道："这个小儿简直要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曹操其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整个东汉朝廷几乎都控制在他手中，尚不敢贸然称帝，可见皇帝的宝座并不是轻易坐得的。

皇帝再软弱无能，毕竟具有"天赋"的君权。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此无论何人，单凭个人的能量是无法与皇权抗衡的。个人拥有的权力与专制皇权相比，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皇权即使衰弱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而且还会有一大批"忠臣义士"们挺身而出，舍命来保护皇权。例如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苦心经营，如履薄冰，及终因人心向唐，还是不得不把天下还给李姓。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对建文帝的遗臣以死相逼，犹有方孝孺这类名臣，守节不从，宁死也不归附新主子。

因此，权臣必然要拉帮结派，网罗死党，形成盘根错节的朋党势力。唯有如此，才有力量向皇权挑战，才能操纵政局，直至颠覆王朝的统治。正如韩非所说，臣下对抗君主的法宝，便是朋党。"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弒其君者，党与不具也。"臣下一旦羽翼丰满，王朝的生存和国君的命运就十分危险了。如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司马氏，为夺取政权，煞费苦心，网罗党羽。为了孤立皇室，司马氏首先废除宗室大臣曹爽集团。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人，散在人间"，待到发动政变，对曹爽下手时，三千死士"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司马氏还礼贤下士，笼络人心，把曹魏政权内部一大批有才干的谋臣武将，全部网罗在身边，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司马氏集团。与此相反，曹魏皇帝却显得非常孤立。忠于皇帝的臣子，因势力不敌，被司马氏一一剪除。这样魏帝就完全成了傀儡，被玩弄于司马氏股掌之上。

〔第五篇〕

曹芳被废后，新立的皇帝曹髦是个想有所作为而不甘心受制于人的君主。

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曹髦看到司马氏世为宰辅，政非己出，害怕受到废黜之辱，不胜其忿，便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几人，身披铠甲，手执兵仗，亲自去讨伐司马昭。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为黜之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说："如今的大权在他手里，四方的人都愿为他效死；而陛下的宿卫空虚，兵甲寡弱，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还是慎重考虑吧。"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素写成的诏书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于是拔剑升辇，率卫士数百人鼓噪而出。王沈、王业赶在曹髦之前向司马昭告了密，司马昭便调来护军贾充做好迎击的准备。到了司马昭的相府，曹髦声称欲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的兵卫果然不敢进攻。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急矣，怎么办？"贾充叱之曰："蓄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要问什么呢？""司马家事若败，你们还会留下种么？"成济又问："是杀了他，还是捉活的？"贾充说："杀了他！"于是成济抽出刀来，刺向曹髦的胸部，"刃出于背"，曹髦便倒毙在车下了。司马昭却假惺惺地哭着说："天下其谓我何！"便召集百官前来商量善后事宜，仆射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没有同意，便抛出了成济作为替罪羊，株其三族。成济不服，"袒而升屋，丑言悖慢"。只好叫弓箭手把他射死在屋里了。然后扬言说："高贵乡公（曹髦）鸣鼓向我进攻，我即下令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者以军法从事，太子舍人成济拒不受命，横人兵阵，伤公致死，已经按照军法将他斩了。"随后又要太后出面，以"此儿无状，图为弑杀"为辞，企图想减轻司马昭的罪责，以遮盖天下人的耳目。然后由司马昭迎来15岁的曹奂进京，立为天子。曹奂一上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封司马昭，"赐

钱千万，帛万匹”，并将他的子弟，全部赏封为列侯。司马昭一手导演的“杀君立君”的丑剧，虽然就此降下了帷幕，但与贾充等策划已久的“禅让”计划，却不能不把日程推迟到他的儿子司马炎当政的时候。

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就在司马昭逝世的那一年即魏甘露十年（公元265年），就逼着魏元帝曹奂退了位，胡说什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接受了皇帝印绶，贬曹奂为陈留王，所有曹氏诸王，一律都降为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曹丕逼汉禅位的故事，又重演了。

◎ 兵谏宜慎

建炎三年（1129年）春天，宋高宗赵构在金人打击下，狼狈逃跑，刚刚到达杭州，喘息未定，便发生了苗傅、刘正彦的叛乱，高宗被迫下台。后来几经周折，才得以重登皇帝宝座。直到七月，苗傅、刘正彦伏诛，这场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叛乱才结束。

苗傅、刘正彦的叛乱是由高宗用人不公引起的。原来，高宗刚到杭州，便提升了驻节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将领王渊为同金书枢密院事。这个官职是军队最高负责人枢密使的副手，地位相当于副宰相。而王渊却能力平庸，他驻节平江时，专管江上航船。将领刘光世率军渡江，由于王渊调度不善，竟有几万士兵未得渡江。刘光世向高宗告发了这件事后，王渊却斩部下将领塞责，引起了广大将士的不满。而高宗不追察究竟，反将他迁升为要职。这一措施，在朝野中引起了更大的波动。

苗傅出身将门，屡立战功，多年不得升迁，见王渊骤然受宠，内心忿忿不平。刺史刘正彦，曾经招抚巨盗丁进，但赏赐很薄，心怀怨恨。二人同病相怜，便互相勾结起来。当时宦官康履、蓝珪仗恃受皇帝宠幸，凌辱将领。将领们对他们恨之入

骨。高宗南迁浙江，道经吴江（今江苏吴江），宦官以射鸭为乐，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及至到了杭州，大队人马前往钱塘江观潮，宦官到处搭盖帐篷，致使道路阻塞。苗傅等咬牙切齿骂道："你们这些人使天子颠沛流离，一到此地，就这样猖獗吗？"苗傅的幕僚王世修，平常就痛恨宦官，他与刘正彦一拍即合，商议除掉宦官。正在这时，传来了王渊提升的消息，苗傅、刘正彦等以为是宦官所荐，愈加恼怒，遂与王世修、王钧甫、马柔吉等密谋先斩王渊，然后大杀宦官。王钧甫、马柔吉都是河北人，所领之兵号称"赤心军"，二人与苗、刘等过从甚密，苗、刘稍加鼓动，便欣然应命。

宰相朱胜非觉察出情况不妙，便上奏高宗说："王渊提升太快，议论很多，人心不满，陛下不能不防。"高宗也怕激成兵变，忙下令王渊，让他虽担任了新职，但先不要到枢密院去办公。他想用这种办法平息众人之怒。其实，苗傅、刘正彦是想废掉高宗，另立新君，除王渊不过是制造借口而已，所以绝不肯因此罢休。于是他们派人告诉王渊说：临安（今杭州）县境内有盗匪出没。他们打算把王渊调出后发兵把他拘捕。

一天，宦官康履手下人献上一卷文书，最后两行文字是"统制官田押，统制官金押"。康履百思不得其解。手下人告诉他说："军队中有人想发动兵变，以此为信号，愿意相从的就在上面签名。"康履不敢怠慢，慌忙报给高宗。高宗又让他转告朱胜非，通知王渊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朱胜非问康履："你知道举行兵变的人的计谋吗？"康履说："略知一二。他们打算明早集中在天竺寺，田统制指苗傅，金统制指刘正彦，他们诈言城外有匪徒，好把王渊的部队引出去，以便他们在城内动手。"朱胜非把王渊召来，要他小心行事。王渊马上派士兵五百人埋伏在天竺寺旁边。这天夜里，城中居民惊恐万分，闭门不敢外出。苗、刘等知道王渊有准备，便隐而不发。

说来凑巧，第二天正巧是神宗的忌辰，百官照例焚香祝悼。高宗命大将刘光世为殿前都指使，负责百官入朝祝祷事。

苗傅、刘正彦令王世修伏兵在城北桥下。王渊从朝中回来，路过此桥，便被拉下马来。刘正彦说他勾结宦官谋反，手起刀落，便结果了王渊的性命。然后派兵团团围住康履的住宅，分兵拘捕宦官，凡无胡须的人统统杀死。苗傅张榜在大街上，公布王渊、康履的恶迹，同时与刘正彦拥兵到高宗行宫门外，中军统制官吴湛与苗傅勾结，戎装披挂，把守宫门。

康履侥幸逃脱重围，前来禀报高宗说："有军士在街上拦截行人，我快马加鞭，才算留下一条性命。"高宗急忙召朱胜非商议。朱胜非问高宗："吴湛在北门下营，专门观察特殊情况，现在有报告吗？"高宗说："没有。"正说之间，吴湛派人口奏："苗傅、刘正彦杀了王渊，领兵前来，声称有要事启奏陛下。"高宗惊慌非常，不觉离开座位站起身来。朱胜非说："既已杀了王渊，苗傅、刘正彦叛乱已明，臣请求前去诘问他们。"

朱胜非刚走到宫门口，正好碰上了吴湛。吴湛摆摆手说："叛兵已经逼近，宫门不能开。"朱胜非、张徽等急忙赶到宫城楼上，见苗傅、刘正彦、王世修、王钧甫、马柔吉等全副戎装立在楼下，用竹竿挑着王渊首级。朱胜非厉声问为何擅杀大臣，苗、刘不予理睬。这时杭州地方官员康允之见事情紧急，请高宗登上城楼抚谕，不然无法制止叛乱。中午时分，高宗登上城楼。苗傅等望见黄盖，不得不三呼万岁。高宗凭栏问苗傅等为什么发动兵变？苗傅厉声回答说："陛下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士兵有功不赏，结交宦官者无功升迁。黄潜善、汪伯彦如此误国，不予处罚；王渊通敌不战，率先渡江逃跑，因为和宦官康履有交情，竟升到枢密那样的高位。臣自陛下即位以来，追随左右，立功不少，如今只是一个边远郡的团练使，未免使人寒心。臣现已将王渊斩首，宦官在宫外的已经全都被杀了。希望圣上斩掉康履、蓝珪、曾择三个宦官，以谢三军。"高宗说："黄潜善、汪伯彦等已经降黜，康履、曾择等也将受到责罚，爱卿可与军士回营去吧。"

苗傅见高宗不肯交出宦官，怒火中烧，横戈叫道："今天的事，全是臣下的主意，与三军无关。如今天下百姓遭难，都是因为宦官擅权所致，今天不斩康履、曾择，臣等定不回营。"高宗好言抚慰说："卿等忠义，朕已知晓，现在任卿为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副统制，军士无罪，如何？"苗傅仍不肯退去，他们的部下扬言道："我们如果想升官，只要牵两匹马送与宦官就够了，何须来此呢！"高宗无计可施，转身问身边大臣说："卿等有什么退兵之策？"大臣时希孟说："宦官之害，已经登峰造极，若不全部除掉，天下的祸患，恐怕不能停止。"另一大臣叶宗锷悄声说："陛下何必顾惜一个康履呢？慰藉三军要紧。"高宗不得已，命吴湛将康履交给苗傅。苗傅就在宫城楼下腰斩了康履、砍下首级。

高宗以为一场祸患，就此烟消云散了，便传令苗傅归营。谁知苗傅出言不逊，说道："陛下不应登临宝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嘛。将来渊圣皇帝（指钦宗）归来，又该怎样安置呢！"苗傅又提出，请隆祐太后（即哲宗孟皇后）一同听政，并派遣使者与金议和。不得已，高宗答应了这一要求，当即下了诏书，恭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谁知苗傅、刘正彦却闻诏不拜，说："自有皇太子可立，何况道君皇帝（指徽宗）已有先例。"苗傅部将张适大声喊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今天的事，请陛下为社稷百姓着想。"众大臣等见此情况无不惊然失色。这时，苗傅等仍不肯领旨。高宗问原因何在，众人互相看看，不敢回答。只有时希孟答道："现在只有两种办法供陛下选择，一是率百官死于社稷，二是听从三军之言退位。"高宗对朱胜非说："朕可以退位，但须禀知太后。"朱胜非说："叛军要挟，便听命退位，哪有这种道理？"大臣颜岐说："如果太后来此晓谕三军，苗傅等就无话可说了。"于是高宗一面令颜岐回报太后，一面令吴湛传谕苗傅说："已请太后商量退位的事了，请三军相等片刻。"那天北风凛冽，高宗所坐之处，门无帘帐，竹椅上又无座垫，冷得瑟瑟发抖。既然

已请太后登楼，高宗便立在竹椅之侧恭候。百官一再请求归座，高宗说："我已经不应当坐在这里了。"一言未了，泪水流了下来。

一会儿，隆祐太后来了。隆祐太后立在宫城楼前，身后一字儿排着朝中群臣。苗傅、刘正彦向太后行礼后说：

"如今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望太后为天下百姓作主。"太后说："道君皇帝信任蔡京、王黼，更改祖宗法度；童贯挑起边界纠纷，招致金人入侵，才有今天之祸，和当今的皇帝有何相干？何况皇帝圣孝，并无失德之处，不过为黄潜善、汪伯彦所蒙蔽，如今已经处罚了，你等岂能不知！"苗傅说："臣等已经议定陛下逊位，岂能犹豫？"太后说："就依你等所谓，暂且一同听政就是了。"苗傅坚持必须立皇太子为帝。太后说："国家太平之时，此事还不易办到，何况如今强敌压境，皇子幼小，禅让一事，决不能行。实在不得已，可与皇帝共同听政。"刘正彦威胁说："今天大计已定，不可更改，还望太后早赐许可。"太后摇摇头说："皇子只有三岁，我以妇人之身，帘前抱着三岁小儿，怎么能号召天下？敌人得知，岂不更加轻侮我朝？"苗傅、刘正彦虽然说不出更多道理，却仍然坚持要高宗退位。太后不允，苗傅、刘正彦煽动士兵说："太后如不允所请，我便解衣受戮。"说着装出一副解衣袒背的架势。太后高声喊叫说："统制官是将门之子，岂能不明道理？今日之事，决难听从。"苗傅也愤然厉色地说："三军将士，从早至此时还没有饭，事久不决，恐怕发生其他变故！"这时颜岐从高宗处走过来，低声告诉太后说："皇帝让臣奏知，他已决定听从苗傅之话，乞请太后宣谕众人。"太后仍是不允。苗傅等喧嚷不停，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隆祐太后与高宗商议。高宗见此事已无可挽回，便决计禅位。朱胜非哭着说："臣是宰相，请下楼面诘二凶力争。"高宗叹口气说："敌兵凶焰如此，卿去必不能保全，朕已失了王渊，再失朱卿，国人将置我子何地？"命朱胜非与苗傅等约定

四项条件：一、禅位之后，对其供奉务必极其丰厚；二、国事听从太后与嗣君处理；三、降诏完毕，军士即刻解甲归寨；四、禁止军士劫掠。

于是，太子即位，太后垂帘决事，高宗移驻显忠寺。不久将寺改为容圣宫，高宗又被尊为容圣仁孝皇帝。其实，他无异于阶下囚了。

苗傅、刘正彦的目的已经达到，志得意满。他们在朝廷上一言九鼎，举足轻重，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宦官蓝珪、曾择被贬往岭南。苗傅派人把他俩在半道上截住杀害。苗、刘二人也由统制官升为节度使。

朱胜非上奏太后说："母后垂帘，旧例大臣须二人一同上殿。倘有机密事宜要单独上奏，应该准许。"太后说："如此岂不引起苗傅等人的怀疑？"朱胜非献计说："可从苗傅开始，他就不会怀疑了。"隔了一天，太后便宣召苗傅单独奏事，然后再传宣其他大臣。这样，太后就可以避开苗、刘从容地和大臣们商量高宗复辟的问题了。

后来，外地将领得知朝廷发生兵变，纷纷入京勤王，高宗终于复位。苗傅、刘正彦被杀。

事实上，自古兵谏者没有好的归宿。什么原因呢？兵谏者缺乏小人的厚黑智慧，英雄气足，小人智短。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七：挟制天子

——权力是最神秘莫测的怪物，要想得到好处，离它越近越好，因此牵制和左右上司可说是相当不错的手段。

天下最有保证系数、最可能不发生难以预料情况的权力就是君主的地位与权势。要想为所欲为，控制君主是相当不错的手段。拥立昏君幼主，使他们主动或被迫将权力转移出来，拱手相让；或者借废立太子手段，居拥立新主之功。这些都是有效的挟制恐吓天子的奸术。

◎ 拥立昏君幼主

天下最有保证系数、最可能不发生难以预料情况的权力就是君主的地位与权势。要想为所欲为，控制君主是相当不错的手段。而挟制君主最有效、最为常见的手段就是“拥立昏君

幼主”，从根本上将帝王控制在手中，这种奸术在历代权臣、奸臣中是非常常见的。

昏君与幼主，是帝王之中最可能将权力转移、放弃（主动或被迫）的君主。权奸作恶，控制君主当是最有效的手段，如果能使帝王成为手中一个傀儡、一个抵挡各种反对势力的挡箭牌，而对自己权力没有丝毫妨碍，这样的君王首选便是幼主与昏君。

表面上，专权者是在“捧”皇帝，事实上，他是借助傀儡皇帝威慑天下和群臣。

东汉专权外戚梁冀的高祖是梁统，曾当过新莽政权的酒泉太守，王莽被起义军杀死后，河西地方推举窦融为大将军，梁统为武威太守，共保河西之境。刘秀逐个击败了农民起义军之后，梁统等人见大势不可逆转，就率众投降了刘秀，刘秀把他看作开国功臣，先后封为成义侯、高山侯，任太中大夫，梁统与窦融均与刘秀联姻，刘秀把自己的女儿舞阴公主许配梁统的儿子梁松为妻，这样，梁统家族就取得了选配皇后的资格。

不过，梁松的侄女虽为章帝生了儿子，可惜不是皇后，未能立为太子，窦融家族出身的窦皇后却又未生儿子，于是，窦皇后就把梁妃生的儿子领养过来，梁家正在暗暗高兴，窦皇后恐怕梁家后来得势，遂设法杀害了梁氏二妃及其父亲梁竦，因而，梁家一直遭到窦家的压制。不久章帝去世，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但不久窦太后也死了，梁家才敢告发窦家，和帝封赏了梁氏一门，但梁家仍受邓氏、阎氏、窦氏等外戚的压抑，直到顺帝时期，梁氏才算掌了实权。

公元126年，顺帝即位，立梁商女为皇后，封梁商为乘氏侯，梁高任掌握军政实权的大将军之职，但梁商尚不敢十分跋扈，尚能礼贤下士，节身勤政，名声还不算太坏，不过，梁商已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二十年铺设了道路。

公元141年（汉顺帝永和六年），梁商死，顺帝立刻命其子梁冀接替父职，任大将军之职，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梁冀

为人阴鸷狡黠，极喜游戏。据记载，他长得极其丑陋，有一双豺狼般凶狠直射的双眼，耸着瘦而上挑的双肩，酷嗜女色、饮酒、赌博及各种斗鸡走狗、骑马射箭的娱乐游戏，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其父梁商也算是极有心计之人，为了让梁冀继承自己的职位，不被其他外戚势力压抑，他让梁冀在宦海磨炼了一番，在中郎将、执金吾及河南尹任上时，就做了许多坏事。梁冀其人，可谓集政客之狡诈、流氓之无耻和纨绔子弟的骄横于一身。在其后的二十年大将军生涯中，做尽了坏事。

汉顺帝二十七岁时突然死亡，其死因至今无法考证。这正为大权在握的梁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无子，梁冀便选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儿子即位，是为冲帝，立梁皇后为太后，垂帘听政，其实一切大权均出于梁冀。冲帝年仅两岁，做了五个月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死去。立嗣又成了大问题，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便把几个合适的人选都找到朝廷，其中包括清河王刘蒜、勃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刘蒜素有贤名，太尉李固等人坚持立刘蒜为帝，但梁冀想立一个傀儡皇帝，以便自己操持大权，于是他率人拥立了只有八岁的刘缵为质帝。

刘缵虽为梁冀所拥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却并不感激梁冀，而是颇有正义感。质帝虽然早慧，但毕竟年幼，了无机心，一次，他指着梁冀轻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这话被梁冀听见了，又恨又怕，觉得如果让质帝长大了，那自己非一败涂地不可。于是，梁冀令人把毒下在质帝要吃的面饼中，质帝吃了面饼，腹疼难耐，叫人赶快催李固进宫。质帝对李固说："我吃了毒饼，腹疼难忍，如果能喝到水，还可活命。"李固正要去取水，梁冀在旁边说："不能喝水，喝了水会吐！"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拿水，质帝就这样被梁冀毒死了。

李固等人觉得不能再立幼帝，拿国家社稷的命运做儿戏，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写了一封信送给梁冀，大意是说汉廷

一年之中连失三帝，实非正常，如今又当立帝，此乃万事当中的头等大事，要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选立贤明之君。梁冀接信之后，虽是极不高兴，也得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朝廷中的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聚集一堂，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年长，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缘最亲近的后裔，应立为君。但梁冀所思正好相反，他想立的是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而且刘志聘定了他的妹子，一旦立刘志为君，自己便是国舅。只是李固等人拥立刘蒜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时不易驳回，梁冀只好暂时宣布罢议。

到了晚上，曹腾来见梁冀。曹腾是中常侍，最会见风使舵，在审时度势上极会掌握分寸。他对梁冀说："梁将军累世是皇室的姻亲，长期掌握朝政，手下又宾客众多，难免有管束不到的地方，以至有差错甚而犯罪之事。清河王刘蒜素以严明著称，如果他做了皇帝，将军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只有立刘志，才能长保富贵！"这一番话，正说到梁冀的心里去。第二天，梁冀复召集诸大臣会集，商议立君事宜，李固等人还在坚持，可梁冀做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谁不同意立刘志，他就要杀谁。毕竟正义拗不过武力，大家无奈，只好同意立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

梁冀立刻以妹妹梁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免去太尉李固的职务，削夺其议政之权。至此，梁冀还不放心，必欲置李固等人于死地而后快。公元 147 年（即汉桓帝建和元年），桓帝刚立，许多人不服，于是，南郡的刘鲔、甘陵的刘文等人联合起来，打算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镇压。梁冀的奸诈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灵机一动，趁势污告李固、杜乔等人参予"谋立"刘蒜，把李固、杜乔逮捕入狱。

但梁冀越迫害李固，李固的声望就越高。李固入狱之后，李固的学生渤海王刘调戴着木枷前去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其他的民众也在准备活动。梁太后听说以

后，怕君乍立，闹出事情，就下令放了李固。长安的百姓听说了，都觉得欣喜若狂。但不久李固、杜乔还是以“谋立”刘蒜的罪名被杀害了。

梁冀拥立刘志有功，刘志当然对他极为感激和倚重，对他的赏赐，也超过了以前对任何功臣的赏赐。梁冀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是丝毫不懂谦让修身，只知一味地屠杀镇压，在东汉专权的外戚之中，梁冀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人们见了梁冀无不“侧目切齿”，对有劝谏者梁冀采取的态度是非杀即逐。例如，他在做河南尹时，崔琦看不惯他横行霸道，作《外戚箴》献给他，以资规劝，梁冀当时尚未掌大权，也就未对崔琦采取措施。等梁冀入朝廷，做大将军，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以后，崔琦又献《白鸽赋》去讥讽他。梁冀这次再不容忍，质问崔琦说：“朝廷上下，官员众多，难道只有我是最可恨的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激烈地谴责我、讽刺我呢？”崔琦毫不畏惧地回答说：“管仲相齐，爱听不同的意见，萧何辅佐高祖，鼓励人们进言。如今，将军以累代辅佐君主，实在是担负着伊尹、周公的责任，而又不修德政，不用贤良，不开言路，乃至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其实就如赵高的指鹿为马！”梁冀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却也无言以对。

梁冀自不会放过崔琦。一怒之下，本想杀死崔琦，后又觉得未免太过残忍，就改为遣送回家。过了一段，仍觉不解气，想把他处死而后快，为了做得不致过于露骨，就先升崔琦为山东地方的临济县令，崔琦也是明白人，知道梁冀对他没安好心，就没去做官，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了。梁冀知道后，还不罢休，又派刺客前往寻找。等刺客找到崔琦，却见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刺客觉得他是个贤士，不忍刺杀他，便告诉了他实情，并说自己也该逃走了。崔琦听了刺客的话，立刻逃走，但因梁冀党羽密集，崔琦还是被杀死了。

袁著是一个十九岁的郎中小官，他实在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扈，竟斗胆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势分权臣”大权旁

落，这还罢了，又建议梁冀最好“功成身退”，回家养神，“以全其身”，否则，难逃覆灭的下场。此外，袁著还要皇上“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等等，不一而足。梁冀听说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书辱骂自己，又惊又怒，立即派人捉拿袁著。袁著听说后，变名逃走，又托病假死，将蒲草装在棺内下葬，还是逃不过梁冀的耳目，最终被抓住杀死。不仅如此，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刘常、胡武、郝絜等人都遭连累。尤其是郝絜之死，很具戏剧性，他起初想逃生，但无论逃到哪里，都有梁冀的爪牙，后来发现实在无法逃脱，就干脆抬着棺材，在大将军梁冀的家门口服毒身亡，以保全一家的生命。胡武的一家，被株连杀害的竟达六十余人。上一书而株及如此之多的朋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梁冀权倾朝野，以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汉天子的程度。梁冀可谓是个权力狂，不论大小权力，他都希望抓到手里。他派人监视皇帝，皇帝的一举一动他全部知道，至于大臣的动静，更是逃不过他的亲信的眼睛。朝廷里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对于官吏的升迁降谪，他更是亲手办理，以便借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凡是升迁的官员，临行之时必先到他那里去辞行，凡有得罪他的，他也一个不予放过。

有一个名叫吴树的宛县县令，梁冀曾当面告诉他要他照顾自己在宛县的宾客，吴树当场予以拒绝，并痛斥梁冀专门结党营私，根本不重用贤能之士。到了宛县，吴树果然按律处死了十几个梁冀的宾客。梁冀对他恨之入骨，便以提升他为荆州知府为名，召他到自己家里饯行，置毒酒中，将其毒死。

梁冀横行霸道，专权二十年，几乎未做什么好事，罪行却是累累难计，所以他的行为激起了普遍的公愤。梁冀的私生活，也是丑闻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据记载，梁冀的妻子孙寿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她长得很难描述，眉毛细而曲折，满口黄牙，一笑如同要把脸上的肌肉撕裂，走起路来摇摇不定，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她爱在眼下涂上红脂，仿佛刚刚哭过一

般，把头发盘在一侧，好像头上长出了个大疙瘩。不过，这孙寿长相做派虽然怪诞，倒极有降人的手段，竟把梁冀弄得既爱她又怕她，处处听她的话。孙寿不仅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并不顾自己的名声，前往梁冀的外室抓奸。弄得城里一片沸沸扬扬，真是群魔乱舞。

梁冀当权，汉朝实是梁氏的天下。梁冀一门，前后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邑册君者有七人，取公主为妻者三人，校以上将官五十七人。

公元159年（汉桓帝延熹二年），梁皇后及另一梁氏妃子先后病死，此时的桓帝已经二十八岁，他时刻担心自己会遭到以前皇帝的命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梁冀毒死，在梁氏皇后死后，他加紧行动，企图除掉梁氏一家。

可除了太监以外，他又能去找谁呢？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周围无人，才把亲信太监唐衡叫过来问道：“你知道太监中还有谁同梁家合不来？”唐衡说：“单超、左绾两人曾到梁冀的弟弟家里去过一次，因为没行大礼，他俩的兄弟就被送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那里，他俩人送礼道歉，才救出了他们的兄弟。他俩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恨外戚专权的。”

桓帝又悄悄地把单超、左绾叫进室内，低声对他们说：“大将军把持朝政，我现在想把他杀掉，可朝廷上的官员都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该怎么办呢？”

单超、左绾齐声说：“大将军专权误国，早就该杀。我俩没什么可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怕皇上没有决心除掉大将军！”

桓帝答道：“我决心已定，无可犹豫。”

接着，桓帝又叫来徐璜和具瑗，五个太监一起歃血盟誓，共讨梁冀。

梁冀的亲信耳目也探得了一些消息，报告了梁冀，梁冀怕出什么事，就特派自己的心腹张恽到尚书省值宿。单超一见梁

冀有所觉察，便当机立断，派人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住了张恽，桓帝也亲到殿下，命人把一切调动的符节印信全部集中到尚书省，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

然后，派具瑗带领宫中卫士一千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又派人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绝未想到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无从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梁冀既死，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处死。官员受株连罢官的三百多人，处死的数十人，朝廷上下各衙门几乎为之一空。清抄梁冀家产达三十万万，可抵全国当年租税的一半。

◎ 确立“辅国重臣”地位

有些权奸采取釜底抽薪办法，从杀皇后、太子人手，利用现在老皇帝的信任，对居于太子地位的大皇子，设计陷害，使其最终被废被杀，而与幼年皇子或昏暴之皇子结成联盟，从而早早地确立“辅国重臣”地位，以功恐帝，以逞其奸。

杨素是隋文帝时代著名将领，史书称他“功臣莫居其右，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但最后他仍以权奸载人史册，其最大的奸恶莫过于更易储君、为暴君杨广夺位立下关键性“功勋”。

杨素，隋朝一代权臣。他年少好学，有大志，与牛弘（后任隋礼部、吏部尚书）同窗。知识渊博，文学、书法均有造诣，然不受人重视，只有叔祖魏尚书左仆射杨宽对他赞赏，他对人夸耀说：“他是了不起的人才，杨家子孙谁也不及他。”

天和七年（公元 572 年）三月，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亲掌朝政，株连多人，杨素曾受护的重用，也受到冷落。此时，杨素以其父敷死于王事，未受朝廷追封，上表申诉。武帝不理，他连上三表，武帝大怒，下令杀杨素。杨素理直气壮地说：“臣事无道天子，死得其所。”武帝闻言，刮目相看，欣赏他

的胆略，赦免他无罪，并追赠其父为大将军，谥忠壮，授他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帝又令素起草诏书，素下笔成章，文词华丽，武帝赞扬他说："好自为之，不愁富贵。"杨素回答说："恐富贵来逼我，我无心图富贵！"于是，武帝更加信用他。为什么杨敷死于邺时隔九个月，杨素一声不吭，直到他的靠山宇文护被杀才上表申理？其实杨素是把追封父功以巩固门第作为资本，以寻找新的靠山。正因为他曾是宇文护的人，激起了武帝的愤怒。而精于权术的杨素，想出了以壮言惑主的激将手法，果然奏效。这样，不仅巩固了门第父荫，而且得到高官厚禄，受到皇帝器重。

在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杨素屡立战功，不断受到加封。开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十二月，文帝任命杨素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颎共掌朝政，杨素深知自己的政治才能远不及高颎、苏威，其所以能取而代之，一是军功，二是善于媚主。诚然隋文帝是历史上有数的卓越君主，但他晚年心狭多疑，偏听谗言，滥杀大臣，而素精于权术，投其所好，最得宠信，令素代威为相，是文帝在政治上的一大失误。

可文武百官都清楚，杨素"推政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风度，不如颎也"。文帝心里也明白，治理国家依靠颎，隋朝"制度多出于颎"，"当朝执政将二十年，颎之力也"。杨素在军事方而确是帅才。开皇二十年，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两人结成知交。

文帝晚年，隋宫廷发生了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杨广争夺帝位，杨素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二月，杨坚正式建立隋朝，立世子杨勇为太子。勇好学，通词赋，性宽和。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以下，皆令勇参加处理，勇对时政不便，多所损益，文帝采纳。一次，文帝打算迁山东之民充实北部边塞，勇进谏说扰民太甚，文帝遂止，多次对朝臣说勇有治国的才能。然而杨勇的致命弱

点是承袭士族的奢侈之风，喜声色犬马，又不善于掩饰。勇曾装饰蜀绡，文帝批评他不节俭。

不久，遇冬至日，百官朝拜杨勇，他张乐受贺，仪似天子，违反礼制。文帝下诏禁止，称今后冬至朝贺，免上东宫，开始猜疑杨勇。勇喜美色，尤其宠爱昭训云氏。开皇十一年九月，他的妃子元氏子息心疾而死。元妃是独孤皇后为勇所配，怀疑勇，并派人侦勇罪过，勇失爱于父皇与母后。

文帝次子杨广觊觎太子之位已久，明白哥哥失宠于父母的原因，就更加刻意矫饰自己。他只与萧妃居住，文帝到他的居所，他藏美妾于别室，仅留穿粗布老妪侍左右，乐器上弄满尘土，文帝以为广不好声色。杨广又贿赂宫室，上下称广“仁孝”。看相的术士对文帝说：晋王广“贵不可言”，嗣皇位者，“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在这一系列假象的蒙蔽下，文帝遂有废勇之意。接着，杨广乘机人宫在独孤皇后面前痛哭失声，伪称太子勇要杀他。独孤氏大怒，咒骂杨勇如“豚犬”，决意废太子勇。

废立太子是国之大事，宰相是要参加决策的。这期间，右相杨素态度暧昧，坐观时变，而左相高颎则不然。早在平陈之时，他因杀美人张丽华而得罪了杨广，又与杨勇是儿女亲家。开皇十九年六月，文帝试探高颎说：“有神告晋王妃，言王必有天下。”颎回答说：“长幼有序。”文帝沉默不语。独孤皇后知道高颎的态度不可改变，便设法除掉颎。随后，文帝令选东宫卫士人上台宿卫，以此削弱东宫势力。高颎对此持反对态度，奏称：“若把东宫强者抽掉了，恐东宫宿卫太弱。”文帝变了脸色说：“天子宿卫要勇者，太子何须壮士？你难道要我蹈前朝的覆辙吗！”因而怀疑颎与勇姻亲为奸，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独孤氏见此，也乘机挑拨，令人奏颎谋民，文帝益信。

八月，文帝罢免高颎上柱国、右仆射，除名为民。杨素是高颎推荐的，又身居右相，他可以出来为之辩冤。可他却沉默不言，不仅表明他是忘恩负义之徒，而且暴露出他有坐收渔人

之利的意图。果然，从这年九月开始，他独掌相权，成了废立太子的关键人物。

当时，宇文述是杨广的心腹，他对杨广献计说："诚然，皇太子失爱已久，大王才能盖世，可是，废立者，国家大事，并非易事，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杨素耳，素所与谋者唯其弟杨约。我与杨约是朋友，先与约谋，则大事可成。"

杨广大喜，派宇文述贿赂杨约，并谕旨皇帝、皇后有废勇立广之意。杨约对杨素讲了这事，杨素拍掌说："我没有考虑到，靠你启发，但不知皇后所言虚实，若是这样，我一定干。"

杨素拜见独孤皇后，微称晋王仁孝与文帝相类，以此试探。独孤氏流泪说："你讲得对，他很孝顺，我真害怕勇儿害了他啊。"杨素立即攻击勇"不才"。独孤氏重赏了杨素，让他参决废勇立广的阴谋。

杨勇听到了风声，不知如何是好，文帝亦知勇不安，派素去东宫观察他的动静。杨勇得到来报，穿着礼服等着接待素，可素故意不进门，以激怒杨勇。勇知素侮辱他，愤慨形于颜色。素回报文帝："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文帝更加怀疑勇。

独孤氏派人收集勇的过失，加以添油加醋上报文帝。杨广也贿赂东宫幸臣姬威，罗织杨勇罪名，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文帝信以为真，遣人摒去东宫侍卫，加强自己宿卫。太史令袁充对文帝说："我观天文，皇太子当废。"文帝说："天意如此，朝臣不敢说什么了。"遂决定废勇。

开皇二十年九月，文帝在大兴殿召集群臣，逮捕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令杨素宣布东宫罪状，素伪称道："开皇十七年，我奉敕皇太子严办刘居士余党，太子不理。反而说：'居士余党已伏法，你是右相，自己去办理吧，与我何干。'又说：'昔日父皇代周，若事不成，我第一个被杀，如今做了天子，竟待我不如诸弟'。"

文帝说："此儿不堪承嗣久矣，我虽不如尧舜，终不能以万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左卫大将军元昊苦谏："废立大事，千万别听谗言，将来悔之莫及！"

在杨素授意下，姬威制造谎言，诬陷杨勇曾说"父皇在开皇十八年当死"云云。

文帝听此，伤心地说："哪一个人不是父母所生，乃至于此！"立即下令囚禁杨勇，收其党羽。这中间，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有司禀承素意，奏元昊是勇同党，将其逮捕入狱。杨素逼杨勇招供养马千匹是想谋反，勇自辩说："国家有马数万匹，我为储君，养马千匹，怎能说是谋反呢？"杨素又把东宫服、玩等物陈列于庭，让人观览，以示勇之罪恶。

十月，文帝在武德殿召集文武百官，废勇为庶人。许多人是同情杨勇的。勇长子宁王俨是文帝长孙，上表恳请宿卫，言词哀切，文帝很感动。杨素挑拨说："皇上小心毒蛇咬手，千万不能留下祸根！"在杨素主持下，将元昊、唐令则等数人处斩。十一月，文帝立杨广为太子，并将勇付广管制。勇知废己之罪是杨素等人罗织的，请求见父皇申冤，广阻止不得见。

一天，杨勇爬到一棵大树上呼喊，希望父皇能够听见。而杨素却散布流言，向文帝诡称说："勇被癫鬼所迷，神志错乱，不能召见病人。"文帝信以为真，拒不见勇。素诬陷经营，构成其罪，类皆如此。从废勇立广的阴谋活动看到，杨素阴险毒辣，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杨勇做太子二十年，理政宽平曾得到文帝称道；而杨广好声色犬马较杨勇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善于矫饰罢了。名臣李纲曾上书文帝说："今日之事是皇上的过失，非勇之罪。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李纲官虽卑微而敢犯颜直谏，与杨素阴谋误国相比，忠奸是何等分明。废勇立广是文帝晚年最大的失误，他的失误导

因于轻信杨素和独孤氏的谗言，所选非人。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元月，文帝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苏威为右仆射。威性怯懦，素从来都轻视他，做事独断专行。因此，实际上是杨素一人独掌相权，他梦寐以求的权势如愿以偿了，也在用手中的权力，做更多的坏事。

另一个小人，唐代太监宫奴李辅国，则是乘乱立君，从而因拥立之功，而权倾天下。

李辅国，玄宗时代的一名小太监，一直在宫中当一名干杂役的宫奴，到了四十多岁，才让他专管宫中的马匹，这个人，饲养马匹还有点能耐，于是又被推荐到太子李亨的东宫专管喂马。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惶出逃，到了马嵬坡，当地百姓将他团团围住，不让他走，他好不容易冲出人群，留下了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好几千父老又围住了李亨，请求道："既然皇帝一心要逃，请殿下留下来率领我们抗击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躲到蜀中去了，谁是我们中原地区百姓之主?"

太子李亨不敢作主，说："父皇冒险远去，我怎么能够不在身边侍奉，而且，我也没向父皇面辞，这件事还得向父皇面奏，由他决定。"

说罢便策马要走，这时，李辅国正替李亨牵马，他趁机拉住马的络头，劝阻道："安禄山叛乱，四海分裂，若不顺乎民情，国家怎么才能复兴。如果殿下随皇帝陛下去蜀中，叛军烧了栈道，中原的大片国土便拱手让人了，那时人心离散，不能再拢到一起，不如留下来，召集军队，声讨逆贼，收复国土，使国家转危为安，到那时，再将皇帝陛下迎回，这不是最大的孝道吗?"

李亨就这样留了下来，后来辗转到了灵武，李辅国又同一起留下来的大臣劝请李亨自己称帝。这可是有点出格，常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玄宗还是在位的皇帝，怎么能又出

来一个皇帝呢？这不是分明迫使玄宗退位吗？李辅国等人未尝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们之所以敢于冒谋篡的大罪名，提出这个主张，却有自己的考虑。除了安定大局之外，这也与自身的利害休戚相关。

现在朝廷已明显地分为皇帝党与太子党，若李亨不及时自立为帝，将处处受制于帝党，而且一旦大功告成，玄宗从峨眉山下来摘取胜利果实，帝党们以护驾有功，还是会居于他们的上面，万一太子再以功高震主而被废，他们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而手握天下兵马的李亨此刻自己当了皇帝，远在蜀中的玄宗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他若肯就范便罢，若是不答应，栈道一烧，就算将皇帝及其一党永远放逐了，朝廷便是太子党的天下了。

李亨半推半就当上了皇帝（史称唐肃宗），李辅国这个喂马的宫奴地位骤变，立刻升为元帅府行军司马，成为李亨驾前的心腹大臣，四方送来的奏表及御前符印军号，全交由他拿捏。到了后来，朝中百官有事都直接向他奏报，由他裁决，俨然成了皇帝的代理人，达官显贵不敢呼其官名，但尊称之为“五郎”，当朝宰相甚至称他为“五父”，权倾人主达二十年。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八：睚眦必报

——小人计仇，人皆怕之，躲之。可以说，人生修炼到这个份上，也算个人物了。

小人计仇，人皆怕之，躲之。可以说，人生修炼到这个份上，也算个人物了。大凡人走路，在胡同里遇到一只恶狗，都会躲到一旁，让它先过去。小人便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我是小人我怕谁，我是小人你怕我。这样他就可以为所欲为，谋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智慧。

◎ 焦芳病态迫害“南人”

明武宗即位时，只有十五岁，他依照先人的做法，颁布了

“举怀才抱德之士”的诏书，谕示天下，广选人才。各地方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上书举荐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江西一地，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人徐文彪以德才出众被举荐为官。有司考核后同意起用，并上报给内阁，由大学士刘健草拟奏疏上呈皇帝。

当时的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焦芳听说几个余姚人受到举荐，极为恼怒。焦芳自从阿谀依附刘瑾以后，与之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玩弄权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焦芳的党同伐异发展到了大搞地方宗派的地步。本来，在封建社会中，朝廷大臣热衷于拉帮结伙、亲同疏异，拉山头、结团伙，属于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焦芳的地方宗派却与众不同，他排挤南人，举用北人，是有其政治和心理原因的。

当初，焦芳进入翰林院时，大学士彭华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有人又阻止提升他为翰林学士，他又猜疑是彭华从中作梗，故意跟他过不去；焦芳因怀疑自己被驱逐出翰林院，也与彭华有关。因为这几件事，焦芳对彭华简直恨之入骨。还有谢迁，在翰林院时常常弹压焦芳，处处限制他，焦芳要求复入翰林院，谢迁与刘健又极力阻止过。所以，焦芳对谢迁也刻骨仇恨. 焦芳出于私怨深恨彭华和谢迁二人，因为他们是江西余姚人。所以，焦芳对江西人，尤其是对余姚人，甚至南人都一概仇视，一概排斥，不仅限于他势力范围内，而且还借刘瑾之势排斥南人、江西人。他时常对刘瑾说：“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南人不可为相’，南人心胸狭隘、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还特制了一张“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了刘瑾。在焦芳的影响下，刘瑾也开始对南人有了偏见，不喜欢南人了。

此时，焦芳见又有一些余姚人受到举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阻止。他找到刘瑾，怂恿刘瑾出面干涉。刘瑾上疏弹劾刘健，并连带上谢迁，诬以“徇私援引”的罪名，又摆出司礼监大太监的“款”，扬言要将刘健、谢迁逮捕抄家，把周礼等人打入诏狱。李东阳认为罪名纯属莫须有，不能无缘无故处

治朝臣，从中极力劝解，而焦芳却在旁边急切地调唆，恶狠狠地说："纵然从轻处治，也该将他们除名"。结果，刘健、谢迁被罢黜为民，周礼、徐子元等人被发配戍边。本是一件利国利政的大好事，到了刘瑾、焦芳手中，便成了他们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的阴谋手段。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仕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增加刘瑾家乡陕西乡试名额一百名，增加焦芳家乡河南乡试名额九十五名，美其名曰"优贡乡士"。

焦芳的地方宗派思想简直是不可理喻、极端好笑的，不论是不是他的同乡，只要是北人，他就有好感。凡听到北人升官晋阶了，他就喜形于色；凡是出自北人的观点，他就大加褒扬，表示附和。相反，不论何地的南人，他一律厌恶，南人的观点他反对，南人罢免他欢喜。总之，只要是与北人沾边的，他就赞同；只要是与南人有关系的，他就反对。在议论古人的时候，他也以是北人还是南人为标准；是北人，则满口赞誉；是南人，则恶语诋毁。

但在对待具体的人时，焦芳又不论南人、北人，只要与他有害有碍的朝臣，一概视为异己。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也算焦芳的同乡，但刘健为人正直，又自恃是顾命老臣，所以不巴结讨好焦芳、刘瑾等人，而且与阉党针锋相对，因而，焦芳、刘瑾将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陷害他、排挤他。

在刘瑾专权时，焦芳为了讨好刘瑾，向他推荐了张绶，这

张绎不仅是刘瑾的同乡，而且与阉党臭味相投，属一丘之貉。他们结为同党，手操重柄，为非作歹。

奸人的勾结总是为了一己之私，当他们的私利受到了损害，便会不顾一切地打击报复，有时难免集团内部因为争宠夺利而勾心斗角，上演狗咬狗的丑剧。张绎靠着是刘瑾的同乡，百般逢迎、曲意奉承，大得刘瑾欢心，很快地，刘瑾便把吏部尚书的位置替他捞到手。官职提高后，张绎的势力也渐渐强大起来，而焦芳自以为对张绎有推荐之恩，经常找张绎办事，不是保荐亲信，就是安插私身，张踩依仗刘瑾的宠信，逐渐不买焦芳的账，焦芳暗中蓄恨，天长日久，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分赃不均是狼狈为奸者最忌讳的事，焦芳借刘瑾之名受了不少贿赂，张绎向刘瑾揭发了他，刘瑾听后，顿时心生嫌恶，经常找焦芳的岔子。焦芳因为他的儿子焦黄中廷试未得一甲而常常大骂主考官李东阳，刘瑾故意“公正”地指责焦芳。有一次还说：“黄中昨日在我家试石榴诗，非常拙劣。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怎么反怪李东阳呢?”正德五年，四月间，宁夏安化王寘潘的叛乱被平息，朝廷想派使者前去安抚，焦芳打算让他的儿子焦黄中出使，乘机捞得升官进阶的资本。刘瑾便在众人面前申斥焦芳，并怪罪礼部官不该迁就焦芳的无理要求，焦芳感到万分窘困，他知道大势已去，朝廷中再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再留下去也没有好日子过，便上疏乞归，辞官回到老家。

焦芳的政治生涯虽然结束了，但他却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就在他辞官去职三个月后，刘瑾及其同党恶贯满盈，被送上了断头台。

◎ 你伤我一寸，我必还你一尺

小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和对于公众的仇恨情绪，使小人对有损其利益的各种事物极其敏感，体验也极其深刻，特别是对于得罪过他的人和事更是反应强烈、刻骨铭心，这就形成了小

人记仇的鲜明的性格特征。小人甚至对一些极其细微的事物都会产生神经质的仇恨反应。正因为如此，许多被小人攻击、伤害的人在蒙受损失后竟然搞不清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得罪了小人，以致招来这样大的祸害，他们无法想像某些匪夷所思的缘由竟可以成为小人肆行打击报复的正当借口。小人如此记仇，是一般人害怕得罪小人的根本原因。

唐玄宗在位期间，宫中宦官人数大增，且被委以重用，稍称职的宦官即被授予三品将军。其中，居中侍卫的高力士成为最受宠信的人物。

在开元时期，高力士，一度受到王毛仲等人的非礼与歧视。王毛仲本是玄宗的家奴，因性识明悟，常伏侍左右，被玄宗视为心腹。后来居开府仪同三司之高品，任内外闲厩监牧都使之职，逐渐恃宠生骄，不把宦官放在眼里，对小宦官动辄辱骂殴打，对品阶高者也不尊重。当时高力士尚且不足与他对峙，因此只好忍气吞声，以伺时机加以报复。

开元十八年（730 年），王毛仲向玄宗请求授为兵部尚书，这种赤裸裸的贪欲使玄宗深为反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高力士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开始暗中算计报复王毛仲。适值王毛仲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婴，高力士奉玄宗之旨前往庆贺，赐给他大量的酒食、金帛，并授毛仲子五品衔。王毛仲虽有贪心，但对皇帝的赏赐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跪谢天子龙恩。高力士一心要报复仇敌，就在回宫的路上算计好了诽谤王毛仲的说辞。问到宫中，玄宗问他毛仲可否满意，高力士回答说："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众臣展示说：'这样的儿子难道不配做三品官吗?'可见对皇上封的五品官不满。"玄宗听罢大怒："当初诛韦氏的时候此贼就首鼠两端，朕没有计较，谁想现在他竟借口儿子怨朕，真是不识抬举!"高力士乘机劝道："北门禁军的势力本就太盛，若不及早除掉，必生大患。"高力士这样一劝，已把皇帝与王毛仲的个人恩怨上升到维护宫廷稳定的大局，坚定了玄宗清除王毛仲势力的决心。王毛仲被除掉后，高

力士在宫中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唐代中期，大将郭子仪临危受命，挽大厦于将倾，率军一举击溃叛军，平定了安史之乱，因此一度官至太尉、中书令，而且深得皇帝信赖。郭子仪生性爱热闹，喜排场，因此每次会客时总要留众多侍女爱姬相随。有一次，手下人报告说卢杞来见，郭子仪一听，马上面色严肃地屏退所有陪侍的妇女。郭子仪的几个儿子见了很是奇怪，问道："以往父亲会客，总是姬侍满堂，怎么卢杞一来，父亲就赶她们走呢?"郭子仪摇摇头，严肃地说："你们不知，这个卢杞长相很丑，而色发蓝，女人们不懂事，见了他没准会嗤笑出声。可卢杞这个人我很了解，他表面谦和，但心地险诈，将来一旦成事，为了这一笑之仇就可能将我们全家斩尽杀绝。"几个儿子听说，虽然觉得有些道理，但还是暗笑父亲有些大惊小怪。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子仪的担忧确实不是杞人忧天。卢杞凭着各种手段作了宰相之后，果然对以前得罪过他的人大加陷害。郭子仪的担心不无道理。

卢杞会因别人讥笑他丑而诛其全家，高力士也会因别人的轻视面伺机将其彻底铲除，小人那一根记仇的神经就是如此的敏感。而且，小人对仇恨天生有一种无限放大的倾向，不论你当初招惹他的缘由是多么的琐细、不值一提，他总能够将其放大为对于他灵魂的伤害，因而你伤我一寸，我必还你一尺，你伤我一尺，我还要还你一丈，总之其报复的程度远远大于别人损害他的程度。仇恨已经成为小人生命的重要内容，凡是小人孳生的地带一定充满了仇恨的残酷气息，面在这样的空间内一般人是要窒息的，因此惟恐避之不及，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小人的嚣张气焰。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二十九：亦恐亦捧

善用“恐”、“捧”，奇妙无穷。有时需要恐，有时需要捧。要注意的是对象、时机和场合，不可用错。小人一般对恐与捧的艺术都有深刻“研究”。他可以恐的手段达到捧的目的，也可以捧的手段达到恐的目的。他可以捧杀人，也可以恐邀宠。

◎“谏似直而实多诈”

善用“恐”、“捧”，奇妙无穷。有时需要恐，有时需要捧。要注意的是对象、时机和场合，不可用错。只捧不恐会让对方自觉有恃无恐，答不答应要看他高不高兴，主动权在对方手中；而捧中加恐，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捧字只用做台阶，让对方不失面子，实质上他是非顺从不行的。

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言，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便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时常招来忌恨，埋下祸根，早晚会招来帝王的打击、报复。

而那些好佞小人却十分精明，他们也提意见，但与其说是提意见，不如说是奉承卖乖，比如，对一个敬业的上司说“近来群众有意见，说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啦；对一个荒淫的上司说“生活太严谨了”啦；对一个廉正的上司说“减少浪费”啦，等等，要么避重就轻，要么重复上司的意图，上司对他们提的“意见”自然欣然接受。他们总能得主子的欢心。

汉元帝刘奭上台后，将著名的学者贡禹请到朝廷，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时，朝廷最大的问题是外戚与宦官专权，正直的大臣难以在朝廷立足，对此，贡禹不置一词，他可不愿得罪那些权势人物，想来想去，他只给皇帝提了一条，即请皇帝注意节俭，将宫中众多宫女放掉一批，再少养一点马。其实，汉元帝这个人本来就很节俭，早在贡禹提意见之前已经将许多节俭的措施付诸实施了。其中就包括裁减宫中多余人员及减少御马，贡禹只不过将皇帝已经作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汉元帝自然乐于接受，于是，汉元帝便博得了“纳谏”的美

名，而贡禹也达到了迎合皇帝的目的。

《资治通鉴》一书的作者司马光，对贡禹的这种作法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忠臣服事君上，应该要求他去解决国家所而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其它较容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补救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不用说也会得到发挥。当汉元帝在即位之初，向贡禹征求意见时，他应当先国家之所急，其它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皇帝优柔寡断，谗佞之徒专权，是国家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贡禹一字不提；恭谨节俭，是汉元帝的一贯心愿，贡禹却说个没完没了，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他算不上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光不明白，这正是贡禹老于世故之处。因为贡禹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却回避重大的、急需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作官的技巧已经十分圆熟老道了。

还有一种人光放马后炮。

苏世长是唐高祖李渊称帝以前的老朋友，后来追随了李渊的对手王世充，王世充失败，他来投降，李渊对他大加谴责。他回答说："隋朝丧失了权力，天下的人都来追逐，陛下既然已经得到了，又何必对那些共同追逐的人心怀怨恨，而问他们的争夺之罪呢！"

李渊也就不再计较，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的官，他都提了些什么意见呢？

一次，他随李渊去打猎，李渊玩得十分尽兴，所获猎物也颇丰，他十分高兴，问随猎的大臣们："今日打猎高兴吗？"

苏世长回答说："陛下打猎，还不到一百天，算不了什么快乐！"

李渊打猎只不过是偶而为之，根本不会猎上一百天，自然也犯不上生他的气，只是笑了笑说："你那狂妄的老毛病又犯

了！”

他说：“对我来说是狂妄，对陛下可是一片忠心。”

有一次在华丽的披香殿侍宴，他趁着酒劲问李渊：“这个大殿是隋炀帝所建的吧！”

李渊说：“你好像敢于直谏，其实是在要心眼，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兴建的？却假装糊涂说是炀帝所建！”

苏世长回答说：“我实在不知道，只看到它的华奢如同殷纣王的倾宫、鹿台，这不是一个开国之君所应作的，若是陛下所建，就太不合适了。当年我曾到武功（李渊称帝前的旧居）为陛下效力，看到那个地方的房屋仅仅能遮挡风雨，当时陛下也很知足。如今继承了隋朝旧的宫殿，已经够奢侈的了，新建的这座又超过了它，这怎么才能矫正隋朝的过失呢？”

苏世长以一降臣而担任了谏议大夫这样的官职，也真够让他为难，对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他自然不敢妄加议论，可什么意见也不提，未免有点“尸位素餐”，也会招皇帝的不高兴，怎么才能作到所提意见既不触怒皇帝，又能为皇帝所接受，使皇帝博得一个“纳谏”的美名呢？看来苏世长费了一番心思，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的办法是避重就轻，放马后炮。

李渊并不是一个荒纵之君，打猎也不过是偶而为之，苏世长却拿这个大作文章，夸张其辞，李渊自然能够容忍、接受，而对李渊致命的弱点——忠奸不分，他却不置一词。

如果说他认为打猎是不恰当的，便应该劝阻于前，他也没有这样作，而且还陪着去玩了一天，到收兵回营了，他才放了个马后炮，又有什么用呢？披香殿的建立已是既成的事实，他却又要装傻作呆地议论几句，以致连李渊也看出来他是“谏似直而实多诈”，不过李渊却不怪罪他。这种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而行讨好之实的技巧，实在是谄媚之术中的上乘手段。

◎ 善于阿谀投机而又有强项之举的丞相

北齐祖珽，文武皆能，才华横溢，一时无双，但品行恶劣，既有盗窃癖，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阿谀奉承，偏又有时不谀皇帝，为打击对手不惜以性命作注，而且还不见好就收，凡此种种，实在是很难给这个人以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但是像他这样患有盗窃癖，集诸多恶行和才华于一身，善于阿谀投机而又有强项之举的丞相，实在在历史上很难再举出第二人来。

其人的品行之恶劣以及才华之高并存于一人身上，一时少见。而且他的为人行事的矛盾之处，也是少见之至。

祖珽，字孝征，范阳狄道人，一说猷县（今河北定县）人。父祖莹，魏护军将军。

祖珽自幼天资过人，事无难学，凡诸才艺，莫不关心，好读书，工文章，词藻刚健飘逸，于文章之外，又工音律，善弹琵琶，能作新曲，并识懂四夷之语，擅阴阳占候之术，而医术尤为所长，为当时名医。其人之博学多才冠绝当时，为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人又神情机警能断事，故少有美名，为时人所推崇。

祖珽初为秘书郎，后迁尚书仪曹郎中。北齐真正的创始人东魏大丞相高欢见其所作的《清德颂》，喜之，遂召见口授三十六事，祖珽出而书之，一无所失，大为所赞。兰陵公主（魏孝文帝女）出嫁蠕蠕（柔然），著作郎魏收（《魏书》作者）作《出塞》、《公主远嫁》诗两首，祖珽皆和之，时人均广为传抄吟咏。并州定国寺新建成，高欢欲请人作词，问相府功曹参军陈元康，元康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珽二口成之，其文甚丽，高欢悦之。

然祖珽生活放纵淫乱，与陈元康时常作声色游。一日邀友至家，出山东大文绫与连珠孔雀罗令诸妇为赌博戏，又迎参军

元景献之妻赴席与众人递寝。还长期与寡妇王氏公开往来，并言："丈夫一生不负身。"珽又有盗窃癖。胶州刺史司马云宴客，珽盗铜碟两面，厨人请搜客，于珽怀中得之，见者深以为耻。高欢请诸僚，于席上失金叵罗（酒器），御史中尉窦泰请在者去冠，又于珽发结上得之，欢重其才而不问。为尚药丞时，又盗胡桃油，觉之被免官。文宣帝每见之常呼为"贼"。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陈元康与高澄（高欢子）同时遇害，元康重伤时属祖珽作家书曰："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匿其书，召祖喜问，得金二十五锭，与喜两锭，余皆归己，又盗元康藏书数千卷，祖喜遂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璇等。叔谌又白吏部尚书杨愔，愔以"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及高洋为相，祖珽又盗官书一部，夜捕之，按律当绞，洋以其前事高欢而免其死。后有客至请卖《华林遍略》，高澄多集抄写人，一日一夜抄写完毕，退其书曰："不须也。"珽竟然又盗《遍略》数页当钱赌博，高澄因此杖之四十。

祖珽除有盗窃癖外，还贪污不断。祖珽为并州仓曹参军时，胁典签陆子先命请粮之际，令子先宣教出仓粟十车，送僚官，高欢问之，珽自言不署，归罪子先，高欢信而释之。珽出而竟然言曰："此丞相天缘明鉴，然实孝征所为。"小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与令史李双、仓督成祖等作晋州启事，请粟三千石，代功曹参军赵彦深告高欢，给城局参军。事过典签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实，密以问彦深。彦深等答曰并无此事，遂被推检，高欢大怒，决鞭二百，配甲坊，加钳刓。后珽又被高洋之命拟补令史十余人，居中大肆受贿，卖官鬻爵。

祖珽为人极其善于钻营，他长于以胡桃油做画，又擅阴阳占卜，因此以画进呈长广王高湛说："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湛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即位，是为武成皇帝，遂拜祖珽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太子高纬养母陆令萱养子）胡舞，各赏物百段。和士开深忌之，乃使出祖珽为安德

太守。

祖珽知道和士开为宠臣，乃于人为太常少卿的时候，大肆结纳陆令萱母子（令萱子穆提婆先后为尚书左右仆射、领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及和士开。时皇后爱少子东平王高俨，珽私于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二。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子祖珽，珽曰："……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且微说，令主上相解，珽当自外表论之。"当时有彗星出，太史奏有易主之象，珽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献文禅子故事，高湛从之，为太上皇，后主高纬即位，由是拜祖珽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

祖珽受宠，因此志于宰相。先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乃疏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惧，不敢通，其事颇泄。彦深等先诣高湛陈说。高湛大怒，执珽诘曰："何故毁我士开？"珽厉声答曰："臣由士开得进，本无心毁之。陛下今既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对。士开、文遥、彦深等专弄威权，控制朝廷，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共为表里，卖官鬻狱，政以贿成，天下歌谣。若为有识所知，安可闻于四裔？陛下不以为意，臣恐大齐之业堕矣！"上曰："尔乃诽谤我。"珽曰："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曰："我以其饥饿，故收养之。"珽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取将人后宫乎？"上怒，以刀环捣祖珽口，又鞭杖乱下，欲扑杀祖珽，祖珽遂大呼曰："不杀臣，陛下得名；杀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上闻言而稍稍宽放。那知道祖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上又怒曰："尔自作范增，以我为项羽邪？"珽曰："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项羽布衣，率乌合众，五年而成霸王业。陛下藉父兄资财得至此，臣以谓项羽未易可轻。臣何止方

于范增？纵拟张良，亦不能及。张良身傅太子，犹因四皓，方定汉嗣。臣位非辅弼，疏外之人，竭力尽忠，劝陛下禅位，使陛下尊为太上，子居宸扆，于己及子，俱保休祚。蕞尔张良，何足可数！”因此高湛盛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无所屈挠。高湛乃鞭祖珽二百，配甲坊，为深坑，置祖珽于内，苦加防禁，桎梏不离其身，家人亲戚不得临视，夜中以芜菁子烛熏眼，因此失明。

祖珽此次与高湛论战，言辞之犀利无礼，为古今罕见，矛头直指高湛。而究其本源，却是为了争权，但是因此而几乎身死名灭，真不知道该说他是聪明还是愚鲁，而且与他一贯的阿谀奉承的风格大相径庭，实为异数。其人之自负傲慢，为追逐功名而抗上不礼，又大有一股强项之态，竟然并存于他一身，真可称之为罕见。

祖珽又深有谋略，善于断事。高湛死后，后主忆扶立之功，为海州刺史。当时陆令萱、穆提婆当权，珽乃与令萱弟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阴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便弃除旧怨，虚心待之以为谋主。又与陆令萱言于后主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独在帝位者，实由祖孝征，又有大功，宜重报之。孝征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真可凭仗。且其双盲，必无反意。请唤取，问其谋计。”后主从之。遂人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死后，祖珽说陆令萱出司空赵彦深，以珽为侍中。在晋阳又通密启，请诛琅邪王。其计既行，权势日大。后来灵太后被幽，珽欲以陆令萱为太后，便撰魏帝皇太后故事，为令萱言之。谓人曰：“太姬虽云妇人，实是雄杰，女娲已来无有也。”令萱亦称珽为“国师”、“国宝”。由是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封燕郡公，食太原郡，给兵七十人。所住宅在义井坊，旁拓邻居，大事修筑。陆令萱亲自往行，自此威镇朝野。

祖珽掌权以后，开始大肆陷害忠良，当时斛律光以军功累官至大将军，又袭咸阳郡王，拜左丞相。他有一个女儿作了皇后，两个女儿是太子妃，子弟皆封侯作将，还娶了三位公主。其弟羡为都督幽州刺史，是北齐名将，敌国畏之。斛律光甚恶祖珽，曾遥见窃骂："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计数！"

珽因斛律光之女皇后无宠，便以谣言闻上，曰"百升飞上天，明月（斛律光字明月）照长空。"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后主问珽，珽证实后又伪造谣言说："高山崩，槲树举，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坏糜铄！"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与国同忧戚，劝后主行，还说"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陆氏（陆令萱）"。后主问韩长鸾、穆提婆等，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议之，众人未从。因光府参军封士让启告光反，遂灭其族。后来北周武帝灭北齐，入邺城时曾说如斛律光在，我焉能人此地，遂追封斛律光官爵以表彰其人功业。

珽又求为领军，后主许之，命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后主令引人。珽云："与元海素嫌，必是元海潜臣。"后主不善作伪，不能隐之，便曰："然。"于是祖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陆令萱又唱和之，终于使元海出为郑州刺史。

祖珽此时大权在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后主亦令中要数人扶侍出人，著纱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门向圣寿堂，每同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而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祖珽遂致力朝政，他的治政能力颇强，又推崇高望，一时间官人称职，内外称美。祖珽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便要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事连百姓，皆归郡县，而宿卫都督等号位都从旧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

事。还欲黜诸宦官、内侍及群小，推诚各地名士。这一来，得罪了陆令萱、穆提婆母子，于是陆令萱、穆提婆和诸宦官更共谮毁之，无所不至。后主问陆令萱三问，陆令萱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征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此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容，老婢合死。"后主令韩凤检案，得祖珽伪造诏书十余份，后主因为以前曾与其重誓所以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这场宫廷权利斗争最后以祖珽失败而告终。

北徐州乃与南陈交界，陆令萱、穆提婆等人以祖珽为刺史，实际是想借南陈军之手除掉他。因此在南陈军进攻徐州的时候，提婆欲徐州城陷而杀祖珽，所以虽知危急，不遣救援。祖珽也知道不可能指望救援，于是不闭城门，令守军都下城静坐，街巷禁止人行，鸡犬不听鸣吠。陈军见此情形，莫测所以，怀疑是人走城空，所以不设警备。至夜，祖珽忽令大叫，鼓噪震天。陈军大惊，登时走散。后复结阵来攻城，祖珽又乘马亲自出击，并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亲临战场。陈军先闻祖珽是盲人，以为必不能拒抗，那知道突然见他亲在沙场，弯弓纵箭，于是相与惊怪，畏之而罢兵，祖珽且守且战十余日，陈军终于退走，徐州遂得以城保全。祖珽最后卒于徐州。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纠缠不休

——通常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不停地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那一刻。

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

◎“在小事上做出大文章”

小人们善于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小事变大是他们的

拿手本领。现实中，小人经常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明代嘉靖十八年（1534 年），明世宗封首辅夏言为光禄大夫上柱国，这是明朝大臣的最高封衔，夏言自然是春风得意。不过他没有想到，他的同乡严嵩正时刻想着扳倒他。

严嵩对夏言的仇恨并非源于什么大的过节，夏言待严嵩虽算不上亲近但也有所提拔，他入阁时就是推荐严嵩接替自己作礼部尚书的。但是严嵩全不顾念这些恩惠，惟独对夏言早年将自己视为门客耿耿于怀，早早就怀了算计之心。而这一算计，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早在夏言加封为上柱国时，有一次夏、严二人随世宗谒显陵。谒毕，严嵩揣透世宗的心思，请表再贺，而夏言则说等回京后再贺不迟。严嵩故意一再坚持，这使世宗对严嵩产生了良好印象，而对夏言的忤逆君意有所不满。

到 1542 年，夏言已是三起三落，多次被世宗责令退休，而后又官复原职，已不像当初那么受宠。严嵩抓住这个机会，加紧了扳倒夏言的步伐。六月的一天，严嵩密见世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诉说夏言欺凌他的情形和夏言的短处。世宗大怒，虽然没有捕拿夏言，但自此不加重用。于是，严嵩就代夏言进入了内阁。

1545 年，世宗稍稍察觉严嵩的一些坏事，又召回夏言官复原职，夏言从此又压制住了严嵩。但是严嵩时时刻刻不忘算计夏言，再加上此时权势日大，党羽渐丰，因此逐渐产生了除掉而不仅是扳倒夏言的想法。为此严嵩开始从点滴做起，争取在皇帝的宠信上压倒夏言。

严嵩很擅长在小事上做出大文章来。世宗常派一些小太监到夏言、严嵩府中，夏言只把他们当奴才看待而已，从未着意结纳。而严嵩则每次都亲自执手请坐，寒暄不已，还用黄金贿赂他们。这些小太监们回宫后便争相夸赞严嵩而诋毁夏言，久

而久之，世宗不免受到蛊惑。

世宗好“青词”，早年夏言写青词就很得他欢心。夏言老来体弱，不大亲自执笔，只教幕僚代写，多不合世宗心意。而严嵩本是个诗书画俱全的人，为讨世宗欢心一直专心致力写青词。世宗为考察臣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也曾派人夜里监视夏、严二人，夏言每每都在酣睡，严嵩却装模作样的在孤灯下看青词稿，这使夏言再一次失去世宗的欢心，而严嵩却更加得宠。

1546年，严嵩终于借驱走鞑靼、恢复河套一事抓住了夏言的把柄，上疏世宗力贬夏言。夏言有口难辩，第二年正月便被世宗罢了官。严嵩至此算是扳倒了夏言，但多年的宿怨使他发誓要彻底除掉夏言，此时哪肯罢休，又发动党羽在朝廷散布谣言，攻击夏言，并亲自上疏世宗诬陷夏言曾受陕西总督曾铣的贿赂。于是夏言琅挡入狱。

夏言入狱后，世宗一直犹豫是否杀他。1548年，正值边境警报频传，严嵩赶快抓住机会，上疏说这正是夏言、曾铣等人相互勾结以致“开边起衅”，不杀夏言，无以平民愤。世宗被激怒，终于下令杀了夏言，而严嵩在历时十四年之后，终于除掉了自己的宿敌，了却了心头一桩大愿。此时的严嵩已是官居首辅，权势极大，渐渐显出了奸臣的真相。

严嵩谋算一个和自己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仇敌”，竟前后纠纠缠缠花去十几年的时间，试问我们寻常的人又有哪个能够投人这样多的时间、精力、血气去算计别人呢？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算计人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使我们不愿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谋取利益。而小人则恰恰相反，算计别人是他的主业，在主业上投注时间精力可不算是虚耗浪掷。小人的优势也恰恰表现在他绝不会因为算计的繁琐麻烦而停止对目标的追逐，这使得小人往往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小人如此的纠缠扰攘，也真难怪一般人对小人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之策了，而这正是小人所盼望的，

也就更加助长了小人的嚣张气焰。

◎ 不厌其烦地陷害他人

汪直是大藤峡人（今广西桂平）人，瑶族。在宪宗去南方平乱时被俘获，入宫初期服侍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由于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意，博得了万贵妃的欢心。特别是他能尽心尽力地替万贵妃纳贿敛财，以至于万贵妃觉得应当对他有所报答，于是，万贵妃就在宪宗面前极力推荐汪直，宪宗禁不住耳边风的吹拂，就让他做了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汪直成为锦衣卫，出自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个叫李子龙的术士，说自己能呼风唤雨、驱鬼招神，且能预知人世间的无常祸福。内使鲍石、郑忠等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把他推荐给宪宗，经常出入宫禁，和宪宗一起登山游乐，虚弄骗术。时间长了，这李子龙竟然和几个内使勾结起来，想谋害宪宗。但做事不秘，竟被锦衣卫侦知，于是一并逮捕斩首。这次阴谋虽未成功，但对宪宗的震动却非常之大，他不能不严加防范。于是，他让汪直改换上锦衣卫军官的衣服，带着锦衣卫出去，到街市之上盘查。汪直抓住这一机会，极尽表示自己的忠诚和尽职，他经常微服私行，把一些街谈巷议、宫民举动，无不汇报给宪宗。此时的宪宗正没有安全感，觉得无人可托为心腹，汪直的这一举动，恰好迎合了宪宗的心理，引得宪宗倍加高兴和信任。宪宗想，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人设立的厂卫，人员情况把握不准，不如自己设立一支亲信队伍，以控制其他的厂卫。于是，宪宗下令，设立西厂，总督西厂的人选当然就非汪直莫属了。

汪直一任西厂总管，立刻身价百倍，权势陡然上升。但汪直绝非一个昏虫，他知道，如果想扩大影响，必须沽名钓誉。他时时注意，寻找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南京镇监覃力朋是个骄横跋扈的人，而且

十分贪婪。在一次往朝廷进贡以后，他用百艘官船装运私盐，大摇大摆地沿运河南下。盐、铁专卖是明朝的法律，私运者一律处死，但覃力朋权大性凶，无人敢管。走到武城县的时候，一个大胆典史居然要查阻盐船，覃力朋哪把他放在眼里，当即挥拳打落了他的一对门牙，还顺手刺死了他身边的一人。汪直接到这一案件，立刻传报四方，大造舆论，并马上逮捕了覃力朋，查他贩运私盐、殴打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汪直奏告皇上，坚决要求将覃力朋处死。

宪宗虽然最后没有处死覃力朋，但觉得汪直秉公执法，又忠心耿耿，对之信任有加。一般官民也认为汪直刚正不阿，因此，汪直声誉鹊起。

汪直见权势已固，就使用特务手段，大造恐怖气氛，对朝廷官吏横加逮捕、杀戮，对一般的民众，更是滥施淫威。由于西厂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将人逮捕、处置，只须奏明皇上即可，西厂也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可讲的魔窟，汪直欺瞒皇帝，很多案件并不奏明皇帝，擅作处置，因而许多民间斗鸡走狗、丢斧失钩、口争械斗之事往往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西厂。就是一些朝廷官吏，也像鸡狗一样被汪直随意处死。

汪直不把小官放在眼里，即使当朝的一二品大官他也视若无物。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出门，正遇上汪直，项忠自行其道，并没有主动给汪直让道，结果惹得汪直大怒，当面加以羞辱，并扬言要找个碴儿惩办他。汪直之耀武扬威，可以说与皇上无异，他每次外出，车驾护从、塞街填巷，所有行人纷纷避易，莫敢与之争锋。

在这种情势下，朝中的许多大臣，如郎中武清、乐章，参政刘福，行人张建纲都被冤捕入狱。朝中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于是，许多正直之人纷纷要求罢免惩处汪直。

昏庸的宪宗竟当众说："我只用了一个太监，怎么足以危乱天下！"兵部尚书项忠率九卿一起奏劾汪直，宪宗感到压力

很大，迫不得已，只得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撤销了西厂，把汪直仍斥回御马监。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宪宗对汪直的好感未变，对西厂仍念念不忘，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西厂就会重立，汪直也会再去。

果然，机会来了。御史戴缙，九年没有升官，十分郁愤，琢磨了很久，忽生一计，看到皇上仍然十分宠信汪直，索性迎合上意，也许从此便会飞黄腾达。于是上书，极言汪直如何如何公忠体国，在西厂立有多少功劳，又说极当重视西厂，以除奸佞，安国家，不仅可为今日法亦可为万世法等等。宪宗一听，正中下怀，即刻下诏再开西厂，汪直又走马上任。

汪直走马上任以后，愈加肆无忌惮，他复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陷害项忠。他指使东厂校尉污告项忠，宪宗不分清红皂白，就同意逮捕项忠，并把他交给有司审问。主管人员知道这是汪直的主意，虽然审来审去拿不到把柄，还是把项忠定了罪，连和项忠一起弹劾过汪直的六部九卿也被株连，一起遭到了贬官的惩罚。首先上书弹劾汪直的大学士管辂，也被罢免。自此以后，朝中无人敢与汪直争锋。

汪直排斥了异己，就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王越与陈钺就是代表。

王越是一个卑鄙小人，他看准了汪直与项忠势不两立，就投机钻营，大肆污蔑项忠，每次与汪直谈起项忠，都作咬牙切齿之状，在诬陷项忠的过程中，王越也大立其功，因而在项忠被削职为民以后，王越竟因汪直的推荐而被提升为兵部尚书。

成化十五年（1479 年），汪直受命巡边，边防官吏畏之如虎，莫不执礼甚恭，甚至站在路边等候迎接。但镇守辽东的兵部侍郎马文升对汪直的作为感到不满，独表示愤慨，汪直就与陈钺合谋，把陈钺扰边的罪责一古脑儿转嫁到马文升身上。原来，陈钺滥杀边民冒功，激起民变，马文升前往剿抚，才得平定。由于汪直的奸诈，结果马文升被贬谪边。陈钺细心揣摸汪直的心意，觉得汪直没有战功，应当为他创造一个立边功的机会，于是，就假报边警。宪宗让朱宁统兵，汪直做监军，到边

境转了一圈，就“凯旋”了。这次出征的结果有两条，一是杀了许多无辜边民，抢了许多财物；二是朱永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史，汪直加了俸禄。

王越见陈钺由一个戴罪之身轻而易举地升官发财，不禁眼红起来，也依样画葫芦，假称边关有警。宪宗也不问明原委，只管稀里糊涂地发命令，再次让朱永领兵，王越辅助，汪直监军。“凯旋”之后，各有升赏，王越如愿以偿，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和陈钺成了汪直的心腹爪牙，时人把他俩比作两把“钺”（古代的一种斧子），莫不畏惧。

后来宪宗对汪直也有忌惮。恰在此时，御史徐镛又上表弹劾汪直说：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为表里，肆意罗织文告，擅自作威作福，以至兵连西北，祸结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逐渐羽翼丰满，令人心寒。希望陛下能明正典刑，以此作为恃权胡行的奸党一鉴戒！

可谓墙倒众人推，汪直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把汪直的一些不法隐情全都报告了宪宗，宪宗终于决定处置西厂。宪宗先撤了西厂，驱逐了汪直的心腹死党王越、戴缙等人，因韦瑛和陈钺此前已犯罪被杀，没有追究。但宪宗并未彻底惩处汪直，仅是把他免官放逐，使其得保残生。

西厂虽撤，汪直等虽被逐，但东厂还在，锦衣卫还在，明朝的特务统治依然如故地进行着。

汪直所以能够两度得势，除了他巧于奉迎、皇上喜欢近臣等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汪直善于纠缠，不管是谁，只要得罪了他，他会不厌其烦的收罗你的罪证，而后大肆告密。汪直不仅告一般吏民的密，对大官乃至锦衣卫、东厂，他都大告其密，不整倒你誓不罢休。而当大臣们参劾他的时候，他也能不怕麻烦，与你纠缠到底，所以能够倒而复出，东山再起。

〔第六篇〕

厚黑害人术：休管他人死活

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碍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问，世间很多人，用厚黑以图谋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我说这即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与他相敌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图谋公利而不懂厚黑技术的人，一种是图谋私利而厚黑技术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胜。

——李宗吾厚黑害人智语

小人决不会有怜悯之心，他认为那是妇人之仁，小人也绝不会冲锋陷阵，他认为那是匹夫之勇。小人手狠，见不得美好。小人害人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这就是小人的智慧了。小人宁愿所有人恨他，不愿任何人幸福。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一：谗毁诬陷

——谗诬者不仅仅以搬倒对手，从政治上清除他为目的，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彻底从生命上了结对手，必欲置之于死地，甚至株连九族，斩草除根。

谗诬者不仅仅要搬倒对手，从政治上清除他为目的，还要一不做、二不休，彻底从生命上了结对手，必欲置之于死地，甚至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所以在谗诬对手时，强加的罪名不厌其大，不厌其重，也不厌其恶，总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来激怒上司，从而借刀杀人，谗之必毁，诬之必陷。

◎ 外围着手，层层剥皮

谗毁诬陷之奸术，本质上是一种“借刀杀人”的阴谋。谗诬的小人必须借助上司的力量才能搬倒对手。一般来说，他本人是不会直接出面与对手进行面对面的正面交锋，面且往往还作出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姿态，使对手放松警惕，“引狼入室”。这种狐假虎威、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杀熟”行为，更能使阴谋诡计行之有效，体现出其致命性。

谗毁诬陷奸术的险恶性，还表现在其手段的阴险、凶恶。在对手不自觉、无形之中为谗诬者所害，不留任何把柄，让你即使知道了也是无话可说；在很多时候还是兴高采烈地对他感激不尽，认奸为友。

唐朝大奸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在权力欲驱动下，经过了勾结、交恶和争夺几个阶段。杨国忠刚人朝时，羽翼未丰，不得不在李林甫幕下充当打手，制造了“韦坚狱案”和“杨慎矜狱案”。事后，李林甫曾拍其背说：“合作得很愉快!”

可时间不长，杨国忠随着地位的上升、他的权力欲不断膨胀，不甘心再寄人篱下，要做人上人，开始凯觎李林甫手中的相权了。

就李林甫来说，当初拉拔杨国忠，意在打倒太子，保护自己，他看中杨国忠有靠山，但误认为他没有什么能耐，只能充当打手而已。通过杨国忠对一系列冤案的处理，他觉得原来的看法错了，这个人不简单，尤其在施展阴谋诡计方面，其狠毒绝不亚于自己。

“他也挺会琢磨人。”李林甫这样说。他喜欢把玩弄或施展阴谋称作“琢磨”。根据长期官场斗争经验，他意识到杨国忠的危险，特别是杨国忠现正步步高升，威权日重，已经成为自己的直接威胁，没办法，还得伺机铲除他。

杨国忠初时党附李林甫，只是想把他一块作为向上爬的垫

脚石。现在自己羽毛渐丰，李林甫的存在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已成为自己向上爬、进一步扩大权力的障碍。

杨国忠对李林甫主动攻击，李林甫穷于招架。一些见风使舵的“能手”纷纷观测风向，寻找避风港。党附李林甫多年的原京兆府法曹吉温，这时已改投杨国忠门下，并积极献策，奏请国忠兼兵部侍郎一职。

杨国忠打击李林甫所采取的手法是，剪其羽翼，断其膀臂。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在杨国忠、吉温的策划弹劾下，李林甫的亲信、京兆尹萧灵坐赃左迁汝阴太守。第二年四月，李林甫的另一亲信、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又被贬流潮阳。同年十月，杨国忠替武则天的幸臣张易之鸣冤叫屈，玄宗言听计从，恢复了张易之的爵位。由此看出，杨国忠说话的份量和他在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李林甫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腹王鉷。

这个王鉷在韦坚等人的冤狱中，受李林甫指使，与杨国忠一起出谋划策，是杨国忠的重要合谋者。他因日受恩宠，渐至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领二十余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权势不在杨国忠之下，所以特别为杨国忠所嫉恨。恰在此时，王鉷的弟弟、户部郎中王铎与已故鸿胪少卿邢璹之子邢縡于密谋作乱，准备胁迫右龙武军万骑，烧毁诸城门，捕杀李林甫、杨国忠等，但未及举事而败露。杨国忠借此大作文章。因此事关系重大，一向不大过问政事的玄宗，这时也临朝召见身任京兆尹的王鉷，要他追捕作乱者。王鉷因事牵连弟弟王铎，有意拖延时间，先暗中通知其弟避去，然后发兵围捕邢縡，自己则与杨国忠随后才赶到邢縡家。

邢縡率部属抵抗，其中有人相告说：“不要与大夫（指王鉷）相斗，不要伤及大夫部下。”这话被杨国忠的亲信听到，报告杨国忠。杨国忠如获至宝。接着宦官高力士又率四百兵车前来助讨，邢縡为乱兵所杀，余党尽擒。叛乱平息后，杨国忠赶忙去见玄宗，以邢縡党徒临阵对话，告王鉷参与谋乱。玄宗

以王锷受朝廷重用，不太相信杨国忠的话。这时李林甫也亲自出马，在玄宗面前替王洪辩护。玄宗密令杨国忠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王锷。杨国忠本来就想借故铲除王锷，所以他并没把玄宗的意思转达给王锷。王锷在未知帝意的情况下，竟然说："弟为先人所爱，义不欲舍而谋存。"

玄宗闻王锷竟表示与王锷共存亡，非常生气，这时又加上趋附杨国忠的左相陈希烈，力主应以大逆之罪严惩，所以事态的发展对王锷非常不利。待王锷修表上奏时，已递不上去了，因为玄宗已下令陈希烈和杨国忠收监王锷。王锷忙带表求救于李林甫，李林甫已知情势不可挽回，无可奈何地说："事情已经晚了。"

经审问，王锷否认王锷参与谋乱。但王锷自己谋反罪成立，被乱杖打死；王锷虽无谋乱证据，终因杨国忠、陈希烈从中活动，亦以连坐而赐死，诸子被杀，家属流配远方，财产籍没。

杨国忠搞掉了王锷，还接管了王锷的御史大夫、京兆尹等职。就事情本身而言，邢缔谋乱事应已了结，但杨国忠的目的是搞掉李林甫，故仍抓住此事不放。表面上是继续追查邢缔之案，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李林甫。他利用审讯与王锷兄弟有牵连的人，命他们供出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关系。

原来，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时，其下属，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突厥人）在征讨契丹时叛走漠北，李林甫被迫引咎辞去节度使职。此事与邢缔、王锷兄弟毫无关系，杨国忠借题发挥，穷追不舍审讯逼供许多人，李林甫过去的丑事被揭个底朝上。杨国忠不断把情况上奏玄宗，由此玄宗开始厌恶和疏远李林甫了。

李林甫目睹自己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地被搞掉，而且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怎肯坐以待毙，决心伺机反扑。正好在这时，南诏主阁罗凤因不堪唐朝边将欺凌，举兵拒唐。杨国忠所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与之交战，遭致大败，损失惨重。为扭转局势，玄宗命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不久，阁罗凤臣服吐蕃，与唐朝冲突加剧，威胁边境安宁。李林甫马上抓住此事攻击和指责杨国忠无能。杨国忠不得不故作姿态，要亲自赴滇处

理，以便向玄宗表明自己对边境事态的关切，并堵住李林甫的嘴。李林甫感到这正是铲除杨国忠的绝好机会，因而急忙奏请皇上准许杨国忠赴滇。

杨国忠本来只是作作姿态，没料到弄假成真，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临行，杨国忠向玄宗哭诉，说李林甫这是借机打击排斥自己。杨贵妃也出面帮他说情。玄宗竟然轻信，安慰杨国忠说："处理完军务就立即回来，我在这儿扳指头等你"。过了数月，玄宗果然召回了杨国忠。

杨国忠一回朝，李林甫便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像斗败的公鸡，只有被宰杀的份了。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一下子病倒在床。杨国忠闻知，马上到李林甫家探视，实际上是察看虚实。他见李林甫卧床不起，病的不轻，不由得喜上眉梢。李林甫自知斗不过杨国忠，且米日无多，不禁流下眼泪，说："林甫将死，公必继为宰相，以后多辛苦啦?"杨国忠听李林甫这个老狐狸说出这话，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怕中他的奸计，所以心情非常紧张，急得满头大汗，半天不敢答话。不久，李林甫死去。杨国忠代之为右相，兼吏部尚书。

杨国忠去了心头大患，夺取执政大权的目的达到了。可他对李林甫还是耿耿于怀，恨不得鞭尸解恨。仍然翻出旧账，硬说李林甫与阿布思曾勾结谋反。杨国忠专找那些曾受过李林甫迫害的人出来作证。结果，李林甫罪名成立，人虽已死，仍被追夺官爵，废为庶人，诸子贬谪岭南，让李林甫死后也不得安宁。

◎ 骊姬栽赃置毒，诬告申生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栽赃诬告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用来铲除对手，偶而也会有不错的效果。不过，栽赃诬告的时候，必须注意拿捏分寸，不可适得其反。什么样的分寸才算恰到好处？当你所栽之赃，所诬之告，能让人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让对方百口莫辩，甚至越描越黑，那就是了。

春秋时期，晋献公出兵攻打骊戎，灭了骊戎之君，俘获他

的女儿骊姬带回国内。

骊姬很有姿色，献公想娶她为夫人。那时人迷信，遇事都要占卜。卜人用龟甲占卜不吉，用蓍草占卜吉，结果截然不同。献公先有成竹在胸，就说："还是信蓍草的，"可卜人坚持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献公那里能听得进去。于是，便正式立骊姬为夫人。你别说，骊姬还真争气，不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叫奚齐。随嫁过来的妹妹不甘落后，也生了个儿于叫卓子。姐俩都有上乘表演，献公爱她们爱得没法，大夫史苏却慧眼独具，预见到一场争夺太子的大战已势不可免，告诫诸大夫说："你们要加倍小心，这是祸乱之源哪！"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为史苏所言中。

那时候的规矩是"于以母贵，母以子贵。"只有把儿子扶上太子的宝座，自己当上第一夫人，才能取得荣耀而尊贵的身份。为达此目的，骊姬绞尽脑汁，施展一系列阴谋诡计，把晋国搅个稀巴烂。

骊姬毕竟是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她先找贴心人优施商量办法。

优施是献公的戏子。因经常在宫中鬼混，便与骊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两个人就弄到一块去了。有一天，骊姬问优施，说："我想废嫡立庶，怎奈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不好对付，如何是好？"优施献计说："太子申生是夺权的最大障碍，先拿他开刀，想法把他搞臭，再把重耳、夷吾支走，离国都远远的，这不就结了。"

接下来是计划的具体实施。

优施教骊姬在深更半夜睡得正热乎的时候，假装抹眼泪，向献公吹枕边风。先给申生戴高帽，说他如何贤明能干，如何宽厚爱民；然后话锋一转，来个绵里藏针，软中带硬，透露出申生将要威胁君位的消息；再不行就以哀动人，宁可让献公杀了自己，以保住国家的和平与安定。这一招还真灵。献公哪里架住骊姬娇滴滴让人心碎的哭诉，早被一顿迷魂汤灌得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赶忙安慰骊姬说："夫人不必为此忧虑，我会想

办法解决的。”

下一步，骊姬送厚礼贿赂献公两个宠爱的大夫梁五和东关五，人称“二五”的，让他俩在献公面前说曲沃是先君的宗庙所在，蒲与屈是与戎狄接壤的边境重地如何如何重要，应该派得力的人去镇守。经二五一顿胡诌乱侃，说得献公君心大悦，言听计从。于是，派太子申生去驻守曲沃，公子重耳驻守蒲城，公子夷吾驻守屈城，把三个人全打发走了，而且三个人分成三下，分散其力量。而献公与骊姬的儿子奚齐住在国都绛。晋国人由此知道，申生太子的地位保不住了。

太子申生，其母是齐桓公的女儿，叫齐姜，早年死去。重耳的母亲，是狄人狐氏的女儿。夷吾的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献公共有八个儿子，其中太子申生、重耳、夷吾都很有能耐。自从献公娶了骊姬后，听信谗言，就疏远了三公子。

骊姬又唆使献公，让申生率军攻打戎狄，以便伺机抓住把柄，置太子申生于死地，但均未能得逞。这回，骊姬下毒手了。骊姬打着献公的幌子命令申生说：“国君夜里梦见先夫人齐姜，叫太子速去曲沃的齐姜庙上祭祀”。申生是个孝子，听说此事，二话没说，立即去曲沃祭奠亡母齐姜，回来后将祭肉献公，让父亲分享。这时正赶上献公外出打猎去了，人不在，申生只好将祭肉暂放在宫中。骊姬趁没有人往祭肉里下毒。过了两天，献公打猎归来，宰人把祭肉献给献公，献公拿起来就要吃。骊姬从旁劝止，说：“祭肉是从远道来的，说不定变质了，先试试再吃。”于是，献公用它来祭地，地皮马上鼓起包来；拿它给狗吃，狗立刻口吐白沫，倒地而死；给身边的小臣吃，小臣也马上蹬腿完了。骊姬见状，顿时哭天摸泪地嚎叫道：“太子何其毒也！他父亲他都想杀了取而代之，别的人更不在话下啦。而且国君已垂垂老矣，一个行将入墓之人，这么几天都等不了，而毒死自己的亲生父亲抢班夺权，太有点那个了！”转而对献公说：“太子所以要毒死国君，不过是因为妾和奚齐的缘故。妾情愿我们娘俩个躲避到他国去，若早自杀的话，我们母子也不致于落到太子手里任人宰割。想当初国君打

算废掉太子，妾犹怜悯他；不曾想到今天，只能自个儿恨自个儿啦。”太子一听事情闹大了，异常恐惧，就逃跑到新城去了。献公闻知大怒，没处发泄，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这时，有人给太子出主意说：“毒药分明是骊姬下的，太子为何不自己申辩明白，背这个黑锅呢?”太子无可奈何地说：“我君父年事已高，一天也离不开骊姬。没有骊姬在侧，他觉睡不甜，饭吃不香。如果我立即去为自己辩解，君父会火冒三丈的。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还有人献计说：“可以逃到外国去呀，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太子说：“我身被弑君恶名逃走，有谁会接纳我呢? 我只有自杀这条路了。”不久后的某一天，申生在新城结果了自己的性命。骊姬终于如愿以偿，奚齐被立为太子。

申生自杀后，公子重耳、夷吾来国都朝见父王。这时，有人给骊姬通风报信说：“二公子怨恨骊姬诬陷太子而使之自杀。”骊姬做贼心虚，怕老底被揭穿，内心十分恐慌，便死猪不怕开水烫，反咬一口说：“申生往祭肉里下毒，二公子知道，他们是同谋。”二公子闻知，非常害怕，三十六计走为上，重耳逃往蒲，夷吾逃往屈，加强防备，严阵以待。当初，献公派大夫士芳为二公子修筑蒲、屈二城，但没修成。夷吾把这事报告给献公，献公对士芳大光其火。士芳谢罪道：“边境少有敌寇来犯，筑城有什么用?”退朝后，自己作歌道：“狐狸毛的皮衣乱哄哄，一个国家三个公，弄得我无所适从!”终于把城修完了。申生死后，这两座城还真派上了用场。

献公听说二公子不辞而别，气不打一处来，果然他们与太子有预谋，便发兵攻打蒲城。蒲人之宦者勃鞮得令，敦促重耳快快自杀了事。重耳跳墙逃走，宦者追上斩断重耳的衣袖。重耳死里逃生，跑到了翟。献公还派人讨伐屈城，屈城严加防守，没能攻下。

后来，献公死了。大夫里克、邳郑发动三公子的党羽作乱，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夷吾回国即了君位，骊姬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才宣告平息。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二：设置圈套

——制造陷阱，诱人入套是小人在打击异己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较毒的方法。一旦落入小人设置好的陷阱，钻进圈套，就会被牢牢地套住，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制造陷阱，诱人入套是小人在打击异己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较毒的方法，一旦成功，往往能最大程度地达到目的，而他的异己一旦落入圈套，往往是毁灭性的灾难。制造陷阱的小人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计划，给自己的异己挖好陷阱，设好圈套，之后，小人再想办法将异己引入陷阱之内、圈套之中，这样一来，异己就像凶猛的老虎失去锋利的牙齿一样，对小人没有一点反抗力量，只能任由小人宰割。一旦落入设置好的陷阱，钻进圈套，就会被小人牢牢地套住，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 李林甫巧设陷阱害同僚

小人天生就具备设置陷阱的本事，制造陷阱的小人总是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计划，给自己的异己挖好陷阱，设好圈套，之后，小人再想办法将异己引入陷阱之内、圈套之中，这样一来，异己就像凶猛的老虎失去锋利的牙齿一样，对小人没有一点反抗力量，只能任由小人宰割。一旦落入设置好的陷阱，钻进圈套，就会被小人牢牢地套住，就算他们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

历史上素有“口蜜腹剑”、“笑面奸相”之称的李林甫，是一位嫉贤妒能、仇视美好的小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颇得唐玄宗的宠信，他在朝廷内外飞扬跋扈，肆意妄为，对于朝中文臣武将，他不仅对那些违连自己的人进行凶狠的报复，对那些与自己相安无事却因品德高尚，才能超群而受到皇帝器重的人也不放过，必欲打击毁灭之而后快。李林甫的这种阴暗心理不是没有缘由的。他虽然当上了朝廷的宰相，但他却深知自己并非纯粹凭才能走到这一步的，面对那些德才皆备、器宇轩昂的正义之士，他常常因自己的才能低下而发自内心的自惭形秽。这种卑鄙阴暗心理助长了他巧施阴谋、布设陷阱的“智慧”，使众多贤能饮恨而去；兵部侍郎卢绚便是其中一位。

卢绚修养较高，风度清雅，仪态大方，处世缜密，很受同僚的尊重。他深知李林甫为人，平日里只是敬而远之，既不亲近也不得罪，从不指望进入李林甫的圈子，只求能够相安无事，凭自己的能力做好本职事务，不负天子之所任，百姓之所望。但他哪里知道，像他这样的高洁之士是无法在奸臣当道的污浊官场中生存下去的，不久就有贬谪的命运等待着他。

事情的原委是卢绚本人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这年三月，唐玄宗见春色正好，兴致大增，携皇后妃子登上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正看得入神，猛然发现有一位官员提鞭按辔从楼下穿过，真正是生得仪表堂堂，一举一动都透着儒雅和潇洒。唐玄宗自己生得相貌英俊，因此也特别喜欢仪表雅美的臣僚，这经过的官员让他不禁想起从前被贬出京的爱臣

张九龄，而且觉得比张九龄还要更有风度，想到这里唐玄宗禁不住脱口赞道："真乃伟丈夫也！"

当时，唐玄宗虽被此人的风度才俊所动，但也不过是偶感一时而已，很快就忘记了。哪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幕竟被玄宗身边的一个小太监注意到了。这小太监曾受过李林甫的贿赂，被李专门安插在皇帝身边作耳目，留心着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李报告。于是，这件事很快被李林甫知道了。

经过询问，李林甫知道这位深得皇帝赞美的过路官员正是兵部侍郎卢绚，他的眉头紧皱起来：卢绚此次被圣上看中，今后是否会擢升高位乃至威胁到我呢？想着想着，卢绚那张俊朗儒雅的面孔就在他脑海浮现出来，一种强烈的嫉妒心理使李林甫怒火中烧，咬牙切齿。很快，李林甫就想出了将卢绚逐出京城的办法。

李林甫命人找来卢绚的儿子，告诉他圣上准备让他父亲迁往交州、广州一带为官。卢绚之子一听父亲要被贬至这么边远的地方，心里很是吃惊，不禁面露难色。李林甫见状，就又假意说，念在卢绚平日勤勉的份上，他可以代为周旋，但至多也只能作个无职权的东宫属官。卢绚之子想这总比被迁往边疆做官要好，于是回去跟父亲说了。

卢绚害怕被任命到交州、广州一带边远地区任职，只好听从李林甫的"指点"，上书奏言自己年老，不堪重用。结果被罢免兵部侍郎之职，出任华州刺史。卢约到任不久，李林甫又诬其借口有疾而不理政事。玄宗对他的好印象一下子抹煞了，改授为太子员外詹事。卢绚就是这样让李林甫给玩了。

原中书侍郎严挺之，早年被李林甫排挤出京城。后来，唐玄宗想起他，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儿？此人可用。"李林甫当晚把严挺之的弟严损之召到府中"叙旧"，虚伪地以老朋友自居，说："当授子员外郎。"李林甫又进一步套近乎说："皇上对你哥哥很关心，须作一计，入城而见，当有大用。"并教严损之为其写一状纸，以身不好为名，请入京就医。

严损之不知是计，反倒心怀感激，一切照办。李林甫拿着严损之写的状纸，面奏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患风

疾，急需辞官就医”。玄宗听后，叹息良久，只好令严挺之到东京养病去了。一起被安排去东京“养疾”的还有李林甫憎恨的汴州刺史齐瀚。

李适之和李林甫共同辅政。李林甫总想把他排挤掉，机会终于来了。唐玄宗荒于酒色，穷奢极欲，弄得国库日见空虚，满朝文武都很着急，日夜思谋开源节流之计。最后，皇上也感觉到了财政威胁，下诏让两位宰相想办法。

形势所迫，二人都很着急。但李林甫最关心的却是如何斗倒政敌，独揽大权。看着李适之像热锅上的蚂蚁，李林甫生出一条毒计来。

散朝之后，二人闲扯，李林甫装作无意中说出华山藏金的消息。他看到李适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达到了，便岔开话题说别的。

李适之果然中计，忙不迭回家，洗手磨墨写起奏章来，陈述了一番开采华山金矿、以应国库急用的主张。

唐玄宗见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来商议定夺。李林甫看了奏章，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子：“这个——”玄宗急催：“有话快讲！”李林甫压住了声音装作神秘地说：“华山有金谁不知？

只是这华山是皇家龙脉所在，一旦开矿破了风水，国祚难测，那——”

“噢，”玄宗听罢一激灵，“是这样”。既而点头沉思。那时，风水之说正盛行，认为风水龙脉可泽及子孙，保佑国运。而今听得李适之出了这样的馊主意，玄宗心中当然不高兴。李林甫见有机可乘，忙说：“听人讲，李适之常在背后议论皇上的生活末节，颇有微辞，说不定，这个开矿破风水的主意是他有意——”“别说了！”玄宗心烦意乱，拂袖到后宫去了。李林甫见目的达到，心中暗喜，点着头走了。

自此，玄宗见了李适之就觉得不顺眼，最后，找了个过错，把他革职了。朝廷实权，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

◎ 赵高设套李斯钻

早在秦朝，小人赵高就成功演练过一次下套儿让李斯钻的

小把戏。

赵高、李斯合伙矫诏，逼死秦始皇长子扶苏，立胡亥为帝，而后，赵高又设了一个“圈套”陷害丞相李斯。

赵高依仗二世对他的宠信，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为报私仇，他大开杀戒，干了不少坏事。但又害怕大臣入朝上奏时揭他的老底，因此总是想方设法捂住盖子。

有一天，赵高对二世说：“先帝君临天下日久，故群臣不敢为非作歹，邪说蛊惑。天子之所以尊贵，有威权，是因为群臣只闻其声，不见其面，故自称为‘朕’。何况陛下正当年轻，刚刚即位，不一定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万一在朝廷上措置不当，给大臣留下话柄，这不是昭示神明于天下的好办法。不如深居宫中，同熟悉法律的近臣及侍中，一起处理政务，事情就有了缓冲的余地。这样一来，大臣就不敢上奏没有把握的事，天下的人都会称颂陛下是圣明的君主。”

二世中了赵高的圈套，便不再上朝而见大臣，整日泡在禁中。国家所有的重大事情，都由赵高出面裁定。

赵高风闻李斯对此有烦言，就去找李斯说：“当今，关东盗贼出没，可是皇上却拼命征发百姓摇役，修建阿房宫，聚敛狗马一类无用的东西，供他玩耍取乐。我想去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不一定起作用。这正是你丞相应该做的事．你怎不挺身而出劝谏皇上呢?”

赵高在编筐，让李斯往里钻。李斯傻狗不识臭，真就顺他的道儿来了。

李斯说：“事情确实如此，我早就憋不住想说了。怎奈现在皇上不坐朝廷，深居简出，我想说的话，无法传达上去，想直接见皇上，又找不到机会。”赵高说；“丞相可以进谏，我乘皇上有空的时候告诉你。”

于是，赵高趁二世正饮酒取乐，嫔妃在跟前侍候的时候，让人告诉李斯：“皇上现在没事，可以前来上奏。”李斯信以为真，来到内宫门前要求见皇上，如此者多次。

二世极为扫兴，大怒道：“我平常闲着的时候，丞相不

来。现在我正饮酒取乐，他就凑热闹来找我上奏事情，这不是嫌我年轻而瞧不起我吗?”

赵高趁机烧火说：“若是这样，事情就严重啦！沙丘之谋，丞相曾插过手。如今陛下已立为皇帝，而丞相地位没有提高，他这样做的弦外之音，是想裂土而王，与陛下分庭抗礼啦。如果陛下不问臣，臣是不敢说这些话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就更说明问题。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的太守，楚国的盗贼陈胜等人，都是丞相老家邻县的人，因此之故，楚国盗贼横行，到处抢掠，路过三川郡，太守不肯派兵出击，这不是公然怂恿吗？我还听说，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过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因此没敢报告皇上。况且，丞相身居外朝，他的权力实际比陛下大，这不是大权旁落吗?”

二世认为赵高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了。因此，准备拘捕李斯，又恐怕把握不大，打草惊蛇，便先派人调查三川太守与盗贼陈胜相互勾结的证据。

对赵高在皇上面前打他的报告，李斯已有耳闻。但李斯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要面见皇上。这时二世正在甘泉宫，观赏摔跤比赛。他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罪过说：“臣听说过，大臣怀疑君主，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妻妾怀疑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今有大臣专断朝政，说一不二，无异于陛下，这太不正常了。从前，田常做齐简公的臣，他的爵位与公室相敌，私家财富与公家均等，布惠施德，下得百姓欢心，上得群臣拥护，最终杀死齐简公，取齐而代之。这是天下尽人皆知的事。今日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就像田氏对于齐国一样。陛下不早做打算，臣恐怕他要造反添乱。”

二世听不进去，说：“你说了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赵高原本是个宦官，但他安守本分，不姿意妄为，不因形势危急而变心，洁身自好，一步一个脚印，他忠于朝廷，信守职责，朕确实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呢？何况朕小时候失去先人，无知无识，不知道如何治理百姓，而你又年老体衰，恐怕要不久于人世了。朕不依靠赵君，让我依靠谁呢？而且赵君为人精明强干，对下熟知人情，

对上能合朕意，请君不要疑心重重。”

李斯仍不死心，说：“赵高是个下流坯子，什么都不懂，贪得无厌，利欲熏心，永远不会满足，所以臣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

二世一看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怕李斯杀害赵高，就私下传话给赵高，让他防备着点儿。赵高说：“丞相怕的就是我赵高，赵高一死，丞相就要上演田氏代齐的闹剧了。”

由于二世深居禁中，大臣很少得见龙颜。其时，反抗越来越多，发关中兵前去镇压也制止不住，像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割而复生。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说：“关东盗贼蜂起，朝廷发兵弹压，杀伤甚多，但还是不能平息。盗贼多，是因为戍守、潜运、转作太劳苦，赋税太重的缘故。请暂且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减少四边的戍守、转作。”

二世不以为然，说：“所有贵有天下的人，无不穷奢极欲，尽情享乐，只要君主手握大权，严明法律，下边就不敢胡作非为……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盗贼四起，你们镇压不住，又妄想废弃先帝之所作所为，是对上无以报答先帝，其次不能为朕尽忠竭力，为何还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于是，二世叫人把冯去疾、李斯、冯劫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冯劫知道消息后说：“士可杀，不可辱。”自杀身死。

二世把李斯交赵高审问定罪。赵高责问李斯与儿子李由谋反的罪状，并把李斯的宗族宾客全部抓捕。赵高拷打李斯，鞭笞像雨点般落下，李斯不胜痛楚，屈打成招。李斯原以为不致被处死，他自负能言善辩，劳苦功高，自己确实没有造反的心，找机会上书自述衷曲，方一二世醒悟就能得到赦免。便在狱中上书二世说：“臣作为丞相治理百姓，已三十余年了。在秦国土地还很狭小，地不过千里，兵不过数万时，臣竭尽微薄之材，谨守法令，暗派谋臣，资助以金玉，使他游说诸侯，同时在背地里整军经武，布施教化，提拔斗士，尊重功臣，增加俸禄，故终能威胁韩国，削弱赵国，攻破燕国、赵国，踏平齐国、楚国，最后兼并六国，立秦王为天子。全国平定后，又驱逐北边的胡人、貉人，南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朝的强大。在国内，统一度量衡，改定文字，公布

于天下，树立秦朝的威望。如果这些算是罪过的话，那么臣死几个来回啦。幸好先帝能尽臣之所能，所以才有今天，万望陛下明察！”奏书呈上，落在赵高手中。赵高指使狱吏扔在一边，说：“囚犯无权上书！”压下不报。

赵高暗派宾客十余人冒充为御史、谒者、侍中，再次开庭审判李斯。李斯仍然坚持原诉，赵高则派人再次拷打他。后来二世派人复查李斯的案子，李斯以为与以前一样，说了也没用，只好违心服罪。

二世高兴地说：“没有赵君，差点让丞相把我卖了。”这时，二世所派调查三川太守李由案子的使者回来，知道李由已被楚将项梁击杀，不了了之。

二世二年七月，经过严刑拷打，定李斯为腰斩罪，弃市咸阳。李斯步出监狱，回头看一眼同被五花大绑、共赴刑场的二儿子说：“我想与你再次牵着黄犬，一同走出上蔡（李斯的老家）东门去追赶狡兔，这已是不可能的啦！”于是，父子俩相对而哭，令人心酸。李斯被满门抄斩于咸阳市上。

◎ 武惠妃毒计废太子

开元三年，唐玄宗立次子瑛为太子，太子的母亲为赵丽妃，原来很受玄宗宠爱，所以瑛才能被立为太子，可是后来，赵丽妃受宠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武惠妃开始受宠，并且为玄宗生下了寿王李瑁。唐玄宗对太子瑛的宠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寿王李瑁身上。李瑛对此是敢怒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小心行事，但是，工于心计的武惠妃却不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她要废掉太子瑛，立自己的儿子李瑁为太子，这样，她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武惠妃一直在想着办法，终于有一天，她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一天，武惠妃召见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三人来到后恭立一旁，这时武惠妃语气温和地让三人坐下，关切地问起他们的生活起居来。

过了一会儿，惠妃忽然煞有介事地说：“太子可听说过盗

贼进入宫中的事?”

太子瑛一惊，连说不知，李瑶和李琚也连连摇头。

武惠妃接着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都没听说过？那天圣上看戏时，有盗贼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准备赐给表演者的锦绣衣服，险些惊了大驾，我有一个装蟋蟀的小金笼子，是皇上赐的，前几天也找不见了。”

太子瑛问道：“盗贼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到宫中行窃?”

武惠妃危言耸听地说：“丢几件东西也不算什么，关键是宫中的安全，太子殿下是大唐的未来，二王也身负重任，为了慎重起见，最好要有些防护，若出了意外可就不堪设想了。我虽然不是你们的亲生母亲，可心里时刻挂念着你们啊!”说到这里，她满面忧愁，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

太子瑛并不相信惠妃的话，但他想到自己身为太子，肯定有许多人对此位虎视眈眈，不要说有盗贼，即使没有盗贼，加强防备也是十分必要的。想到这里，他和二王谢过惠妃便回东宫去了。

此后，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果真加强了防范。他们穿上了甲衣，增加了随从，好像在时刻警惕着意外事情的发生。

这一切，早就有人报告给了武惠妃，于是武惠妃向唐玄宗状告太子和二王，说他们披甲入宫，欲有异图。

唐玄宗听说十分震惊，他不相信太子和二王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武惠妃见唐玄宗不信，便说：“陛下如果不信，可派人暗中察看，真伪自明。”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唐玄宗决定派心腹太监暗中跟踪察看，结果自然如惠妃所言。唐玄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后大为震怒，大骂太子和二王，说他们不忠不孝，狼子野心，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下了一道御旨，将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废为庶人。

这道无情的诏书一宣布，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才知自己中了武惠妃的奸计，可是他们对于自己身遭诬陷之事有口难辩，只得又气又恨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三：小忠大奸

小人惯于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一旦手握大权，就原形毕露，立小忠而售大不忠；小事上沽名钓誉，讲求信用，但大事临头却大展阴谋诡计，奸诈无比，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在生活方面把皇帝照顾得好好的，在国事上却施展阴谋诡计，祸害社会。

◎ 生活上对上司体贴入微，事务上对上司百般蒙蔽

小人最精于在小事情上对主子忠心耿耿，一旦手握大权，

就原形毕露。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小人，往往通过在生活方面把皇帝照顾得好好的，进而在国事上施展阴谋诡计，祸害社会。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个仲夏的夜晚，皇宫大内仙乐飘缈、花影绰约，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年轻的英宗皇帝正手把金爵、双眼迷离地观赏着宫女们宛妙的舞姿，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英宗深深地沉醉着。回想起即位之时，年仅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正该满宫里跑着玩，却被众人摆布着，当作偶像供奉起来，还教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尽让他做不喜欢的事，那时觉得当皇上真是一种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宗逐渐体会出当皇上的乐趣了，整天前呼后拥，美人环绕；为所欲为，及时行乐；国事有王振代管，奏折有王振代批，自己一点儿心都不必操，乐得做一个神仙天子。想到此，英宗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王振，这位教自己识字，伴自己长大，替自己分忧解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老太监，是最值得自己信赖的人。英宗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惬意。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声，英宗向王振递了个眼色，王振刚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声音高喊道："有急务须面奏圣上！"英宗顿觉扫兴，命王振出去处理。可是，那个人却擅自闯入，跪倒在英宗面前事奏说："边地告急。蒙古人犯我边境，我军抗敌不利，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请求朝廷速派兵救援。"英宗一听，怒气全消，惊得目瞪口呆。这真如晴天霹雳，脆弱的英宗简直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又把目光投向王振，求援似地看着他。

其实，王振心里比谁都清楚蒙古人为什么入侵。

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人，当时又称作瓦剌人，与北方各族联合，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王振听说蒙古草原出骏马，便指使他的心腹，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制造大量的箭矢，供给蒙古人侵略、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

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入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臣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吏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挤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

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

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亲。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

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宗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入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

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苦，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揪住祸首王振，抡起铁瓜锤，狠命向王振头上砸去，顿时砸得脑浆迸裂，结果了王振罪恶的性命。王振罪有应得，一生害人也为自己所害，但是，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却无法起死回生了。

战场的情况万分危急，英宗在卫士的护卫下几次想冲出重围，都没有成功，英宗绝望之下，索性下马，面南而坐，准备束手就擒。

土木堡之战，明朝五十万精兵烟消云散，从征的一百多名文武朝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皇帝也被蒙古人生擒活捉，这是有明以来的奇耻大辱。造成这一切局面的，就是表小忠售大奸的太监王振。

◎“忠心耿耿”地欺骗上司

这种小人善于揣摩上司的意图，不管上司的决策如何错误，只要与我有利，便积极支持，马上落实，看似对上司忠心耿耿，实质上最后把上司推向灭亡。

唐朝时，对官员的选任有很严格的程序，就是科举得中，还要经过吏部考选。李林甫钻营当上了吏部侍郎，掌握选考官吏的大权。不久，就干出了一件巴结权贵，捞取政治资本，表面装得正直不阿，暗地里作奸诈的事来。

吏部每年考选官吏，放榜公布。一次，在放榜前，玄宗的弟弟宁王，暗地里拿给李林甫一个十人的名单，要他以优等列榜首放官。在选官中走后门，当时也是严禁的。李林甫看到勾结宁王的机会来了。他接过名单，心里高兴，脸上装作为难的

样子，说："王爷一定知道这事不好办，何况一下子开出十个人来！"他心里说："别说十人，二十个人我也给你办。"不等宁王有什么表示，李马上说："王爷把这件事交给我，说明王爷信任我。王爷是皇家，为皇家办事，还能怕担责任？"这一番话，当然让宁王高兴，在他那尊贵的脸上，对李林甫显出抚慰的神色。李林甫又从这种神色中盘算出另一个主意。"王爷，就这样吧！为了维护朝廷的法纪，也压压别人借机行私，请你允许我从这十人中任挑出一人，当众驳回，留到下次列为榜首，举荐个好任所。"李林甫在这般说时，把内心的奸诈全隐起来，表现出的是一副忠诚、恭顺、干练的模样。宁王心里自然高兴了，真把李林甫看成是忠心为朝廷办事，又能干的人，便大加赞赏。

出榜那天，李林甫当众说："某人托宁王说情，这是败坏朝廷选官，不能容忍！此人不能选。"话一落音，人人吐舌，相互传说："李吏部，连宁王情面都敢驳回，真是正直清明。"更有人说："他这官当得真硬，一定深受皇上宠幸，不然，能有这胆子？"这事传到玄宗耳中，龙颜大悦，心里说："朝中有这样的大臣，一定要重用。"李林甫这种以小忠掩盖大奸的伎俩，既徇情枉法，又能隐奸伪忠；既镇服了朝野，又讨得了宁王和玄宗的欢心。

另一个小忠大奸的典型是宋朝奸臣汪伯颜。

汪伯颜，字廷俊，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进士出身。因向朝廷献河北边防十策，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某一年的十一月，金国因垂涎河北三镇的土地，向宋廷提出以康王赵构为人质进行议和。十九岁的康王赵构奉旨离京北行，一行人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磁州守臣宗泽。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面无信，诡计多端，只怕康王到了金国，金人又生出什么新的伎俩，造成不测。因此竭力劝止康王继续北行，请他暂留磁州。当时金人充斥四野，每日都有数百名甲兵

来到城下，康王所在也常能看见金人的踪迹，赵构因此对出使金国心存畏惧。这时汪伯彦也送来帛书，请康王回到相州，并亲率部众一路风尘仆仆远道相迎。赵构十分感动，当场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荐公为京兆。"这一句话便奠定了汪伯颜日后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搔扰更加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向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不愿向北挺进。汪伯颜窥破了赵构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严格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是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于是对康王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

这样宗泽便离开了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为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赵构闻听一时哭得涕泣滂沱。

建炎元年（公元 1127 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

〔第六篇〕

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百姓和许多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孚于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他和黄潜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公元 1125 年），金兵败盟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他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他们先指使党羽陷害张所，又诬告傅亮不立刻渡河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看出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向高宗申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臣向陛下建议的。张所、傅亮也是臣所举荐。而汪伯彦、黄潜善凭空诬陷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臣。臣常以靖康年间大臣失和、朝无定策，以至国败家亡为鉴，遇事先与汪伯彦、黄潜善先议而后决。二人反与臣相逆，臣举足无地，肯请致仕归

田。”高宗向来耳软心活，听了李纲的话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与汪伯颜等二人商议。汪伯彦与黄潜善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终于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汪黄二人独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汪伯彦的一个眼中钉，他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帮的大计。汪伯彦唯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赶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至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汪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

建炎九年（公元 1139 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朕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像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毁溃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四：色仁行违

小人一般表面上和蔼可亲，仁爱义气，实际上男盗女娼，惯搞小动作，使绊子，构害别人，貌厉而内荏，色仁而行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 袁世凯大耍两面派

1898 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可以用皇上的诏书来激发袁世凯的义愤促使他站到帝党一边来，以解燃眉之急。为解处于倒悬之命运，谭嗣同决定亲自去见袁世凯。

在北京法华寺的一间寓所里，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谭嗣同言辞急切，频频发问，似乎想通过应对的言辞尽快地把对方的心挖出来痛痛快快地看个透。而袁世凯则像早已揣摸到谭嗣同所想要的东西似的，顺着对方的意从容应对，契合得连一

点破绽也看不出。

谭嗣同问："你认为皇上是个怎样的人？"

袁世凯答："是旷代少有的好君主。"

谭嗣同问："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答："有所闻。"

见袁世凯的态度还挺忠实的，谭嗣同于是随即拿出皇上的密诏向袁世凯说："今日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有您了，您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吧。"为了进一步考察对方，谭嗣同又用手抚着颈作杀头状说："如果你不想救，那么就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把我杀了，这样你也可以获得富贵。"

袁世凯正色厉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所共同侍奉的主人，你和我都受过皇上不同一般的恩待，救护之责，不只是你，如果有什么要指教的话，我愿恭心听从。"

谭嗣同说："荣禄企图在天津阅兵的时候，依靠您、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逼皇上退位。聂、董毫不足道，天下勇猛健武的只有您。如果事变发生，希望您以一军对付聂、董的两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朝廷，指挥若定，成就世代少有的功业。"

袁世凯答："皇上阅兵时如疾驰入我军营中，传杀奸贼的号令，那么我们一定跟从你们，竭死力以补救。"

谭嗣同问："荣禄待您很厚，您将怎样对付他呢？"

袁世凯笑而不答。

谭嗣同又用激将法说："荣禄本来就具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能，是绝世之雄，你要对付他恐怕也不容易吧。"

袁世凯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里，那么杀荣禄就像条狗一样容易。"

见面初步交谈后，谭嗣同见袁世凯表示一定要杀荣禄，誓死保护皇上，忠于皇上，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紧张焦虑的心情稍稍地松弛了下来，一线希望由然而生。谈话一改原先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转以一种亲切的语气与袁世凯商量具体行动计

划。最后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弹药、枪枝都在荣禄手里，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情紧急，决策既已下定，我得赶紧回军营，更选将官，设法贮备弹药，以保证事情的成功。"

谭嗣同听后觉得在理，也连忙告辞，满怀喜悦地回去报信。可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充满杀气的魔鬼正在把魔爪向他们伸来。袁世凯刚才与他的谈话完全是在演戏，他与维新派根本上就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他以前参加维新活动，纯粹是进行政治投机，为以后人生仕途增加一条进退之路。

试想，如果维新派得势，凭他参加维新活动这一点，说什么他也不会吃亏的。如果维新派失败，那更不会损他一根毫毛。因为他暗里明里与荣禄、奕劻、李鸿章等来往密切，凭这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抽出身来，甚或来一个反戈一击，立功进身就更容易了。

因此，平时袁世凯与这两派总是保持着亲近的关系，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人。光绪为了笼络他以为日后所用，在9月16日早晨把他召进宫见面，完了还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虽然高兴，但又害怕会引起顽固派的怀疑和愤恨。下午，他就急匆匆地去拜访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和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荣禄，小心翼翼地说自己"无功受赏，万不克称"，要上疏辞去侍郎职务。王文韶安慰地说这是皇上的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至此，他的心才安定下来。17日早晨，他到颐和园向光绪谢恩，光绪又召见了他。可是，他前脚刚出来，后脚马上就又迈进了反对变法的奕劻的门槛，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并拜访了李鸿章。

经过三天的走访和观察，袁世凯终于探清了光绪不过是个傀儡，徒有虚名，没有一点实力，他所推行的变法必败无疑；而顽固派则拥有实权、兵力，并且坚决反对变法，打击维新派易如反掌。再说他自己也明白，自己手下只有七千兵力，而荣禄则掌握董、聂各军数万人，淮、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

兵，就算自己站在维新派一边，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杀荣禄谈何容易呵。经过这番考虑，他已经死心塌地地倒向了顽固派一边。但他很诡秘，不作声张，而是继续与维新派周旋，以便探到维新派更多的秘密，然后加以出卖，取得顽固派的信任，为以后升迁捞到好处。此时的袁世凯与两派保持的就再也不是对等的关系了。

而谭嗣同当然不知道了，此次来访却把维新派的真实意图及其处境全都和盘向他托出，这无异于向他提供机密情报。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命运不是平安了而是更危急了，只是这一切都被温情脉脉地掩盖了起来。

送走谭嗣同时，袁世凯非常的客气和友好，再三表示同心协力，共救圣主。

到了傍晚，袁世凯就匆匆地赶回天津，直奔荣禄总督衙门告密，并造谣说维新派要把慈禧囚禁起来。荣禄听了不禁一惊，顾不了多说什么，连夜就将危急情形告知在京的慈禧。慈禧得知后，又气又恨，内心中早存的对光绪的不满急速升腾。于21日早晨，发动宫廷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于南海之瀛台。瀛台四面环水，仅有一桥相通，派去的太监都是李莲英的爪牙，光绪不仅失去了一切自由，面且也被与外界完全隔绝了消息往来。25日，慈禧又宣布光绪有病，阴谋加以废除，另立皇帝。后来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虽曾图谋救出，但没有成功。

24日慈禧又下令搜捕维新人士，京城一片恐怖。谭嗣同在救光绪失败后，日本人曾劝他逃跑，但他坚决不听，反而慷慨陈辞："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维新派代表人物，除康有为、梁启超逃脱外，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全都被捕，并于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临刑前谭嗣同还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何等的悲壮。他们以自己的

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深沉而又悲壮的历史挽歌。他们死得壮烈又死得悲哀。悲哀的是他们直至宫廷政变之后，才看出袁世凯的真面目。

与此成对照的是，袁世凯官运亨通。慈禧令将他所属的新军扩充为武卫中军，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升为工部右侍郎。

可接着不久，社会上就流行着这么一首新歌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袁世凯听了不知有何感想。

变脸的小人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顺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

◎ 安禄山明“装孙子”暗反叛

唐玄宗宠臣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由于英勇善战，逐渐做到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逐渐取得了玄宗的信任。表面上对唐玄宗非常忠诚，实际上却野心勃勃，心怀觊觎，以图一逞。

为稳固和取得唐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安禄山心甘情愿地认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妈。

杨贵妃，真名杨玉环，本是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开元二十三年册为武惠妃子寿王妃。玉环天姿国色，而且聪明伶俐，精心侍奉寿王，深得寿王宠爱。可是两年后，忽然一阵无情棒，打散了这对恩爱的鸳鸯。开元二十五年，玄宗最心爱的武

惠妃突然病逝，玄宗成天沉浸在悲痛和思念之中，而后宫数千，无一当意。这时有人向朝廷举荐寿王妃杨玉环，说她是绝世无双的美人。

玄宗假召寿王夫妇，见杨玉环的确美貌压群芳，顿时神情兴奋，一见痴情。玄宗先让杨玉环自己提出“乞为女官”，脱离寿王，居进太真宫，名号太真。玄宗常幸太真宫。

杨太真肌态丰艳，又通晓音律，善歌舞，常为玄宗献艺，迎合玄宗意愿，不过一年，受宠胜过惠妃。开始还没有正式封号，宫中称呼她“娘子”，但享受皇后待遇。次年八月，正式册封她为贵妃，并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以其叔父杨玄圭为光禄卿，从兄杨铦为殿中少监，杨锜为驸马都督。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分别进封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当时民间歌谣说：“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媚。”杨贵妃一人给杨家全家男女老少带来莫大的荣耀！

好色的安禄山不仅急切想目睹贵妃的丰姿秀色，更想攀附这位能使玄宗着迷的杨贵妃。天宝六年他以新任御史大夫的身份进京谢恩，特意给贵妃娘娘准备了麝香、宝石、人参等当地名贵特产。其中还有一对能“说”会“唱”的玉白鹦鹉鸟，把它们放在金丝缕的笼子里，他企望这对爱物能被贵妃喜欢，也给自己带来艳福。

杨贵妃收到礼品和鹦鹉鸟，果然十分高兴。尤其是这对雪白的鹦鹉，学人言，知人意，非常讨人喜欢。贵妃通过高力士想正式见见这位献鸟的御史大夫安禄山。安禄山先到御花苑迎候，突然听到幽禁深处飘来清脆甜美的女儿声音。应声望去，一群天仙般的宫女，簇拥着一乘豪华精美的凤辇，缓缓而来。安禄山在高力士的示意下，趋步上前，扑通跪下：“臣拜见贵妃娘娘，万福。”贵妃说：“安大夫平身。”即令赐坐。安禄山方敢抬头仰望，二人双目对视，安禄山心里颤了一下：人说贵妃美貌举世无双，真是一点不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美人，而且双目含情默默……真让他爱慕得魂不守舍。

话先从鹦鹉谈起。杨贵妃说："这鸟能学人言，解人意，十分活跃，真是难得的一对上好的鸟。而且鸟中羽毛雪白确很稀少。安大夫是怎么得到的呀?"安禄山说："臣去年领兵讨伐契丹、奚人的叛乱，返回营地，忽然发现一对雪白的鸟儿立于营帐，即令手下兵士捕捉，不得伤其一片羽毛。结果鸟儿没有飞，顺顺利利地得到了它们，好像是天赐给贵妃娘娘的爱物。"他百般讨好贵妃，贵妃也颇对他有好感，双方初次相见，好像很投缘份。

正值花枝招展年少青春的杨贵妃，生性爱少年，喜壮士，见眼前这位具有武将风度的安禄山，身体充壮，鼻准丰隆，眉宇透着英锐之气，与年过花甲的玄宗相比……她没敢往这里想下去。

一天，玄宗让人召安禄山来宫侍奉圣驾，贵妃和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也都在场。安禄山趋步上前先冲着杨贵妃："儿臣——臣，安禄山拜见贵妃娘娘!"娘儿，总是连在一起说。称贵妃"娘娘"，安禄山不觉失口带出了"儿臣"。一旁玄宗觉得新鲜，大笑起来，说："无意吐真言。朕就成全你安禄山的心愿。就拜贵妃为娘。"杨家姐妹也在一旁喝彩、助兴。杨贵妃有点不好意思，自己还不足30岁，听说安禄山40多了，这怎么好以母子相称呢。但又一想，既然圣上主张，又是作长辈，也就应允了。安禄山受宠若惊，跪在贵妃面前，说："儿，安禄山祝母妃福体万寿!"三拜。玄宗与贵妃坐在一起，笑着说："禄山，你礼数行差了。欲拜母，须先拜父。"安禄山叩头奏道："儿臣本胡人，遵胡俗，先母后父。"玄宗十分高兴，认这个胡儿作干儿子。并命杨贵妃的两个兄长和三个姐姐与安禄山叙兄弟，年长为姐、为兄，年少为妹、为弟。

安禄山好不得意，因为从今往后他便进入了玄宗最亲信的圈子里，是杨家兄弟姐妹的兄弟，更是贵妃和皇上的干儿子。这该是他第四次为人子了吧。

正月二十日，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贵妃以干爹干娘的身

份，特意为安禄山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此外，玄宗还赐给上等酒馔和自己的衣袍等珍贵物品。杨氏兄弟姐妹也各自给这位新结拜的兄弟送了一份礼物，祝贺他的诞辰。第三天，安禄山进宫谢恩。先去宜春院给干爹玄宗谢恩。玄宗问："禄儿，生日过得高兴吧？"安禄山说："儿臣现四十有几，这次过生日令儿臣终生难忘。儿臣要殚心竭虑，不惜肝脑涂地来报答。"之后，便去叩见干娘杨贵妃。

安禄山来到贵妃宫中，见贵妃正在微酣半醉之中，便上前跪拜，说："孩儿禄山谢母妃娘娘大恩。"杨贵妃只听得"孩儿"、"母妃"的称呼，再看了看这位大腹便便、身材粗壮的北方汉子跪拜的窘态，实在忍不住笑，便有意戏弄他一番，说："禄儿，人家养了孩子，按规矩三朝就得洗儿。今日正好是你出生后的第三天，娘娘我今天要按规矩补行洗儿礼。"她乘着酒兴，唤来内监和宫女，令他们将安禄山的外衣脱下，象征性地往他身上浇洒几点水，然后用贵妃的锦绣床单作大襁褓，将安禄山全身包裹住，放在彩车上。贵妃和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戏弄安禄山："禄儿，乖乖，禄儿，乖乖。"安禄山也装孩儿哭，逗得后宫一片喧笑声。玄宗听到热闹声，不甘寂寞，也来到贵妃宫中凑热闹，并学着他三位姨姐，拍了拍车上的三朝"婴儿"。安禄山睁眼一看是玄宗皇帝，吓得做了一个怪相。

玄宗、贵妃、三位夫人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个捧腹大笑。玄宗当即赐给贵妃洗儿金银钱，并再次给了安禄山珍贵的纪念品。这场戏直闹到深夜，贵妃与玄宗兴致用尽方止。

从此，安禄山的声名在后宫流传。这为他出入宫禁创造了条件。他常常假借玄宗和贵妃之命，涉足后宫。安禄山与杨贵妃表面上以母子相称，贵妃口口声声"禄儿"，安禄山将"母妃娘娘"挂在嘴边，实际上彼此早已眉来眼去，非同寻常。安禄山有时陪贵妃同桌欢饮，你来我往，亲亲热热，难舍难

离。有时相聚到深夜，贵妃安排让安禄山在宫中宿寝，这是破先例的。不久，宫中便有人议论他们的关系。

但玄宗感到自从安禄山常来后宫，沉闷的宫闱比往常活跃多了，三位姨姐更显得精神，贵妃也笑得更美更甜了，自己倒感到乐在其中，根本没有去想贵妃与安禄山之间有什么离格之事。

其实，让安禄山出入宫禁，是玄宗的旨意。

玄宗视安禄山为支撑国家的台柱，惟恐他被人用毒酒、毒食毒死，每次上朝总是提醒他。后来干脆不让他到外面去酒食，特许他在宫中用餐。自然，杨贵妃的种种桃色传闻最引人视听。玄宗不会不有所耳闻，有时也产生丝丝怀疑。但高力士等一班掌管内宫的宦官，总是给玄宗皇帝灌迷魂药，极力否认流言，担保决无此类事情；玄宗从内心也不希望自己最亲信的人会干出对己不忠的事。因此，经高力士一番化解，不仅心中的疑云消释一净，而且更加亲信他了。

安禄山在范阳积极扩充势力，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或俘虏的兄弟民族战士进行抚慰，使其愿为之效死力。安禄山又挑选精锐 8000 人，作为其军队的主力。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他为了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 500 人，中郎将 2000 余人。第二年，又以胡将 32 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其军队的将领基本上都是“胡”人了。他还积屯粮草，养战马数万匹，所统领的军队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的军队。

唐玄宗和杨国忠等沉溺在荒淫的酒色之中，歌舞升乎，毫无应变的准备。玄宗在腐朽的生活里到了迷不知返的程度。当时也有人提醒过玄宗，张九龄曾说，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雏。安禄山犯了法，玄宗包庇他。张九龄反对，指出安禄山此人狼子野心，不杀必生后患，玄宗不听，反而提拔他，使他羽毛渐丰。玄宗的儿子李享也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仍不信，被迷惑到如此地步。

第六篇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6 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中原武备久弛，精兵猛将都放在东北、西北各镇。叛军兵锋所至，中原郡县毫无准备，大都望风而逃。安禄山率兵 15 万，尘灰蔽天，鼓噪震地。一路上几乎没有人敢抵抗。十二月初，叛军已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还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讯以后，满朝文武无不惊慌失措。唐玄宗指挥失误，叛军威逼潼关。唐玄宗只得委任了京城留守官吏，宣示御驾亲征，同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官中近侍及朝中几个大臣，由禁军护从，悄然向西南而去，欲逃往蜀郡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将士鼓噪，要消灭祸国殃民的杨家豪门。杨国忠被将士杀死。将士又要求杀贵妃以息天下怨，可怜“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竟被缢杀于逃亡途中。十几天之后，长安陷落。皇太子李亨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是为唐肃宗。

◎ 危险的亲信

先秦时代，宋平公十分宠爱妃子弃，和她生下公子佐。公子佐长得十分难看，让人一看就产生反感，但其心地却异常善良，性情十分温和。相形之下，宋平公的太子痤虽然生得英俊，但心地却很凶狠，对待臣下态度比较粗暴。正因为兄弟之间性格的这种反差，使得朝中大臣都比较喜欢公子佐，而讨厌太子痤，这其中也包括左师、向戌等一些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朝臣对于太子痤的厌恶情绪很快被寺人（即当时的太监）伊戾察觉。伊戾是太子的内师，很受太子信任，但一方面太子虽然信任他，对他的态度却也时常粗暴，另一方而伊戾也很想创造机会谋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内心里逐渐滋长起废除太子的

念头。他希望利用向戌等大臣对于太子痤的厌恶情绪，设下陷阱废掉痤，改立公子佐为太子，这样事成之后他就是理所当然的有功之臣。

于是，伊戾和向戌等人暗中透风，彼此心中很快有了默契。

宋平公二十九年秋天，楚国使者到晋国访问，途经宋国。太子痤与这位使者是老朋友，因此向平公请求在郊外设宴招待楚使。平公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时候，寺人伊戾心中已有计策，就提出陪同太子一起前往，宋平公很奇怪，就问伊戾："你不是嫌太子有时对你不尊重吗?"伊戾装出严肃而又忠诚的样子，回答说："小人侍奉君子，受宠爱不敢亲近，受讨厌不敢远离，我侍奉太子哪里敢三心二意呢？陪同前去是我的职责。"这一番话不仅说服了宋平公，而且也让太子痤颇为感动，打消了对他的疑虑。于是伊戾就陪太子痤一同前往郊外。到了相会的地点，太子痤忙着招待宾客，伊戾就暗中让人挖了个坑，在坑内杀了使者，又把事先伪造好的盟书放在使者上面，使人看似盟誓的样子。把这一切都做好之后，伊戾马上驱车疾速返回国都，面对宋平公，诬告太子痤说："报告陛下，我随太子前往设宴地点，竟发现他早已和楚人勾搭成奸，准备犯上作乱，杀君自立。现在，他们已经歃血结盟啦!"平公开始有些不信，就说："他是太子，早晚要做国君的，怎么会杀我自立呢?"伊戾立即添油加醋地说："太子虽然年轻，但他早就想当国君，已经迫不及待啦!"平公于是派人前去查看，回来报告说确有此事，太子已和楚人结盟，此时已烂醉如泥。平公虽然生气，但还是不敢大意，于是又向宠信的大臣向戌等征求意见。向戌和伊戾早已心照不宣，于是不失时机地对国君说："我也确实有所感觉，也听到朝廷中有这样的传言，只是不敢相信，不想竟真是这样。"有了向戌的表态，平公就对伊戾的话信以为真了，一怒之下把太子痤囚禁起来，准备凌迟处死。

太子痤被伊戾诬陷，身陷囹圄，此时又恨又悔，但还存着一点希望，让人请公子佐去向平公求请。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到中午公子佐还不给我回话，那我就必死无疑了！"伊戾听说这件事，知道公子佐性情善良，一定会为太子求情，就赶紧通知向戌。向戌于是把公子佐叫到自己府中，寻找话题说个没完，故意拖住公子佐。中午已过，太子痤见公子佐还没有回音，就以为平公不同意赦免自己，于是悬梁自尽了。公子佐很快被立为太子。

不久，平公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发现了伊戾的真面目，对自己冤杀太子痤的做法十分悔恨。很快，伊戾也落得了个被处死的下场。

像伊戾这样的小人，身为太子的老师，受到太子的信任，而且在平王面前也是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谁会想到这副忠义之相底下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报复心？太子痤纵然凶恶，但他是门户大开，一切都露在外面的，看清楚后再刻意提防着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是伊戾呢？他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本质完全是两回事，直到他最终向太子发难人们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是不乏其例的，特别是有一些人还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知心的朋友、同行的战友，其结果却证明我们把自己的一腔热情和信任全抛给了一个随时准备暗算自己的死敌。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五：阻挠沟通

——皇帝的近臣、内臣、宦官等人，惯用的伎俩就是阻挠沟通。阻挠沟通，可以把皇帝的权力据为己有，可以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可以让皇帝当自己的保护伞。

皇帝的近臣、内臣、宦官等人，惯用的伎俩就是阻挠沟通。阻挠沟通，可以把皇帝的权力据为己有，可以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可以让皇帝当自己的保护伞。此类小人总是想陷害同事与同僚，巴结又倾陷上司；堵塞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渠道，蒙蔽上司，欺压下属。

◎ 让皇上闭目塞听，外事不知

皇帝的近臣、内臣、宦官等人，惯用的伎俩就是阻挠沟

通。阻挠沟通，可以把皇帝的权力据为己有，可以借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可以让皇帝当自己的保护伞。此类小人总是想陷害同事与同僚，巴结又倾陷上司；堵塞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渠道，蒙蔽上司，欺压下属。

唐朝奸相李林甫想胡作非为，他所畏惧的只有玄宗一人。但如果皇上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那他谁也不怕，只手遮天了。这容易办，只要让皇上闭目塞听、杜绝言路，外事不知，其奸何得不成？

他采取了几条杜绝言路的措施。首先是以杀立威。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李林甫召集朝廷所有谏官，恐吓说："明主在上，群臣顺眼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好议论的？你们不都见过立仗马吗？它终天不叫唤，还能得到豆子埋饱肚皮，一叫唤，主人就要赶它走了，即使后来想不叫了，恐也得不到豆子吃了。"李林甫明目张胆封缄群臣之口，企图造成万马齐暗的局面。对李林甫所为，补阙杜琎才不买他的帐，坚持上书言事。李林甫早想杀一儆百，寻找对象，这却来了个自投罗网的人。第二天，林甫就将其黜为下令，群谏臣震栗，此后，谏争之路绝。

李林甫又收附爪牙，广布耳目，培训一批谏官的"谏官"为自己服务，严密监视朝内外各级大小官吏，防止有人仗义直言，揭发他的奸恶行为。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林甫罪二十余条。状来送达，林甫已知，立即讽御史将其逮捕，以为妖言，当场杖杀于堂上，从此，"朝廷之士，皆容身自保，无复直言。"

其次是揽权。所有文武官员都由他任命，自然不听他话的人都被这一关筛选掉了。他消除异己，"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以"蔽塞人主视听"。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李林甫安排牛仙客为兵部侍郎兼侍中，自己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二人一文一武，总文武选事，这样，将文武官员的增补铨选大权都揽在手里了。

再次是唯恐奸情戳穿，改变取士之路。唐代从贞观起，即

有皇帝面试取士，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试对策听选。可是李林甫害怕“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就欺骗玄宗，借口“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语污浊视听”，玄宗听信，便放弃了亲自过问选事的最后一部分“对策”取士的权利。李林甫乃按常规科试，“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要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之。”经李林甫精心安排，貌似严格公正，结果“无一人及第。”李林甫反而向玄宗上表贺“野无遗贤”！巧妙地阻断了对策之路。

李林甫一方面在进谏之路上作文章，另一方面以“养君欲”打皇上的主意。他极力帮助皇上“超脱”，从生活上尽量迎合他的胃口。宫中美女武惠妃死，玄宗皇帝霸占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林甫身为宰相，却缄口无语。杨玉环，天生丽质，倾国倾城，回眸一笑百媚生，从此玄宗不早朝，史书载，自是“玄宗深居燕适，沈盅衽席，主德衰矣”。他晚年“慕长生”不老，尊道教，李林甫投其所好，“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取悦主上。

宫中用度不足，李林甫为了保证供给皇上的消费，乃“谋增追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这种轻易改变经济法令，增加农民负担的措施，玄宗反而高兴地说：“联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联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这样，李林甫在玄宗面前“恩宠莫比”，“帝食有所甘美，必赐之。尝诏百僚阅岁于尚书省，既而举贡物悉赐林甫”，并派车送到林甫家中，至此，李林甫田宅无数，车马衣服靡，妻妾成群，侍姬盈芳，富贵时人莫比。

◎ 借口分担皇帝之忧，实质要行皇帝之权

刘瑾，本姓谈，陕西兴平人，自幼品质恶劣，黠猾无赖，为图富贵，竟自阉其身，投在一刘姓太监名下，改姓刘，混入宫中。后被分去服侍太子朱厚照（即武宗），因能曲承其意，博得了太子的宠爱。太子即位后，更受重用。

武宗本好游乐，刘瑾当然体会武宗的心意，倍力殷勤，导

其淫乐，不是进献歌妓舞女、斗鸡走狗，就是引他出城游猎。弄得武宗的心里十分舒服。于是，刘瑾被提升为禁卫军总督，掌握了宫廷卫队的指挥权。

刘瑾强征民地、夫役为武宗建造宫殿，又多方巧取豪夺，搜罗财物供武宗享乐，并欺压凌辱大臣，弄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孝宗时期好转的一点政治局面又开始急速滑落。朝中的正直之士开始上书弹奏刘瑾等人，要求武宗亲贤臣而远小人，朝中的大臣有一多半签了名。武宗见刘瑾等犯了众怒，退朝之后，竟愁得呜呜地哭起来，再加上王岳等太监对刘瑾也不满，督促武宗处置刘瑾，武宗只好决定把刘瑾贬往天津。但群臣对这一决定强烈抗议，认为处置太轻，一致要求处死刘瑾等人，武宗无奈，便打算第二天处斩刘瑾等人。

决定尚未做出，刘瑾早已得了消息，他连忙率领一群宦官跑到武宗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一边哭求，一边倾诉："除去了我们这些人，不知道皇上还能信任谁。"武宗一想，除了刘瑾等人以外，确实并无心腹之人。想到这里，武宗来了个急转弯，大笔一挥，下旨让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

刘健、李东阳等太臣本以下了决心，誓死除掉刘瑾等人，本拟第二天早朝武宗会下旨杀了刘瑾等人，谁知一夜之间，形势全变。第二天早朝一开，圣旨一出，朝臣个个目瞪口呆。刘健、李东阳见事已不可挽回，当即表示辞职。武宗仅留下李东阳一人，放刘健归田去了。

刘健等人辞去，正合刘瑾的心意，他借机安排自己的死党、吏部尚书焦芳进宫办事。这样，刘瑾就控制了行政和特务大权。此后，他还大肆提拔官吏，培养自己的势力，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朝廷的绝大多数重要官吏都出于刘瑾之门，对于军队和特务机关，他更是重点掌握，他一次就曾提拔官校一千五百六十多人，锦衣卫的军官，也多系他的私党。

刘瑾旦夕与武宗相处，十分了解武宗的性格，就摸索出一套陷害忠良的办法来。武宗极爱游乐，最讨厌别人打断了他的

活动，败坏了他的游兴，而刘瑾偏偏在这时候去奏事，武宗一般都是不耐烦地说："我以为什么事呢，别拿这些小事来烦我，你自己看着办吧！"刘瑾巴不得有这句话，然后就出去肆逞淫威。

兵部尚书林翰等人不满刘瑾的专权，曾支持上书弹劾刘瑾等人，刘瑾知道后，怀恨在心，就写好了一个奏章，罗列了这些人的言论，刘瑾专在武宗击球兴致正浓的时候把奏章递上去。武宗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说："我不耐看这等胡言乱语，交你去办吧？"刘瑾自然求之不得，立即出宫，传下旨去，把这些反对他的人统统拿来，狠狠地打了一顿棍子，有的还被贬了官。

据记载，南京御史蒋钦，因南京给事中戴铣弹劾刘瑾受累入狱，受杖后被削职为民，出狱没有几天，戴铣再度上奏章弹劾，蒋钦又被捉入狱中，再杖三十，新旧创伤交织，蒋钦昏而复醒，狱吏问他："你还敢胡说吗？"蒋钦说："一日不言，一日要尽责言。"锦衣卫又将他毒打一顿，昏迷三日后复醒，醒后越想越怒，又向狱吏乞了纸笔，再劾奏刘瑾。才写了数笔，忽然从壁间传出了一阵凄楚的声音，如鬼啸一般，蒋钦不由地停下笔来，鬼啸声也就听不见了。蒋钦再写，鬼啸声又起，而且案上残灯，似有似无，将燃将灭，十分怕人。蒋钦想了一想，便对壁祝祷说："此疏一上，必有杀身之祸，想是先人神灵示警，如果不欲我写奏章，请以厉声相示。"祝毕，果然鬼声大作。蒋钦听了以后，不觉心灰意冷，就想把奏稿付之一炬，但转念一想，意志遂决，大声道："既然已经委身事君，不可爱惜一身，遗羞先人。除死无大难，此奏定要呈上。"这么一说，鬼啸之声也就停了。蒋钦就托狱吏递上奏章，结果又被打了三十杖，就此毕命。

在这种情势之下，不仅刘瑾骄横不法，就是其党属也权威薰天，无人敢治。都御史刘宇，曾用多于别人数量的金钱贿赂刘瑾，刘瑾十分高兴地说："刘先生厚我！"不久就提升为兵部尚书。这是一个肥缺，武官们多有贿赂，刘宇把赃物分一半给刘瑾，自己还剩许多。不久，刘瑾又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官虽升了，受贿倒少了，再兼刘瑾的心腹张彩从中挟制，越觉没

有油水，刘宇就忍不住地发牢骚说："兵部甚好，何必吏部。"

刘瑾听了，便招刘宇饮酒，席间对他说："听说先生厌任吏部，调入内阁怎样？"刘宇大喜，但喜极忘形，竟忘了给刘瑾再送厚礼，第二天穿得冠冕堂皇，先往刘瑾处拜谢，不想刘瑾微微嘲笑道："阁下真欲入相吗？这阁是轻易人得的吗？"刘宇羞惭无地，知道再也不能博得刘瑾的欢心，只好上书辞官去了。

刘宇既去，张彩便补了刘宇的位置。张彩大肆收受贿赂，变乱选格卖官鬻爵。柳州知府刘介，由张彩一手提拔而至太常少卿。后来刘介在京师娶了一妾，十分美丽。张彩好色如命，听到这一消息，就往刘介家探视。刘介当然盛情款待．酒至半酣，张彩忽然提出要见刘介新纳之妾，刘介拗不过他，只好让妾盛装出见。张彩一见之下，魂不守魄，竟连酒菜都弄翻了。等新人进去好久，张彩才回过神来，便问刘介道："你的富贵官职由何而来？"刘介道："全仗大人一手提拔。"张彩又问："你拿什么报答我呢？"刘介毫不犹豫地说："一身之外，全是恩公之物。"张彩起身说："足下既然说明，我怎敢不遵呢？"于是对手下人密嘱数语。张彩手下的人闯入房中，把刘介新纳之妾拥入张彩的车中。刘介见了，目瞪口呆，张彩却对着刘介拱手一揖道："生受了，生受了。"说完就钻入车中，把刘介之妻带回家。

不久，张彩玩腻了，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恕家有一美妾，就想夺来，张恕不给，张彩就把他逮入狱中，等放出来了，再派说客，张恕才明白过来，只好乖乖地送去。

刘瑾一伙的专权无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但刘瑾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凡有触犯者，必加严惩。一次，一道奏章偶而触犯了刘瑾的名号，刘瑾就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忙率十三道御史前往刘宅谢罪，刘瑾骂一句，众官磕一个响头。自此以后，朝臣奏事，均备有红、白两道奏章，先向刘瑾处献红本，等刘瑾同意再向朝廷奏以白本。

刘瑾见诸大臣不服，于脆写了一道圣旨，切责诸臣。凡与他不和的人，均列名其上，促令吏部查勘罪过。刘瑾把这道榜文贴在朝堂之上，并把榜上有名者叫到金水桥以南，迫令跪

倒，让人宣谕这道圣旨，作为惩戒。这样一来，榜上有名者大多递交辞呈，要求辞官，刘瑾一律予准，凡不愿辞官的人，后来都遭到了贬官或下狱之厄。朝廷善类，几为之一空。

刘瑾在京城胡作非为，他的心腹党羽在全国各地也横行不法，引得天怒人怨。正德五年（1510 年）夏天，明宗室安化王朱真理受刘瑾党羽逼迫，杀了此人，起兵反叛，发檄文声讨刘瑾。武宗让都御史杨一清带兵平叛，命张永做监军。张永虽属“八虎”之一，但刘瑾专权，张永日益不满。平叛之后，张永拉住杨一清的手说：“此次平叛全仗你的威德，如果发生内乱，又该怎样呢?”杨一清迟疑不敢答，张永就在手心里写一“瑾”字，杨一清会意，两人心意相通。

刘瑾听信相士之言，说他的几个侄孙辈皆有帝王之相，刘瑾就准备谋反。张永对这一切有所耳闻，只是无由达知武宗。在班师回朝之时，武宗为杨一清、张永举行庆贺宴会，一直喝到了深夜，刘瑾有事先回去了，张永就趁机向武宗奏明了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及谋反日期。武宗尚不在意，醉醺醺地说：“今日无事，明日再说罢!”张永说：“明日不仅我们成了齑粉，陛下也成了齑粉了。”宪宗还不在意，恰在这时，一个太监奔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谋反了，外人多半已经知晓，只瞒着陛下呢!”武宗一惊，吓醒了酒。就派张永带禁军捉拿刘瑾。

张永即发禁军，出东华门，包围了菜厂刘瑾的家，假称皇上急诏，把刘瑾赚出，当即捆见皇上。第二天，武宗还没想把他杀头，只是送他到凤阳居住。但抄家时的发现却不能不让昏庸的武宗清醒了。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奇异异宝，不计其数。这还罢了，更有伪造玉玺一枚，八爪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刘瑾经常持在手里的扇子的扇柄上竟藏有两把匕首。

武宗见了这些，惊出了一身冷汗，才知刘瑾果然谋反。刘瑾被凌迟处死，亲族十五人连坐诛死。爪牙张彩、焦芳等人也遭极刑。至此，这位“立地皇帝”去当地下皇帝去了。

■ 小人之智厚黑心术三十六：连续伤害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任何人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就会接踵而至，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 武三思害人如索命

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

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

唐中宗李显是一个庸懦无能的君主，他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复位后，只顾悠悠享乐，朝政多由韦皇后操纵，一些奸伪之人应时而起，横行不法。恶名最为昭著的奸雄，就是被人称作“唐代司马懿”的武三思。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侄子，武则天称帝后被封为梁王，屡任高官。他“略涉文史，性倾巧便僻，善事人，”与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嬖臣狼狈为奸。

神龙元年初，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图谋篡道的张氏二兄弟，又逼迫武则天退位。但武三思却在这场剧变中毫发未损。他多年的情妇上官婉儿此时被唐中宗拜为婕妤，“专掌制命”，“用事于中”。她将武三思引荐给韦皇后，两人居然很快就勾搭成奸。

靠着这两个女人的庇护，武三思不仅摇身一变，成为诛除二张的功臣，而且还进位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被“引入禁中”与中宗、韦后等“图议政事”，其权势更在则天朝之上。于是，本来就为人骄横的武三思，更加不可一世，接连干出许多乱政害国之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对张柬之等人的迫害。

张柬之、敬晖等五人，是诛杀二张的主要功臣。中宗复位后，他们同居高位“掌知国政”，权力很大。武三思对这些人又恨又怕，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在韦后的支持下，武三思极力离间、破坏中宗与张柬之等人的关系。他利用中宗昏庸多疑的心里，几次三番大进谗言，说张柬之等人“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

待中宗信以为真后，他又抛出早已拟就的方案，让中宗以尊崇功臣为名，同时免除了张柬之等人的官职，分别加封为王，赐以大量的财物。张柬之等人从此成为“朝朔望”的闲

人，武三思趁机夺取了朝中实权。

张柬之等人被罢官后，武三思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他知道这些人在朝野影响甚大，如果在长安迫害他们，既不容易得手，又极易招来反对。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将张柬之逼出长安，对其他人则强行委以地方官职，将他们全部撵出京师。

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三月，发生了王同皎刺杀武三思未遂的事件，武三思指使手下诬告张柬之等人与之同谋。六月，中宗下诏将张柬之等人夺去封爵，分别贬到泷州、新州、宝州、白州等岭南边州担任司马。

武三思见时机成熟，便开始大施毒手。他指使爪牙写了一份揭发韦皇后淫乱后宫之罪、要求废黜韦皇后的匿名文章，命人将它贴在城南的一座桥上。中宗知道后，非常恼火。

武三思的另一爪牙、御史大夫李承嘉受命调查此案，他一口咬定此事乃张柬之等五人的主谋，并且说张柬之等人“虽欲废后，实谋大逆”，想连中宗也同时废黜，极力鼓动中宗诛杀张柬之等。谁知中宗对他们的话并不十分相信，便以自己赐给张柬之等人铁券，“许以不死”为借口，只对他们处以流放之刑。

武三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委派张柬之等人的仇敌周利贞以摄右台侍御史出使岭外。周利贞到达后，张柬之已死，他将全部恶气发泄到其余诸人的身上。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最后分别杀死。

武三思杀害五王后，公然扬言说：“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这番话，便是他残害异己、恃宠乱政的绝妙注脚。

当时，朝野之士对武三思的行为全看在眼里，迫于他的淫威，没有敢站出来揭穿他。直到第二年，他要杀太子重俊，被太子重俊所杀后，人们才纷纷声讨他。

◎ 韩侂胄陷害忠良冷箭频出

小人害人，自己是不出面的，总是找个出头露面之人，抢先发难，小人则背后坐镇指挥。出头露面之人就是小人手中的冷箭，这些箭经常是连环发射的、防不胜防的。

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皇后李氏请立皇子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光宗请示退位的太上皇孝宗皇帝，竟遭到孝宗的反对。李后一时生恨，在光宗面前进言说孝宗有废立之意。皇帝也有怕老婆的，从此光宗再也不去朝拜他爹了。甚至孝宗驾崩了，光宗也自称身体不好，不出朝执丧。朝野上下一片骚乱。

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欲拥立皇子嘉王为帝，但要请示太皇太后，即高宗宪圣慈烈皇后。当时吴皇后住在慈福宫，赵汝愚打算派一个能够接近皇太后的人去请命。他想来想去想起一个人，那就是韩侂胄。这位韩侂胄的母亲是宪圣慈烈皇后的妹妹，他本人又和慈福宫的内侍张宗尹素来友好，赵汝愚想让他通过张宗尹把自己的想法秘密启奏给皇太后。韩侂胄不敢怠慢，领计面行，来到慈福宫找到张宗尹，奏与太后。太后却说："既然孝宗皇帝不允，岂可说别的呢！"第二天，韩侂胄又来到慈福宫再劝太后，仍未获命，他又急切又无奈地在宫门口徘徊不定，正在无计可施之际，重华宫提举关礼由此经过，忙问其中缘故，韩侂胄不敢据实以告。关礼立刻指天发誓说："公尽管直言勿讳，我若能效力则效力，不能效力也绝不会传讲出去！"侂胄便把事情经过大致讲了一遍。关礼当即入慈福宫，叩拜太后，未曾讲话，泪已先流。太后忙问："怎么啦？"关礼哭着说："如今圣上有疾，朝内空虚，留丞相已去，可以依靠的只有赵知院。如今赵知院欲定大计却没有太皇太后的旨意，只怕也要去朝请归"。太后闻听大惊："知院本为同姓，怎么会同普通人一样呢？"关礼又说："赵知院尚未请去，只因想仰恃太皇太后。如果您今日不许大计，他计无所出，也只

有请去了。赵知院一去，天下又将如何，请太后设想一下!”关礼的话使太后有所触动，于是她命关礼传旨韩侂胄告诉赵汝愚，明日她将上朝垂帘颁旨。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薄暮依稀，赵汝愚马不停蹄命殿帅郭果招集所部兵士在夜里分别守住南北内宫。第二天，宪圣太后按丧次垂帘，令宰臣传旨，命嘉王即位称帝，嘉王即宋宁宗。改元庆元。

宁宗称帝以后，韩侂胄自以为定策拥立有功，总想分一点胜利果实，赵汝愚却说：“我是宋皇宗室，君乃后族至戚，拥立定策也是份内事，何以言功呢？惟爪牙之臣才当推恩请赏。”于是进郭果为节钺，而韩侂胄只迁了个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侂胄心里很恨赵汝愚，起初赴任时更是一腔不满，满腹怨气，然而凭借传导诏旨，渐渐得到宁宗的宠信。韩侂胄心中又有几分得意，他开始时常搬弄点是非，逞一点威风，很是受用。焕章阁待制，南京鸿庆宫提举朱熹看出了苗头，他对赵汝愚说韩侂胄这种人应该以重赏酬其劳而慢慢疏远他，否则将为其所害。赵汝愚听了微微一笑，并不放在心上。这时右正言黄度想上书弹劾韩侂胄，结果消息泄露，反被韩侂胄斥去。朱熹又启奏宁宗，说韩侂胄奸不可用。韩侂胄大怒，让优人装成峨冠阔袖的大儒在宁宗面前嬉戏取乐，朱熹深感受辱，请辞官而去。彭龟年请宁宗明鉴忠奸，逐韩侂胄以留朱熹，也被韩诧胄陷害谪贬。不久，韩侂胄又进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自此，更加独断专行，任己用事。然而当年赵汝愚抑其恩赏的旧事却难以从他心头逝去，每每思及，都令他怒火中烧。

也是天赐良机，有一个叫刘强的人，曾与韩侂胄一同知阁门事，此人颇以诗文自负，什么事都想参与，偏偏当年赵汝愚欲立嘉王时只与韩侂胄单独计议，没理刘强，这让他心里一直愤愤难平。他见韩侂胄对赵汝愚怨忿颇深，便从中挑拨说：“赵相欲独领拥策大功，您不但做不了节度使，只怕将来不免岭海之行啊!”韩侂胄十分愕然，连问何计策可免其行，刘强慢悠悠地说：“只有用合谏了”。韩侂胄急不可耐地问。“那怎么办呢?”刘强神

秘地说："御笔批出不就完了吗?"韩侂胄茅塞顿开，他立即以"内批"除任所知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吴猎监察御史，以刘三杰代任。从此，韩诧胄的党羽充斥朝廷，拥塞上听。赵汝愚的势力被一点点削弱了。

韩侂胄并不满足所取得的成绩，他更进一步希望能把赵汝愚驱逐出朝廷。他向左丞相京锐求计。京锐说："既然赵汝愚乃皇族宗室，那么就诬以谋危社稷则可"。于是韩侂胄依计命右正言李沐上奏宁宗，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对宗庙社稷不利。这位李沐昔日曾有求于赵汝愚，结果遭到拒绝，心生忌恨，韩侂胄不失时机地收买了他，又当做一支箭把他射了出去，这一箭果然厉害，因为大凡皇帝总是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谋权篡位，宁宗也不例外，他看罢奏折，脑筋连个弯也没转，就决定罢了赵汝愚的相，谪永州。

韩侂胄当初求见赵汝愚时曾通过徐谊的大力举荐。如今赵汝愚被罢相，韩侂胄生伯徐谊向朝廷翻出旧帐，又寻了个理由，将徐谊也一并逐出朝廷。这一切仍不能使韩侂胄解除后顾之忧，他又想如不置赵汝愚于死地，以后他东山再起，一定会报复自己今日所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又密谕衡州守臣钱鉴，等赵汝愚经过衡州时动手谋害他，果然，不几日以后，赵汝愚来到衡州，一路的颠簸动荡，加之骤易水土，赵汝愚在衡州大病不起。钱鉴却百般刁难煎迫，最后赵汝愚暴病身亡，这下才大快韩侂胄之心。使他仿佛去了一块心病，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韩侂胄拜少傅，被封为豫国公。同年，再迁少师，被封平原郡，进为大傅。官运亨通，更加为所欲为。

开禧元间，通过陈自强、邓友龙等人的多次"请命"，韩侂胄升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在都堂位列丞相之上，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官印都收在他个人府第内。他还在家中私自设置机要房。更有甚者，时常伪作御笔，无论是官吏的陟黜任免，还是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他从未上奏宁宗，只任一行处置，大家看在眼里，敢怒而不敢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李宗吾小人之智厚黑心术
作者=
页数=390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